
武俠世界
第36年
9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南宮宇先生撰著的現代都市警探破案故事「八索九筒」。莫定堅督察當差十多年，一向兢兢業業，曾與同僚合作破過幾宗案子，譬如擄挾兒童人質案；槍械販賣案等，與之合作的警探人員均聲稱莫督察是一位好警探，機警而又勇敢……社會科技的發展，亦產生了許多的社會問題，人際間的關係亦形成了一種新的微妙關係，本文正是反映現代社會錯綜複雜的鬥爭，欲知張康督察如何根據「八索九筒」為線索，揭開莫定堅死之謎，請閱本故事。

* * *

短篇「龍殺令」刊在本期，封從虎先生細膩地描述了武林帮會的奇情故事，欲知「龍殺令」的來龍去脈；此恨綿綿無絕期的恩恩怨怨，請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洛雲先生撰著的「驚奇俱樂部」，顧名思義，定讓你驚奇不已。短篇「血洗唐家莊」乃一期完故事，新的題材，新的故事，不斷獻給你，屆時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 球 出 版 社
武 俠 世 界 雜 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 球 出 版 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83.6.21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9期
(總號181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警探破案實錄／南宮宇・文
可飛・圖

八索九筒

利剪貫胸 煞星奪命

「九九九」報案中心。

線路是永遠那麼繁忙，電話響個不停。

「喂，我要報案……」是個非常緊張的聲音。

「請問你貴姓名，想報什麼案？」那接線的依然是一貫的職業口吻，處變不驚的問，其實，每日接這麼多報案電話，一切已是見怪不怪。

「我姓伍，你們的伙記，在我們的麻雀館（麻將館）後面被人用利剪插……插死……」

「什麼？你慢慢再說一遍。」

那姓伍的又重覆了一遍。

接線員這次也緊張起來，因為有自己的伙記被襲，換句話說，是警察被襲，他立即通知了當值的督察。

當值的督察張康，連同他的助手波仔，立即飛車往現場，他們為了爭取時間，只問了簡單的現場地址，然後在開車途中，透過無線電話，再查詢詳情。

波仔負責駕車，他的駕駛技術十分高明。

張康問道：「現場是深水埗，什麼麻雀館？」

「是深水埗桂林街的發記麻雀館，被襲的警員編號一五七三。」

張康轉向波仔，道：「桂林街發記麻雀館，快……」

深水埗是個車水馬龍的地方，汽車直駛發記麻雀館並不易，因為整條桂林街都被賣破爛東西的小販佔據着。

波仔按着響號，可是，那些人，包括小販，也包括行人，愛理不理的。

任憑你有最高超的駕駛技術，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他的車子只是一寸一寸的向前移動。

張康道：「波仔，我看下車步行會更快！」

波仔道：「你先去，我泊了車便來。」

張康下了車，三步拼作兩腳，來到了發記麻雀館的前面，附近並沒有什麼不同的情景，仍是人如潮水。

張康推門進入發記麻雀館。

本應是「劈劈啪啪」聲不絕的麻雀館，雖仍是高朋滿座，可是，他們都靜了下來。

張康早已把工作牌掛在胸前，因此，他一出現，大多數的人都知他是警探。

有位中年人走上前來，道：「是CID？」

「我姓張，張督察，命案發生在什麼地方？」

「在太平門處。」

「你是……」



「我是這間麻雀館的負責人，我姓周叫大有。」

他們在說話間，周大有已帶了張督察到太平門處。

一個短頭髮，穿着牛仔褲的女子趨前，道：「我是探員一七八七九號黃美芬。」

張康問道：「你拍檔伙記被襲？」他一邊說，一邊已發現在門邊處，一個大漢倒在血泊之中。

這大漢手中握着槍，胸前有一個傷口，血仍從傷口中汩汩流出。

張康上前，輕聲道：「我是張SIR——他叫什麼名字？」他轉身問黃美芬。

黃美芬道：「他是莫定堅督察。」

「莫SIR，我是張SIR，請你把手槍交給我！」

莫定堅微微張開了雙眼，口唇嚅動。

張康彎下了腰，慢慢的去拿他的手槍，莫定堅並沒有動，握槍的手顯得乏力，不過，他嘴唇依然嚅動，似乎是有些話要對張康說。

張康連忙道：「莫定堅，振作一點！」

他把耳朵湊近了莫定堅。

這時的莫定堅，已是十分衰弱，他只能在張康耳邊發出斷斷續續的聲音：「九筒……八索……」

「什麼？」

莫定堅又再重覆道：「八……索……九……筒！」

張康道：「我聽到了，你認識……」

莫定堅已昏了過去。

張康站了起來，問黃美芬道：「叫了白車沒有？」

「有，第一時間叫了！」她看看自己的手錶，臉上露出焦灼的神色。

這時，三個白衣的救傷車服務人員抬了擔架進來，他們看見傷者胸前流血，先為他止血，並且替他戴上了氧氣筒。

波仔也跟着進來。

張康道：「波仔，這是傷者莫定堅探員的手槍。」

波仔小心的接過了手槍。

張康又道：「這位是陪莫探員巡邏的黃美芬，我會問她口供，你負責詢問其他人。」

波仔道：「好，其他工作人員找到了。」

那三個救傷人員扶傷者躺在擔架床上。

張康道：「他是我們的伙記，小心一點！」他看着三位救傷人員把擔架抬了出去。

黃美芬在旁，顯得十分不安。

張康道：「黃美芬，請把事情的經過先告訴我，然後你可以去看莫定堅。」

黃美芬道：「我剛調來這個環頭，由莫定堅探員協助我熟悉這個地區，我在這環頭上班，也只是十多天。」

「好極，我想知道事情發生的經過。」

黃美芬道：「當時是下午二時三十分左右，我們巡邏到這間麻雀館，我覺得內急，於是，我走進這麻雀館的洗手間，莫定堅督察也陪同我進來。」

「他有沒有去洗手間？」

「我不知道，當我從洗手間出來，便看見一個人開了太平門，走了出去。」

「莫定堅呢？」

「他靠着牆而站，一手按着胸口，一手拿着槍。」

「你知他被襲？」

「仍不知道，我只聽到莫定堅喝道：『別走，否則我開槍！』」

「他有沒有開槍？」

黃美芬點了點頭。

「射不中那人？」

「我相信沒中——那時，莫定堅的胸口已滿是鮮血，我趕過來扶他。」

「因此便沒有追出去看看？」

「是的。」黃美芬顯得有些不安，似乎是怪責自己沒有追出去，把兇手擒住。

張康道：「你做得對，伙記受傷，當然是要先看看自己的伙記。」

黃美芬聽了這話，臉上才現出一些寬容。

「他是被什麼兇器襲擊？」

「我不敢肯定，似乎是一柄剪刀！」

「剪刀？」

張康想了一想，又問：「你有沒有對你說過什麼？」

黃美芬搖了搖頭。

「你跟他這麼多天，覺得他是個怎樣的人？」

黃美芬想了一想，道：「莫SIR是個好人，他事事向我提點，他是個經驗豐富的探員，對我的工作，有莫大的幫助。」

這時，波仔走了過來。

張康道：「問到了什麼？」

「聽那個負責人說，那個疑兇是個相當高大的人，戴着一個大大的黑眼鏡。」

「他們看着他進來？」

「是的。」

「他們有沒有……」

「麻雀館出入人多，而且什麼人也有，他們並沒有特別注意到。」

「他們有沒有聽到槍聲？」

「沒有。」

「怎會沒有，莫定堅開了一槍。」

「那可能是槍聲在太平門那邊，而麻雀館裏面，是劈劈啪啪的麻雀聲，而且他們都聚精會神打麻雀，因此並沒有聽到任何槍聲。」

忽然，有一位探員入內，對張康道：「張督察，我們在附近搜查，發現這柄利剪！」

那探員把一柄仍有血跡的大洋剪拿上來。

「在什麼地方發現？」

「在門後的垃圾桶內。」

「有指模嗎？」

「沒有！」那探員非常肯定地說道：「我也覺得奇怪，為什麼沒有指模！」

黃美芬道：「我看見那人似是戴了手套。」

「先拿回警署，再慢慢研究。」

「這個天時戴手套？他是有意尋仇殺人！」張康自言自語地道。

黃美芬道：「張SIR，我先去看看莫SIR的情形，然後再向你報告。」

「好極，你先去看看他，然後我也會趕去。」

張康再在麻雀館巡視一番，並沒有什麼發現，而波仔與其他幾個探員，亦錄好了口供。

他們決定先去醫院看看莫定堅。

* * *

張康坐在醫院長廊內的一張長椅上，抽着煙。

突然，有一個護士上前，道：「先生，這裏是醫院，不許抽煙的，如果你要抽煙，請你……」

「對不起！」張康把煙蒂弄熄了。

那位女護士也再沒有說話走開了。

波仔手裏拿着塊三文治趕來，

這時，手術室的門開了，一個中年醫生走出來。

張康立即趨前，問道：「傷者怎麼了？」

「你是他的什麼人？」

「我是負責這案的張督察。」他拿出了證件。

「我看他不成了！」

「什麼？」

「因為他被利剪插傷，利器直貫他的心臟，我們已經盡了力……」

「我可否見他一面？」

「可以，他還可以說一兩句話。」

「我要立即入內……」

波仔隨着張康入內，只見躺在手術床上的莫定堅，臉色蒼白，雙目緊閉。

床邊有一個電視螢屏，顯示着心臟躍動情況，但已顯得極其微弱。

看來莫定堅已是奄奄一息。

張康走近床邊，輕聲地道：「莫SIR，我是張SIR張康，我是負責你這件案的督察！」

莫定堅似乎有了反應，他緩緩的睜開了眼睛。

張康道：「是誰殺你？」

莫定堅喉頭發出了一些聲音。

「是誰？你認識的嗎？」

莫定堅口唇噏動着，但却無法聽到他在說些什麼，張康把耳朵移近。

「快告訴我，我一定為你把兇徒繩之於法。」

莫定堅幾經辛苦似地發出了聲音：「九……筒……八……索……」

「什麼？」張康再把耳朵湊近。

可是，莫定堅再不能說話。

「快叫醫生！」他按了床邊的緊急掣，波仔也奔了出去，大叫醫生。

幾個護士伴着醫生跑了進來，為莫定堅施行搶救的工作。

張康與波仔只能走出手術室。

波仔問道：「他在你耳邊說了些什麼？」

「仍然是那四個字！」

「什麼四個字？」

「他在麻雀館現場的時候曾說過，他說：九筒、八索，可知是什麼意思？」

「九筒、八索？」波仔沉吟着。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波仔搖了搖頭。

這時，有人正向醫院的長廊奔來，並且哭得非常厲害。

波仔道：「這位是莫定堅的妻子！」

莫太想衝入手術室，有兩個護士從裏面出來，把她按着，她顯得非常激動。

張康上前，道：「莫太，我是負責這宗案件的張康，請你冷靜一下！」

莫太道：「請你叫他們救救莫定堅……」她仍是非常激動。

「我想醫生會盡力的。」

這時，手術室的門開了，一位穿着白袍的醫生神色凝重，莫太撲上前去，問道：「醫生，醫生，傷者的情形怎樣了？」

醫生只是搖頭。

莫太更加激動的撲入手術室，幾個護士隨她而入，一時間阻止不了她。

張康道：「他……」

醫生道：「那利器插入他的心臟，而且傷及肝臟，引至體內出血……我已盡了力……」

張康也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茫然。

幾個護士扶着莫太太出來，跟着一張蓋着白布的牀也推了出來。

莫太撲在床上。

那幾個護士扶着她，並且好言加以勸慰。

張康問道：「波仔，你有沒有問過她口供？」

「有，但她情緒激動，我只是巡例問幾句。」

「過三兩天，等她情緒較為平復，我們才再問她，相信一定有線索。」

這時，又有幾個男女來到，看來他們都是莫家的親屬，他們都安慰着仍然是十分激動的莫太。

張康上前道：「莫太，請你節哀順變，我是負責莫SIR的案件，他英勇殉職，相信警方一定有好的安排！」

莫太哭道：「張SIR，你一定要為莫定堅報仇！」

張康道：「我當會盡力，你暫時有什麼需要？」

莫太茫然的望着張康。

在她身旁的一個男人道：「我看她目前最需要是好好休息一下。」

張康拿出了一張卡片，遞給了那男人，並道：「假若她有什麼需要，請隨時打電話給我！」

那人接過了卡片，道：「謝謝。」

莫家的親屬攙扶着莫太，緩緩地步出了醫院。

波仔嘆了口氣。

張康道：「你當差日子還不算長。」

「也有五年了。」

「看不慣這種情形？」

「也看過多次了！怪不得我太太一直嚷着要我改行，今日做一個好警察並不容易！」

「是的！」張康也似有無限感慨，道：「一早出來，不知道下班的時候，會怎樣回去！」

兩人慢慢地離開了醫院。

* * *

翌日的報紙，把這殺警的新聞放在頭條，一時之間，街頭巷尾，都以這宗案件作為閒談的資料。

警方上層，對這宗案件十分重視，因為這案件，直接關係警方人員，假若任由歹徒逍遙法外，那對於他們的士氣會大為影響。

負責這案件的張康，也感到異常的壓力。

波仔一早便往鑑証科，取了兩份報告回來。

波仔道：「現場發現了那件兇器——一柄利剪，鑑証科已作出了化驗，並且有了報告。」

「報告怎麼說？」

波仔把那份報告遞了給張康。

張康接了過來，翻了幾頁。

波仔道：「最奇怪的一點，利剪之上，竟然沒有指紋！」

「我一點也不感到驚奇！」張康道。

「爲什麼？」

「因爲一般人根本沒有可能帶這麼一大柄利剪上街的，顯然，這歹徒拿着這利剪，一定有目的！」

「他早有預謀，要殺莫定堅？」

張康點了點頭。

「那麼，殺人兇手，一定熟悉莫定堅。」

「我相信是。」

波仔道：「這是另一份報告，是莫SIR的配槍。」

「是的，據與他一同巡邏的黃美芬說，他曾警告過兇徒停下來，可是那兇徒並沒有停下來，因此，他開了一槍，但並沒有命中！」

「奇怪！」

「奇怪什麼？」

「你有看過莫定堅的記錄嗎？」

波仔搖了搖頭。

「我今早看過他的檔案，他是個神槍手！」

「神槍手？」

「他在學堂時已得過射擊獎，在這十多年的警察生涯中，他也開過槍，而且有百分百的命中率！」

「那表示什麼？」波仔問。

「我的意思是，當時那麻雀館的後面，只有厠所及太平門，那處面積不大，假若以莫定堅的槍法來說，他沒有理由射不中兇徒！」

「那爲什麼他射不中？」

「我想大概有兩個可能，第一，他已受了重創，對於瞄準已有問題，第二，他根本上認識這人，他只想警告他，嚇他一下，才射不中！」

「假若他已受了傷，他沒有理由放過這兇徒。」

張康沉思了一會，才道：「我想，他們之間，一定有些恩怨。」

波仔道：「莫SIR做了這麼多年警察，而且一直嫉惡如仇，開罪了一些人，也說不定。」

「我看從他着手過的案件去追查一下，定有所獲！」

「好極，我會追查這一方面的事。」

「還有一件事，是兇案的關鍵問題！」

「什麼問題？」

「你也看過，莫定堅曾經在我耳邊說了一些話。」

「是的，而且有兩次之多！」

「波仔，你的觀察力眞强！」

「他對你說了九筒、八索。」

「兩次都是同樣的話，九筒、八索。」

「說麻雀？」

「是的，他在麻雀館遇害，又說出兩隻麻雀，這表示什麼？」

「九筒八索？」

「當時，他已顯得有氣無力，因此，他盡力把這案件的關鍵線索說出，到了他彌留之際，也沒法更進一步向我解釋，也只好把這事情的關鍵線索說了出來。」

「莫定堅生前十分好打麻雀？」

「我不知道，不過，一般人喜歡打幾圈，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你認爲那表示什麼？」

「一時之間，我還想不到。」

「找他太太問一問。」

「對，也許他太太了解他日常生活的情形，對這兩隻麻雀，也許有特殊的意義。」

波仔打了一個電話，然後說道：「我想約莫太來警署，不過，她身體仍然不大好……」

張康道：「那倒不如我們上她家去，一方面表示我們關心她，另一方面，也可以從他家居生活之中，找到一些線索也說不定。」

「好，我再問一下。」

他再撥了一個電話，然後道：「她答應了，我們下午去她家探望。」

「對了，黃美芬怎樣？」

「她？她已上班，不過，上頭見她情緒未復，暫時仍不用上街巡邏。」

「找她來談談也好。」

波仔撥了電話，不及十五分鐘，黃美芬已來到了張康的辦公室。

黃美芬臉色有些蒼白。

波仔道：「你還沒有適應？」

黃美芬淡淡的笑了一下，道：「實在難以適應。」

「你多見幾次，就習慣了！」

張康道：「你調來這環頭之後，一直跟他？」

「是的，深水埗環境複雜，沒有他指導，我實在不知怎樣巡邏！」

「他爲人怎樣？」

黃美芬道：「他是個非常正直的人，而且嫉惡如仇！」

「你怎知道？」

「雖然是十多天，我親眼看過他追捕幾個歹徒！」

「什麼歹徒？」

「搶白粉。」

「他槍法怎樣？」

「這點我並不知道，他曾對我說過，他是不輕易動槍的，不過，他一動槍，一定會射中的！」

張康道：「你可否再描述一下當時的情形？」

黃美芬道：「當時我們巡邏到那間麻雀館，我有些內急，因此他帶我入那間麻雀館的後門，因爲他知道那裏有厠所！」

波仔問：「爲什麼選擇那間麻雀館？」

「因爲他知道那間麻雀館的厠所比較淸潔！你也明白，我們害怕那些污穢不堪的厠所。」

「他對那間麻雀館十分相熟？」

「也不見得。」

「他十分喜歡打麻雀？」

「我不知道，他從來沒有說過賭博。」

「什麼賭博也沒有？」

黃美芬搖了搖頭，道：「沒有。」

張康忽然想到了另外一個問題，道：「當你們在街上巡邏時，有沒有發現有人跟踪你們？」

黃美芬想了一想，道：「沒有，不過，我們穿的是警裝，要跟踪我們也不難。」

「你肯定？」

「我不敢肯定，因爲我們一直往前行。」

「莫定堅有沒有不時回頭看後面？」

「我沒有注意到。」

波仔道：「入了麻雀館後門之後，事情怎樣？」

「我入了厠所！」

張康問道：「當時後面之內，有沒有什麼特別人物？」

黃美芬想了一想，道：「沒有。」

「你入了厠所之後……」

「當我從厠所出來，我已聽到了一聲槍響。」

「你的反應是什麼？」

「我有點愕然，我立刻奔出去，看見莫SIR手握着槍，另外一隻手却掩着胸口。我只見莫SIR臉上表情怪異，好像很痛苦，也像有些憤怒。」

「憤怒？」

「我不知他是否眞的憤怒，只不過我有這個感覺。」

「然後呢？」

「我已看見他血如泉湧，因此，我沒有追出去，假如我能鎭定一點，追出去的話，我有可能拘捕到兇手！」黃美芬有些自責自怨。

張康道：「追兇手故然重要，但關心同伴，也同樣重要，兇手始終是逃不了的。」

波仔道：「你見到兇手！」

「見到，但正確一點來說，只見到他的背影。」

「形容一下。」

「他戴了一頂鴨帽，身材相當高大，肩膊橫闊，是個十分健碩的男子漢！」

「當時他行兇之後，要逃離現場，他是否十分緊張？」張康問。

黃美芬道：「不。」她想了一想，才道：「他不但不緊張，而且顯得有點從容，莫定堅用槍警告他，可是，他頭也不回便離開了！」

張康道：「看來他是個見慣場面的人！」

波仔道：「你認爲他是個慣匪？」

張康點了點頭。

波仔又道：「莫SIR開了槍，槍聲應該引起麻雀館工作人員的注意……」

黃美芬搖了搖頭，道：「不，一方面那時在這後門的工作人員並不多，另一方面，外面是麻雀館，劈劈啪啪的聲音，掩蓋了一切。」

「你爲什麼不追出去？」

「因爲莫SIR胸前已有了一大片血漬，我想救人比捉人重要一些。」

「是的。」

「不過，我却有些後悔，因爲如果我追出去的話，大有可能抓到那個匪徒。」黃美芬顯得非常內疚。

張康安慰她道：「不，你的做法非常正確，你當然要先關心拍檔的生命安危，而且，你這樣手無寸鐵的追出去，你也未必安全。」

黃美芬低下頭來。

「你好好休息一下，我知道，面對這樣的情形，內心總有些不安，我希望你很快便適應。」

黃美芬點了點頭。

張康忽然想起一個問題，問道：「當你走近莫SIR處，他有沒有對你說什麼？」

「說什麼？」她一臉茫然道：「他並沒有說過什麼！」

張康道：「多謝你協助我們，如果我們發現有其他問題，會再請你來幫忙。」

「張督察太客氣了，如果有什麼地方需要我，我隨傳隨到！」

波仔送了黃美芬出去。

當他回來的時候，波仔又重提八索、九筒事：「張SIR，我記得當你到醫院看莫SIR時，他彌留之際，向你說過八索、九筒，是嗎？」

張康點頭道：「是的。」

「那麼，他表達了些什麼？」

「很奇怪，他只對我說：『九筒、八索』。是兩隻麻雀的名稱，這表示了些什麼？」

波仔沉默着。

「還有，當我趕到麻雀館的後巷現場，見到了莫定堅，他也是在我耳邊說了這四個字。」

波仔道：「九筒八索？他臨死又重覆這四個字，這表示這四個字非常重要，尤其是對破這件案非常重要。」

「是的，可是，這四個字給你什麼聯想？」

波仔搖了搖頭。

「莫SIR並非好賭之人？」

「從他個人檔案來看，他絕非好賭之人，不過，很多時候，人不可以外表觀之。」

「是的。」張康道：「我們還沒

有好好的找莫太太談一談！」

「她情緒不知是否恢復了？」

「我想沒有這麼快，不過，趁她對這事記憶猶新，找她來談談，也許有所發現。」

波仔是個非常機靈的人，下午，他已經約了莫太太來警局。

莫太太是個普通的家庭主婦，近日喪夫之痛，神情顯得有點憔悴。

張康一見了她，便道：「嫂嫂，打擾你了！」

莫太太道：「張SIR，你不用客氣，是否找到了殺阿莫的兇手？」

「沒有，不過，我有幾個問題，想問你一下！」

「請隨便問。」

「莫SIR是個怎樣的人？」

「他……」提起去世的丈夫，莫太顯得非常傷感，頓了一頓才道：「他是個好警察，也是個好丈夫！」

「是的，他是個好警察，我從他的檔案也知道，過去十多年，他一直非常努力工作，而且屢次破獲奇案。」

「是的，雖然他的工作十分忙碌，但他仍然是個非常喜歡家庭生活的人，他一有假期，總是和我們一起渡過，從來沒有一個人出外。」

「你們有一子一女？」

「是的，他們都大了，早已工作！」

「啊，想不到你們還年輕，孩子却這麼大了。」

「我們比較早婚，我嫁他的時候是十七歲多一些，要父母簽字才可以結婚，而他……」想起了丈夫，她的說話咽哽着，不過，她仍然努力克服那悲傷的情緒，道：「他才二十歲！」

「他平日有什麼嗜好？」

「也沒有什麼特別，看電視，行街。」

「賭錢呢？」

莫太搖了搖頭，道：「他不喜歡賭錢，他說過看過很多人因賭錢而誤了一生。」

「連打麻雀也沒有？」

「有！」莫太點頭道：「不過，他不到外面打，而是在家中，有時與我母親打，還有一些親戚！」

「那當然是賭很小的！」

「當然，那只是玩耍一下，根本不可以說是輸贏！」

「他打麻雀技術很精？」

「不，如果他很精的話，也沒有興趣打這麼小的麻雀，他打麻雀的目的只是大家高興一下。」

「平日他有沒有和你說他的公事？」

莫太想了一想，道：「沒有，你也明白，做警察如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不想影響我們的情緒。」

「他實在是個好丈夫！」張康道。

波仔道：「他有沒有仇家？」

「仇家？」莫太聽了這兩字，似乎有些反應，道：「仇家，我不懂你的意思！」

「與他有仇的人！」

「你知道他是個警察，所識的人，三山五嶽也有，不過，我却沒有聽過有人與他有仇！」

「也許他有而你不知！」

「這點我不知道。」

「事發前的一段時間，有沒有不正常的情形出現了？」

「不正常？沒有，他仍然按照時間上班下班，他有提一下黃美芬，那是他新的拍檔。」

「沒有顯得有些不安？」

「沒有。」莫太肯定地道。

張康與莫太談了這一段時間，似乎並沒有發現一些線索，他所得結論，仍然是莫SIR既是個好警察，也是家庭中的好丈夫，好父親。

張康忽然直截的問道：「莫太，假若莫SIR生前向你說九筒八索，你會怎樣想？」

「九筒八索？」莫太想了一下，搖了搖頭，道：「沒有，沒有什麼！」

「他生前有沒有對你說過？」

「沒有。」莫太仍然十分肯定。

張康感謝莫太的協助，波仔送了莫太出去，再回到辦公室，把莫太的說話，推敲一番，依然沒有什麼結果。

＊ ＊ ＊

接着的幾天，張康與波仔親自到深水埗區巡查，又找了很多有關的江湖人物查問，也無結果。

他們派出的手下，也到處找尋線索，也是沒有成績。

這樣過了半個月，是莫定堅出殯之日，張康與波仔一起來到殯儀館。

靈堂之內，横額上寫着「沉寃未雪」四個大字，氣氛十分哀傷。

參加莫SIR葬禮的同僚極多，因爲他是因公殉職的，因此警務處長也親臨致祭，而且在他棺木之上，蓋上了英國旗，是最高榮譽的葬禮。

張康也見到很多舊同僚，有些是在學堂便認識的，有些是在不同環頭工作時認識，大家談起莫定堅，都搖頭嘆息。

其中一個叫羅天祐的督察道：「而今這些人都沒有人性，光天化日之下也殺人！」

另一個叫白嘉榮的，已退休，也是個督察，道：「莫SIR死得眞不抵(不值)，他生前是個好好先生，

却落得如此下場！」

還有一個較爲肥胖的督察，名叫劉福，也接口道：「莫定堅爲人正直，什麼人殺他？」

羅天祐道：「大有可能是一個失了常性的人！」

張康插口道：「不會是一個失了常性的人，因爲他用利剪殺人，而利剪是藏在他身上，並非隨手拿到的！」

羅天祐道：「那麼那是謀殺！」

波仔也加入了話題，道：「謀殺總有個動機！可是，我們抓破了頭，也想不出！」

白嘉榮道：「他是個沒有仇人的人，有誰會殺他？」

劉福道：「近幾年來，他又收斂了很多，更加沒有得罪什麼人！」

張康道：「你們都與莫SIR拍檔過？」

三人同道：「是的。」

「那麼，你們一定要幫我一下……」

「你是負責這案的？」

「是的，這是我的助手波仔。」

「原來是你負責，有什麼線索？」羅天祐問。

張康苦笑一下。

波仔道：「正如你們所說，這些人似乎沒有什麼人性，實在難查！」

這時，儀式已經開始。

莫家是採用佛家儀式，那些冗長的禮節，加添了整個靈堂悲哀的氣氛。

莫太由一子一女攙扶，哭得死去活來。

最後由十個人扶靈，儀式結束。

而扶靈的十人中，有羅天祐、白嘉榮與劉福三人在內，其餘的是莫定堅的一些親屬。

張康對波仔道：「這三個曾與莫定堅拍檔，而且有深厚感情的好友，一定會有線索在其中。」

波仔道：「那麼，我們一定要找他們協助！」

＊ ＊ ＊

翌日回到警署，張康再翻開莫定堅的檔案，果然發現羅天祐、白嘉榮與劉福都與莫定堅拍過檔，而且還合作破獲了大案。

波仔工作效率也極佳，當他回到辦公室，第一句便道：「我已約了羅天祐來，聽聽他與莫定堅破的大案，希望有線索！」

過了不久，羅天祐果然依約而來。

他們稍爲客氣了兩句，便入了正題。

張康問道：「老羅，你與莫定堅合作的，是什麼大案件？」

羅天祐道：「那是一宗擄人勒索的案件！」他陷入了深沉的回憶。

＊ ＊ ＊

我與莫定堅接到這案件的時候，還只以爲是一件兒童失踪的案件。

失踪的是一個男童，名叫安子生，十一歲，是個五年班的學生，當日，他照常由司機送回學校上課，到了下午接近一時，司機如常的在學校門口等他，接他回家吃午飯，這是習以爲常的事情。

可是，那天司機在門口等到一時十五分，仍未見安子生出來，他心下狐疑，於是入學校之內查問。

起初司機還以爲他被罰留堂，可是，當他詢問過老師，也問過校長，却沒有人要安子生留堂。

司機連忙撥了一個電話回家，可是，並沒有安子生的踪影，這時，司機大爲緊張。

他先在附近兜了幾個圈，希望可以找到他。

安子生也算得上是個頑皮的孩子，不過，他從來沒有試過偷偷去玩而不告訴司機，因爲他知道司機一定會告訴他父母。

不過，他爲人倒也機靈，他希望像其他同學一樣，在放學之後，抽一些時間，往附近的波子機中心玩玩，當時還沒有電子遊戲機中心。

他不敢私自去，而是懇求司機給他一些時間，而司機也是個老好人，會給他十五分鐘，不過，當他入了遊戲中心，司機會在門外等。

安子生十分守信用，玩了十五分鐘便出來，跟他回家去，他似乎十分滿足這樣偷偷出外玩的滋味。

其實，這事已發生於大半年前，之後，他再沒有去過，顯然，他是十分想去的，但那位司機回心一想，孩子有什麼差錯，自己負的責任太大，因此，並不再同意讓他偷偷去玩。

這次無端失了安子生的踪影，他猜想安子生大概太貪玩，因而强行自己去了。

可是，司機找過波子機中心，也在附近巡了幾圈，仍然沒有安子生的踪影。

他立刻趕回家中。

安家十分富有，安子生是家中獨子，不過，他們管教他也十分嚴，因此，安子生雖有些頑皮，但大體上仍是一個好孩子。

司機還抱着唯一的希望，希望安子生偷偷的自己先回到家中，可是，他並沒有回來，司機便立即通知了安子生的母親和父親。

安子生的父母都是在他們自己創辦的公司內工作，他們一接到電話，便立即趕了回來。

安太太非常緊張，哭泣着問司

機道：「爲什麼你不好好接我的兒子回來？」

司機委屈地道：「學校還沒有放學，我的車子便泊在學校門外，我一直沒有離開過……」

安柏齡道：「你去過學校內詢問嗎？」

司機點了點頭，道：「沒有結果，學校內的老師都說，他並沒有被留堂，放學的時候，跟着大隊走了！」

安太太道：「一定是有人要害死我的兒子！」

安柏齡道：「太太，你不用這麼衝動，也許他太好玩了，自己溜了出去玩，也說不定。」

司機道：「我也在附近找過，也找不到他的踪影，看來我們要報警。」

安太太反應最大，「好，立即報警。」可是，想了一想，立時又改變了主意，道：「不，不可以報警，如果他眞的被人綁票了，他們會撕票的，啊……」想到這裏，她竟然嚎啕大哭起來。

安太太本身其實是一個非常精明的女人，那個時候，出外工作的婦女並不多，而她却出外工作，但而今失了兒子，却變成了一個普通小婦人一樣。

所謂關心則亂，安子生是她的心肝寶貝，失去了他，比失去她自己的生命尤爲要緊。

安柏齡道：「太太，你冷靜一點。」

他詢問了家中其他傭人，看看有沒有來過電話，特別是陌生人的電話，答案是沒有。

他想了一會，道：「我們等一下！」

安太太仍然是激動地道：「等，等什麼？」

安柏齡安慰了太太一會，其實他的心內，也是七上八落，十分不安。

安子生對於他來說，最重要，他們安家，一直是人丁單薄，他自己是獨子，他的兒子也是獨子，雖不是九代單傳，但繼承安家的香燈，也是靠安子生的了。

家中每一個人都非常不安，尤其是那位司機。

他們一直等，等到黃昏，仍然沒有電話，而安子生也沒有消息。

衆人就像熱鍋上的螞蟻。

到了入黑，電話響了起來。

安柏齡拿起了電話，道：「喂？」

沒有回聲。

他再大聲叫道：「喂？找誰？」

仍然沒有回聲。

他有點不耐煩，正想放下電話，忽然，電話傳來一陣哭叫的聲音：「放……放開我……」

是安子生的聲音。

安柏齡叫了起來，道：「子生，是你？」

安太太一聽見是安子生，不理會什麼，一手搶了安柏齡的電話，道：「子生，你怎麼了？」

「放……放開我……」

電話又傳來「啪」的一聲，好像是一巴掌打在安子生的臉上，安子生大哭大叫。

安柏齡知道事態嚴重，搶回電話，叫道：「子生，子生，你在那裏？」

安子生並沒有回答，他似乎聽不到電話的聲音。

安柏齡又道：「你們……你們想怎樣？」

忽然，電話掛斷了。

安柏齡叫道：「喂，喂，你們……」他頹然的放下了電話。

安太太緊張地問道：「他們想怎樣？」

「他們沒有說什麼。」

司機道：「他們只把子生的聲音給你們聽，那是一種警告。」

安柏齡道：「是的，他們先來一個下馬威，然後才向我們勒索！」

安太太道：「那麼他們會再來電話？」

「一定會！」

安太太想起剛才電話傳來的聲音，加上了自己的想像，忍不住又大哭起來。

她斷斷續續的道：「他們會不會打死子生……你們千萬不要傷害子生……你們要什麼，我也可以給你！」

安柏齡道：「太太，你冷靜下來，匪徒又不知你在說什麼，這也救不了子生！」

「救不了子生？看你坐在這裏又救得了子生？你不關心兒子，任由匪徒把子生虐待……」

安柏齡當然沒有回答這樣的無理取鬧，他只希望匪徒快快再來電話。

司機在旁，也是十分心急，他道：「老爺，太太，我們還是報警吧！警察一定可以找到子生的！」

安太太第一個反對。

安柏齡也道：「我們還是等一下，看事情的發展才再作打算！」

「你不打算報警？」司機問。

「不，假如匪徒要脅我們，而我們能力可以負擔的話，我不想報警。」

安太太也道：「我們只要子生安全回來，什麼也不打緊！」

這時，電話又響了。

安柏齡立即拿起了電話，道：「喂？」

出乎意料之外，竟是安子生的聲音，道：「爸爸，我是子生！」

「子生！你在那裏？」

安太太一聽見是子生，又搶了電話，叫道：「子生，你是子生嗎？」

「是，我是子生。」

「你在那裏？」

「我……我不知道，這裏是個睡房，非常舒服的。」

「你怎會來到這裏？」

「我……」

電話又突然沒有了聲音。

安太太大叫：「子生，子生……」

安柏齡搶回電話，他聽了一下，知道電話並沒有掛斷，便道：「喂，喂，子生？」

仍然沒有聲音。

安柏齡雖然聽不到任何聲音，但他覺得有人正在吩咐子生說一些話。

果然，又傳來子生的聲音，道：「那些叔叔叫你們把壹零零零零零零元拿來，便送我回家？」

「什麼？壹零零零零零零元？」

「是，一共是六個零，而且要舊的鈔票！」

電話立時斷了。

安太太問：「什麼？子生說了些什麼？」

「他說要壹零零零零零零元，一共是六個零……」安柏齡數這數字，他拿筆，把這個七位數字寫了下來，安柏齡道：「一百萬！」

「一百萬？他們勒索一百萬元？」

「是的，天呀，他們以爲我們是大金礦，我們怎會有一百萬元？」

當時一百萬元也算是一個頗大的數目。

安太太道：「我們沒有一百萬，那怎麼辦？」

安柏齡道：「不用擔心，我相信一定有價講的！」

「他們不再來電話，那怎麼辦？」

「不會的，他們還沒有說出收錢的地點，因此，他們一定會再打電話來。」

兩人商量了一會，又互相安慰了一下。

司機仍然伴在他們身邊。

安柏齡道：「你先回家吧！」

司機道：「不，我也要等事情的發展。」

「不用了，這不關你的事，誰去接子生，匪徒要綁架他的話，誰也擋不了！」

安柏齡倒是個通情達理的人。

司機道：「我看還是報警吧！」

安柏齡道：「我會考慮的。」

安太太道：「不，不，不要報警，我害怕他們會殺子生，不能報警。」

安柏齡知道這樣與太太吵下去，也沒有什麼好處，便道：「好，好，我們不報警。」

司機道：「那麼，我先去吃些東西，然後再回來，看看有什麼消息。」

提起了吃東西，他們這時才感到腹如雷鳴。

安太太問女傭有沒有煮飯。

女傭道：「我早已煮好，可是你們……我沒有叫你們吃！」

安柏齡道：「開飯吧！」

女傭去開飯，兩人雖然飢餓，但沒有了兒子，總是食不甘味。

忽然，電話又響起來。

兩人放下了飯碗，搶着去接聽，安柏齡按着了電話，道：「太太，讓我來聽，如果他們說出了收錢地點，你又弄得糊塗，那會害了子生。」

安太太放開了手。

「喂？」

又是子生的聲音，道：「是爸爸？」

「是，你怎麼了？」

「沒有什麼……我吃過了飯！」

「吃什麼？」

「吃大餐……有牛扒、豬扒、腸仔……很好吃！」

想不到匪徒還會給子生吃大餐。

「爸爸，叔叔說把鈔票放在手抽（手提袋）內，永安公司的手抽，然後，拿去永安公司門前那個郵筒。」

「然後怎樣？」

「他們沒有說。」

「你什麼時候回來？」

「快了，他們會送我回去的，我現在做功課，你不用擔心！」

「他們有沒有打你？」

電話突然斷了。

安柏齡叫道：「喂，喂……」

安太太道：「怎麼了？」

安柏齡道：「他們要那種永安公司的紙手抽，我們家裏有沒有？」

那女傭人答道：「有，上星期你們往永安公司買了很多東西回來，那些手抽非常精美，我收了下來，去買餸時也用！」

安太太不耐煩地問道：「要紙手抽作什麼？」

「袋錢！」

「送到那裏？」

「他們沒有說，子生只說把手抽拿到永安公司門口那個郵筒前面！」

「永安公司？對，公司前面是有個郵筒的，子生怎麼樣了？」

「看來他沒有什麼事！好像還受到好好的招呼。」

「什麼好好招呼？」

「他有大餐吃，而且現在還在

做功課！」

安太太聽了，總算是安心了一些。

忽然，安太太想起了一個問題，道：「而今怎樣去籌錢？對了，你又說要跟他們討價還價！」

「那些匪徒根本不和我們接觸，怎有機會跟他們討價還價？」

「這些匪徒十分聰明，那我們怎辦？」

「籌得多少便多少，我們公司的流動現金很少，大多數的錢都在貨物之上。」

「這是你的私己錢，我不想動用。」

「我也有十來萬。」

「銀行早已關門，怎樣去拿錢？」

「我想他們都明白，明天等銀行開門了，才再作打算，唉……」

安柏齡禁不住嘆了一口氣。

他們草草的吃完了那頓飯。

司機回來了，他追問情形。

他聽了之後，安慰安柏齡與太太道：「子生既然沒有什麼事情，那便好了，他還懂得做功課，倒是一個生性的孩子！」

這話使安太太又哭了起來。

安柏齡道：「問題是我們根本沒有一百萬元那麼多，不知道他們……」

司機道：「老爺，不用擔心，明天再算吧！」

「明天……」

司機道：「我今天晚上也不走了，我恐怕事情有什麼變化，也有一個人可以幫你們，也許要用車也說不定！」

安柏齡道：「謝謝你。」

那天晚上，司機便睡在大廳。

安柏齡夫婦當然沒有眞眞正正的睡過。

一夜無事。

翌日一早醒來，安柏齡便吩咐司機載他往銀行提取現款，安太太便在家中等候電話。

那時，一百萬固然是大數目，而且全拿現金，銀行一時之間也沒有這麼多錢。

於是，爲了拿這些錢，也費了一個早上，而他只拿到五十多萬元。

司機一直在車上等待安柏齡，安柏齡提了款，他們回到家中。

安柏齡見了太太，便問：「有沒有電話來過？」

「沒有，你提好了款？」

安柏齡點了點頭。

安太太問：「有多少？」

「只有五十萬元！」

「那匪徒會不滿意的。」

「有什麼辦法？」

他們等待着，希望匪徒再來電話。

到了十一時多，電話響了。

安柏齡拿起電話，道：「喂？」

又是子生的聲音：「爸爸你把紙手抽，那個永安的紙手抽拿去永安公司門口的郵筒！」

安柏齡道：「子生，那位叔叔在你旁邊？」

子生想說話，但立時電話完全沒有了聲音，很明顯，電話旁邊是有匪徒在，當安柏齡詢問其他事情的時候，他便立刻截止了。

一會，子生又再說話：「爹爹，你想說什麼？」

「我想告訴那位叔叔，我只有四十萬元！」

「四十萬？」

「是的，你告訴他……他們有幾人？我只有四十萬元，我沒有其他辦法了。」

他的電話又被掩了。

一會，子生又道：「你依照原來計劃立即行事。」

這話顯然並不是子生想講的，他只是重覆那些大人的說話。

「他們什麼時候放你？」

「放我？他們會送我回來，你不用擔心！」

「子生……」

電話又再截斷了，這一次是掛上了。

安太太問道：「他們有沒有和你說話？」

「沒有，不過，看來他們肯收。」

「肯收？他們當然肯收，再重要的是，他們會放子生回來？」

「是的，他們沒有鈔票。」安柏齡想了一下，道：「報警？」他不知是自言自語，還是向安太太說。

「不，不，千萬不可以。」安太太緊張地道：「他們要的是錢，就讓他們要錢好了。」

「可是，以後……」

「以後我們再算！」

安柏齡也實在沒有其他辦法，而且這羣綁匪也非常厲害與週密，他們一直利用安子生，連一句話也沒有與安柏齡交談過，可以說是一點風聲也沒有洩漏出來。

不過，當安子生回來的時候，那便不同了，因爲安子生接觸過匪徒，一定會有些印象。

司機見了安柏齡拿着錢，關心地問道：「你決定交錢？」

「是的。」安柏齡有意無意的把那個永安公司的手抽攬在懷裏。

司機道：「有沒有報警？」

安柏齡答道：「沒有。」

司機再沒有多言。

安柏齡坐在車內，有點緊張，問道：「你以爲他們會不會把子生放回來？」

司機道：「照理是會的，那些人目的在錢。」

「你怎知道？」

司機道：「我猜測的。」

汽車一直來到中環。

那時是接近中午時分，道路顯得十分繁忙，司機道：「我不能在附近泊車，安先生，你便在永安公司門口下車，我泊好了車才來。」

安柏齡道：「不用了，你在附近兜幾個圈，我看匪徒一來便要走，你也趁機替我看看，是什麼人拿走我的錢，也可以送我回去。」

司機道：「那也好。」

於是，安柏齡先在永安公司門口下了車，他夾着那個永安公司的手抽，直往那個郵筒。

郵筒是貼近大馬路的。

大馬路上，熙來攘往，人多車也多。

他回頭張望，希望可以發現一些可疑人等，可是，四周都是匆匆而過的行人，他們都是在中區工作的人，大多是衣飾光鮮，看不見一個稍爲像匪徒的人。

看了一會，安柏齡自己心中也狐疑起來，自言自語道：「難道匪徒沒來？」

忽然，一輛電單車在他前面駛過，安柏齡下意識地向後退了一退，就在這一時間，一輛私家車也衝了過來，兩輛車同時煞掣，發出了刺耳的聲音。

兩輛車險些撞在一起。

兩個司機都下了車，猛地指責對方。

這突而其來的事情，引得途人都駐足旁觀，那兩個司機十分火猛，越說越是火爆，好像要打起來。

這時，圍觀的人更多。

忽然，有一聲警號，一輛交通警的電單車駛來，人們都看着那交通警，又看着那兩個快要打架的人，連安柏齡也被他們吸引着。

安柏齡便迫在人羣之中。

忽然，不知那裏伸來了一隻手，把他那個永安公司的手抽搶了過去！

安柏齡大叫，却沒有人理會他，他用脚尖站起來，希望可以在人羣中看見搶了他手抽的人。

可是，人們聚在看交通意外，加上附近行人，根本看不到什麼。

安柏齡推開了人，追上去看看，那裏還有什麼賊人的踪影？安柏齡叫起來：「搶嘢！」

人實在太多，而且在議論紛紛，並沒有人聽到他在叫什麼。

他本來想再叫，但回頭一看，那個交通警察仍在，如果再叫，交通警察發現了，一定會向他問話，那時不想報警，也變成報警了。

於是，他不再多言。

這宗突而其來的交通意外，並沒有傷人，經過交通警察的勸喻，兩個司機便走回車上，不一會，人羣也散去了，其實，這種場面，在中環的大馬路上，天天都發生，甚至發生多宗。

忽然，安柏齡想起，這大概不是意外，而是故意的，匪徒利用人羣，掩飾他們面目，這樣平平安安的拿去了贖金。

他心中實在不甘心，那時，交通警察正在上車，安柏齡實在忍不住，上前道：「阿SIR，我被……」

安柏齡回心一想，錢已被搶去，安子生仍未回來，如果在這個時候告訴警察，豈不是功虧一簣？錢沒有了不打緊，最重要還是兒子的性命。

「沒事，沒事了！」安柏齡道。

交通警察奇怪地望着了他，開動了電單車，揚長而去，安柏齡也離開。

忽然，司機已把車子駛在他前面，並叫司機和安先生，「上車！」

安柏齡如夢初醒的上了車。

司機問道：「你跟交通警察說了些什麼？」

「沒有。」

「錢呢？」

「在人羣中被人搶去了！剛才這裏發生了一宗電單車與私家車相碰的意外，惹來一大批人圍觀，而我在人羣之中，突然被人搶去了手抽，不知……」

「也許是賊人拿去了。」

「他們會否不認？」

「那我也不知道，不過，盜亦有道，他們拿了錢，一定會認的。」

「希望如此。」

「我們先回家！」

安柏齡點了點頭，他的心像十五隻吊桶，七上八落，顯得非常不安。

司機一直在安慰他。

回到家裏，安太太立即追問匪徒收錢的情形。

安柏齡從實把事情說了一遍。

安太太道：「會不會眞的被人搶走了錢，而不是匪徒拿了錢？」

「我看不會。」

「如果他們不承認拿了錢又怎辦？」

「我看沒有人會知我手抽之內這麼多錢，那地方是永安公司門口，有很多人也拿着永安公司的手抽，他誰也不去搶，只搶了我那個，他們當然是匪徒！」

安太太仍埋怨道：「你實在不小心，這麼重要的事情也疏忽。」

「你以爲我想的，因爲當時人實在太多，我根本被擠在人羣之中……這根本是一個佈局！」

安太太又再埋怨了一會，這也難怪，匪徒還沒有電話來，不知安子生的情形，實在使她憂心不已。

安柏齡是在十二時多回到家中，他們一直在等電話，也等安子生的出現，可是電話既沒有響，安子生也沒有回來，兩人越等越心急。

安柏齡害怕匪徒沒有收到錢。

安太太更加害怕賊人會撕票，大哭起來。

司機也算好人，一直在旁安慰他們，不過，安慰也沒有用，再等下去，連安柏齡也想大哭。

忽然，他大叫起來，道：「報警，我們報警！」

司機道：「安先生，何必這樣衝動，你錢付了出去，何不再多等一會？」

就在這時，電話響了。

安太太不理三七二十一，搶了電話。

是安子生的聲音：「媽咪，你沒有去街？」

安太太聽了這話，感到啼笑皆非，不過，安子生說話非常從容，看來他是沒有生命危險，這一點仍令她暫時開懷。

安太太道：「為什麼你還不回來？」

「本來是打算回來的，不過……」

「不過什麼？」

安柏齡把電話搶了過去，道：「子生，你在什麼地方？有什麼人與你在一起？」

電話立時沒有了聲音。

安柏齡大叫，可是，一切無補於事。

司機道：「安先生，你冷靜一下，否則誤了大事。」

安柏齡努力使自己鎮靜下來。

電話又傳來子生的聲音：「我想我還要在這裏多住一天，你們不用掛心！」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手抽內的鈔票不夠。」

「他們收到了，為什麼還不放你？」

「他們說你欠他們的，暫時還未夠數！」

「我欠他們的？」

「還欠二十萬！」

「二十萬？」

「是的，他們說再交二十萬，我便可以回家。」

「什麼？還要二十萬？」

安太太又搶了電話，問道：「子生，他們有沒有打你，嚇你？」

「打我？嚇我？沒有。他們對我好好，你們不用擔心，今天中午，我依然有大餐吃！」

「他們是什麼人？」

電話又立時斷了。

安太太大嚷，安柏齡搶回了電話，叫道：「叫他們跟我說話！」

沒有回聲。

安柏齡仍然嚷道：「你們這麼不守信用，收了我的錢又要加價？」

安子生的聲音又響了：「爸爸，他們說你有錢的，而且你去銀行拿了五十萬，還欠十萬元，你一定沒有問題的，你既然欠他們的錢，也應該還給他們！」

安柏齡聽了，心煩火滾。

「怎樣交錢？」

「像今天早上一樣！」

安太太追問：「怎麼了？怎麼了？」

「你們……」電話又掛斷了。

「他們又要多二十萬！」

「二十萬？他們是獅子開大口，已收了錢，怎麼又再加？」

「他們根本沒有口齒(信用)！」

司機本想安慰他們，可是一時之間，實在想不出什麼話。

安柏齡看着手錶。

安太太問：「你想怎樣？」

「我想去銀行提款！」

安太太聽了，才鬆了一口氣。

「不過，而今已是四時多，已提不到錢，還是要明天去提。」

安太太道：「給他們好了……我什麼也不要了，只要子生平平安安回來！」

安柏齡整個人像洩氣的氣球。

安太太看見司機也無精打采，便道：「你快去休息吧，我們的事，也使你沒有一覺好睡。」

「你們不要車了？」

安柏齡道：「不要了，你回去休息吧！」

司機離開了他們。

安柏齡仍與安太太呆坐在大廳之內。

忽然，安柏齡道：「不能，不能，再不能這樣下去！」

「什麼？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他們根本沒有口齒，我這次再順從他們，一定還有下一次。」

「下一次？我們再沒有錢了！」

「是的，他們貪得無厭，這樣下去，實在不是辦法，不是辦法！」

「不是辦法，也沒辦法？」

「報警！」

「不，子生性命要緊！」

「你以為我們交了贖金，再給贖金，你可以保証子生安全回來？」

安太太吶吶，不知如何說才好，因為，一切都在匪徒手上，一切都是沒有保証的。

「不過……」

「不過什麼？」安柏齡拿起了電話。

安太太把他按着。

安柏齡有點發怒道：「你想子生安全回來的？」

「當然想。」

「那你聽我的話，子生若是註定有命的，我們報了警，他一定會安全回來，如果他註定沒命，我們這樣順着匪徒，也是沒命的。」

安太太沒有話說，只是淚如雨下。

「我有信心，子生並不是一個這麼短命的人。」他拿起了電話。

不過，當他撥了兩個九字，又突然的放下電話。

他也不知道，這一個抉擇是否正確，他也愛自己的兒子，如果一個錯誤的抉擇，不但害了兒子，而且使自己良心也沒有好過的一天。

終於，他咬了一下嘴唇，下定了決心。

他撥了三個九。

追查命案　有否仇家

說到這裏，羅天祐道：「以上的事情，當然是安柏齡夫婦覆述給我聽，當九九九報案中心收到這電話，立即派了我與莫定堅一起去安家，我們了解到事情已是十分嚴重，便開始工作。」

他們立即在安家的電話安裝了偷聽器，又裝上了錄音的器材，希望可以追踪電話的來源。

為了早得線索，莫定堅與羅天祐兩人，一直至晚上在安家大廳之中。

一直沒有再來電話。

直到第二天早上，電話響了。

羅天祐與莫定堅示意安柏齡接過來，他們兩人也同時聽着，並且開了錄音機。

那是子生的聲音：「爸爸！」

「是我，你怎麼了？」

「他們一早便推醒我，說本來是送我回來的，不過……」子生的聲音顯得有點生硬與不安。

「他們怎樣對你？」

「他們說假若收不到錢，便要帶我回鄉下！」

「返鄉下，什麼鄉下？」

「我不知道，不過，我覺得他們所指的並不是好地方，我不想去，你說來接我的！」

「你在那裏？」

電話立時給人掩了。

安柏齡叫道：「子生，子生。」

一會，電話又響：「爸爸，你交了錢，我一定可以回來，我想回來，爸爸……」

「怎樣交錢？」

「像昨天一樣可以了！」

說到這裏，電話又立時掛上了。

安柏齡放下了電話，對兩位警務人員道：「他們一直利用子生和我們對話。」

羅天祐道：「追踪到電話沒有？」

莫定堅道：「有些線索，可惜仍未約時間，我會再看看！」

安柏齡道：「兩位，我而今應怎樣做？」

莫定堅道：「你依然吩咐，去交錢！」

「他們也許又用搶的辦法。」

「你不用擔心，我們會多派人手，而且，我們會用有記號的鈔票。」

這時，門鈴響了。

那傭人開門，進來的是司機。

司機看見大廳之內，多了兩位陌生人，也有很多電子器材，他似有點驚愕。

他問安柏齡道：「發生什麼事？」

「我報警了，這兩位是羅警探與莫警探。」

「你不怕……」

安柏齡道：「怕也沒有什麼辦法，他們貪得無厭，要了一次，又有再下一次，我終有一天應付不了！」

羅天祐道：「安先生的決定最正確，我們萬萬不能讓賊人這麼猖獗！」

莫定堅道：「你們不用擔心，我們一定可以把匪徒一網成擒。」

司機道：「這也是個好法子。」

兩位警務人員忙於佈置一切，並且用電話聯絡了警署的人，加派人手在永安公司埋伏。

莫定堅為安柏齡親備了一些眞紙幣，也夾着一些白紙在其中，放在那個永安手抽之內。

司機在他們之中，顯得沒有什麼事可做，他便道：「這裏也用不着我。」

安柏齡道：「不用了，你回去吧！」

司機道：「不，我還是留下。」

「不用，這兩位警務人員會保護我，協助我，你不用擔心的了。」

司機無言的離開。

當司機離開之後，兩人追問安柏齡，關於這司機的事情。

安柏齡道：「他對我們很好，在這裏工作已有十年，事情發生之時，他也在場，而且主張報警。」

「為什麼你不聽他的話？」

「那是我的兒子！」

羅天祐與莫定堅也明白，對於當事人，這種抉擇是難以下決定的。

十一時左右，他們出發往永安公司。

莫定堅扮了安柏齡的司機，開了他的車，護送他前去，中環依舊是那麼興旺，行人如鯽。

羅天祐早已部署一切，在永安

公司附近，派了很多便衣警探埋伏，只要匪徒一出現，他們便會現身，把綁匪手到擒來。

莫定堅道：「安先生，你按照你以前付款的辦法去做，千萬要鎮定，以免露出痕跡！」

安柏齡有點緊張，道：「會不會又像那次，連匪徒的臉也未看到，便給人搶去了錢！」

「不會的了！」

安柏齡下了車，他實在有點戰戰兢兢！

他走近那郵筒的地方，爲了要把匪徒擒到，他下意識地把裝錢那個手抽夾在腋下。

他等了一會，並沒有人走近他。

偶爾有人走近，他們都是投寄信件，有幾個好奇地看了一眼，便立刻離開。

難道又有另一次意外，吸引其他路人，以作爲屏障，好讓匪徒拿錢？

一輛汽車在他跟前駛過。

安柏齡提起了精神，但汽車並沒有停下，突然，又有電單車奔來，可是，駕車者並沒有停下來。

漸漸，安柏齡覺得，每一個人，每一輛車，都有可能是匪徒，可是，匪徒一直沒有出現。

莫定堅駕着汽車，兜了差不多十個圈，仍未見有動靜，他已猜想到，匪徒可能得了風聲，不敢露臉。

由上午十一時多，一直到接近下午一時，仍然沒有什麼異動。

最後，莫定堅把車駛近安柏齡，叫道：「安先生，我想他們不來了，我們回去吧！」

安柏齡本來不想回去，但事實已等了兩個鐘頭，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他上了車憂心地問道：「他們不來了？」

莫定堅道：「我想是不會來的了！」

「爲什麼？」

「很難講……」

「不知事情有了什麼變化，他們會否撕票？殺了我的孩子？」他緊張起來。

「不會的。」莫定堅斬釘截鐵的道：「你孩子仍是他們的搖錢樹，他們豈會自斷財路？」

「可是，我們……」

「不用擔心，他們一定會再來電話。」

莫定堅一面安慰安柏齡，一面盡快把車子駛回安柏齡的住所。

安太太一見了丈夫，便忍不住的大哭起來，道：「怎麼了？是不是沒來拿錢？」

安柏齡握着太太手，安慰她道：「沒有什麼，他們沒有來拿錢！」

「沒有，爲什麼沒有？」

「我不知道？」

「難道他們不要錢，要了我們孩子的命？」

「不會的，不會的。」安柏齡安慰着太太。

他一瞥眼望過去，只見他那位司機已在屋內，他也上前安慰他道：「安先生、安太太，不用擔心，沒事的，沒事的！」

莫定堅道：「安太太，有沒有電話來過？」

安太太道：「沒有。」

「那你是怎麼知道匪徒沒有拿走我們的錢？」

安太太道：「我們也只是在猜，司機一直在安慰我，他猜安先生去了這麼久，仍然沒有回來，大有可能是等不到那些匪徒。」

莫定堅聽了這話，似有所覺。

這時，羅天祐也來了。

大家又再把事情討論了一會，並無什麼結果，唯一的結果，是繼續等下去。

可是，整個下午，電話完全沒有響過。

衆人在等候中，越來越覺得疲倦。

兩個警探是有任務在身，當然不會離開安家，但司機也似乎沒有離開之意。

當司機去了廁所之時，莫定堅輕聲地對羅天祐道：「老羅，這司機似乎……」

「我也有同樣的感覺。」

「我已想過，昨天我們決定之事，外人並不知道，如果說有內奸，他是唯一的一個！」

他們互望着，想了一下。

兩人同時道：「這很容易……」

這時，司機已從廁所出來。

莫定堅道：「既然匪徒暫時不與我們聯絡，我們倒不如採取主動！」他一邊說，一邊注視司機。

司機果然提高了警覺，那也不出奇，因爲他一直是關心安家這件事，而接不到孩子，也是他有責任的。

羅天祐道：「你有什麼想法？」

「我們叫安先生、安太太一起，還有司機你！」他觀察着司機的反應。

司機道：「好，好，我去叫安先生、安太太。」

他入了安柏齡的房間，邀了二人下來。

莫定堅道：「我們根據過去與匪徒接觸的幾個電話，已測試到匪徒大概的位置，因此，我們決定採取行動，去查那參竇！」(參竇的意思是賊人藏人質的地方。)

羅天祐也道：「我們可以再等一下！」

安太太插口道：「你們有把

握？」

羅天祐道：「沒有把握，也沒有辦法。」

安太太道：「既然沒有把握，那會害了我兒子的命，你們千萬別亂來！」

安柏齡也道：「我們還是多等一下。」

莫定堅道：「再等下去，實在不知要等多久，這樣下去，會助長匪徒的氣燄，也使我們警方沒有了威信。」

他們一直注意着司機的反應。

看來司機實在有點緊張，尤其是當他聽到他們要採取行動之時，最爲明顯。

安太太道：「你們不能爲了警隊的名譽，而用我孩子的生命來試驗，我早已說過，千萬不要報警……」她又大哭起來。

安柏齡安慰地道：「不用擔心，警方會很小心的。」

莫定堅道：「我們已在這裏等了兩天，今天下午什麼動靜也沒有，我們先走，部署明天的行動！」

羅天祐也會意，道：「好極，安先生、安太太，你們在這裏等，明天一定有好消息。」

安柏齡道：「你們眞的要採取行動？」

「當然是眞的。」

「如果匪徒再有電話來？」

「那你要告訴我們！」

兩人立時離開了安家。

安太太大爲激動，一面大哭，一面埋怨丈夫報警，弄到了如此田地。

安柏齡也覺得非常奇怪，爲什麼兩個督察，本是非常冷靜處理這件事情，突然變得如此衝動？

不過，既然警方要採取行動，他們實在有他們的理由，事主也沒有辦法。

司機見兩個警探走了，安慰他們道：「我看那些人也志在錢，不會難爲少爺！」

安太太這時已失去了理智，道：「那不是你的孩子，你才會如此說，假如你小心去接子生，也不會……」

安柏齡知道他妻子的脾性，接口道：「太太十分疲倦了，你也先回去吧！」

司機道：「我不會怪太太，那實在是我的疏忽。」

安太太大哭，罵道：「假若你小心一點……」

安柏齡知道，再讓他等下去，那定然會令司機太難堪，便道：「你先回去！」

司機似是無可奈何的站了起來，道：「這事我承認有責任……如果我離開後，匪徒有電話來，請立即通知我，讓我盡一些力量，免我良心……」

安柏齡道：「多謝你，你先回去吧！」

司機離開了安家。

安太太依然是大哭大鬧，也許她內心太抑鬱，趁這機會宣洩一下。

忽然，有人敲門。

衆人都緊張起來，難道匪徒竟然會上門來？

傭人想去開門，但安柏齡道：「讓我來！」

門開了，站着門外竟是兩個警探。

安柏齡道：「你們……」

莫定堅與羅天祐進來，道：「司機走了？」

安太太十分愕然。

兩個警探來到了大廳，道：「安太太，你不用擔心，我們不會這麼魯莽，胡亂採取行動。」

安太太抹着淚水道：「爲什麼你們……」

莫定堅道：「我們兩人仔細想過，你們報了警，與我們合作商議捕匪徒之事，一直沒有外人知道，但今天上午，却沒有匪徒來，很明顯，我們的事早已敗露。」

羅天祐道：「你們兩人當然不會通知匪徒，我們也肯定不會。」

安柏齡想了一想，道：「難道你們懷疑……」

兩人都點了點頭。

安柏齡道：「這位司機一直跟我十多年，他也很盡責，而我也視他爲家中一份子，照理，他不會……」

「人心難測！」羅天祐道。

莫定堅道：「你們有沒有發覺，他一直非常關心這事……」

安柏齡道：「也許是他沒有接到孩子回來，他心生內疚，而且，事情一發生以後，他是第一個提議報警的！」

「是嗎？這是欲蓋彌彰的手法！」莫定堅道。

「不用再猜，不一會便會有電話來，而且會提出苛刻的要求！」

安太太本來不明白，但漸漸也知道他們在懷疑司機。她又變得非常兇狠的罵那司機，幾乎把司機當作了眞的綁票者。

安柏齡好好的安慰她一番，可是，她似憶子成狂，什麼也聽不入耳，只是大吵大罵，安柏齡也沒有她的辦法，讓她吵下去，一直吵到她疲倦了才收口。

沒有了安太太的聲音，整間大屋靜了下來。

電話鈴響了，安太太被驚醒，撲過去搶電話，安柏齡拉着了她，她又大哭大罵。

莫定堅與羅天祐預備好了一

切，才叫安柏齡拿起電話來聽。

「喂？」

電話並沒有什麼反應。

「子生，是你嗎？」

因為上幾次，匪徒都沒有說話，只是利用子生與他們對話，因此，安柏齡便叫着兒子的名字。

「你聽着……」那並不是子生的聲音，而是一把十分沙啞的聲音，而且像是被一些物件隔着似的，「我已叫過你們不要報警。」

安柏齡道：「我們沒有！」

「你還騙我們？」電話聲頓了一頓，突然傳來一陣哭聲，是孩子的哭聲。

安柏齡認得，那是子生的哭聲，便叫道：「你們不要打我的兒子！」

安太太一聽到有人打他的兒子，便失去理性的撲了上前，搶了電話，叫道：「你們要什麼也可，千萬不要打我的兒子！」

對方聽見安太太有這麼大的反應，故意讓孩子哭得更厲害。

安太太道：「不要，不要……」

她實在忍受不住，竟然昏了過去。

傭人急忙過來，抱起了她，並且為她搽藥油。

安柏齡拿回了電話，道：「你們想怎樣？」

那沙啞的聲音道：「我們要你立刻拿錢來——你的錢仍在？」

「在。」安柏齡道。

「我要你單獨一個人拿錢來。」

「那裏？」

「你聽着，你自己駕車到東區木船廠，我警告你，你要單獨來，否則我們立即撕票！」

「不要，不要，我會自己一個人來！」

「你來到東區木船廠大門口，我自然會吩咐你怎樣做！」電話說到這裏，立刻掛斷。

安柏齡只好放下了電話。

莫定堅道：「查到了，查到了！」

「查到什麼？」安柏齡問。

「電話是從西貢打出來的！」

「西貢？他們又叫我去東區木船廠！」

安柏齡站了起來，入了他自己的房間，不一會便走出來，手中並且拿着一個公文箱。

莫定堅道：「我們陪你去！」

安柏齡道：「不，我自己去，我看他們這一次非常認眞，收不到錢，他們眞的會撕票的！」

羅天祐道：「不會的。」

安柏齡道：「我不會用我的兒子來作試驗！」

莫定堅道：「你不能這樣做！」

安柏齡道：「你和我去，你們可以保証什麼？」

兩個警探實在是啞口無言。

這時，安太太又反而覺得安柏齡自己一個人去太危險，道：「兩位警探陪你去，會安全一些。」

安柏齡依然要自己去。

莫定堅道：「安先生，你冷靜一些，匪徒在西貢打電話給你，却叫你去東區木船廠，我看其中一定有些古惑，不會那麼順利在木船廠便可以找到賊匪！」

羅天祐也道：「你單獨一個人前往，也未必能保証一定可以找回你的兒子，你一樣會人財兩空……」

莫定堅道：「我有一個計劃——我陪你去，但並不現身，而羅督察也會協助我們。」他轉向羅天祐道：「我會帶一個通話器，與你聯絡。」

羅天祐道：「好極，我們而今定下什麼計劃也沒有用，因為匪徒有他們的一套，我們要看他們用什麼手段，才決定用什麼行動！」

安太太道：「柏齡，還是聽兩位警探的吧！」

安柏齡道：「好極，不過，你們不要隨便現身，一定要有把握才好！」

安太太也道：「兩位警探大佬，我們安家，是靠子生繼承香燈，你們一定……」

羅天祐道：「你們放心，我們一定會在最安全，最有把握的情況下才出現。」

他們兩人先試驗那個小型無線電通話器，原來他們早已有準備，通常，這些綁票案件，是少不了要到現場，這個無線電通訊器，在當時來說，已是十分先進。

羅天祐先離開了安家。

莫定堅道：「你自己駕車去？」

安柏齡點了點頭。

莫定堅道：「我會躲在你車內，不會讓匪徒看到我，到了木船廠，或其他地方，我會先躲開，暗中保護你。」

「你千萬不要……」

莫定堅道：「你不用擔心……」

安柏齡先去開了車子，莫定堅躲在車後座，他躲在後面，沒有人可以看到。

安柏齡把車子直駛東區木船廠。

那時已是深夜，道路十分暢順，二十分鐘已來到了東區，他一直注意四周，並沒有可疑車輛追踪他。

原來那間東區木船廠已是一間棄置了的木船廠，附近可能有塡海工程，因此附近也十分荒涼。

說也奇怪，馬路之旁，在木船廠前面，竟有一個電話亭，拿起了電話，是那個沙啞的聲音，道：「來西貢！」

「西貢什麼地方？」

「你來到巴士總站便知道！」

電話又立時斷了。

安柏齡回到車內，對莫定堅道：「他們又吩咐我去西貢！」

「西貢，那才是他們眞正的大本營。」莫定堅利用無線電通訊器，通知了羅天祐。

安柏齡又駕駛汽車，直往西貢。

他救子心切，車子開得十分快，不及三十分鐘，已來到了西貢，一路上也沒有什麼可疑的車輛。

他來到了西貢巴士總站。

那時已是深夜，這總站空空如也，一片寂靜。

安柏齡在總站之內兜了一個圈，什麼也沒有發現，來到出口處，又看到一個電話亭。

電話及時響了，安柏齡跑下車。

他拿起了電話，道：「喂？」

「你放下錢箱，可以走了！」

安柏齡叫道：「我可以走？我的兒子呢？」

「你回到家裏，自然可以見到你的兒子！」

「不，我不會這樣放下我的錢箱，除非你給我見到我的兒子！」

「你不聽，那隨便……」電話突然斷了。

安柏齡狂叫道：「喂，喂……」

再沒有任何聲音，安柏齡知道狂叫也沒有用。

他回到車上。

莫定堅問道：「他們又有什麼要求？」

「他們要我放下錢箱！」

莫定堅見他仍手持錢箱，知道他並沒有依照匪徒的吩咐，便道：「對，你做得對！」

「對？我不知道，但我見不到兒子，放下了錢箱也沒有用，我應該怎樣辦？」

莫定堅一時之間，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這時，電話亭內的電話又響起來。

「快去聽！」莫定堅道。

安柏齡下了車，撲入電話亭，拿起了電話，道：「我一定要見到我的兒子才交錢！」

這次他是反客為主。

那沙啞的聲音道：「好極，你再回東區木船廠！」

電話又立即掛斷，安柏齡大叫了幾聲，也再沒有什麼反應。

他頹喪的回車子內。

莫定堅道：「又有什麼花樣？」

「他叫我駛回東區木船廠。」

「那麼，立即走吧！」莫定堅又通知了羅天祐。

這一次，安柏齡把車子開得更快，因為他知道這一次匪徒應該說的是實話，他有這樣的預感。

來到東區木船廠，只費了二十分鐘。

他先把車子停在那個電話亭之側，等待着，可是等了十分鐘，仍然沒有什麼動靜。

安柏齡實在等得不耐煩，他下了車，拿着錢箱，向着木船廠之內走去。

莫定堅想叫他，也來不及。

安柏齡穿過一道小門，竟然入了船廠之內，莫定堅也再沒有選擇，閃出了車，盡量利用黑暗掩護，也進了那廢置的木船廠內。

木船廠內，到處是廢棄的木塊，有小塊的一堆，也有大塊的一疊一疊。

木船廠內並沒有燈光，但莫定堅仍然可以看到安柏齡拿着錢箱，一步一步往前走。

到了前面，有幾隻破爛的舢舨，他停了下來，他之所以停了下來，並不是有什麼發現，而是前面已沒有路可以再行。

安柏齡叫道：「我來了，你們怎樣？」

空洞之中迴響着他的聲音。

「我要見我的兒子，才會交錢給你們！」他又再大聲的叫道。

仍然沒有反應。

莫定堅這時，却希望匪徒不要那麼快出現，因為他知道，羅天祐的人馬，仍然未來到。

忽然，一堆廢木後面，亮起了一些火光。

在黑暗之中，這小小火光特別明亮，火光勾劃出了一個小孩子的身影。

安柏齡見了，瘋狂似的叫道：「子生子生！」

那遠處的身影，已有回應，道：「爸爸，爸爸！」

那是子生，的確是子生。

可是，離開那火光之處，隔了一大堆廢木，一時之間，安柏齡無法越過。

不過，他拚了老命，用手推開了那些木，想找一條路過去，那知道，推開了一些木，另外一些木却塌了下來，很多木打在安柏齡的身上。

他並不害怕，反而更勇猛地推開木塊，向前衝去，他終於推開了木塊，找到一個出口。

他從出口竄了出去。

可是，當他一站起來，便驀地發現一個黑影撲近，搶了他的錢箱。

他想反抗及追那黑影，那邊他的兒子正在大叫，而且那處本是一些小小火光，已變成了一大堆火燄。

他已不再想及金錢，也沒有想去追匪徒，他心中只有一個念頭，

去救兒子。

他一直衝向兒子處。

而莫定堅也在那時從出口衝過了木堆，他看見那個黑影搶了安柏齡的手提箱，他知道，那個一定是綁匪，他追踪着那個黑影。

那人似乎很快便發現了莫定堅的追踪，但因木廠之內，四處都是廢物，並不容易逃走。

莫定堅越追越近，他拔出了手槍，叫道：「我是警察，不要再跑！」

那人有些猶豫，停了下來，突然用手擺在口中，吹了一個十分響亮的哨聲。

很明顯，他是通知他的同伴。

莫定堅見他停了下來，又再喝道：「放下你手中的錢箱，雙手高舉……」

突然，那人轉身，隨手一揚，一塊大木板已朝莫定堅的臉孔飛來。

他迅速避過。

而那人已再度拔脚便跑。

莫定堅再追上去，這時，四周都突然的着了火，一瞬間，整個棄置的木船廠，都燃燒起來。

安柏齡已不理會一切危險，飛身撲向那孩子處，果然，站在火堆之間，正是安子生。

安子生顯得非常驚慌，叫道：「爸爸，爸爸，快來救我！」

他邊叫邊哭，因爲他是站在一大堆木板之上，週圍是亂木，他無從下來，而四周開始着火。

安柏齡似乎忘了危險，他不理會一切，踏着木板，正圖踏上那木台之上。

忽然，他一踏足，踏了個空，整個人倒了下來，陷入了木板堆之中，而四周一些燃着的木塊，也隨着另一些木板跌了下來。

船廠那些木塊，本已易燃，加上到處有一些機器用的機油，地上有油漬，因此，火勢一發便不可收拾，安柏齡救不了兒子，自己反而身陷火海。

他猛力推開木塊，可是木塊越是推開，越有更多旁邊的木板跌下。

他狂叫，可是一切無能爲力。

台上的子生，更加驚惶，而旁邊的火，却越燒越厲害，濃煙使他不知所措。

安柏齡心想：「難道我們兒子便要無端的葬身於這個火海之中？」

忽然，他看見一個黑影，竄了上安子生身所站的木台之上，一手便抱了他下來，可是他身上已着火。

那人身手十分敏捷，不理自身上的火燄，把子生抱了開去。

不一會，那人又再來，用雙手雙脚，踢開了木塊，也把安柏齡拖了出來，這時，那人身上的火更爲猛烈。

這時，整個木船廠也着了火。

外面已傳來消防車的聲音，也有警車的警號，消防人員一同上前撲救莫定堅。

安柏齡在濃煙之中，看到了站在火海當中的司機，便問道：「怎麼會是你？」

司機不言，拉了安柏齡往一處空地，而安子生竟茫然的站在空地之上。

他一見了父親，便撲往父親的懷中。

「你有沒有燒傷？」

「沒有，你呢？」

安柏齡搖了搖頭，兩人相擁着。

不一會，羅天祐抓了一個人來，並且對司機道：「你是主謀人！」

那司機並沒有答話，只把雙手伸了出來，表示任由警察把他扣起。

「怎麼？你是綁架我兒子的主謀人？」

「對不起，安先生，我是被迫的……不，我賭輸了很多錢，他們知道我熟悉你們，因此迫我綁架你的兒子，勒索你的金錢……我該死！」

安柏齡道：「我一向待你不錯，爲什麼這樣對我？」

「我……」司機無言以對。

幸好莫督察身手敏捷，在最危險的時候，救了子生下來，也從火海中拖了我出來！而他自己却被火燒傷……」

此時，羅天祐已領了其他警員衝了入內，而消防員也開動水喉救火。

張康與波仔聽了羅天祐的覆述，也覺得莫定堅是一個非常出色的警探。

波仔問道：「後來怎樣？」

「三個綁匪，司機是主謀人，都被重判，莫SIR後來再見到那個司機，他因爲身有重病，提早獲釋。」

張康道：「看來在這件綁票案中，莫SIR並沒有與那個司機有什麼過節，他不會向他報仇！」

羅天祐也同意，道：「其實莫SIR一向對那些犯罪份子有些同情，他認爲一個人非到絕境，不會犯法。」

「他既是一個這樣有同情心的人，又怎會遭人報復？」

張康道：「這一件案，可算是莫SIR在警界崛起之作，聽說還有兩件大案，也許會找出一些線索！」

「是的，另一宗是槍械案，他

幾個漢子衝到一零八號房，莫定堅匆忙躺在床……

被匪徒用槍指着腦袋，他大難不死，也在警界中聲名鵲起。」

波仔道：「請你把這宗案告訴我們，也許我們可在其中找到一些線索！」

羅天祐道：「也許會，但我並不是適當的人選。」

「那麼誰才最適當？」

「當然是他的拍檔，白嘉榮！」

「白嘉榮！」波仔道。

「他已退休！」

「那裏去找他？」

「那不難，他仍然喜歡往警察俱樂部打桌球！」

「好極，我找他來談談。」波仔道。

＊　＊　＊

白嘉榮雖然是一頭白髮，但精神非常好，他打桌球的時候，不用帶眼鏡，而且雙手也完全沒有顫動。

「噗」的一聲，最後的一個黑色的波「黑柴」入了袋，衆人都拍起手來。

波仔一邊拍手，一邊上前，道：「白SIR，好波，好波！」

白嘉榮道：「你想學打波？」

波仔道：「是的，不過，我還有更重要的事要請教你！」

白嘉榮笑道：「而今除了打波之外，對我來說，沒有更重要的事情了！」

波仔道：「是你以前破案的威水史！」

「破案？我以前破過什麼大案？」白嘉榮裝作糊塗，從他的眼神，旁人却知道，他正在想當年。

波仔和白嘉榮走近酒吧，波仔問道：「喝些什麼？」

「啤酒！」

波仔道：「不是拔蘭地雙份加冰？」

白嘉榮道：「咦，你起過我底？」（起底的意思是調查過一個人的過往。）

波仔道：「不敢，我稍爲做些功課而已，對了，我要讓你見見我的上司！」

「誰？」他望向四週。

「來！」波仔領着白嘉榮，進入一個貴賓房，裏面正是張SIR。

「張SIR！」白嘉榮道。

一頓，白嘉榮道：「你接手莫定堅那件案子，實在不容易應付——上頭有壓力，輿論也有壓力。」

張康道：「最慘的是，人人都說，破不了這件案子，整個警界士氣會低落！」

白嘉榮道：「是的，一個巡更督察，竟然死在利剪之下，若不把兇徒擒拿，警界都會面目無光。」

張康道：「我正想找你幫忙一下！」

「有事只管坦白說！」白嘉榮依然是那麼爽快。

「你與莫定堅拍過檔？」

「是的，還合作過一件轟動的案子！」

「那一定知道莫定堅的爲人？」

「他是個爽直漢子，爲人又有義氣！」

「那你能否想到，有人會對他懷恨於心？」

白嘉榮想了一會，道：「這很難說，關二哥也有對頭人，這點眞是難說，人心不古……」

「那次你與莫定堅合作，情形是……」

白嘉榮陷入了回憶，他喝了一大口啤酒。

發現子彈　跟蹤追擊

我（白嘉榮）與莫定堅合作，是由一件相當偶然的事件開始。

有一天，我與他一同到深水埗區巡邏，我們的巡邏並非一般警察的巡邏，而是看看我們佈的人手是否足夠，有沒有疏忽的地方。

深水埗區是個犯罪的黑點，光天化日之下，似乎什麼罪行也可能發生。

當我們走近一條橫巷，發現有一個賊頭賊腦的人手提着一個旅行袋。

那人似也發現我們，便往那橫巷竄去。

我們兩人互相笑了一笑，並沒有進去，因爲我們都知道，那是一條死巷，完全沒有出口。

我們站在巷口等着，那人一定要出來。

可是，等了十分鐘，那人仍沒有動靜。

「我去看看！」白嘉榮道。

「不，這些古惑仔，可能佈下了陷阱，我們一起入內，看他有什麼本領！」

白嘉榮鬆開了槍袋，並沒有拿槍出來，但莫定堅却比較謹愼，拿了槍出來。

他們兩人對附近形勢非常熟悉，那人一定是藏在巷內，希望兩個警察不會進來。

可是，當兩人入到巷內，却沒有那人踪影。

附近有很多竹籮垃圾桶之類的東西，他大有可能是躲在其中一個。

白嘉榮大聲喝道：「出來！」沒有反應。

莫定堅道：「你再躲下去，罪加一等！」

依然沒有反應。

忽然，白嘉榮發覺在死巷盡頭處，有一個旅行袋，他低聲向莫定堅道：「那旅行袋……」

莫定堅道：「你看着，我去拿那旅行袋！」

白嘉榮點了點頭。

莫定堅慢慢走近那個旅行袋，白嘉榮小心的看着四周，這個賊人大有可能利用旅行袋，引開他們的注意力，趁他們稍一鬆懈，便逃之夭夭。

白嘉榮當然不會讓那人計得逞。

忽然，莫定堅叫道：「你來看！」

白嘉榮聽到他的聲音有點緊張，也忍不住跑上前看，他一快步上前，後面一個竹籮已彈了起來，那個賊人已經逃向巷口。

果然，這賊人利用旅行袋，誘開了他們，本來他是沒有機會的，但莫定堅緊張的聲音，使他不能不再深入巷內多一些，也因爲他步入內，賊人也趁這大好良機，像跑一百米短跑競賽那麼快，竄出了巷口。

白嘉榮迅速追出去。

可是，出到巷口，連那賊人的影子也見不到了。

他有點沮喪，心中免不了嘀咕，埋怨莫定堅這樣緊張的叫他看，以致給賊人一個逃脫的機會。

他再走入巷內。

只見莫定堅半蹲的在小心查看那旅行袋。

白嘉榮有點晦氣道：「有什麼好看？」

「你來看！」

白嘉榮走近，他也有點口呆目瞪，因爲袋裏全是子彈，一排一排的，還有一些是一串一串的，好像是機關槍才用得上的子彈。

怪不得莫定堅那麼緊張，因爲在當時，槍械並不是那麼普及，看見這一大袋子彈，緊張自然是免不了。

「這賊仔怎會有這麼多子彈？」白嘉榮問。

「單看這子彈，這是一宗大案！」莫定堅道。

「可惜抓不到那人！」

「不用擔心，這手提袋之內，有他的指紋，他是沒有辦法逃得掉的！」

白嘉榮與莫定堅立即把事情報告了上頭，軍火專家也很快便到了現場。

經過一番檢驗之後，證實這一批子彈仍然有效，那一串串的子彈，果然是蘇製機關槍用的。

上頭認爲這件事十分嚴重，大有可能是牽涉一宗大的軍火買賣罪案，因此，他們決定暫時把這事件保密，以便作進一步的調查。

而白嘉榮與莫定堅也順理成章成爲了這宗案件的負責人。

他們接手之後，第一件事當然

是希望抓到那個拿着手提包的人。

他們並沒有估計錯誤，手提包內佈滿了那人的指紋，可是，套了指紋下來，往指紋部查對，差不多對過了所有罪犯的指紋，也找不到相同的。

白嘉榮道：「這人可能沒有案底！」

莫定堅也同意，道：「大有可能是外來的人。」

「會是什麼人？」

「可能是偷渡來的越南人——這些子彈是適合越南流通的槍械！」

莫定堅道：「這批子彈，對那些槍主是十分重要的，沒有子彈，有了槍也沒有用。」

「他們可能有另外一批。」

「不會，依我推測，有一批槍與這一批子彈同時運入了本港，爲了安全起見，他們把槍械與子彈分開來運送，那日，可能是他們交易的日子，而那賊人，不幸的遇到了我們，他爲求脫身，只有留下這批子彈。」

「那麼，槍主應該是非常心急的找這批子彈。」

「當然。」

「那你有什麼計？」

莫定堅笑道：「我也只是紙上談兵，未必有用！」

＊　＊　＊

那夜，白嘉榮與莫定堅到了一個越南酒吧。

這種酒吧在香港沒幾間，光顧的全是越南人，這幾年，偷渡來港的越南人也不少，因此，這酒吧也有不少人客，尤其是接近午夜。

兩人走到賣酒的櫃位處，要了兩杯啤酒。

酒保似乎覺得他們是生面人，所以特別注意他們兩人的行動，他們坐下，喝着啤酒。

白嘉榮環視了酒吧四周，發覺裏面有很多臉孔慓悍的人，他們肌肉虬突，看來並不好惹的。

莫定堅却似乎是色迷迷的在看女人。

這酒吧內的女人也不少，大都是打扮得濃粧艷抹，有些正與一些酒客打情駡俏，另外一些，却是獨自抽烟飲酒，她們似乎在找機會。

最好的機會當然是莫定堅這種色迷迷的男人。

不一會，已有一個女人故意走近。

莫定堅依然不避嫌疑的望着她，她也帶笑的向莫定堅招呼了一聲。

白嘉榮見他色迷迷，推了他一下，問道：「你認識她嗎？」

莫定堅搖了搖頭。

那女人搭口道：「相逢何必曾相識！」居然是地道的本地話。

莫定堅道：「你不是越南人？」

「你才不是！」那女人道，並且坐在莫定堅的身旁，又道：「讓我喝杯酒，可以嗎？」

莫定堅道：「可以，喝什麼？」

她向酒保說了酒名，酒保很快便弄了一小杯給她，那杯酒雖小，但有濃郁的酒香。

「要試一口嗎？」那女人道。

「很厲害？」莫定堅道。

「試過便知道。」她把酒遞近莫定堅的口唇，莫定堅並沒有試。

莫定堅道：「我請你喝的，你喝吧！」

那女人也不客氣，一口便喝下了那杯酒。

「好酒量！」莫定堅道。

那女人嫣然一笑。

莫定堅又道：「再來一杯？」他想向酒保叫酒。

那個女人阻止了他，道：「這種酒價錢很貴，何必浪費這些錢？」她抛了一個媚眼。

莫定堅笑道：「你想怎樣？」

那女人笑了起來，道：「這句話應該我來問你，你想怎樣？」

莫定堅也笑了起來。

他看看白嘉榮，白嘉榮皺皺眉頭，因爲他知道，莫定堅向來不是這種人。

那女人似乎會意，道：「我還有一個好姐妹……」

白嘉榮連忙接口道：「不，我還是喜歡喝酒！」

女人道：「既然是個和尚，我也不理你了。」她轉回莫定堅，道：「我們怎樣？」

莫定堅道：「我們找個地方談談？」

「好極！」

莫定堅低聲對白嘉榮道：「你坐在這裏等我，一會便回來了！十分鐘之後打電話到我的傳呼台！」

白嘉榮聳聳肩膊，表示沒有所謂。

那女人站了起來，向酒吧的後門走去，莫定堅還以爲他要去洗手間，因此沒有起來。

那女人見他不動，回過頭來，道：「走！」

「去那裏？」

「自然是個好地方！」

莫定堅跟着那女人走，原來這酒吧的後面，有一條樓梯上樓，那當然是酒吧女郎與客人交易的地方。

樓上是一列幾個房間，那女人自己到櫃位取了鎖匙，櫃位處並沒有人看守。

她開了其中一間房門，走了進去。

那是一間非常狹窄的房間，幾乎只容下一張床。

莫定堅入內，那女人已坐在床

上，望着莫定堅。

她伸出了手，並攤大手板。

「什麼？」莫定堅問。

「當然是錢！」

「多少？」

「五百塊！」

莫定堅笑了一笑，並且把外衣敞開了一些，那個女人十分機警，一看便看到他裏面掛有手槍。

她立時站了起來，叫道：「你是誰？」

「我是誰？我是個嫖客！」

「讓我出去！」那女人想撲出門外。

莫定堅道：「你爲什麼這麼驚怕？」

「你是個差人？」

「差人又怎樣？」

「你想放蛇捉人？」放蛇的意思是假冒嫖客抓妓女的意思。

莫定堅道：「你坐下來，有身份證嗎？」

那女人突然尖叫起來，這尖叫聲非常響亮，一時之間似乎整座樓宇也可以聽到。

莫定堅要阻止已來不及。

其實，依照他的計劃，他只想從這個女人身上問到一些有關子彈的消息，那知道這個女人發現了他是差人之後，反應竟是這麼大。

莫定堅道：「你不用……」

話未說完，房門已開了，外面站着幾個彪形大漢，那女人連忙撲出。

莫定堅也無法阻止。

那女人用越南話說了一大堆話，那幾個大漢立時入了房內，並把門關上。

房間已是窄小，闖進了幾個大漢，更是水洩不通，莫定堅只好坐在床上。

「你是差人？」爲首的一個大漢問道。

莫定堅想伸手入懷。

那知道，大漢身後的幾人立時撲上，並把莫定堅按着，三兩下手腳，已把他的配槍奪了過來。

這實在是出乎莫定堅意料之外，他的計劃並非如此，而今配槍也失去，實在狼狽。

不過，他是個經驗豐富的警察，不慌不忙的道：「我並不是來麻煩你們！」

因爲他們人多勢衆，槍又在他們的手中，他們不再害怕莫定堅。

爲首的那人道：「你想怎樣？」

「你們酒吧之內，有多少個沒有身份證的人？有幾多是非法入境的人？」

衆人並沒有什麼表示。

莫定堅道：「我下面還有一個伙記。」他看看手錶，又道：「他一定打過了電話。」

其中一個大漢出了房，迅速又進來，用越南話對那大漢說了幾句。

莫定堅不知他們說什麼，不過，在這個時候，不知道也要博一博。

莫定堅道：「他已通知了有關方面，如果我十五分鐘之內沒有下去的話，這間酒吧便會被警方重重包圍。」

那大漢的臉似乎有些變色。

莫定堅又道：「我目的並不是來拉你們，而是想找一個人！」

「什麼人？」

這時，莫定堅的傳呼機響了。

這些大漢又緊張起來。

莫定堅道：「這是個訊號，我們已把這間酒吧重重包圍，你們想這酒吧從此關閉下來，便動手！」

這間酒吧，對這些越南人來說，是十分重要的，這地方既是他們賺錢的地方，也是一個聚會的地方，更是一些非法活動的場所。

因此，他們不會輕易讓這酒吧關閉。

「你要找什麼人？」

「把槍先交還給我！」

那大漢猶豫。

莫定堅道：「槍內沒有子彈的。」

那持槍的大漢看看手槍，點了點頭。

莫定堅道：「這說明我並不是來找麻煩的，我只想找一個人，那個人你們大概也知道。」

「找誰？」

「槍！」莫定堅當然要先拿回手槍。

那大漢把槍交回莫定堅。

莫定堅接過手槍，心下才定了下來，這些人似乎相信他一切的話，其實，假如他們不相信，把他打了一頓，甚至劏開了，一時之間也無奈他們何。

莫定堅道：「我是負責那宗子彈案的！」

「子彈案？」那大漢似乎有點興趣。

「那日，我們截查一個在後巷的男子，他遺下了一個手提袋，裏面有許多子彈！」

那幾個大漢立時竊竊私議。

莫定堅鑒貌辨色，他知道他找對了地方。

「根據他留下的證據，他是個越南人，不過，他並不是留下了一整袋子彈，而是幾粒！」

「什麼？只是幾粒？」

「是的，這人十分機警，用幾粒子彈引開了我們的注意力，其實他是帶走了所有子彈！」

那幾個大漢，不再是竊竊私議，而是大聲的討論，可惜他們用的是越南話。

莫定堅道：「我是想找到這

人──假如你們可以提供線索的話，我不會把今天的事抖出來！」

大漢道：「我們也想找這人！」

「爲什麼？」

「因爲他欺騙我們，說那大袋子彈，給警方搜去了，原來他是……」

莫定堅心下大樂，因爲他發放了一個假消息，却得來一個眞消息，這一次誤打誤撞，總算有了收穫。

傳呼機又響，其實那是重覆剛才的傳呼。

莫定堅道：「又響了，如果你們不讓我下去，我怕會有麻煩，到時，我也幫不到你們！」

他把配槍收入懷內，並且下床，要走出去。

那大漢並沒有攔阻他，莫定堅道：「有消息通知我！」他拿出了卡片。

大漢接過，道：「好，不過……」

莫定堅道：「我們好好合作，我懂得如何做的了。」

他迅速下了樓梯，返回酒吧，白嘉榮仍然在喝啤酒，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莫定堅拉了白嘉榮，道：「快走！」

兩人出了酒吧，立即上了一部的士。

白嘉榮道：「你是否十分風流快活？」

「風什麼流，幾乎被人斬開幾截，連槍也搶去了！」

「什麼？」

「一會才告訴你，不過，多謝你依照我的話打了一個電話給我的傳呼台，否則……」

「我眞不知道你在弄些什麼玄虛！」

他們到了旺角才下車。

莫定堅找了間幽靜的餐室，坐了下來，把剛才發生的事，詳述了一遍。

白嘉榮聽了，也伸出舌頭，道：「你眞夠膽色！」

「也是誤打誤撞，不過，這酒吧本身極有問題，他們才會信我！」

「你騙人眞有一手！」

莫定堅道：「我並不是完全欺騙他們，至低限度，有一半是眞的。」

「你說那人？」

「正是，他遺留下了整袋子彈，我却說他獨自吞了，只留下幾粒！」

「啊，我明白了，讓他們鬼打鬼！」

「正是，那批子彈對他們極爲重要，起初他們以爲落在警方的手上，那便無計可施，而今知道是那人獨吞了，那麼，那個人便永無寧日！」

「我們派人監視那酒吧！」

「不用，他們找着那人，一定會通知我！」

「你這麼肯定？」

「假若他們不通知我，那個逃犯也會找我！」

白嘉榮有些不明白。

莫定堅道：「遲一些你便會明白，我們先好好的吃一頓，作爲壓驚！」

* * *

白嘉榮並不是不相信莫定堅的話，而是他做事十分謹愼，他特別派人監視那間酒吧。

那天晚上，他們便接到消息，酒吧內的人，已抓到那個逃犯，並且拉了他入內。

白嘉榮立即通知莫定堅，並道：「我們立即派人去拉人！」

莫定堅道：「不，這樣會打草驚蛇！」

「還等什麼？」

「等那小子自投羅網！」

「你這麼肯定？」

莫定堅點了點頭，道：「不過，你仍然派人日夜監視那酒吧，萬一我的估計錯誤，也不會失去這一條線索！」

白嘉榮接到監視酒吧的探員報告，那逃犯自從被押入了酒吧之後，便再沒有出過來。

他們再等了一天一夜。

就在第二天的夜晚，監視的探員通知他們，那個逃犯似是受了重傷，並且逃了出來。

他們不敢採取什麼行動。

白嘉榮主張，立即把他捉回來。

但莫定堅想了一想，道：「暫時仍然跟踪着他！」然後他似乎是自言自語對自己說話：「他一定會找我！」

白嘉榮道：「爲什麼他要找你？」

莫定堅肯定地道：「因爲他走投無路！」

果然，他沒有估計錯誤，接近午夜，莫定堅收到了一個神秘的電話。

「莫督察？」

「是的，你是誰？」

「我……我是……」他的聲音有些顫抖，並且似是受了重傷。

「我是遺下子彈的人！」

莫定堅立時緊張起來，道：「你在那裏？」

「你可以保證我的安全？」

「可以，只要你告訴我，你在那裏，我會立時派人保護你！」

「不，我不要你派人來，我要你保護我！」

「爲什麼要我保護你？」莫定堅

反問。

「那你想不想知道，這批子彈的眞正主人？」

「當然想。」

「那你來保護我！」

「好極，你在那裏？」

「我在花都公寓，在西環……」

電話斷了。

那時白嘉榮不在警署，莫定堅決定單身前往，便在警署留下了口訊。

花都公寓雖然並不是一間什麼著名的公寓，但在西環這些環頭環尾的地方，是很容易找到的。

那是一間非常小的公寓，在一層舊樓的二樓，樓梯非常陰暗，當莫定堅走近，正想上去的時候，心中也感到有點猶豫。

不過，他還是決定上去。

上了陰暗的樓梯，推開了那玻璃門，看見了一個正在打瞌睡的伙記坐在櫃位內。

那人聽見了開門的聲音，睜開了眼，道：「找誰？」

一時之間，莫定堅不知如何的回答。

那伙記問道：「是否找那個越南仔？」

「是的。」

「一〇八號房，你自己去吧！」

那伙記又閉上他的眼睛，尋他好夢去。

莫定堅看看那些房門排列的方向，一〇八號應該是最尾的一間。

那條長廊，在暗黃色的燈光之下，更顯得可怖，他又再有點猶豫，他實在不知道，前面是否一個陷阱，如果是的話，走入了陷阱，是呼救無門。

他如此想，並不是他的懦弱，而是他自己引這青年人出來，也是利用謠言，迫他至走投無路，他才會在自己面前出現。

他會不會以其人之道，還治自己之身？

莫定堅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他走到一〇八號房門前，他摸摸自己的佩槍，但並沒有拔出來。

他輕輕的敲了一下門。

「誰？」是個青年人的聲音。

「我。」

「進來吧！」

門竟是虛掩的，房內並沒有燈，但窗外街上的招牌光管映得房內相當亮，不過，因爲外面的招牌是五顏六色的，因此房內也是五顏六色，十分古怪。

一個青年人躺在床上，他並沒有起來，看來他是受了傷，無法起來。

莫定堅看看房內，其實也沒有什麼好看，一個八十平方呎的房間，一張床，床前一個小几，然後是牆角一個洗手盤，一眼看盡，再沒有其他東西。

一股氣味自房中透出，是血腥的味道。

「快進來！」那青年道。

莫定堅入內，並掩上了門。

「你是那個找我的差佬？」那青年人問。

「是又如何？」

「我有『料』給你！」(料的意思是情報。)

「那要看什麼『料』！」

「當然是『堅料』！」(堅料的意思是確實而有用的情報。)

「說來聽聽。」莫定堅作了一個滿不在乎的表情，他不知道那青年人能否看見。

「當然沒有那麼便宜。」這個青年人，顯然口音並不純正，仍帶有一些越南口音，不過，對於廣州話已是掌握得相當好。

「那有什麼條件？」

「我身受了重傷。」他把蓋着他身體的被單拿開，只見他身上、胸前、手脚都滿是傷痕。

「你要帶我去醫院，並且答應保護我！」

看來他日前探訪那間越南酒吧之後，已有了一些成效，不過，莫定堅依然問道：「什麼人打成你這個樣子？」

「你不用問，我只是問你，你能否保護我，讓醫生醫好我？」

莫定堅道：「我不能。」

那青年人大失所望。

莫定堅續道：「但香港政府可以。」

「香港政府？」

「是的，如果你轉爲這件案件的證人，那麼，香港政府既可以保護你，也可以叫最好的醫生醫治你。」

「那我要坐監？」

「我不能一口回答你這個問題，不過，我可以答應你，你盡力協助警方，那麼，我會安排你成爲難民，去美國，去澳洲，甚至去英國！」

「去澳洲，我想去澳洲！」

「不是你說去便可以去，那要看你報的料是怎樣！你姓什麼？」

「我姓阮，阮國祥。」

「偷渡來的？」

「是的，來了半年有多。」

「你倒聰明，只來了半年，懂得廣州話，也加入了這些犯罪集團。」

「不，其實我並不是加入了什麼犯罪集團，我只是個負責帶那包子彈去一個地方。」

「去賣子彈？」

「我那有這樣高的地位。」

莫定堅道：「既然你只是一個

小頭目，那麼，對我們也沒有什麼用處！」

莫定堅是故意如此說，因爲聽阮國祥的口氣，他仍然想得到警方保護，但又想置身事外。

「不，不，我知道其他子彈所在……」他故意頓了一頓，似乎是利誘莫定堅。

不過，莫定堅也是老差骨(老經驗的警察)，他似是不爲所動，其實他內心也是十分緊張的。

「還有其他子彈？有多少？」

「有一個木箱。」

「多大？」

「就像這一個牆櫃左右。」阮國祥指指門後一個入牆櫃，那個牆櫃有六尺高，深入不知有多少，但單以面積估計，如果全是子彈，那爲數實在不少。

莫定堅暗暗吁了口氣，又問道：「有子彈也沒有用，槍呢？」

「我當然知道槍的所在，槍的主人！」

「在那裏？」

阮國祥並沒有回答。

莫定堅怒道：「快說！」

阮國祥道：「你先答應我的條件。」

「如果我答應了，你却不……」

「那怎會？我在你的砧板上，我還會有什麼反抗。」

忽然，外面的燈光有些掩映，似乎是有一些人走過，阮國祥突然緊張起來。

莫定堅也發覺有些不大對勁，問道：「阮國祥，你在捉弄我？」

「捉弄你？我嫌命長？快扣上門。」

莫定堅扣上了門，拔出了佩槍，站在門後。

外面傳來幾個人的聲音，似乎在查問那個伙記，他們聲勢洶洶，不過，那伙記並沒有說出什麼。

阮國祥輕聲地道：「我送一些金子給這個伙記，希望他不會把我抖出來！」

阮國祥原來也是一個非常機靈的人。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大聲的叫聲：「我們來查房！」

「查房？大佬，你們是誰？」

「你理得我們是誰？」「轟」的一聲，是一陣金屬碰到牆壁的聲音，可能是他們掏出了刀。

「大佬，我們是做生意的。」

「做生意又怎樣？」又再傳來更刺耳的「轟」一聲，這一次，是兩柄刀互碰的聲音。

「你想變豬？」有人叫道。

那伙記道：「不，不，我是打工的，你們要查便查，我沒有意見！」

「那才懂得大體！」

那伙記似乎是被那幾個人控制了。

躺在床上的阮國祥，全身在抖震。

「他們找你？」

阮國祥道：「聽口音是，你快快救我！」

「救你，我自己也自身難保！」

「你有槍！」

「有槍有什麼用，一柄槍打得死幾個人？」莫定堅說的是眞心話，因爲那幾個人也許也有槍。

外面那些人開始查房，他們推開了門，房內的住客本是大罵，但瞬間便再沒有聲音，看來，那些刀令他們變得噤若寒蟬。

房門一道一道的被推開。

這間公寓不大，雖然他們這間房是盡頭一間，但也不用多久時間，便輪到了。

莫定堅知道硬拚沒有什麼用，他人急智生，走到床邊，對阮國祥道：「睡進去些！」

那是一張單人床，不過，阮國祥盡量靠牆，也還有一些空位，莫定堅脫下了身上的衣服，便睡在床前。

門開了，外面是五個大漢，其中三個手持足有一尺長的牛肉刀。

「起來起來！」有人大叫。

莫定堅道：「你們找什麼？」

「老鬼，起來！」

莫定堅滿頭亂髮，衣衫不整，十分狼狽的模樣，他勉强坐起了身，道：「我們……我們……」

「裏面睡了個什麼人？」

「是個男人！」莫定堅道。

「什麼？是搞基的？」(搞基的意思是搞同性戀。)

莫定堅靦覥地點了點頭。

那五個大漢大笑起來。

其中一人道：「讓我看看是個什麼樣的男人？」

另外一個調侃道：「不是男人，是個女人！」

另一個又道：「是男人中的女人！」

衆人大笑起來。

他們覺得十分有趣，而莫定堅與阮國祥都是滿身冷汗，那人要走上前揭開床單。

阮國祥知道，床單一揭開，自己便入了鬼門關。

莫定堅道：「他很怕醜，不要作弄他！」

衆人見他陰陽怪氣，又再大笑起來。

莫定堅也有了最壞的打算，只要那人一揭床單，他便開槍，槍也是在床單之下。

那人上前，便要伸手。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警車的聲音。

那幾個人立刻緊張起來，其中一個道：「走！」

五個大漢在轉瞬之間消失，坐在床上的莫定堅才驚魂甫定。

他覺得有汗水滴下，那並不是普通的汗，而是冷汗。

躺在裏面的阮國祥，胸前也濕了一大片，不知那是汗，還是被莫定堅擠壓了傷口流出了血。

警車竟然是停在花都公寓的樓下。

莫定堅從窗門望出去，只見從車上下來的是白嘉榮，後面還有幾個警察。

莫定堅立刻起來，走了出去。

那個伙記，剛被五個大漢嚇了一番，突然又見有警察上門，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莫定堅走了出來，叫道：「我在這裏！」

白嘉榮叫道：「老莫，你果然在這裏。」

「你怎知道我在這裏？」

「你在警署留下了口訊！」

「幸好你及時趕到，否則……」

「老莫，你太勇敢了，這些地方，你單身一個來，不怕被人斬成肉醬？」

「幾乎是……」他吁了口氣，才道：「快來，幫我送這傢伙入醫院！」

「誰？」

莫定堅帶了白嘉榮入內，卻不見了阮國祥。

「阮國祥，你在那裏？」

沒有回應。

「是我的伙記來救你，不是來斬你！」莫定堅道。

「我在這裏！」是床底下傳來的聲音。

阮國祥不知是太過害怕，跌了下去，還是為了安全，躲了起來。

莫定堅把他抱了出來。

「這傢伙是誰？」

「阮國祥，就是那日遺下子彈的那個人！」

「鎖他。」

「不，他會轉為我們污點證人，又會提供其他資料，不要再說了，他身受重傷，先送他去醫院，我才慢慢把詳情告訴你！」

「叫白車？」

「不用，就用這警車，這樣可以不用張揚。」

白嘉榮叫了兩個伙記，把阮國祥抬了下去，然後直駛往醫院。

在車上，莫定堅把剛才的情形講述了一遍，白嘉榮聽了，也為他倒抽了一口涼氣，揑一把汗。

為了好好保護阮國祥，好讓他康復之後，提供那些子彈及槍的線索，他們經上頭的批准，讓阮國祥入住了間私家病房。

阮國祥的傷勢十分厲害，幸好及時送院，否則他會因病菌感染而死亡。

三天之後，阮國祥有了起色。

莫定堅與白嘉榮決定向他施一些壓力，向他套取一些有關槍械與子彈的口供，他却借着傷勢，詐作不大清醒，並沒有說出任何資料。

兩人十分氣憤，救了這傢伙的性命，這傢伙竟然食言，白嘉榮尤其憤怒。

莫定堅道：「不用勞氣，明天我再去病房，包保他會把一切說得清楚！」

白嘉榮有點不相信，但一時之間也沒有什麼辦法。

翌日，兩人再到病房。

阮國祥又想故技重施。

莫定堅一手拉開了他的被，道：「阮國祥，你不用再作狀（假裝），醫生已向我們說過，你的傷勢已好得七七八八，你可以出院了！」

阮國祥聽了，睜開眼睛，詫異道：「你叫我出院？」

「是的，你自由了！」

「你不想知道那些槍械、子彈的資料？」

「我們已知道！」莫定堅道。

「什麼？」

「你已經自由，而且你要立即離開醫院！」

阮國祥臉上露出欣喜神色，不過，他高興得實在太早，白嘉榮道：「老莫，如果你吞了那批子彈，你以為有人會放過你嗎？」

莫定堅道：「當然不會，不過，我會說服他們！」

「說服？無論失踪多久，突然又出現，而且從一個私家病房出去，你以為他們會相信？」

阮國祥插口道：「他們怎知我由私家病房出去？」

莫定堅道：「我們可以為你隱瞞身份，也同時可以把你入私家病房的事，大事宣揚！」

白嘉榮道：「這事一經傳出，你以為有什麼後果？」

阮國祥沒有回答。

莫定堅却立時代他回答，道：「有兩個可能，第一是行出了街口，便被人拉入橫巷，斬開十八塊！」

「還有第二個可能？」

「當然有，是被人用子彈在身上開十個八個黃蜂般的巢穴！」

這兩句話說來輕鬆，但入了阮國祥的耳內，却變成了千刀萬刄。

他呆呆的不動。

莫定堅道：「還不走？」

「我還沒有完全康復。」

「你這麼精壯，只有一些皮外傷，三兩天便會自動好了，不用躺醫院了！」

白嘉榮道：「你康復之後也沒有用！」

「為什麼？」

「走不了兩步，你又成了血人，何必？」

這話實在使阮國祥全身的皮膚也起了疙瘩，他忍不住的叫道：「我不走了！」

「你不走？」

「我告訴你們，那批槍械的主人是……」他的聲音轉低，兩人湊近，才勉强聽到。

兩人異口齊聲同道：「是他？」

「我不想說給你們聽，那是因為你們實會不信！」

「你有沒有眞憑實據？」

「沒有，不過，你把那批子彈拿到那間越南酒吧，一定有人和你們接洽。」

「你想叫我們自投羅網？」

「你們不信，我也沒有辦法。」

「你說的那個人，會出現？」

「他當然不會自動出現，不過，你接觸了他的手下，然後，你們利用你們的智慧，自然可以把那條大鱷魚引出來，包保你們一定立大功！」

「你不要在我們面前說謊！」

「我怎敢，我不怕你們趕我出醫院？」阮國祥說這話時，的確是非常嚴肅。

阮國祥所說出的名字，竟然是當時社會上一個名流，這個名流姓徐，名東發，他有很多生意，而且是第一批往越南做生意的人。

徐東發所做的生意，表面十分正當，但在市面上有很多流言，都說他是個掛羊頭賣狗肉的商人。

雖然有很多流言傷害他，攻擊他，但並沒有證據證明他是個非法商人。

因此，當阮國祥提起徐東發這個名字，兩人實在不敢相信，但阮國祥却言之鑿鑿。

兩人離開了醫院，心內都感到躊躇。

白嘉榮道：「你相信他的話嗎？」

莫定堅道：「他還在我們的手上，我們要他生便生，要他死便死，他沒有理由說謊！」

「是的，不過，這件事牽涉重大，我們查到眞兇，找出偷運槍械入境的人，我們故然可以立大功，升高職，但如果稍有差錯，連命仔也可能沒有！」

「是的，問題關鍵就是在這裏！」

「不過，我們不能明知這事是這個大名流做的，而怯於他的聲勢，我們便罷手！」

「那你有什麼辦法？」

「暫時沒有，不過，我們各自想一下，才決定下一步怎樣走！」

白嘉榮同意。

兩人各自思索了兩天，然後把自己的想法說了出來，於是，便訂下了一個計策。

他們決定找一個手下幫忙，這個手下，年紀十分輕，剛離開學堂不久，但為人非常熱心，尤其是熱心立功升職，這人人如其名，姓展名博，做事常常博盡。

他們秘密的召了展博出來。

展博聽到兩位督察叫他，滿心歡喜地去見他們。

莫定堅道：「我一向知你想立功升職！」

白嘉榮道：「而今機會有一個，不知你有沒有興趣？」

「有，當然有，不過，我要更正一點，我想立功，並不是單純為自己升職。」

「那麼你是為了什麼？」

「為了市民。」展博說出這話時，十分嚴肅。

兩人聽了，實在忍受不了，大笑起來。

展博有些尷尬，道：「你們不要笑，我的確是要做一個好警察，為市民服務的好警察。」

兩人忍住了笑。

白嘉榮道：「我把這個機會說了出來，你便不能再猶豫，一定要參與工作。」

莫定堅道：「這工作十分危險，你大有可能會因此而殉職！」

「那麼嚴重？」

兩人同時點頭。

展博道：「這種機會，我等了很久！」

「好極，這事情十分機密，你不能向任何人說出去，否則，對任何人也沒有好處。」

展博十分留心的聆聽。

他聽了之後，臉上呈現興奮的神色，道：「我一定會把這事情做得好！」

當展博離開之後，白嘉榮與莫定堅又再把整個計劃檢討一番，希望盡量可以把危險程度減至最低。

* * *

展博是個黑黑實實的年輕人，不用化粧也有點像個越南人，他穿起簡單的背心波褲，更像一個越南青年。

他拿了一小盒子彈，他身上帶有一個小型的無線竊聽器，莫定堅可以在酒吧之外，聽到他怎樣與那些越南人說話，假若一發覺不對勁，他可以加以援手。

展博入了那間越南酒吧。

他是生面人，當然會引起人們的注意，不過，這酒吧是公衆地方，日日也有生面的越南人來。

展博叫了一杯啤酒，然後從袋裏拿出香烟，又再拿出一個打火機。

這打火機十分精緻，有一條金鍊，金鍊盡頭竟然是有一顆金子彈。

這金子彈當然是裝飾物，展博一邊喝酒，一邊把玩着這顆金色的子彈。

忽然，有一個女人走近。

展博望了她一眼，道：「我沒有興趣！」

那女人已上了年紀，展博當然沒有興趣。

那女人笑道：「我對你却有興趣！」

展博站了起來，他似乎並沒有想過，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女人道：「坐下。」

展博見酒吧人頭湧湧，也只好坐下。

那女人道：「這子彈……」

「你對這子彈有興趣？」

那女人點了點頭，展博聽了，似吁了一口氣，道：「這只是一顆裝飾品！」

那女人笑道：「你還有多少？」

展博怔了一怔，道：「很多。」

「你跟我來。」

這一連串的對話，莫定堅與白嘉榮在酒吧外面的一輛汽車上，聽得十分清楚。

可是，到了「你跟我來。」這話之後，便完全沒有了聲響。

莫定堅道：「爲什麼沒有了聲音？」

「有可能是他關掉了那偸聽器。」

「也有可能是被人發現了。」

「那要看他自己怎樣執生了！」（執生的意思是隨機應變。）

他們再等了一會，依然沒有聲音傳來。

莫定堅道：「可能有問題。」

白嘉榮道：「有問題也沒有辦法。」

莫定堅道：「不，我要去看看。」

「你去看也沒有用，反而誤事也說不定。」

莫定堅只好忍耐着。

＊　＊　＊

展博隨着那女人，往酒吧的後面去，那裏有一個暗門，入了暗門，上了一條樓梯。

兩人上了樓梯，上面是一排房間，女人道：「你去敲一敲那間房門。」

「那一間？」

「盡頭那一間！」

展博走到盡頭那間房之時，回頭再看，已不見那個女人，他只好依言去敲門。

「入來！」那是越南話，展博其實不懂，但猜也猜到是叫他入內。

他推門而入。

門內竟然是一間辦公室，有一個濃密八字鬍子的人，坐在一張高背椅辦公桌前。

「把金子彈給我看看。」那人一出聲，語氣極之威嚴，使展博乖乖的遞上那顆金色子彈。

那人看過，似乎十分滿意，道：「其餘的在那裏？」

展博道：「你先把錢給我，我才會說出來。」

「錢？你要多少？」

展博一時之間，也不知應該說多少，不過，他也是一個十分機靈的人，道：「我們早已有過協議。」

「啊，我們的協議？」他站了起來，這人身穿恤衫，但他一站起來，便可以看到他肌肉虬突，是個非常强壯而勇猛的人。

展博知道，自己在他面前，簡直是一隻白兔。

「你快說出這批東西在甚麼地方！」

「可以，不過，你不是那批槍械的主人，我不會告訴你的！」

「你不怕死？」

「我死了，對你們也沒有好處！」

那人道：「你死了之後，又一樣會有人來。」

他從辦公桌走了出來，一拳打向展博，展博並沒有還手，他想硬生生讓他打一拳。

那一拳在他額前停了下來，展博可以感覺到他的拳風，假如眞的打在自己的額頭上，那可能……他實在不敢想像下去。

那人道：「你眞想死？」

「我一定要見到這批槍的主人才說！」

「你好硬頸！」

「我只是奉命行事！」

「我知，我知你背後還有人。」

那人一手摸向展博的腰間。

那人原來是看見他腰間一條小電線，他把小電線一抽，連那個小型偸聽器也抽了出來。

展博這時才知道，自己實在是太過沒有經驗，原來自己早已露出了馬脚也不知道。

他在下面酒吧上來之時，可能是太緊張，不知如何竟把電線弄歪了。

那人把小型偸聽器拿在手上。

展博見了，一時情急，撲向他，想搶回那個偸聽器，那人一閃，然後左拳遞出，把他打得滿天星斗，不過，他知事情敗露，不能再示弱，在他昏暈之際，他仍然奮力踢起一脚。

這一脚力量也很大，那人在全無提防之下，被他也踢個正着，猛退幾步，撞向枱角。

這一撞，撞正那人要害！

展博知道，這是一個大好機會，再撲上去，那知道，旁邊有兩人，不知從那裏閃了出來。

兩人都有手槍。

兩柄手槍正按在他左右太陽穴

上。

他想反抗。

「格格」兩聲，兩支手槍都開了保險掣，換句話說，只要他們再扣一下，他的腦袋立時開花。

展博非常緊張，不由自主的跪了下來，他並不是求饒，是脚也軟了。

那人按着痛處，道：「暫時不要殺死他，他想知道我們的老大，我也想知道甚麼人在他背後。」

他拿起那個小型偸聽器，叫道：「你來，你立即上來，否則這人腦袋立時開花。」

白嘉榮與莫定堅一直擔心，爲甚麼這小型偸聽器沒有聲音傳來。

突然之間，却傳來了巨大的聲响，嚇了他們一跳。

「麻煩，他們發現了偸聽器！」白嘉榮道。

「展博爲甚麼會這樣？」

「快來，快來，他們要殺死我了！」收音器又傳來聲音，是展博的聲音。

白嘉榮道：「怎辦？這的確是展博的聲音，而且並不是裝出來的聲音！」

莫定堅道：「我去！」

他立時走出了車，白嘉榮想追趕也來不及！

莫定堅一入那越南酒吧，一個女人上前，道：「上二樓！」

莫定堅以前來過這酒吧，不過沒有人認得他，因爲他出來之前，也化過了裝，現在他看起來是一個老頭子的模樣，因此沒有人發現他是警探。

他一直入酒吧的盡頭，早已有人示意他推門，他一推門，沿着階梯，上了二樓。

二樓盡頭處，一道門是半開的。

他奔向那門，一脚把門踢開，他實在是有些心急，希望可以救展博。

房內並沒有甚麼人。

他正奇怪，忽然，四面人影閃動，他還未有反應，已有兩支槍分別指向他的左右太陽穴。

這一變化實在太快。

其他一人在他身上摸了幾下，搜查過他，然後對那個八字鬍子的人道：「沒有手槍！」

那人道：「你倒大膽，推那後生仔出來！」

有人應聲，一手推了展博出來，展博似是被嚇得臉無人色，見了莫定堅便想開口。

莫定堅怕他會壞大事，如果說出了自己是警察，那麼任誰也不能拯救這局面。

莫定堅道：「你這小子，眞沒有用！」

展博道：「我……我……」

莫定堅不理展博，轉向那八字鬍子的人道：「快帶我去見你的大哥，子彈全在我處！」

「你爲何要見我大哥，把子彈給我便是！」

莫定堅道：「你還未夠班和我談！」

「不夠班」的意思是指地位不夠。

「我不夠班？」那人冷笑，又道：「開……」

那兩個持槍的人，開了保險掣，又是「格格」二聲，這聲音使莫定堅頭昏腦脹，更嚇得展博牙關打顫。

「不要！」

出乎意料之外，莫定堅朗聲道：「殺我，立即殺了我，看你怎麼向你老大交代！」

「交代？交代甚麼？」

「我們還有更多槍械，更多子彈！」

那八字鬍子的人，似乎有些猶豫，也有些不知如何是好，莫定堅鑒貌辨色，知道這是一個大好機會。

「我死了並不重要，斷了我們這條路，你的老闆才不會讓你好死！」

這話使那八字鬍子的人，更加猶豫。

「先放開他！」那人命令道。

兩人放開了莫定堅，莫定堅把身上衣服弄好，才施施然的找張椅子坐了下來。

那人撥了一個電話，他說的是越南話，不過，從語氣中，莫定堅也可以猜到他是與一個身份地位比他高很多的人說話，他放下了電話。

「好！我帶你去見青龍哥！」

莫定堅道：「啊！青龍哥肯見我了！」其實，他並不知道青龍哥是誰，不過，他這口氣，却使這個八字鬍子的人，不敢再多言。

莫定堅又道：「放開我這個馬仔！」

那八字鬍子的人示意下屬放手！

莫定堅道：「我不想他去，阻手阻脚，放他走！」

「放他走？」

「我在你們手上，你們還怕甚麼？」

莫定堅又轉頭對展博道：「你還是回鄉下執牛屎！」展博低下頭來。

那八字鬍子的人又再撥了個電話，然後對莫定堅道：「我找不到青龍哥，但爲了安全起見，你們兩個一起去，我也好作交代！」

莫定堅本來想一個人對付這場面，但既擺脫不了，也只好與展博一起去。

不一會，已有人上來，向八字鬍子的人說了幾句，八字鬍子向莫定堅道：「你跟他們去！」

兩個槍手，半送半推的擁着兩人下樓，他們從後門出去，外面早已停了一部黑色的私家車。

兩人被推上了車。

這私家車很大，後面可以坐四個人，莫定堅與展博被兩個槍手夾在當中，前面除了司機之外，還有一個人，這人西裝畢挺，外表十分斯文，他並沒有說甚麼。

司機開動車子，直向西環去。

這方向實在是出乎莫定堅意料之外，那時的西環，並沒有甚麼高樓大廈，也沒有甚麼貴重貨倉，全是一些米倉，米與槍械似乎拉不上甚麼關係。

晚上的西環海傍，街燈非常暗，來往的車輛也不多。

他們被兩個槍手夾着下了車，由那穿西裝的人帶路，直入貨倉之內。

一路都十分黑暗，時不時有些老鼠在四週走動，兩邊是堆滿了一袋一袋的麻包袋，看來是白米。

再裡面一些，上了兩層樓，前面燈火通明，他們進了一個房間，房間很大，有空氣調節，還有地毯。

在這個舊貨倉之內，居然有一個辦公室，就像沙漠之中發現一個綠洲似的。

房內坐了一人，這人一臉慓悍之色。

那穿西裝的人非常有禮道：「青龍哥，他們來了！」

青龍道：「放開他們，你們出去！」

兩個槍手出去。

青龍道：「阿忠，你也出去！」

阿忠似有些猶豫。

青龍道：「不用怕，這兩人對我沒有甚麼威脅，你擔心的話，在外面坐坐！」

阿忠稍微鞠躬，退了出去。

青龍道：「子彈呢？」他開門見山的說。

「為甚麼你這麼心急？」

「這批子彈與槍械是轉口出去的，我們已阻延了交貨日期，你們還弄甚麼花樣？」

「是你與我老闆接洽的！」

「你不用理會，沒錯，上一次我在泰國談的，快把子彈交出來，大家好做！」

「老闆交代過，我們一定要看到那批手槍，才可以交出子彈，我知你們做轉口，不過，這是第一次交易，老闆要非常小心！」

「沒錯，小心非常重要，不過，你們也不能用小心作藉口，把交貨延誤了！」

「是的，那只是一次誤會。」

青龍道：「不要再說其他了。」

「我要先看槍械，」莫定堅堅持，其實這個堅持，對他並沒有甚麼意義，在他來說，只是見一步行一步。

青龍似是無可奈何，不過，他認為，這兩個人在這地方，不會弄出甚麼花樣。

「好極，跟我來！」

他站了起來，拿起了後面一個掛鐘，後面有一個電掣，他按了下去，竟然有一道門開了。

「進來！」青龍道。

裏面放滿了紙箱，其中一些已打開了，青龍把紙皮掀起，道：「看，是不是你們的貨？」

莫定堅一看，有點目瞪口呆，眼前居然有這麼多槍械，似乎比他在警署看見的還多幾倍。

米倉之內，有一個槍庫，實在令人耳目一新。

莫定堅其實也不知是否那批貨，但硬着頭皮道：「對，對，便是這批！」

「那麼子彈呢？」

「好極！總算千辛萬苦找到你們了！」

「子彈呢？」

莫定堅被他迫得無話可以再說。

忽然，樓上對講機傳來聲音：「這兩個是警察，立即殺死他們！」

那聲音有點相熟，但一時之間却無法想起那是誰的聲音，兩人聽了，立即彈起。

青龍望着兩人，淡淡地笑了。

他猛喝一聲：「進來！」

先來的是那個叫阿忠的男人，然後是兩個槍手！

「你們怎麼做事？帶了兩個差人來？」

「差人？」

莫定堅這時，知道自己再沒有轉寰的餘地，他突然撲向一個槍手，想搶去他手上的槍。

那人反應也快，手槍仍然緊握，不過，却被莫定堅扼着手腕。

原來莫定堅與那槍手糾纏之間，已開了一槍，這一槍剛好射在那盞大燈上。

莫定堅以為暫時可以躲在黑暗之中。

可是，不及半分鐘，牆上的一個後備的照明燈亮了，燈光雖然沒有剛才那麼亮，但一切房間事物，清晰可見。

他倆無法躲藏。

青龍笑道：「射死兩人，再抛入大海餵魚。」

忽然，展博在衆人沒有注意之下，突然彈起，撲向了青龍，並且拿着一柄閃閃發光的左輪，按着青龍的太陽穴，並喝道：「放下手槍！」

兩個槍手見形勢危急，放下了槍。

青龍一隻手被他扚着，有點痛，要反抗，展博又再大力把左輪壓在他頭上。

莫定堅立時把地上兩支槍撿起來。

忽然，外面有一個男人叫道：「你們逃不了！」

那是一個熟悉的身形——是徐東發，那個名流。

莫定堅已不理會甚麼，一槍射向那照明燈，立時，整個房間又黑暗了。

「呼」的一聲，並不是槍响，而是展博被青龍一手甩了出去。

青龍咆哮道：「蠢人，這支新槍，怎會有子彈？」

原來展博在那個房間退出來之時，手急眼快的拿起了一支槍，想不到這支沒有子彈的手槍也有用處。

房間全黑，莫定堅手上有兩支槍，一切都對他有利，他叫道：「你們勿動，誰動便先死！」

沒有人敢動！

外面似是傳來警車的聲音，莫定堅心中想：「希望白嘉榮的救兵到了！」

青龍是個非常有經驗的槍手，而且在他的地頭內，他並不害怕莫定堅。

一道光射入，那是一道電筒光，電筒旁邊，還有一柄機關槍。

拿槍的是徐東發，在這危急時候，他不能不出馬。

莫定堅叫道：「徐東發，你知道自己正在做甚麼事情？」

徐東發道：「我當然知道。」

「你一開槍，你的前途已是盡毀！」

「盡毀？」他笑了起來，並道：「如果我不開槍，我的前途才會眞的盡毀，你還以為你可以看到以後的事情？」

一連串的槍聲，震撼了整個貨倉。

莫定堅也以為這一次，是大難難逃。

他伏在地上，展博似也伏在地上，子彈在他們的頭上飛過，震耳欲聾的聲音，使他們感到有點痲木。

一會，槍聲靜了下來。

莫定堅摸摸自己，發覺自己仍然生存，他感到一陣喜悅，再摸摸附近，展博也在，身體也是溫暖的，那麼說，展博也暫時沒有甚麼問題。

他再推了展博一下。

展博有些反應，但反應却並不大。

莫定堅不再理會，一手扯起了他，竄向大門，徐東發似不在房內，他拉着展博，出了門口，叫道：「快起來，走！走！」

展博躺在地上，臉上露出十分呆滯的神色，莫定堅不再說話，連拖帶拉的把他拉出前面。

徐東發去了那裏？

莫定堅心想：「他可能見事發，走為上着。」

他會去那裏？

突然，一响冷槍在他額前擦過，莫定堅退回房內，然後用衣袖抹了一下額上的冷汗，他不敢再動。

過了一會，下面傳來了人聲，好像是警察進入的皮靴聲，莫定堅希望那不是幻覺。

突然，他又聽到有人叫道：「老莫！」

那是白嘉榮的聲音。

莫定堅立時回應，一隊警察順着聲音走來，帶頭的是白嘉榮。

他見了莫定堅，道：「老莫，你沒事？」

「沒事，有沒有見過徐東發？」

「徐東發？沒有，你說的是徐東發，那個名流？」

「是的，他是這批軍械的眞正幕後老闆！」

白嘉榮道：「他逃了？」

「應該是逃不遠，快去後面看看，那是個軍械庫！」

白嘉榮道：「你可以領路？」

莫定堅道：「可以！」

展博仍然似是走不動，莫定堅道：「先派人抬他送院急救。」

白嘉榮吩咐兩個手下。

莫定堅領着白嘉榮，走向那個放槍械的房間，當他們來到門前，裏面似有人在搬動東西，在這個時候，徐東發還捨不得這些槍械？

白嘉榮道：「裏面的人快舉手投降，你們已被包圍，再沒有逃走的機會！」

「你們快離開，否則我先炸了這個地方！」

「是徐東發，他的確在裏面！」莫定堅道。

白嘉榮又再向裏面警告。

「你們快走，否則這裏面會發生爆炸！」

白嘉榮皺着眉。

莫定堅道：「他在恫嚇我們，裏面有槍，但沒有子彈的，他怎能炸了這地方？」

白嘉榮道：「你敢肯定？」

莫定堅道：「他們這麼熱心與我們接觸，也是希望得回那批子彈！」

白嘉榮看着身邊，已進來了十個全身裝備的警察，看來硬進去也沒有問題。

假若活生生的擒着這個用名流身份掩飾的匪徒，是大大的功勞。

這是白嘉榮與莫定堅在警界的生涯中最重要的轉捩點，不過，假若徐東發並非順口開河，那麼，他會連累下屬，更嚴重的會危害幾條性命！

一時之間，白嘉榮也不知如何抉擇。

忽然，裏面突然傳來一聲槍响，衆人不敢稍動，接着又再傳來一聲爆炸聲音。

這聲音並不太响，不過，在這爆炸聲响之後，便有火光，倉庫內似是着了火。

白嘉榮道：「我們還是不要冒這麼大的險，先退！」

莫定堅沒有意見，他們退回那原來的房間。

爆炸聲又再傳來，而且黑煙瀰漫。

「走！」

衆人隨着白嘉榮與莫定堅退回樓下。

剛來到樓下，爆炸聲更爲厲害，砰砰砰的聲音，好像無數的爆炸聲繼續爆炸。

他們迅速的出了米倉。

這時，米倉的後半部果然發生了巨大的爆炸，而且火光熊熊。

白嘉榮道：「那個徐東發不是恐嚇我們，那處的確有火葯！」

這時，一連串的爆炸已掩蓋了衆人的聲浪，而警方亦派了更多人手作爲支援。

白嘉榮回心一想，假若剛才爲了立功，吩咐手下衝入徐東發那房間的話，他實在不敢想像下去。

莫定堅當然眞是捏了一把汗，他實在不明白，爲甚麼那個槍械貨倉之內，會有炸葯？

消防車也趕到了現場，並展開灌救。

莫定堅回到白嘉榮的汽車，他感到十分疲倦。

白嘉榮十分關心他，問道：「你用不用去醫院？」

莫定堅道：「不用了，你快去指揮抓人吧！」

白嘉榮離開了他，投入控制現場的工作！

莫定堅看着這場滿天大火，突然感到有些不舒服，他開動了車子，離開了現場，他好想回到家，躺在床上，甚麼也不再想。

他把車子駛離了現場，轉出了街口的時候，突然看到在另一邊，也有一輛車駛了出來。

那輛車開得很快，但控制似乎有些問題，發出了「吱吱」的聲音。

莫定堅一眼看去，便看見那司機正是押他來這米倉的人，那人身穿西裝，十分斯文，可是，這時，他却是十分狼狽，看來，他並不熟悉駕駛技術。

他看見這個犯罪集團的重要人物，怎能讓他趁這混亂之際逃去？

莫定堅立時精神抖擻起來，一踏油門，便追上那車，那人發覺有人追來，本已是拙劣的駕駛技術，更爲拙劣，車子在路上左左右右的走之字路，並且發出刺耳的聲音。

莫定堅一時之間無法超越那車，幸好當時已是半夜，路上根本沒有車輛，那人才可以平安走過一段路，不過，當他一轉彎，他已控制不了。

「砰」的一聲，他撞了停在路旁一輛大貨車。

莫定堅摸摸佩槍，已沒有了佩槍的踪影，不知剛才在甚麼時候失去了。

不過，他仍然下了車，叫道：「我是警察，舉手下車！」

那人似乎並沒有受傷，他高舉了雙手，開了車門，慢慢走了出來。

那人果然是押他們來的西裝友，莫定堅不知他身份，不過，那人一直沒有說過甚麼，也沒有甚麼特別不友善的態度，同時，莫定堅對他並沒有太大的惡感。

那人高舉雙手，面對莫定堅，道：「阿Sir，我投降！我投降！」

「你是徐東發的助手？」

「不，我是個小卒！」

「小卒？」

「是的，阿Sir，你給我一個機會！」

「機會？甚麼機會？你想完全置身事外？你太妄想了！」

那人道：「不，我既然幫徐東發，我當然有罪，不過，我只有一個請求！」

「甚麼請求？」

「你先鎖了我！」他伸出了雙手。

莫定堅身上還有手銬，這人伸出雙手，正是求之不得，他立刻用手銬扣了他！

「跟我回警局，如果你合作，供出徐東發的劣跡，我們會盡量向法官求情，減輕你的罪！」

「多謝阿Sir！」

「上車！」莫定堅把那人反手扣了，雖然自己身上沒有槍，但看來那人並沒有反抗的能力，他決定把他押回警署去，這人如果肯指證徐東發的話，徐東發便是百詞莫辯。

莫定堅推了那人入後廂，然後把一邊手銬扣在車內一個扶手，他就無法逃走。

他開動了車子。

那人道：「阿Sir，我還有一個請求！」

「甚麼要求？回到警署再說！」

「不，我回到警署之後，恐怕再沒有機會！」

「甚麼事？」

「你回警署途中，一定要經過

醫院的！」

「那又如何？」

「我母親正在那醫院留醫，我知道，她在這一兩天內便會死！」

「你怎知道？」

「醫院內的護士曾經用電話與我聯絡，可是，爲了協助徐東發，我根本沒有時間。」

「我幫不到你！」

「我不會費多少時間，只要你在醫院停下來，你可以與我一起上去，我只想見我母親最後一面！」

「不，我不能這樣做！」

「我會協助你告發徐東發！」

「你知道多少？」

「很多！」

「舉個例來說！」

「你看過那個擺放槍械的地方，只有槍械，而沒有子彈，怎會爆炸？」

莫定堅也一直爲這事感到莫名其妙。

「你知道？」

「我當然知道！」

「快說！」

那人道：「我說了你可否恩准我上去看我母親？」

莫定堅不置可否。

那人仍道：「其實，這地方是個米倉，也是個爆竹倉(鞭炮)，徐東發是利用這個爆竹倉來掩飾他的槍械，那爆竹倉內有大量爆竹，還有火葯，所以才引起大爆炸與這一場大火！」

「原來如此！」

「你讓我去見我母親！」

「不！」莫定堅依然一口拒絕，這是個重要的犯人，自己實在是負擔不起。

那人又再懇求。

莫定堅道：「不，我沒有辦法！」

那人顯得有些氣憤，不過，漸漸，他也靜了下來，莫定堅從倒後鏡望他，竟然發覺那人在默默無聲中直流着眼淚。

一個男人哭定是傷心，而一個默默無聲淌淚的男人，更是令人有凄酸的感覺。

一個罪犯也有他的良知，何必這樣令他一輩子內疚，看不到母親最後一面的內疚？

當汽車來到醫院，莫定堅毅然把車子駛進了往醫院的大樓，那人大喜過望。

那人道：「你是莫督察？」

莫定堅道：「是的。」

那人接道：「我實在太感激你，你是我一生之中最大的恩人，你是我的……」

「不要這麼婆婆媽媽，快去看你母親最後的一面吧！」

「請你解開我的手扣！」

莫定堅爲他開了扣在車廂內的手銬，但手銬仍扣着他雙手。

那人道：「我這樣怎好意思見我的母親！」

莫定堅道：「你不要得寸進尺。」他隨手把車內一件衣服，搭在他的手上，蓋着手銬。

那人似乎無可奈何，再說一聲謝謝。

莫定堅道：「你母親在那一層樓？」

「二樓！」他指指上面。

「你自己去好了，我不跟你去，十五分鐘之後，你下來與我返警局！」

那人點點頭。

莫定堅心想：「你扣着手銬，也走不了多遠，我又不想見你們母子抱頭痛哭的情景！」

於是，莫定堅便坐在汽車之內，等待那人回來，他實在太疲倦，所以不知不覺的進入了夢鄉！

當他醒來的時候，已是早上十時多，這一睡竟然睡了三個多鐘頭！

那人並沒有回來。

莫定堅覺得不對勁，立時跑入醫院，詢問有關那人是否仍在醫院之內！

「那人叫甚麼名字？」

莫定堅茫然。

「那麼，那人的母親又叫甚麼名字？」

莫定堅更是啞口無言，他實在太大意，竟然完全沒有問過那個嫌疑犯的任何資料，一個有十多年辦案經驗的警務人員，竟會是如此疏忽！

＊　＊　＊

張康與波仔聽了白嘉榮叙述莫定堅生前辦的一件大案，結局竟是如此，實在是大出意料之外。

波仔道：「後來又怎樣？」

「那人一直再沒有出現！」

張康道：「他逃到那裏？」

「不知道，他完全失踪！」

「那麼，這件軍火案如何去檢控？」

白嘉榮道：「無法檢控，一來是失去了這個唯一最重要的證人，二來徐東發也死在貨倉大火現場，而那批槍械也在大爆炸中毀了！」

「你們還有一袋子彈！」波仔道。

白嘉榮道：「那有甚麼用？情形就像有『插蘇』(開關插座)，沒有電源，那有甚麼用處？」

「那麼，莫定堅也會被內部指爲疏忽職守！」

「本來是應該作內部處分的，不過，整件案之中，他是最出力的一個，他身入虎穴，冒着性命危險去破這一件案子，結果雖是如此，我們也不忍心怪罪於他！」

「他自己覺得怎樣？」

「他當然是非常內疚，他不想再當便衣警察，要穿回軍裝，以警惕自己！」

「與他拍檔的展博又如何？」

「他也有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結局！」

「怎樣？」波仔追問。

「他想破大案，想升級！」

「這一件案，已還了他的心願，但經歷過一場爆炸，他整個人改變了！」

「變成怎樣？」

「而今他是警察博物館的館長！」

「那是一個警察體系之中，一個最沒有挑戰性的職位！」

「而且是最安全的職位。」

人生變幻無窮，今日夢想中的蘋果，可能成爲他日心中的砒霜。

張康道：「但是，莫定堅並沒有爲了這案而完全退縮下來！」

「沒有，他雖然有過低落的一段時間，不過，他終於恢復過來！」

張康忽然想起一個問題，道：「這一次，莫定堅被人用剪刀插死，跟這一個逃脫的罪犯，有沒有關係？」

白嘉榮道：「我認爲完全沒有關係，你想一想，莫定堅根本是他的大恩人，他根本完全沒有理由來刺殺莫定堅的。」

「是的。」

張康自言自語道：「那麼誰會殺他？」

白嘉榮道：「我實在也想知道，不過，莫定堅恢復過來之後，又再遇到另一宗大案！」

「你知道事情始末？」

「不知道，那是一宗與毒品有關的案子，我看找毒品調查科，會有更多資料！」

＊　＊　＊

張康與波仔立刻往毒品調查科找資料，但毒品案極多，一時之間，也不能找到甚麼資料。

張康十分心急。

他的頂頭上司也給他十分大的壓力，因爲莫定堅這案件，實在影響警察的士氣。

輿論又質疑警方的能力，張康似乎非要盡快破這案子不可，他越是心急，却越是茫無頭緒。

波仔見張康日夕心緒不寧，便道：「張Sir，你應該放鬆一下，才會有所發現！」

「放鬆？你叫我怎樣放鬆？只有找到線索，我才會放鬆！」

「也不是這樣說，倒不如放幾天假！」

「放假？反而折磨死我！」

「那也是，不過，你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他想了一想，道：「我有一個提議！」

「甚麼提議？」

「督察俱樂部落成了，那個會所之內，甚麼玩意都有，你可以去游泳、健身、打室內哥爾夫球，你大可往那裏鬆弛一下。」

「我與你兩個人去，有甚麼意思？」

「不！我們不是兩個人去，而是整組人去，他們也爲辦這案子，不停不休的過了三個月！」

「三個月？這麼長時間了，也應該慰勞一番！」

波仔道：「那麼我算你答應了，甚麼時候最好？」

「揀日不如撞日，就今天晚上吧！」

波仔立即到外面告訴整組同事，衆人聽了，都大叫張Sir萬歲！

那天晚上，他們浩浩蕩蕩的來到這間新會所，裏面裝飾華麗堂皇，一切吃喝玩樂都有！

有幾個同事，喜歡打麻雀，幸好裏面也有麻雀房，張康與波仔在健身室玩了一會，便到桑拿浴室，焗了一身汗，再由按摩師按摩，整個人實在覺得鬆弛。

張康道：「幾個月來，最輕鬆便是這一刻，不過，明天……」

波仔道：「明天的事，明天再說，我們去看看他們在玩甚麼！」

他拉了張康入麻雀房，他不想張康又再想起那件案子，又再陷入煩惱。

麻雀房內四人聚精會神的大戰，連兩個上司進來，他們也沒有招呼。

這是一場十分緊張的牌局。

做莊家的是手持萬子，他已有六章落地。

他的下家是索子，對家是筒子，最沒有威脅的是他的上家，不過，他的上家却死守他的萬子。

莊家叫阿文，阿文道：「師傅教落，先走對家。」

對家是阿添，阿添道：「文哥，你走不了。」

阿文道：「先來一個豆皮佬。」

「什麼？豆皮佬九筒？」阿添故作淡定，然後才道：「碰——不只三個豆皮佬，而是四個。」他要開「槓」。

忽然，張康叫了起來，「呀！」但沒有人理會他。

轉眼又輪到阿文，他手上八隻牌，七隻是萬子，只有一隻索子，下家也是索子，而且六章落地。

阿文道：「滙豐銀行。」

張SIR十分興奮的叫道：「對，八索正是滙豐銀行，對，是有關滙豐銀行的。」

下家的阿强接口道：「我怕你什麼？滙豐銀行一樣照接收。」

張康扯起了正在緊張觀戰的波仔，叫道：「波仔，波仔，我有線索了。」

波仔不耐煩道：「你有什麼線索了？」

張康不想打擾正在打牌的同事，一手拉了波仔出外，波仔正在觀戰與緻正濃，被他拉了出來，實在不大高興。

張康道：「你記得麼？莫定堅臨死之前，兩次告訴我——九筒八索——一次在現場麻雀館，另一次在醫院，他彌留之際，原來他指的是說殺死他的那個人。」

「什麼人？」

「九筒——也即是一個豆皮佬。」

「豆皮佬，近幾十年，也並不覺有很多人豆皮。」

「豆皮佬」的意思是染過天花的麻子。

張康顯得極爲興奮。

波仔道：「好了，好了，就算是如你所想，豆皮佬是兇手，那裏去找他？」

「罪犯檔案。」

「但可能有成千上萬個。」

「不會的，你不是說過，近年來豆皮的人不多。」

波仔道：「有十來個，你又怎辦？逐個去查？」

「不，莫定堅還說過八索。」

「八索？滙豐銀行？」

「正是，那豆皮佬應該與滙豐銀行有關，換句話說，這兇手大有可能是與打劫滙豐銀行有關。」

波仔道：「也有這個可能。」

「那麼我們立即着手。」

波仔道：「康哥，難得大家有機會一同出來玩，不要這麼掃興。」

張康解決了幾個月來心中的疑問，心情也變得極佳，道：「好，我們要眞直正正暢暢快快的玩一晚。」

那天晚上，他們喝酒猜枚，又大唱卡拉OK，實在是盡興而歸。

八索九筒　水落石出

第二天，張康與波仔立即展開積極的工作。

他們在毒品調查科內，找到那宗與莫定堅有關的毒品檔案，並且立即展開研究。

張康突然想起了那天在殯儀館，他們不但與羅天祐督察談過，還與白嘉榮督察談過，他們兩人都是與莫定堅合作過。

張康道：「那天，我們還見過另一個人。」

「什麼人？」

「與莫定堅合作過的督察。」

「劉福？」

「對，是劉福。」

張康道：「那麼我們何不找劉福來談談，相信對這案件，有更大的幫助。」

「對！」波仔立即往找劉福，可是，找了半天，仍然沒法找到他究竟在那一個環頭工作。

波仔立即再往人事科查問，他已退休了，住離市區相當遠的一個低密度的住宅區，那處是一幢幢的三層小屋，非常有外國樓房的風味。

張康與波仔立即驅車到劉福的家。

那幢三層高的樓房，前面後面都有一片青葱的草地，旁邊有一簇簇正在開放的花朵。

當他們走近那屋，還沒有按鈴，便看到幾隻狗跑了出來，並且狺狺而吠。

「爲什麼那麼吵？」

一個看來五十多歲的男人，從屋內走了出來。

波仔見了他，便叫道：「劉幫辦！」

那人托起了眼鏡，道：「請問……」

張康道：「劉幫辦，你記得我們嗎？」

「啊，是張督察與波哥。」他一邊說一邊走往門口，並且示意那些狗安靜下來。

那六隻狗十分聽話，不過，當劉福開了鐵閘，那些狗依然是向他們左嗅右嗅。

劉福道：「不用怕，牠們都不會咬人的。」

話雖是如此，但兩人仍是猶豫不敢入內。

劉福叫道：「阿歷把狗捉回去。」

一個看來像菲律賓人的男工，立時出來，很快便把六隻狗拖了入內。

劉福道：「這個賓佬阿歷，既協助我家務，也幫助我管理這些狗。」他看着所有狗都回到後院，才道：「兩位請進來！」

張康道：「福爺，這裏地方很好。」

劉福道：「你居然知道我叫福爺，看來你這次一定有目的而來。」

波仔道：「福爺在警界中素有大名，有誰不知？」

劉福笑道：「波哥，今晚非留你在這裏吃飯不可。」

他們一同入內，這三層的獨立房子，樓下是一個相當寬敞的客廳，全是古色古香的佈置，酸枝枱椅，牆上還掛有一些字畫。

張康道：「福爺的退休生活實在不錯。」

「也沒有什麼，閒來養狗、種

花……」

波仔道：「福爺，以你而今的狀態，實在不應該閒下來，你的退休，實在是警方的損失，也是市民的損失。」

劉福道：「你太誇奬了，波哥、張SIR，你們都是在警界當時得令的人物，你們也明白當警察那種壓力。」

兩人當然對這種感受十分理解。

劉福又道：「不過，退了休也有壓力。」

「什麼壓力？」

「我擔心那些狗不吃飯，擔心那些花開得不好。」

三人笑了起來。

「福爺眞是一個風趣的人。」

劉福道：「我看報紙，知道莫定堅那宗案件還沒有……」他突然收了口，感到有點不好意思，因爲這兩位正是負責人，在他們面前提起，似乎有點不敬。

張康道：「正是，而我們今日到訪，其實也是爲了這件案，福爺，你曾與莫定堅合作過，是否可以把以前的事告訴我們。」

劉福點頭，並且陷入沉思。

過了一會，他才道：「莫定堅是個好人，可惜他仍然會……」他嘆了口氣，半晌才道：「獵犬終須山上喪，對不起，對不起，我並不是說你們也是狗。」

張康笑道：「沒關係，你與莫定堅合作那件案子，記得起嗎？」

「當然記得起。」

「那是一件毒品案？」波仔問。

「是的，那段日子，我與莫SIR並肩作戰。」

* * *

那是十二年前的一個晚上。

莫定堅與劉福被派往市郊處，設置一個路障，截查往來的車輛，其實這是例行的截查。

大半個晚上，也沒有什麼事情發生，也沒有截查到有什麼可疑的人物或車輛。

當他們快要收工的時候，突然，莫定堅發現一輛車正慢慢駛來。

那是一輛跑車，一輛十分名貴的跑車。

莫定堅好像突然有預感似的，對劉福道：「福哥，這輛車有些奇怪。」

「截查看看便知道。」於是，他打了手號，叫那輛車停泊在路旁。

那輛車也打了燈，並準備駛近路邊。

可是，當那車看似停下，却又突然加油，「喳吱」的聲音，使人毛骨悚然。

在場的警察，都被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得呆了，不知所措。

莫定堅拉了劉福，上了警車，由他親自駕駛，追那輛跑車。

那輛跑車，馬力非常强勁，一轉了彎，便絕塵而去，當時他們所駕的警車，只是一部吉甫車，馬力有限，看來是無法追上。

當他們頓足大罵之際，前面却傳來「轟」的一聲，好像是發生了意外。

莫定堅立刻加速前去，果然發現那輛跑車已撞向一棵路旁大樹，車頭並且冒煙。

他們趕到，只見那駕車的司機，被困車內，動彈不得，並且發出了呻吟。

原來那車子十分結實，雖然是撞在大樹上，但司機並沒有受到嚴重的傷害，只不過是車門歪了，無法出來。

司機一見他們，便叫道：「救命！救命！」

莫定堅看了一下，知道這人並不是重傷，便道：「你爲什麼開得那麼快？」

「我……你救了我出來才說。」

劉福道：「救你出來也不難，我實在不明白……唉，爲什麼你流這麼多血？」

那人被車夾着，動彈不得，也看不見自己是否流血，但經劉福一提，却立時感到痛楚。

莫定堅正在奇怪，因爲他並沒有看到那人流血。

劉福道：「你車中有什麼東西？」

那人道：「沒有……沒有什麼……」

「還不說？」他頓了一頓，向莫定堅道：「我們走吧，讓他流血，一直流到天亮！」

他向莫定堅打了一個眼色，莫定堅當然明白。

「好，當我們什麼也沒有見過。」他作狀開車。

那人大叫道：「你們要救命，兩位差大哥，我……我車上有白粉。」

實在是出乎兩人意料之外，他們本想嚇他一下，看他有什麼不可告人之事要衝路障。

「白粉？」

這時，另一輛警車也到了，接着，救護車也到了。

警車上有一位負責工程的人員，立時用工具把車門撬開了，救了那人出來。

莫定堅與劉福立時搜車，果然搜到了二十多公斤白粉，以當時市價來說，價值是百多萬元。

他們把那位司機帶回警署，經過了一番盤問，他們發現這人只是一個大集團的一隻小蒼蠅，大老虎還在幕後。

因爲事關重大，他們暫時只把那人押下。

劉福對莫定堅道：「堅哥，你眞是眼光厲害，你怎知道這車有古怪？」

莫定堅道：「一輛性能這麼良好的跑車，在黑夜的郊外公路上，竟然如此慢駛，目的只有一個——希望逃過我們的檢查。」

「爲了逃過我們的檢查，當然是車上有古怪。」

「那司機是個新手，否則，我們也不會這樣輕易抓到他——他自己撞樹，正是自投羅網。」

第二天，他們把這事報告了上司，上司決定把這宗毒品案交與他們兩人負責，並且囑咐他們，好好利用這個司機，希望可以沿着線索，偵破這一個販毒集團。

他們開始再度小心盤問那司機。

開始的時候，他並不十分合作，因爲那天晚上，他們曾經嚇他，嚇他流血不止，而事實上他並沒有受到什麼嚴重的傷，因此他感到自己十分沒面子。

一時之間，兩人都拿他無法。

最後，那司機依然是不說一話，劉福非常氣憤，竟然要動手打那人。

司機叫道：「你不要打我，我一定會投訴。」

劉福道：「打你又怎樣？」

司機跳起。

莫定堅一手拉着劉福，道：「不要動氣……老劉，我們休息一會，才來再問，我看他……」

兩人一起出了那個房間，但那門並沒有完全關上，司機豎起耳朵，聽他們說話。

莫定堅道：「老劉，問了這麼久，還沒有什麼結果，倒不如放了他。」

「放了他？」劉福十分詫異道。

「是的，放了他。」他故意提高了聲調。「讓他出去，他丟了白粉，外面的人也不放過他。」

「那又怎樣？」

「我們當警察的打他，會被他投訴，可能累及我們這個飯碗，倒不如讓他那些自己人打他。」

「打他？我看是沒有那麼簡單。」

「你以爲他們會怎樣？」

「他們會怎樣？他們一定以爲他吞了這批白粉，當然是要家法侍候。」

「什麼家法侍候？」

「老劉，那些販毒集團，最大忌是吞了阿公的貨，他們不會讓他好死！」

「會怎樣？」

「斬開他十截八截還算便宜了他。」

「還有更殘忍的方法？」

「當然有，譬如，先斬他手脚，再吊起他，讓他滴血而死，還有……」

「不要再說了，我聽見也毛孔豎起！」劉福頓了一頓，道：「既然如此，我們也實在不用勞氣，放了他，放了他才是上策。」

「當然。」

兩人又再度回到房間。

那司機一見了他們，便叫道：「不要放我，不要放我……我講……我講……」

莫定堅與劉福兩人，仍是滿臉嚴肅。

司機道：「我實在是一個無名小卒，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是替細路祥工作的。」

兩人不約而同的道：「細路祥？」

那司機肯定地點頭，道：「是，是細路祥。」

兩人立時緊張起來，因爲「細路祥」正是毒品調查科正在通緝的一名要犯，這人是本地毒品大阿哥，他與其他毒犯不同，其他毒犯只是做毒品來源供應商，有些是做拆家，有些廣佈馬仔，做毒品零售。

可是，細路祥什麼也做，由到泰國找貨源，以致偷運入本港，再加以提煉，分裝成小包，一部份再運往歐美其他國家，另外一部份在本港銷售——這一切一切的工作，細路祥都有份參與。

因此，細路祥生意極廣，經營手法又獨特，手下人數衆多，近日已成爲毒品世界一個大家。

細路祥的手下，對他十分忠心，很多時候，警方破獲他手下一些檔口，他的手下不肯透露他任何資料，那是因爲細路祥爲人十分有義氣。

他平日對下屬非常好，而且遇到被警方拉了，他不但負責請律師辯護，還會有安家費，那個被捕的手下，可以安心的坐監。

莫定堅道：「老友，你說你是細路祥的手下，你知道些什麼？」

「我知道他的一個分銷中心。」他說出了一個地址，劉福立時寫了下來。

劉福道：「我聽人說過，細路祥爲人十分重義氣，沒有人肯出賣他，他對你不好？」

那司機遲疑了一下，道：「他……他似乎看不起我似的，與我一同出道的一個兄弟，早已飛黃騰達。」

莫定堅道：「細路祥這次給你運載那麼大份量的白粉，還看不起你？」

「那有什麼用？」司機沮喪地道。

「爲什麼？」

「因爲已經『衰咗！』(衰咗的意思是被警方破獲或被警方拘捕了。)

司機似乎在自言自語的道：「這次我自己請纓，想不到一出馬便落在你們的手上，而且我發過毒誓，我回去也不會有好死！」

莫定堅道：「那麼，你的抉擇，提供足夠的資料給我們，做我們警方的證人，的確是聰明的抉擇。」

他們再問那司機一些細節，司機都和盤托出。

兩人走出那個口供房，不禁都舒了一口氣，想不到用這種簡單的激將法，誤打誤撞，竟然找到這麼豐富的資料。

這時，他們都不得不信，破案也要講運氣。

翌日，兩人把資料告訴了署長，署長特別通知了毒品調查科主管，他們決定來一次「犁庭掃穴」的行動。

毒品調查科知道，細路祥是毒梟之中一個厲害的角色，他手下衆多，而且非常有實力，因此，特別要求飛虎隊協助，並且請了軍火專家及爆破專家，協助工作。

這個行動一直嚴加保密。

莫定堅與劉福兩人，各有十五名手下，他們的手下，在出發之前，仍未知擔任什麼行動。

他們在半夜一時出發。

這個毒品批發中心，是在一間高尚住宅屋邨之內，屋邨管理十分完善。

大門門口有防盜攝錄機，又有對講機。

他們一來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攻上了大廈，批發中心在十八樓。

他們派人把守了十七樓與十九樓，然後，由莫定堅與劉福，親自率領一個小隊往十八樓。

這一幢大廈，是那種兩梯四伙的間隔，分爲ABCD四間。批發中心是B座。

一切部署好了，一名爆破專家隨他們而來。

莫定堅先往按門鈴，響了一會，有人回應，不過，門並沒有打開。

看來，屋內的人似有所覺。

莫定堅決定，不再等下去，吩咐爆破專家，用炸藥炸開大門。

那時，外面已傳來槍聲。

劉福在對講機中知道，這屋內的人，爲了逃生，不怕危險，想利用水渠爬出去。

但警方已佈置了天羅地網，無論爬上十九樓，或者爬下十七樓，都一一被埋伏在那裏的警察拘捕。

當大門炸開，裏面立時還以顏色。

一時之間，子彈橫飛。

看來裏面還有很多人，而且火力厲害。

劉福與莫定堅一時之間，無法攻入。

他們商量了一會，決定動用催淚彈，他們早已有備而戰，很快便施放了催淚彈。

催淚彈一爆炸，莫定堅與劉福戴上了防毒面具，身先士卒的衝入屋內。

屋內有四間房間，其中兩間是工作用的，裏面佈滿了一些工具。另外兩間房門緊閉。

莫定堅叫道：「你們已完全被包圍，快棄械投降！」

外面又傳來一些槍聲，也聽到有人大叫，看來，匪徒仍想盡最後的努力逃走，有幾個匪徒，可能在爬行下去的時候，跌了下去。

突然，左面那間房間的門開了。

有四支槍抛了出來。

劉福道：「你們雙手按頭，慢慢走出來！」

第一個人不是走出來，而是爬出來的，因爲催淚彈的氣味，令他無法把手按在頭上，只能雙手按着臉。

裏面傳來嗆咳聲。

莫定堅走近門邊，看到裏面另外三個人，他們只懂嗆咳，再沒有反抗的能力。

他示意手下入內拉人。

還有一間房，仍然緊閉着。

莫定堅道：「裏面有沒有人？」沒有人回應，也沒有嗆咳的聲音，莫定堅大着膽子，用脚把門踢開。

他實在太大意，「轟」的一聲，一顆子彈破門而出，剛好在他的耳邊擦過。

如果子彈低一寸，他的肩膊會被子彈貫穿，如果子彈上一寸，大有機會射中他的太陽穴。

他有點老羞成怒，竟然不顧一切，向裏面開了五槍，然後用身體撞開了門，攻了入內。

他看見一個人，那人正用一塊毛巾似的東西把口臉蒙住，他見莫定堅進來，便叫道：「我投降！」

莫定堅一見了他，怒從心上起，把槍舉起，便要射向那人。

那人見了，連毛巾也不要，隻手舉起，大叫道：「我投降，我投降，不要開槍。」

莫定堅想起，剛才一槍，幾乎奪去了他的性命，一時之間，似仍按捺不住，緊扣槍掣。

劉福聽了，在後面叫道：「老莫，不要開槍，他可能便是細路祥。」

這一言驚醒夢中人。

如果他是細路祥，在這人贓並

獲的現場中，那容他再有狡辯的機會，他整個毒品王國便要崩潰。

莫定堅回復了理智，道：「你慢慢的出來。」

那人高舉了雙手，慢慢的出來。

因爲他要高舉雙手，那濕毛巾跌了下來，當他走出那房門，莫定堅才發現那人是個麻子，也即是一般人所說的豆皮佬！

說到這裏，張康忍不住打斷劉福的話柄，道：「這個人是個麻子？」

劉福道：「是的。」

張康望了波仔一眼，兩人並沒有說話，不過，他們都知道，這次實在是不枉此行。

劉福道：「老莫跟這個豆皮佬之間還有一段驚險的故事！」

「什麼故事？」

＊　＊　＊

莫定堅對這麻子，似是恨之刺骨，親自把他上了手銬，另一邊手銬也鎖在自己的手上。

這時，屋內所有的人也被拘捕了。

其他工作人員，留在屋內搜集證據，莫定堅與劉福收隊。

這一次「犁庭掃穴」行動，收穫實在不少。

莫定堅親自押送那個麻子下去，並且鎖在自己的警車之內。

劉福知道他對這個犯人有些偏見，便道：「老莫，你已經這麼辛苦，何必再多做一些不必要的工夫？」

莫定堅道：「不，我一定要押這個人回去。」他明白劉福的意思，改變話題道：「有沒有細路祥的影踪？」

劉福道：「沒有，但照情報來說，他是在現場的，實在不知道，怎會讓他走了。」

忽然，莫定堅發現，那麻子的表情十分古怪，似笑非笑，又似乎有點高興。

劉福離開之後，莫定堅向那麻子道：「你放了細路祥？」

麻子並沒有回答，但從他的臉孔(仍然是似笑非笑)，莫定堅自信可以感覺到這麻子一定是放走了細路祥。

莫定堅忍不住的問：「你放了他？」

麻子沒有回答，把臉轉向另一邊。

「我不信，你根本沒有這個本事，我們警方這次佈的是天羅地網陣，連一隻蒼蠅，一隻甲由，也逃不出的！」

麻子突然接口道：「一個細路便可！」他說了這話，立時覺得自己失言。

他之所以失言，那是因爲他做了一件自認爲得意的事情，忍不住的失言。

莫定堅聽了這話，一時之間，並不覺得有任何不對勁的地方，可先回心一想，他却發現他這句話，的確是內有玄機。

莫定堅道：「你放走了他？」

麻子並不直接回答莫定堅，可是，他一臉得意的神色，那是一個最實在的答案。

「你怎會有機會放走他？」

麻子笑而不答。

「快告訴我！」

麻子依然不語。

莫定堅突然感到非常憤怒，他有一種被人玩弄的感覺，他感覺這麻子不單玩弄了他，而且玩弄了整個警方，他以爲這次「犁庭掃穴」行動，應該是非常縝密，萬無一失的，可是却把最重要的一個人放走了。

而放走了最重要的人，居然是這個麻子。

莫定堅突然把車煞停了，離心力使那麻子的頭部撞向前面，使他雪雪呼痛。

莫定堅開了車門，走向車後面，並且開了後面的車門，大聲叫道：「你怎能放走細路祥？」

他怒火攻心，雙手便要揪他出來，想好好的教訓他一頓，不過，他想起麻子的手是被手銬鎖着的。

他這一猶豫，便鑄成了一個大錯。

麻子不知在什麼時候，竟已掙脫了手銬，可是，他一直不動聲色，趁這一刻，他反而把在車外的莫定堅一手拉了入車廂之內，然後，在第一時間，開了另一邊車門。

麻子出了車廂，一手却反扣了莫定堅。

莫定堅當然反抗，可是，車廂很狹窄，他的反抗沒有什麼大的效用。

麻子突然一拳打向莫定堅的頭部。

莫定堅硬生生的接了這一拳，他只感到有些暈眩，接着是滿天星斗。

那麻子再趁這大好良機，把手銬扣起了莫定堅的雙手，另一邊的手銬，扣在車廂內一個扶手圈內。

那麻子再狠狠地打了莫定堅幾拳，使他痛入心脾，却又無從反抗。

麻子看見他那痛苦的情形，似是十分滿足，便道：「莫督察，讓我告訴你，不要以爲自己是什麼辣手神探，什麼罪惡尅星，你們只不過是一班無勇無謀的小兵卒而已，竟敢在大爺面前撒野？」

莫定堅咆哮着：「你膽敢襲警？」

「襲警?」他又一連向莫定堅心口打了幾拳，道:「襲警又如何？我要殺死你。」

莫定堅被扣，口雖是硬，聽到這痲子要殺死自己，便收了口，不敢多言，這些老粗，什麼也敢做。

那痲子見他再沒有出聲，知道自己的恐嚇收效，便在他身上摸了幾下，原來他是想找手銬的鎖匙。

痲子找到鎖匙之後，一手便把鎖匙抛向老遠，又道:「莫督察，你剛才不是很想知道，我有什麼辦法放走了我們的祥哥?」

「細路祥果然在現場?」

痲子又一拳打向莫定堅的腹部，這一拳打中他的氣門，痛得他冷汗直標。

痲子道:「細路祥是你叫的嗎?」

他再多打一拳，莫定堅忍不住「哼」了一聲。

「好個男子漢、大丈夫，你快快改口，叫一聲『祥哥』，否則我再……」他舉起拳。

莫定堅吃了兩拳，已是受創不少，一時之間，實在不想再受這皮肉之苦，竟然嗡嗡地道:「祥……」

「大聲一些!」

莫定堅只好提高聲線，道:「祥哥!」

「對，這樣才對!」痲子得意地道。

他頓了一頓，又道:「你們一進入我們大廈的門口，我便發現有可疑的地方，未及通知其他兄弟，我早已把祥哥送走。」

「你說謊，你們那間屋內，由始至終根本沒有人走出來。」

「對，但送走人並不一定要從正門。」

「你那間屋根本沒有後門。」

「沒錯，你可知道，我們A座那間屋，與B座是相通的。」

「相通?」

痲子得意地笑了。

「怎麼會相通?」

「當然不是有大門相通，而是有秘道相通。」

「什麼秘道?你一派胡言!」

痲子道:「本來我不想告訴你，但看你傻頭傻腦，還以為自己是大偵探——我們買這間屋的時候，A B座是一起買，但不同業主，這樣才不會引人懷疑，裝修的時候，却做了一個秘道，那秘道在浴室。」

「浴室有什麼秘道可言?」

「當然有，而且外人看不出，如果看得出，那便不可能叫秘道了。」

「你想不出一些可信的謊言!」

莫定堅用的是激將之法。

「什麼謊言?我們兩邊用的都是假浴缸，把浴缸一抽起，便可以通往隔鄰。」

「浴缸那些渠口?」

「正是。」

「那怎可容身?」

「正是，普通人進出有點困難，可是，你不可以忘記，祥哥身材細小。」

「他有一個花名叫細路祥。」

「細路」的意思其實是小孩子，這一個黑社會大阿哥，因為身材矮小，十足一個小孩子，才會有此綽號。

「為什麼其他的人不走?」

痲子道:「一來你們來得快，沒有時間讓我們逃走，二來祥哥先走，假若被你們發現了秘道，一定會追踪出去，那阻礙了祥哥的行程，我想，祥哥現在是高床軟枕，逍遙自在!」

莫定堅心中嘀咕，難道眞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痲子道:「莫督察，再會了!」

他一手把車門推上，再走上車頭，想把手掣拉開，想讓汽車向下自動滑去。

可是，痲子似乎並不大懂汽車，弄了一會，也無法把手掣弄開。

遠處傳來警車的聲音，他不敢再停留，得意地對莫定堅道:「不用擔心，很快便有人救你的了。」說罷，他便消失在黑暗之中。

莫定堅既惱且恨，自言自語道:「你這痲子，終有一天，落在我的手上，那時你便知道味道。」

對於這一次，莫定堅認為是畢生中最嚴重的奇耻大辱，他本來是押送痲子回警署的，中途却變成了被痲子扣在車廂之內，這些氣實在難以下咽。

過了一會，有一輛電單車駛近，是一個交通警員，發現他被人鎖在車內，於是，立刻把他送入了醫院。

劉福在收隊之時，才知道莫定堅入了醫院，他立刻趕往醫院。

莫定堅受傷並不十分嚴重，可是內心的受傷，却是難以在一時之間康復。

他開始的時候，甚至不想見劉福，不過，經過劉福一番解釋，他才肯開門，讓劉福入內。

劉福道:「老莫，你不用擔心，其他的事我會做好，你好好休息一下。」

莫定堅道:「我實在……」

「不用多說，好好休息，恢復健康之後，看他們能否逃過我們的手指罅。」

劉福的好言安慰，令他恢復了一些信心。

過了兩天，莫定堅終於想通透，他知道劉福是個好人，一定會協助他的。

還有一點，最令莫定堅奇怪的，劉福一直沒有追問那天押痲子回警署，卻被痲子逃走，而且反把自己扣在車廂內的事。

第三天，劉福又來探病。

莫定堅已好得七七八八，下午便可以出院。

劉福道:「我已為你請了半個月假，你好好回家休養一下。」

莫定堅道:「不，我要立刻回去工作。」

「工作?你身體還……」

「完全沒有事。」

劉福深知他的脾性，道:「一切由你自己作主。」

「老劉，我有一件事想問你。」

「什麼事?」

「為什麼你不問我那天晚上的事，這對你偵查整件事也有幫助。」

「你要說的時候，一定會說，你不肯說時，我迫你也沒有用。」

「你想知道嗎?」

「當然想!」其實，劉福一直想知道，而且逃走了那個痲子，應該是這宗大毒品案中一個重犯，不過，他不想再追問這事，免得莫定堅再受刺激。

他沒有追問，反而使莫定堅把事情坦白的說出。

劉福聽了，道:「那痲子眞可惡。」

「是的，假若有一天……」

「我明白你的心情。」劉福道。

「不過，請你不要把我這件醜事張揚出去，而且讓我繼續偵查，特別是把這痲子捉回來。」

劉福沒有說話。

當莫定堅回到辦公室，他接到上司的命令，暫時不許他參與這宗毒品案的工作。

莫定堅心中十分不高興，他以為劉福從中弄了一些手脚，使他無法去捉那痲子。

但事實並不是劉福的意思，上司知道，莫定堅失了一個犯人，一定會對犯人恨之刺骨，那麼，再讓他工作下去，一旦發現了那犯人，他一定會失去理性，作私人的報復，那對莫定堅不好，也對犯人不太公平。

為了這件事，莫定堅不再與劉福合作，表面兩人並沒有什麼，但莫定堅却認定與他絕交似的。

莫定堅被派另一個環頭，開始另一些工作，可是，他深深不憤，暗中仍要找那痲子。

那痲子也好本領，失踪了一個月，仍然沒有踪影，使莫定堅十分煩燥。

* * *

三個月之後，那宗毒案已上了法庭，把那一干人等判了罪，事情也算是告了一個段落。

可是，莫定堅對抓這痲子的心，却是越來越熾熱，他誓要抓到痲子。

莫定堅與這個痲子，却也有緣。

有一天，莫定堅在街上巡邏的時候，突然接獲一個消息，說有一個匪徒，遞紙劫銀行。

當時，莫定堅便在附近，他是第一個到達那間出事的滙豐銀行。

當他到達銀行門口的時候，他看見一個戴着黑眼鏡，並且用手巾包着口部的人出來。

莫定堅喝道:「舉手!」

那人嚇了一跳，轉身返回銀行。

莫定堅知道，銀行內已沒有顧客，便迫近玻璃，想監視這個劫匪。

當他接近玻璃，往內一看，只見那賊人並沒有入內，似乎在想辦法，進退維谷。

突然，那人不知是故意還是無意，把包着他的下半邊臉的手帕拉了下來。

這一拉，露出了他一臉痲子。

痲子!

天下間竟有這麼凑巧的事，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莫定堅好像忘記了一切危險，直衝入了玻璃門內，一槍指着那賊人，大叫一聲:「跪下!」

這突如其來，使那匪徒手足無措，冰冷的槍管指着他的前額，使他再沒有選擇。

他跪了下去，兩手放開，撒滿了一地鈔票。

莫定堅把手槍的安全掣開了，「格」的一聲，便要開槍，嚇得那痲子大叫:「救命!」

莫定堅並沒有開槍，道:「你也有叫救命的一天，抬起頭來，看看我是誰!」

那人抬起頭來，半晌才道:「莫督察，是你?」

「你還記得我?」

那痲子道:「你何必這樣勇?我身上也許有個炸彈，你博什麼?」

莫定堅眞被他氣死，眞想一槍射在他的額頭上，幸好那時其他警察來了。

劉福道:「痲子終於落在莫定堅的手上，我不知道他怎樣對付他，不過……」

* * *

張康與波仔聽了這一段往事之後，幾乎可以肯定，這一次莫定堅遇襲而死，與這痲子大有關係。

張康道:「後來，那痲子怎樣?」

「他被判入獄。」

「多少年?」

「本來是兩大罪，一是參與毒品集團的工作，二是劫銀行，應該是二十年以上，不過，法官只判了他入獄十二年。」

「爲什麼？」波仔問。

「因爲他被拘押期間，似乎受到了一些私刑。」

「私刑？」

三人再沒有出聲，因爲他們都明白，莫定堅爲了雪心頭大恨，可能下了一些手脚。

＊　＊　＊

自從張康與波仔跟劉福談論過這一件劫案之後，莫定堅被刺殺一案，似乎已近水落石出的階段。

張康並沒有只信劉福片面之詞，因爲其中的情形，他並非在場，而是靠莫定堅轉述而來。

於是，他們決定再往檔案室，跟踪這一宗案件的來龍去脈，因爲有了足夠的資料，很容易便把那個檔案找到了，兩人小心閱讀，發覺大致上與劉福的敘述，出入不大。

張康有點感慨道：「莫定堅一生是個好警察，顯然，他辦案的時候，有些衝動，才會惹來這個痳子的報復。」

張康翻開檔案看這痳子的詳細的資料，原來他姓吳，名叫孝順。

「這人名字倒是古怪，單叫孝順，是十分好的名字，但連上他的姓，却變成不孝順。」

波仔笑道：「究竟他的爲人，是個孝順的人，還是個不孝順的人？」

「這點我不知道，不過，他跟了細路祥之後，一直對細路祥這個大毒販忠心耿耿。」

「他有什麼嗜好？」

「打痳雀！」波仔道。

「怪不得他會在痳雀館內刺殺莫定堅。他臨死爲什麼會留下兩隻痳雀作爲遺言？」

「我想他當時已被刺破了肺，說話困難，而事發在痳雀館，他靈機一觸，便以九筒代表那殺人者是個痳子，而八索代表滙豐銀行，意思是那人在打劫滙豐銀行之時，被拘捕的。」

「我們却要兜兜轉轉的才找出他這個意思！」

「好了，我們還是想辦法找他回來，把他繩之於法，好讓老莫在泉下安息。」

痳子吳孝順自從刺死了莫定堅之後，果眞像在人間失踪似的，張康與波仔雖然廣佈線眼，却無法找到他的踪影，但他們並不灰心，因爲一個剛出獄的人，並沒有多少金錢，他要生活，一定要出來。

莫定堅的新拍擋黃美芬當然也被通知有關痳子吳孝順的事，他是殺死莫定堅的嫌疑兇手，她與莫定堅拍檔並不算長久，但事發之時，她在現場，可是她爲了照顧莫定堅，而眼巴巴讓兇手逃走。

她對這事也是耿耿於懷，她下定決心，一定要替莫定堅找到痳子。

黃美芬在事發之後，因爲心上的問題，警署內的上司不再派她去巡邏，暫時叫她在警署之內做一些簡單的行政工作，讓她心境平復過來。

那日，她是放假的，本來應該好好在家休息，或者找一些友好來共渡假期，可是，她覺得這樣長期在警署之內工作，那會找到痳子？

於是，她決定往街上走走，碰一碰運氣。

香港雖然是一個小地方，但如果要找一個人，人海茫茫，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她漫無目的的在街上走，不知不覺的，她來到了深水埗，並且來到案發的現場那間痳雀館。

她不知自己爲什麼會來這地方，可能是潛意識，令她再到案發現場。

當她想進入痳雀館之內，却又有些猶豫，那是因爲她這天穿的是便服，而這些痳雀館的地方，很少有斯文年輕的人進去，她不想引起注意。

當然，她可以展示自己身份，但回心一想，自己是休假期間，一旦發生了事情，是難以解釋，因此，她決定不入痳雀館，可是，當她一轉身的時候，她看見一個人。

那人戴了一個闊邊的黑眼鏡，頭髮十分長，而且披散，衣衫也有點襤褸的感覺。

這人好面善，但他既是長髮散開，又有闊邊眼鏡，一時之間，很難辨認。

在這深水埗一帶，有很多這樣打扮的人出現，他們大多是一些地下攤檔的小販，他們販賣故衣，這些所謂故衣，其實是由垃圾站拾回來的。

不要以爲香港是個東方之珠，市面繁榮，物價豐盛，這些舊衣物，一樣也有人光顧。

也不要小覰這些販子，他們其中有些，褲頭插有大哥大電話，因爲他們做的是不用本錢的生意，每日成千上萬的人經過，賺他一千幾百，是非常普通的事。

這些販子，不重外表，看來眞有點像以前西方的嬉皮士，披髮獨行，逍遙自在。

黃美芬想起那痳子。

不過，她在那人後面，無法看清楚他的面目，最重要的一點，她無法看清楚他臉上是否有痳子。

於是，她追上前去。

那人似有所發現，加快了脚步。

這樣，更引起了黃美芬的疑心，她並沒有考慮到本身的安全，追踪着這個人。

那人過了兩個街口，黃美芬仍步步追踪，再過了一個街口，突然，黃美芬失去了那人的踪影。

不過，前面有一條後巷，那人大概是躲了入內。

後巷十分陰暗，而且堆滿了雜物。

黃美芬雖然十分熱衷追查這人，但礙於環境，她也不敢貿然入內。

她在巷口等了一會，並沒有人出來。

她對附近地形相當熟，知道這是一條死巷，假若那人進去，一定要出來。

當然，那些人也許自有辦法，或者爬上水渠，或者爬上一些花架，轉入那些大厦的二樓，可以從正門逃出去，不過，那人身體有些臃腫，他並沒有爬牆的身手。

她等了二十分鐘，內裏全無動靜。

她想：「自己既然不敢進去，何不找個警察幫手？」

於是，她回身想轉出大街。

當她一轉身，她便看見對街，有一個人，正站在一間電子遊戲機中心的門口。

這人正是剛才黃美芬追踪的人。

因爲是相隔一條馬路，黃美芬一時之間，無法上前，那人點了一口烟，狠狠地吸了一口。

然後，那人脫下了眼鏡。

黃美芬呆了，這人正是痳子。

痳子似乎要讓黃美芬看得更清楚，雙手同時撥開了長髮，露出了他本來的面目。

的確是痳子。

黃美芬想衝過馬路，但汽車相當多，一時之間，她無法闖過。

痳子仍然站在對面，臉露笑容，似乎要讓黃美芬知道，他的確確是那痳子，殺死莫定堅的那個痳子。

那實在是一種挑戰。

黃美芬再沒有想到自己的安危，她衝過了馬路，可是，在車與車之間，她看着那痳子向另一邊走去。

她當然是尾隨不捨。

痳子雖然有一把年紀，但脚步極快，黃美芬一直看到他的背影，却總無法追近。

她並沒有想到，那是痳子引她追來之計。

那時，她心中只想：「追到這痳子，爲莫SIR報仇！」其他的事情，什麼也沒有想到。

再過一條街，那裏有很多黃色的小公寓，是一些流鶯交易的地方。

痳子上了其中一間。

黃美芬追了上去，她以爲上去之後，可以表露身份，把痳子拉回去。

可是，當她上到二樓，發現那間公寓早已關了門，原來這座大厦，早已封閉，準備重建。

她立時知道，自己已被誘入了一個陷阱。

她想轉身，一柄堅硬而冰冷的東西，正刺着她的左脅，她想叫，可是，口未張，那人已道：「不要叫，否則妳也像莫定堅一樣，死於剪下。」

那冰冷的東西，原來是一柄利剪。

黃美芬不敢再動。

痳子道：「差婆，找我嗎？」

黃美芬沒有回答。

痳子用手把剪刀刺向黃美芬，不過，還沒有刺入肉，只是刺穿了一些衣服。

黃美芬道：「是的，我要找你。」

「找我作什麼？」

黃美芬道：「你當然明白。」

「妳要找我爲那個莫SIR報仇？」

「你殺了人，而且殺了個警察，你當然要負責。」

「負責？負什麼責？難道他當年，沒有人性的對待我，他又不用負什麼責？」

「他？你說是莫定堅？他沒有人性？」

「他根本不是個人。」

「爲什麼你這樣說？」

「妳知道他是拘捕我，而使我坐監的人？」

「當然知道，他是兵，你是賊，他當然要抓你，要你坐監。」

「妳沒有說錯，我犯法，被他抓着，送入監獄，我是死而無怨，但他私底下向我施刑。」

「施刑？」

「他在押我回警署途中，把我折磨得半生不死。」

「他怎樣折磨你？」

「他知我忠心於祥哥。」

「祥哥？那個大毒梟細路祥？」

「是的，祥哥有恩於我，因此，我要對他報恩，那是完全私人的問題，我有沒有錯？」

黃美芬並沒有回答他。

痳子似乎有些氣憤，用力在剪刀之上，黃美芬腰間有些痛，只好答道：「是的，這是私人問題。」

「他說要放我走。」

「放你走？」

「起初是我懇求他，因爲我知道，這一次，我落在莫SIR手上，再無倖免之理，而且我也決定，替祥哥承認所有的罪，入赤柱坐十年

八年，也無所謂。」

「既是如此，你懇求他什麼？」

「回去見一見我老母。」

「老母？」

「那時我老母還未死，而且生活得十分安樂，那是她一生人最安樂的時刻，我想懇求老莫，讓我回去，見她最後一面。」

「那知道，我竟遭老莫一場毒打。」麻子發出嘆息。

「爲什麼？」

「他是變態的，原來他最恨孝順的人。」

黃美芬覺得十分奇怪。

「他會這樣？」

「不單如此，他也最恨忠心的人，我兩樣都犯了他，他幾乎要立時便打死我。」

「他怎會如此？」

「我也不明白，他是個警察，是個拜關二哥的人，關二哥最重忠孝，他怎會對這兩件事，恨之入骨？」

「結果呢？」

「結果我被判有罪。」

「我的意思是，他既然用私刑對待你，你爲什麼不投訴？」

「投訴？那時的警察制度與而今的不同，雖然有投訴制度，但官官相護，完全沒有用的。」

「至低限度可以去驗傷。」

「他打我十分技巧，表面沒有什麼傷痕，但內裏却內傷。」

「你被判多少年？」

「十二年。」

「爲什麼會這樣長？」

「那也是莫督察所賜，他在上庭的時候，特別針對我，而我也一身把所有罪頂上了。」

「因此，你對他恨之入骨？」

「是的，我在監獄之內，可以繼續生存，完全是因爲他。」

「是爲了他？」

「是的，我決定無論多少年後，只要我有機會出來，我第一件事是去殺了他。」

「你結果成功了。」

「是的，那天我跟踪你們，入了那間麻雀館，本來，他如果由正門入，我也沒有什麼好機會，那知道，他往後門去，我知道我不能錯過上天給我這一個機會……我跟着你們入內，一見了他，我把懷中的利剪刺向他的胸口，他一眼看見是我，整個人也呆了。」

「你的確殺死了他，報了大仇。」

「是的！」說到這裏，麻子似乎十分沮喪。

「你殺了他，似乎並不高興。」

「高興，也高興了一陣子，自從我入監以來，天天都想着報仇，可是，仇是報了，我却似乎沒有繼續生存的目標。」

「爲什麼？」

「我還有什麼可以做，如果我仍要生存下去，我一定要有工作，才可以生活。」

「因此，你做小販？」

「也不是什麼小販，只是找幾個錢，吃一餐飯。」

黃美芬聽他所說，明白了他殺莫定堅的原因與動機，不過，眼前這個老年的麻子，却是十分可憐。

「你去自首吧！」

「自首？」麻子笑了起來。

「有什麼好笑？」

「我還敢再入監獄？」

這時，外面傳來一些警車的响號，不過，那些只是經過的巡邏車，沒有人知道黃美芬被麻子誘了上來，也沒有人會來救她。

「而今不同了，我們都有人權法保護，就算是一個囚犯，一個殺人兇手，也有人權法保護。」

麻子突然臉上變色，道：「你怪我殺死莫督察？」

「是的。」

「這是他咎由自取，我殺死他，並不後悔，你……你幫着他……」

黃美芬看着他變色的臉，心中有些害怕，不過，她仍然盡量保持鎮定。

忽然，下面樓梯傳來脚步聲。

「你報了警？」

黃美芬道：「沒有。」

麻子撲了過來，一手箍着她的頸，一手按着她的嘴巴，道：「妳千萬不要出聲，否則……」

黃美芬非常害怕，她想出聲，可是，她被按着，連掙扎的力量也沒有。

脚步聲更近，似有兩個人上來。

接着，有電筒照上來，麻子按着黃美芬伏下，躲過了那電筒的光柱。

「有人嗎？」下面的人叫道。

黃美芬想叫，但沒有辦法，她把脚用力一伸，這胡亂的一伸，却踢中了一塊磚石。

石塊滾下，發出了聲响。

下面兩個警察聽到了，十分緊張，喝道：「上面有什麼人？」

接着是他們跑上來的聲音。

「警察，我們是警察，假若你再走，我們會開槍。」

麻子是個十分有經驗的犯人，他知道警察這麼說，只是虛張聲勢。

在這被棄置的建築物內，處處陷阱，警察也害怕，他們不敢上來。

麻子伏着，忽然，他覺得黃美芬似乎沒有反應，動也不動，他把黃美芬搖了幾下，也鬆開了按着她的口的手，黃美芬仍然沒有掙扎。

她似是昏了過去。

麻子十分緊張，似有些害怕。

兩個警察不斷用電筒照射，但怎樣也照不到麻子所躲藏的位置。

過了一會，兩人仍然不敢再上一層，並且似是要離開，脚步越離越遠。

麻子放開了黃美芬，跳了下去，往另一邊走去，原來這幾幢快要拆的建築物，有相連的樓梯，他可以從天台過去，再從另一幢樓下來。

麻子迅速的離開了。

黃美芬被麻子按着，霎時窒息，有了空氣之後，便自然而然的醒了過來。

當她一醒，却看不見身邊的麻子，立時感到既高興又怨恨，高興的是，麻子沒有侵犯自己，也沒有殺死自己；怨恨的是，本來是捉到了殺莫定堅的兇手，却眼巴巴的讓他逃了。

她立刻下了那幢樓宇。

當她來到街上，仍見那兩個警員，他們在談論着，似是有所爭拗。

黃美芬上前道：「我是伙記(同僚的意思)！」她出示了身份證，道：「快通知警方，上面有一個逃犯。」

兩個警員聽了，檢示過黃美芬的身份證，立即用對講機通知了總部。

黃美芬又道：「立即找張康督察，他是負責這逃犯的案件。」

警員又依照她所言，通知了總部。

不一會，幾個附近的警員來了，接着一隊藍帽子也來了，他們包圍了這幾座被棄置的大厦。

過了不久，張康與波仔也來了，他們見到黃美芬無恙，才放下心頭大石。

張康道：「妳沒有什麼事？」

「沒有，快吩咐圍捕那麻子，他大有可能，仍在這幾座樓宇之內。」

張康道：「我們先圍捕這人，妳回去休息。」

黃美芬道：「好，我有些皮外傷，也曾昏迷了一會，我會去醫院檢查一下。」

張康叫了救護車來，然後與波仔各自帶了警員，先把整幢大厦包圍了，然後衝上去，逐層搜索。

警員都穿上了避彈衣，並拿着長槍。

這座快要拆卸的大厦，水電也沒有了，到處都是垃圾及雜物，因此，處處危險。

他們費了三個鐘頭的搜索，仍是一無所獲。

麻子已是逃之夭夭。

張康與波仔在收隊之後，立即

趕往醫院。

黃美芬被醫生留下，要觀察一兩天，才可以讓她出院，黃美芬一見了他們，便問：「抓到了麻子沒有？」

兩人搖頭，十分失望，黃美芬也十分失望。

張康道：「妳怎樣發現麻子？」

黃美芬把事情說了一遍。

波仔聽了，道：「如果妳一發現他，先通知我們，我想大概可以抓到他。」

黃美芬道：「我也想過，可是，沒有足夠的時間，等我通知你們，大有可能便失去他的踪影。」

張康道：「我明白，而且妳也想把他抓到，為莫定堅報仇。」

黃美芬點了點頭。

過了一會，才道：「那麻子曾對我說了一番話，似乎認為莫定堅是死有餘辜的。」

「為什麼這樣說？」

「他說莫定堅曾向他施行私刑。」

「私刑？」

「意思是毒打他一番。」

「十多年前的警局，我不能說沒有這個可能。」張康非常緊張的道。

「可是，你也曾認識莫定堅，而且你們曾調查和他一同工作過的人，他們都只是說莫定堅是個大好人，並不像那些暴戾的人。」

「是的，他並不是個暴戾的人，但每人都有年輕過的時候，年輕人脾氣剛烈，也不是出奇的事。」

「不過，那麻子說過，說莫定堅最恨孝順與忠心的人，因為他知道麻子既忠心，又孝順，因此他更大力整死他，把他本來可被判十年的牢獄，也變成了十二年。」

波仔道：「他怎麼有這樣奇怪的說法？」

張康也道：「莫定堅本身也十分孝順，而且他也是非常虔敬拜關二哥的人。」

他們三人討論了一會，仍然無法猜得透這謎。

波仔道：「我們再找莫定堅生前幾個拍檔談談，也許有答案。」

「你以為劉福會說？白嘉榮會說？如果他們知道，早已說了。」

「那並不一定，我們中國人有一個習慣，對於已死的人，我們總會寬恕他。」

「好極，你找他們問問。」

兩日之後，波仔找到了白嘉榮與劉福，兩人開始也不想說什麼。

後來，白嘉榮終於開腔，道：「那次毒品案中，莫定堅抓到那個疑犯，本來是好端端的送他回警局，可是，他誤信了那個犯人，讓他上醫院看他母親最後一面，但結果是一去如黃鶴，我想這件事對他打擊十分大。」

「有什麼打擊？」

「失了一個犯人，已是一個大問題，他以後在警隊再沒有升級的機會，而他最恨的也是這個利用他孝順的這個弱點的人。」

波仔道：「原來如此！」

劉福也道：「我本來不知這事，不過，你說起來，我也聯想起來，那麻子被捕之後，一直死口為他的主人，把所有罪攬上了身，而讓那個細路祥逍遙法外，而那個細路祥後來成了名流。」

「如果那麻子不是這麼忠心，細路祥的人生，會完全改變。」

「對一個罪大惡極的人忠心，莫定堅氣憤不已，因此他對麻子……麻子成了他發洩的對象。」

波仔道：「也因此麻子與莫定堅結下了這一段深仇，其實他們兩個都是……」

對於這一件事，實在無從下斷語。

警方仍然是加緊通緝麻子。

有幾次發現麻子的踪跡，不過，警察人員出現，他又失去了踪影。

半年之後，有人發現在城門水塘的叢林內，有人吊頸自殺，死者是一個麻子。

不過，發現屍首已是他死後多日，因此，無法證實這個麻子是否殺死莫定堅那個麻子。

這麻子留下的物件也不多，全是一些日常用品，也無法在用品上面找到指紋，或者其他證據來證明他的身份。

不過，張康、波仔與黃美芬都相信，這個麻子就是殺死莫定堅的那一個。

可是，在警方的記錄內，只是把這麻子列為失踪的自殺者，而把莫定堅被殺一案列為一件懸案。

張康決定把這一宗案件檔案暫時擱置，當然追緝麻子的命令，依然繼續執行。

張康對波仔道：「當個好警察實在不易。」

波仔道：「是的，其實當個好人也不易。」

「很多時候，我們只要做錯了一些小事情，可以惹來終生的不幸。」

各位看官，究竟麻子是否就是個大惡不赦的人，那要你們自己判定了。

（全文完）



武林帮會奇情秘事錄／封從虎・文　可飛・圖

龍殺令

情絲惹禍

那一排用大麻石砌成的高牆，在隆冬嚴霜覆蓋之下，顯得非常之潔白，白得像塗上一層白蠟一樣。

清晨，陽光弱得有如燭火一樣。通到這一堵高牆來的路上，也全是厚厚的積雪。兩名獄卒，正縮着頭向前走來，自他們的口噴出來的白氣，似乎立即凝成了細小的冰粒，天眞冷啊！

這裡是滄州府的大牢。

被囚在大牢中的，全是些殺人越貨的重犯，大牢之中自然是暗無天日，除了秋後處決時從裡面拉出來行刑的死囚之外，幾乎很少人活着出來的。

但今天的情形有些不同，方今皇上喜獲太子，大赦天下，傳諭各府，在大牢之中，赦出一名重囚來，以示普天同慶之意，滄州府的知府大人，昨晚翻開重囚的花名冊，硃筆順手一圈，批道：赦此人。

被圈中的這個人今天就可以從大牢中釋放出來了，這個人姓丁，名天野。

那兩個獄卒縮着頭，來到大牢的簽押房前，一掀起棉簾，鑽了進去，簽押房中生着一盆熊熊的炭火，一團暖氣迎面撲了過來。

此恨無涯

他們才將從知府大人公堂上領下來的花名冊向上一放，其中一個道：「看看是誰這麼的幸運。」

另一個雙手搓着，道：「看看吧！反正是咱們這裡出去的人，再能活上三年五載的命，也算是祖墳風水好了，是誰？」

那一個正在翻開花名冊的人突然呆了一呆，道：「是他！」

另一個問道：「怎麼啦，是誰？」

「東字號第七間石牢中的丁天野。」

另一個獄卒皺起了眉頭，道：「丁天野？那是什麼人？噢！就是那個被鎖了琵琶骨，一天到晚祇縮在一角，一雙眼睛綠幽幽地邪門得很的那個傢伙？」

「可不是！他在大牢中怕也有二十年了，嘿！我聽得人家說，他是由咱們滄州府近百年來最出名的捕快，號稱『天羅地網』的黃山黃大爺抓來的，是一個要犯，這傢伙也很有來頭，聽說一身功夫好生了得，要不然，怎麼一來就用鐵鍊穿了琵琶骨？據黃捕頭說，若不是這樣，一天也關不住他啦。」

「得了，得了，將他帶出來，交給知府大人看過，將他放了，不

就完了嗎？」

那一個是老獄卒，他喃喃地道：「二十年了，一個人被囚了二十年，他再出去的時候，不知會怎麼樣？」他一面說，一面拿起了一大串鎖匙走出了簽押房，另一個就跟在他後面。

走進牢房，便有一股異樣的臭味撲面而來，不是當獄卒子當得久了，聞到了那股臭味，準得嘔上三天三夜，而轉入石牢之後，那種臭味却聞不到了，聞到的是一股陰森森的死氣。

通向石牢的甬道中，掛着幾盞半明不暗的油燈，那些油燈非但沒曾添上一絲生氣，反倒更令得這裡像是閻王的森羅殿。

那兩個獄卒一直向前走着，在陰暗的石牢中，並不是每一間都囚着人，但囚着人的石牢，更加恐怖。

因爲裡面的人實在已不成人形。

兩個獄卒終於在一扇鐵門前停下。

他們向內望去，看到石牢的一角有兩點綠幽幽的光芒，如同一雙鬼眼一樣。

那老獄卒吸了一口氣，叫道：「丁天野！」

石牢中並沒有回答，只是傳來了「錚」的一聲响。

老獄卒再叫：「丁天野！」

仍然沒有回答，但是在屋角處的那兩點綠色的光芒，似乎強大了許多。

老獄卒道：「丁天野，恭喜你了。」

他這一句話才出口，只聽得裡面傳來了一陣「錚錚」聲，然後，便是一聲怪叫，再接着，一股勁風捲着一條人影，直撲了出來！

那一股勁風，將兩名獄卒撞得連退了三步。

在鐵柵之後，已多了一個人。

與其說那是一個人，還不如說那是一個怪物來得恰當些。

那獄卒在這裡當了近十年的差了，可是他還是第一次見到這個人。

他頭上的頭髮結了一個又一個的結，虬結在一起，像是一個亂草窩，而在亂髮之下的，簡直是一個骷髏，漆黑的皮膚，緊緊地包着骨頭！

若不是那一雙眼睛還現着十分邪門的綠光，無論如何也難以相信那是一個活人。

他上身赤着，骨頭一根一根地可以數得出來，他的下身，圍着一塊破得千絲百縷的破布，再往下便是柴枝一樣的雙腿。

在他兩邊的肩頭上，却有極粗的鐵鍊穿過，鐵鍊的穿口處，皮翻肉綻，可以見到森森的白骨。

他鳥爪似的雙手這時正抓在鐵柵上，他微微地張着口，一口白牙，利得像是用銼子挫過一樣。

只聽得他呼嚕呼嚕地喘着氣，然後，用狼嗥似的聲音叫道：「要處斬了麼？」

那一句問話，更令得那二名獄卒各自打了好幾個冷顫。

那老獄卒忙道：「不是不是，你誤會了，太子降世，大赦天下，每一府赦重囚一名，知府老爺點中了你，這可不是大喜麼？」

那人雙手緊緊地抓在鐵柵上，由於他的身子在劇烈地抖着，是以連那鐵柵也抖得「錚錚」作响之聲，不絕於耳。

那老獄卒忙道：「你別搖，要是搖倒了，那可就麻煩了，快等我們來開門。」

可是他却沒有聽到，他的身子不住地抖着，而自他的喉間，則不住發出難聽之極的號叫聲來，叫了許久，才聽得他道：「你們……你們不是逗我玩？」

「不是，當然不是，丁……丁爺，你這樣子……我們如何敢放你出來？你……你可別將我們爲難，這些年來，沒有好好服侍你丁大爺……嘿嘿，請多多見諒。」

他不再號叫，而是怪笑了起來，老獄卒走遠幾步，道：「你可別太高興而失了態，知府老爺還在堂上等着，快讓我們開了鎖，好隨我們去。」

他停止了笑聲，後退了兩步。

老獄卒打開了鐵柵，向內走去。那人肩頭上穿過的鐵鍊直通到牆上，牢牢地釘在石牆上，還用一把大鎖鎖住。

獄卒開了鎖，道：「丁爺，現在就將鐵鍊拉出來，還是到堂上再扯？」

丁天野的聲音聽來是平靜了許多，他道：「現在就拉吧，若是到了堂上，知府大人一見我鎖着琵琶骨，一定是重囚，說不定會改變了主意，不放我了。」

那兩個獄卒心中陣陣心寒，心中俱在想，不放你這個太歲倒是好了，放你出去，膽小的人見到了你，怕不被你嚇死才怪了。

當然，他們全不說什麼，老獄卒說道：「那你就站穩了，這痛楚，可不是人受的。」

「你放心，我已忍了二十年了，還怕忍不住這一時的痛麼？」

他緊緊地咬着牙，雙手握在鐵柵上，兩個獄卒拉住一根鐵鍊，用力一拉，鐵鍊子由丁天野的肩頭上穿過，那一陣徹骨錐心的痛楚，令得丁天野發出了一陣震天動地的呼叫聲來。

那兩個獄卒被鐵鍊磨着骨頭的

舂舂聲，和丁天野的驚呼聲嚇得呆了，還是丁天野自己最先恢復過來，他低頭一看，肩頭上兩個可以看穿的深洞，沒有血，只有黃油在向外翻泛着。

他的身子在發抖，那可並不是因爲痛，而是他心中異樣的激動。

二十年了，他肩上那鐵鍊已穿了二十年，但是如今却竟然除去了。

他用鎮定得出奇的聲音問道：「兩位，滄州府中如今是誰在當差，還是外號人稱『天羅地網』的黃山黃捕頭麼？」

「早已不是了，六年前，黃大爺便告老了，丁爺，我說你這次獲了特赦，應該善自珍重，別再生事了，要知道天網恢恢，而且，黃捕頭官命在身，聽說你當時是繪形通緝的人犯？」

「是的，你放心，我不會和黃捕頭過不去的，我不過是想在他口中，問一問二十年前，是誰告訴他我住在滄州羣玉院的後院之中的。」

那兩個獄卒互相望了一眼，沒有再說什麼了。

他們二人也不敢再望丁天野。

因爲此際，自丁天野的眼中所射出來的那種光芒，簡直是令人不敢逼視的，那種綠幽幽的光芒，像是一團團可以直鑽入人肺腑之中的陰火一樣。

* * *

丁天野終於又走在滄州府的大街上了。

相隔了二十年之久，他終於又能見到陽光，又能自由自在地走動了。

滄州府的現任知府，體恤聖意，不但放了丁天野，而且還給他一套新衣，賜他沐浴，理髮，使得丁天野看來不那麼可怕了。

丁天野將雙手攏在衣袖之中，慢慢地向前走着。

他走出府衙時，剛剛看到府衙的告示牌，上面貼出一張告示，特赦重犯丁天野一名。

丁天野並沒因此而走得快，隔了二十年了，滄州府的街道都沒有什麼變動，他可以認得出街道來。

他瞇着雙眼，多少年沒有看到過陽光了，他非得瞇上眼不可，當他來到了綠水坊東大街的時候，已是晌午了。

他在東大街的街口停了片刻，目光停在一扇氣象十分宏偉的朱門之前，那扇朱門之上，有一塊橫匾，匾上四個字，在別家門上是很少見的，那是「善惡有報」的四個金字。

丁天野將四個字唸了幾遍，逕自向前走了過去，到了門前，抓住門環，敲了幾下。

不多久，大門便打了開來，開門的是一個精壯的漢子，向丁天野上下打量了一下，却攔住門，不讓丁天野進去，冷冷的問道：「尊駕是……」

丁天野臉皮牽了牽算是裝了一個笑臉，道：「在下受了些外傷，想向黃老爺子討點傷藥。」

正說着，又有兩個漢子撲到院子中，呼喝道：「什麼人在此胡言亂語？」

接着另一個人自屋中奔了出來，道：「小心點，有人來報說，府中將二十年前龍門幫的副幫主，玉郎君丁天野赦了出來，若是有人來胡鬧，先拿下了再說。」

那攔住丁天野的人道：「是啊，你們來看，這斯怕就是從死囚牢裡放出的丁什麼野！」

丁天野的雙手仍攏在衣袖中，他肩頭上已敷上傷藥，但是仍傳來一陣一陣的劇痛。他不想揮動雙臂，他只是抬起頭來，道：「不錯，我就是才從死囚牢裡放出來的丁天野。」

那漢子哇呀的怪叫起來，道：「好啊！你公然到這裡來撒野，定然是活得不耐煩了，先將你吊起來，吃三十鞭再說！」

他一面說，一面刷地一伸手，便向丁天野的肩頭抓了下來，那一招，丁天野一看便知道是天羅地網黃山所傳的擒拿法。

他身子一側，堪堪避過了那漢子的一抓，右足突然由外向裡，圈了一圈。

他右脚在圈動之際，上身紋絲不動，那漢子在他的對面，絕不知道他的下盤已發了招數，被丁天野一圈之間，右足已勾住了他的小腿，緊接住一抖腿，喝聲道：「去吧！」

那漢子身子向後直跌了出去，另外兩人大叫一聲，一左一右，搶了出來，但是丁天野雙足先左後右，快疾無比，連圈兩圈。

那兩個人搶到了丁天野的面前，連身子都未站穩，便已跌了開去。

丁天野連用雙脚，抖出三個人，他雙手始終攏在袖子裡，他人則已緩緩地走進了天井來了。

那三個跌倒在地的漢子，一骨碌爬起身來，連同另外兩個漢子，一共是五個人，兩個揮動鐵尺，還有三個人揮出的兵刃，竟各自是一根三尺來長的鐵鍊。

看到鐵鍊，丁天野便臉色一變，變成了死灰色，他身形凝立，喝道：「放下鐵鍊！」

那三人陡地一呆，一時之間，也不知道丁天野這樣呼喝是什麼意思。

但丁天野第二聲巨喝聲又已傳

出了來，喝道：「放下鐵鍊！」

這二十年來，在黑牢之中，他固然很少機會練拳脚，却有的是時間練內功。這時，他那一下巨喝，令得在他面前的五個人，人人都被他喝退了二步。連丁天野自己，對自己的內功居然是如此深湛，也頗感意外。

他第二聲巨喝聲中喝出之後，那五個人更是嚇呆了，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此際，只聽得大廳之中傳來了一個十分沉穩的聲音道：「收起兵刃來。」

隨着那聲音，只見一個五短身材的老者穩步走了出來，那老者業已半禿的頭，滿臉紅光，手中兩隻玉核桃，搓得「卡卡」直响。

他一出來，那五名漢子一起退後，他目光十分銳利，向丁天野上下打量了一下，道：「這位朋友，眼生得很，不知有何指教？請直說無妨。」

丁天野陡然地轉過頭來，向前逼近了兩步，道：「黃捕頭，你曾捉我入獄，如何會是眼生呢？」

黃山呵呵一笑道：「黃某身在公門，上命差遣，有得罪江湖朋友之處，事非得已，閣下若是因此而遷怒黃某，那可大錯特錯了。」

丁天野一聲長笑道：「說得好，然則用鐵鍊穿我琵琶骨，也是上命差遣？」

過了好半晌，才聽得黃山勉強擠出了一絲乾笑聲來，道：「原來是丁副幫主，恭喜你重見天日。」

他一面說，一面向後退了一步，左手在身後，迅速地擺了一擺。

在他身後的一名漢子連忙奔了出去。

丁天野又向前迫了近來，說道：「你可是想叫人去拿兵刃麼？哈哈……黃捕頭，二十年前，你絕不是我的敵手，今日你仍然不是我的敵手，若是你要迫我動手，那麼……」

他說到這裡，一直攏在袖子裡的雙手，突然揚了起來，他的動作快，黃山的動作也快，只見他猛地後退，手揚處，兩枚玉核桃「嗤嗤」有聲，向前勁射而去。

丁天野一聲冷笑，然後雙手一沉，五指一緊，已將兩枚玉核桃一齊抓住，只聽得他冷笑之聲不絕於耳。

黃山不斷的後退，丁天野不斷的向前進逼，已然進了大堂之中，只見丁天野雙手一翻，「叭叭」兩掌，擊向一張桌子上。

他手按在桌面上，望了黃山好一會，才提起手來，仍然攏在衣袖之內，黃山的視綫停在桌面之上，挪不開去，在桌面上，有兩隻深深的掌印，而被他運用內家眞力捏碎的玉核桃，則全部嵌進了桌面之中。

在黃山身後的脚步聲，令得黃山直了直身子，他回過頭去，只見他的一名弟子，已將他多年不用的兵刃金絲網捧了出來。

但黃山並沒有去接兵刃，他只是臉色灰敗的搖了搖頭，道：「你們退下，別來生事，這位丁副幫主是我的故人，和我有要緊的話說。」

那漢子叫道：「師父！」

可是黃山立即喝道：「退下！」

那漢子不敢再出聲，退了下去，其餘幾人也不敢再走近來。

黃山在桌旁坐了下來，道：「行了，憑你這種驚世駭俗的內家眞力，我與你動手也是自取其辱。」

他講到這裡，慘笑了一下，道：「你要殺要剮，還不動手麼？」

他閉上了眼睛，身子在微微地發抖。

丁天野一字一頓地道：「黃捕頭，我若拿你來洩憤，那定然叫天下好漢取笑！」

黃山在陡然之際聽出自己大有生機，他有點不相信似地睜開眼睛來道：「那麼，你想怎麼樣？」

丁天野挺了挺身子，緩緩地道：「二十年前，我到滄州來，住在羣玉院的後院，這件事極其秘密，你是如何知道的？」

黃山的身子陡然地一震，默然不語。

丁天野大喝一聲道：「我要你說！」

他的左手猛地一揮，擊在一條大柱之上，「叭」地一聲巨响，頓時木屑四飛，柱上缺了一大塊，他一俯身，道：「你若是不說，此宅老少，人人如此，無一可免，鷄犬不留。」

黃山的臉比白紙還白，他陡地吸了一口氣，道：「那是有人夤夜來告訴我的。」

丁天野陡地緊張起來，自從他被捕後的那一天起，他早就知道自己是被出賣的，龍門幫本就不是什麼正當的幫會，劫鏢越貨，搶奪官糧，什麼事全幹，是綠林中盛極一時的幫會，龍門幫的幫主和四個副幫主的容貌，全都張貼在各府各縣城門之旁的當眼處，他們的行動自然也極其小心秘密。

當年有玉郎君之稱的丁天野，到滄州府來時，便曾戴上極其精巧的人皮面具，而且，他並不投店，而是住在一個妓院之中。

他到滄州來，是因爲聽說滄州有三家百萬巨富，各自炫耀財富，說僵了口，已準備將所有的珍藏拿出來比較一下，那是方圓數百里的盛事，龍門幫聽到了風聲，自然也準備趁機來打劫，他是來滄州府中打探消息的。

他到滄州府來，除了幫主和另外三個副幫主之外，可以說是沒有人知道。

但是，他到滄州府，黃山當晚就將他捉住了。黃山是三更前來，用悶香將他燻翻了，趁他未醒之際，就穿了他的琵琶骨。

琵琶骨被穿，他的一身武功，無從施展，被投入滄州府的大牢中，一囚便是二十年。

如今，他不怨黃山，黃山是吃公門飯的人，他只想知道，將自己行踪告訴黃山的是什麼人？

他在二十年黑牢生涯中，早已將這個問題，翻來覆去不知想了多少次，在路上，到了滄州府之後，他絕未曾洩漏過行藏。知道他行踪的人，只有龍門幫的人，而且是只有龍門幫中居高位的幾個人，那便是當日一起議事的幫主，和另外三位副幫主。

一共是四個人。

可是四個人中出賣他的是誰？

他將其中一人在可能出賣他的人的名單剔去，那是他的生死之交，和他一齊投入龍門幫的八臂項飛。

八臂猿項飛和他玉郎君丁天野在未曾投入龍門幫之前，幹的也是綠林生涯。他們投入了龍門幫之後，從小頭目當起，一步一步的升上去，終於升到了副幫主的高位，當眞可以稱得上是生死與共的知交。

除了項飛，可能出賣他的人只有三個了，這三個人中，幫主可能性也不大。

龍門幫幫主金龍神君，在武林中成名數十年，武功、輩份，何等之高，他若要害丁天野的話，只消一出手，丁天野便絕對不是敵手。

而且，龍門幫的幫規極嚴，若是幫主有心要對付下屬，隨便引一條幫規，便可以將他處死了，又何必去私通官府？

龍門幫幫主不可能，項飛不可能，那麼剩下來的只有兩個人了。這兩個人中，誰才是害他的人呢？

本來，既然只有兩個人，丁天野是可以一個一個地查訪，但是因爲仇太重了，怨太深了，他去報仇之時，絕不能給他的仇人絲毫抵賴的餘地。

是以他必須確定是兩個人中的那一個人！

所以，他一出大牢，便來找天羅地網黃山，要在他口中探出這個人來，他這時，果然獲知是有人向黃山通風報信的。他激動得緊緊地咬着牙，上下兩排牙齒相磨，發出「格格格」的聲音來。

他一翻手，鳥爪也似的五指突然捉住了黃山的手臂，令得黃山的手臂疼得連帶身子也發起顫抖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誰，那是誰？」

黃山的聲音都變了，道：「你……你請放手！」

丁天野却非但不放手，反而將黃山的手臂抓得更緊，道：「說！快說！」

黃山道：「我，我不知他是誰，那個人的武功極高，他才一現身，便轉到了我的背後。」

「那至少也見過他一面！」

「我是見過他一面的，但是，他……却是幪着面的。」

丁天野的五指陡地一緊，黃山額上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丁天野像是瘋子一樣，雙眼之中，還射出綠幽幽的光芒，掀着唇，露出白森森的牙齒，道：「你說，那是誰，你說！」

黃山的身子像是篩糠一樣抖着，他嘶叫着道：「我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他一直貼在我的身後，我幾次想轉過身去看他都看不到他。」

「那你說說他的特徵，他穿什麼衣服，他說話的聲音怎麼樣，高矮如何，用什麼兵刃？」

「他……聲音十分尖銳，那分明是裝出來的，他穿一套黑色夜行衣，我也沒有看到他携帶有什麼兵刃，他雙手不時按在我的肩上。」

黃山說到這裡，突然停了一停。

丁天野立時問道：「怎麼？他手上可有什麼特徵？」

黃山苦笑道：「沒有，他是戴着鹿皮手套的。」

丁天野手一鬆，後退一步，一字一頓道：「戴着鹿皮手套，你看清楚了？」

黃山點點頭，道：「是，我看清楚了。」

丁天野突然仰首怪笑了起來，自他口中所發出的那種狂野而凄厲的呼聲，令得聽到的人，更不由自主地將身子縮成了一團。

他一面怪聲笑道：「原來是你，好，原來是你這賊子！」

他上下兩排牙齒猛然一挫，止住了笑聲，向黃山一拱手道：「多謝你了，黃捕頭。」他身形騰起，向外便掠，可是才掠到門口，轉過身又道：「黃捕頭，還有一事請教。」

黃山戰戰兢兢的道：「請說。」

丁天野問道：「龍門幫近況怎麼樣了？」

黃山道：「龍門幫早就散了，那是十年前，金龍神君突然死去之後的事，金龍神君一死，八臂項飛、金掌燕天南、毒砂飛虎陳烏，

三位副幫主爭奪幫主之位，各領部下自相殘殺。」

丁天野不等黃山說完，便道：「且慢，金龍神君一死，龍門幫幫主一職，自然是由他的女兒紅衣龍女擔任，難道紅衣龍女也死了麼？」

當他說到「紅衣龍女也死了麼？」一句話之際，他的聲音聽來也十分異樣。

而他的心中也正一陣抽搐，感到異樣的痛楚，他二十年來，連想也不敢想「紅衣龍女」四字，但這時，他却不得不問了出來。

而問出的「紅衣龍女」四個字，竟能引起他的心頭如此强烈的痛楚來，那可以說也是在他的意料之中。

黃山望了望丁天野，臉上露出像是十分驚訝的神色來，丁天野道：「說啊！望着我幹什麼？」

黃山結結巴巴的道：「你……自從你丁爺被捕之後，紅衣龍女大鬧滄州府，丁爺，你不知道？」

丁天野向前一俯，更用手按住了桌子，方能站穩，那是他心頭受了極大的震動之故，他心中不斷地道：「她大鬧滄州府？那是爲了什麼？可是爲了我，難道她對我，她竟對我如此有情意？」

丁天野呆了片刻，才道：「我身在大牢之中，如何知道。」

黃山現出抱歉的神色來，道：「是，是，我說漏了嘴，丁爺莫怪，紅衣龍女率領一百多名龍門幫高手，到滄州府來劫牢，但府中早有準備，調了精兵在守衛，紅衣龍女非但無功而退，而且，還將龍門幫的百餘高手，一齊折了，聽說，紅衣龍女僅以身免之後，和他父親金龍神君大吵了一場，金龍神君勃然怒發，在龍門幫的總壇上，要拔劍斬女……」

丁天野身如石像也似的，一動也不動，用心地細聽，可是等到黃山說到了金龍神君拔劍斬女時，他厲聲叱道：「你胡說！」

黃山發起顫來，道：「丁爺明鑒，小可絕不敢胡說。」

丁天野「哼」聲道：「人人皆知紅衣龍女是金龍神君唯一的愛女，他怎會殺自己的女兒？」

黃山苦笑道：「丁爺，這事武林之中人人皆知，我有天大的膽子，却也是不敢憑空捏造事實。」

丁天野深深吸了一口氣，道：「好，那你就替我照實說下去。」

黃山點點頭道：「是，他們父女兩人是爲什麼吵起來，也沒有人知道，等到金龍神君拔劍追出大堂之際，項飛、燕天南、陳烏三位副幫主便跪了下來，代爲求情，據當時目擊的一個人說，金龍神君氣得臉都黃了。」

「紅衣龍女怎樣呢？」

「紅衣龍女臉色煞白，只是說：『爹，你害了我，你自己或者不知道，但是你害了我！』她頭也不回的就走了，從此之後，沒有再出現過了。」

丁天野鳥爪也似的五指本來是按在桌面上的，這時他五指緩緩而有力地捏緊，手指在桌面上劃過，出現五道極深的刻痕。

丁天野說道：「難道……她一直沒有下落麼？」

「金龍神君一見紅衣龍女走了，便站着發呆，後來，龍門幫曾通帖天下幫會，要各路英雄協助找尋紅衣龍女的下落，有人說，看到她曾在衡山出雲峯附近出現過，可那是鐵心庵的所在，鐵心老尼的厲害，誰不知道？連金龍神君也不敢去證實一下她是不是在鐵心庵中，江湖上却全沸沸揚揚傳說……」

黃山說到這裡，頓了一頓，望着丁天野，像是有什麼顧忌一樣。

丁天野連忙問道：「江湖上傳說些什麼？」

黃山猶豫了一下，道：「江湖上傳說紅衣龍女是鍾情於丁爺你，因爲救不出你，是以萬念俱灰，投往鐵心庵，削髮爲尼了。」

丁天野的身子猛地向後退了兩步，跌坐在一張椅子上。

他呆呆地坐着，心中不知道是什麼滋味，這些事，他直到二十年後的今天才知道，而當年，紅衣龍女大鬧滄州府，父女總壇相拚，轟動武林之際，他却在陰暗無比的石牢之中，過着野獸不如的生活……

他的心中像是有千百條繩索，在緊緊地絞着，他痛苦得全身骨骼在格格作响，那個出賣他行踪的人，不但害了他，也害了紅衣龍女。

丁天野閉上了眼睛，他彷彿看到了紅衣龍女在黃河大堤上飛快地奔着，紅色披風揚得老高，宛如一團紅雲，人人都叫她紅衣龍女，但只有丁天野叫她紅紅。紅紅，聽到了他的叫聲，紅紅的俏臉就會現出甜密無比的微笑，除了丁天野還未曾向金龍神君作表示之外，龍門幫上上下下全都知道這一段戀情。

而當年，龍門幫之中，也的確只有風度翩翩的玉郎君丁天野，才配得起風華絕代的紅衣龍女。

可是殺那間，什麼都變了，鐵索穿肩，黑牢餘生，一晃就是二十年，他死裡逃生，已是形如鬼怪了。

如果這時祇有丁天野一個人在，那他一定忍不住號啕大哭了。現在，他當然可以忍得住，不讓眼淚流落了下來。

黃山等了片刻，才又道：「金龍神君自女兒走後，也就不怎麼管

龍門幫的幫務了，龍門幫的勢力大弱，不少高手紛紛離去，等到金龍神君死後，項飛、陳烏和燕天南三人自相殘殺，又死了不少高手，結果，三人也分不出高下，誰也沒有當成龍門幫的幫主，龍門幫也散了，他們三人各自帶一部份人，自立名堂，各組一幫，分據黃河中下游，明裡河水不犯井水，但是暗中，却還鬥得十分劇烈，一直至今。」

丁天野心中的激動已漸漸平復了下來。

二十年黑牢生涯，過着野獸不如的日子，已使得他懂得如何將極度的痛苦隱藏在心底中了。

他緩緩地站起身來，又問了一句：「你眞是看到，來告密的人戴着鹿皮手套？」

「是的。」

「那麼，毒砂飛虎陳烏現在何處？」

「丁爺，」黃山震了一震，說：「你說告密的是他？」

「我只問你，他現在何處？」

「陳幫主他自組飛虎幫，飛虎幫的總壇，就在往南約四百里，濟南府東八十餘里的黃河邊上。那地方，本來叫老牛崗，現在給飛虎幫改了名，叫飛虎崗。」

丁天野沉聲道：「多謝指點。」

黃山却忽然又叫丁天野站定了身子，黃山苦笑道：「二十年前我自知不是你的對手，是以用悶香燻翻了你，又穿了你的琵琶骨，害得你……唉！如今你總算出了頭，飛虎崗能不去，還是不去的好。」

丁天野並沒有說什麼，只望着黃山。

「飛虎幫主的武功，你是知道的，而且，幫中這幾年來，着實攬延了不少高手，你隻身前往，恐怕……」

丁天野聽到這裡，才發出了「嘿嘿」兩下慘笑聲，道：「黃捕頭，我還怕什麼，你或許不知那二十年黑牢生涯是怎麼過，但我却是捱過來的人，你說，我還怕什麼？」

黃山呆呆的坐着，不知怎麼回答才好。

丁天野緩緩的轉過身去，慢慢的向外走去，他不斷的發出那種令人心悸的慘笑聲來。

等到了丁天野出了大門，黃山七八名弟子才一起搶了出來，七嘴八舌地問着。

黃山却什麼也不答，只是長長的嘆了一聲，對於今天能夠死裡逃生，丁天野竟沒怎樣難爲他，他實在很感到意外。

但是，他的心中，却一點也沒有高興之感。

二十年前，他是個著名的捕頭，而丁天野更是年少英俊的大盜，然而如今，丁天野變得如此可怕得使人不敢逼視。

過了許久，黃山才道：「快散去吧！沒有事了。」

當天晚上，黃山收拾細軟，改名換姓，離開了滄州府，他知道丁天野一出來，武林中必然將掀起軒然大波，而他的年紀，他的武功，都是無法捲入這個大風波之中的，是以他誰也未曾告知就隻身走了。

＊　＊　＊

丁天野騎着一匹瘦馬，向南馳着。

他並不急於趕到飛虎崗，他要讓已經知道了仇人是誰的喜悅，多保留幾天。

二十年來，他日日夜夜都在思索着，告密的是誰，向官府洩他行踪的是誰，今天他總算知道了，那是毒砂飛虎陳烏。

他之所以肯定陳烏，是因爲黃山的叙述，黃山說來告密者戴着鹿皮手套。陳烏外號人稱「毒砂飛虎」，那是他兩樣絕技「腐骨毒砂」和「飛虎七爪」的合稱。

那腐骨毒砂，乃是極歹毒的暗器，發時毒砂漫天撒出，只要中上一粒，就緊黏在肌膚上，拂之不去，而砂上的奇毒也立時深入，肌肉腐爛，直至見骨而亡，極之厲害。

陳烏自己雖有解藥，但毒砂一沾上，便奇癢難忍，是以他發砂之際，必然戴上鹿皮手套的。

當丁天野聽到了鹿皮手套之際，他便立時想起了毒砂飛虎陳烏。

而他如今，已漸漸地接近了他，最妙的是，毒砂飛虎陳烏還一點也不知道。

出滄州府之後的第二天，烏雲密佈，當天下午，天就紛紛揚揚的下起了大雪來，大雪一直下到第二天的傍晚時分，而丁天野一直沒有歇息過，他縮着頭攏着手，騎着瘦馬向前行走，雪落在他的身上，使得他和茫茫一片灰白的天地幾乎結成了一體，如不是馬在雪地上留下一個一個的脚印的話，眞不知道有一人一馬在趕路。

第二天早上，雪早已停了，但是天氣冷得滴水成冰，積雪却一點未化。

在一個小鎮集上吃飽了肚子，丁天野又向南走去，大路上客商很多，大河凍了，客商趕凍渡河的十分多，在趕出了十來里之後，大路之旁，有一條小路。

那條小路的兩旁全是林子，樹上壓滿了雪，看來像是一片銀樹林子一樣。

在小路之旁，豎着一塊老大的石碑，碑上刻着三個字，染紅色，

乃是「飛虎崗」三字，這裡當然還不是飛虎崗，只不過是飛虎崗自此而去而已，但是過往的行人車輛，在經過那條小路的時候，莫不加快些，像是唯恐稍慢一些，小路上便會竄出什麼惡魔將他們拖走了一樣。

只有丁天野一個是例外。

他拉拉馬韁繩，瘦馬轉過了身子，四蹄翻着雪，直向那小路走去。

穿過了好幾座林子，便看到那座形勢甚是險要的山崗了，山崗延綿好幾里，只有一個窄窄的入口處，在山崖上，也刻着「飛虎崗」三個大字。

丁天野一來到入口近處，便聽得大石之後傳來了一聲呼喝，道：「來者是何方朋友？」

丁天野並不出聲，仍然緩緩地向前走去，大石後立時又喝了兩聲，但丁天野仍然不出聲，只聽得石後響處，「颼」地一聲，一支箭射了過來。

丁天野微微直了一下身子，伸指一挾，將箭挾住了，大石之後也跳出四名漢子來，各自橫刀在手，凶神惡煞般喝道：「來者留名！」

丁天野懶洋洋地道：「我是你們陳幫主的舊相識。」

四名大漢之中，年紀較長的那個道：「若是幫主舊交，請道姓名。」

丁天野突然哈哈地慘笑起來，他的笑聲如此的難聽，以致那四個漢子都不約而同退出了一步，丁天野又陰陰地道：「太久了，連我自己也忘了名字，但見到了陳幫主，他或者還認得出我來的。」

那四個人互望了一眼，突然發出一聲喊叫，兩個着地就滾，單刀閃動砍馬足，另兩個人的身子則疾拔而起，向丁天野砍來。

丁天野身子突然一側，自馬背之上滑了下來。他身子自馬背滑下之際，像是躍了下來一樣，身子才離開馬鞍，便突然一挺，向下踏去，雙足恰好踏在向前疾砍而來的兩柄單刀之上，將那兩柄單刀緊緊的踏在地上。

同時，他雙手揚起，雙袖疾拂而起，一股極之强勁的勁風過處，那拔身在半空的兩個人，如斷綫風箏也似的，向外直跌了出去。而那兩柄單刀，已被丁天野捲在手中。

丁天野雙臂一抖，手一翻，已立時將那兩柄單刀握在手中，他的動作快疾之極，等他握了兩把單刀在手，那兩個着地滾來的人，才倉皇後退。

可是丁天野雙手疾伸，刀尖已然抵住他們的咽喉，那兩人臉如土色道：「尊駕，有話好說。」

丁天野一字一頓道：「去告知陳幫主，有個相識的來拜訪他。」

他一面說，一面雙手突然向前一送。

他雙手所執之單刀，刀尖已抵住了咽喉。這時，突然之際，雙手向前一送，分明是要取兩人的性命，那二人方才聽得丁天野要他們傳話，剛在想可有了生機，突然之間又見他雙手向前一送，不由嚇得魂飛魄散，立刻慘叫起來。

也就在他們慘叫聲中，只聽得「啪啪」兩聲響，那兩柄單刀突然齊中斷折，前半截刀身落了下來，斷刀又抵住了二人的咽喉。

那兩人全身發抖，一時之間，也不知道何以自己竟能不死。

丁天野哼了一聲道：「還不快走！」

兩人向地上一看，看到了斷刀，這才知道，原來對方在雙臂向前一送之際，內力暗運，已同時將刀震斷，是以刀雖然向前送出，但是他們却未曾因此而送命。

一想到對方武功如此之高，那兩人如何還敢說半個不字，掉頭就跑，連那兩個被丁天野袖勁拂出去的人，也疾奔而去。

丁天野拋去手中的斷刀，不急不緩地向前走去，等他走過那一道兩丈來長的峽谷時，只聽得前面一聲鑼響，隱蔽處閃出了三四十個人來。

那三四十個分成兩排列開，兩個身形矮胖的人越衆而出，向丁天野拱了拱手道：「閣下是……」

丁天野冷冷的道：「剛才我已說過了，是你們陳幫主的舊相識。」

那兩人桀桀冷笑，一個道：「舊相識也好，新相識也好，總有個姓名，像在下兄弟二人，人稱冀南雙毒，閣下難道如畜牲一樣，無名無姓麼？」

丁天野綠幽幽的眼光盯住了那人，他的眼光十分異特，顯然看得那人十分不自在，是以那人按住腰間的軟鞭，顯得十分之緊張。

丁天野看了他好一會，才道：「你出言傷人，那是自取其亡。」

那人手背突然一抖，「呼」地一聲響，軟鞭已疾抖而起，他那軟鞭之上，有着許多尖刺，一揚起來，映着日光，藍殷殷的，一望而知，刺上餵有劇毒，軟鞭才一抖起，便向丁天野劈頭劈腦砸了下來。

那人一出手，另一人雙臂一分，「錚錚」兩聲，雙手各多了一枚長五尺許的點穴橛，一上一下，「嗤嗤」兩聲，點向丁天野的「氣海」、「肩井」兩穴。

這兩人出手都十分快，丁天野一聲怪叫，身子突然向後，仰頭倒下去，他身子向後一倒，點穴橛兩招一齊點了個空。

但是，向他劈頭劈腦砸下來的一鞭，他却仍是未能避開，長鞭呼嘯着，向他的胸口疾甩了下來，丁天野的身子向後仰去，雙足還是站在地上的，那是一式絕頂的鐵板橋功夫。

但是，電光石火之間，他的雙足突然猛地向前蹬了出去。

這一蹬之勢，可以說是怪異之極。

因爲，在他雙足蹬出的那一刹那間，他的身子是懸空的，如果對方的一鞭剛好在這時砸下來，那麼他是絕對沒有躲避的可能。

但是他動作之快難以形容，當他雙足蹬出之際，長鞭離他胸口還有兩尺。

而他雙足蹬出，却蹬中那人的小腿。

這一蹬之力何等强勁，只聽得那人慘叫了一聲，在慘叫聲中，看然骨斷之聲，更是清脆可聞，身子向後一仰，只見他像是矮了一尺，而斷骨刺破了他的腿上肌肉，兩股血泉疾噴了出來。

丁天野一旦蹬中了那人，身形亦下沉，也落到了雪地之上，他順手一抄，抄起了兩團雪來，揚向那使點穴橛的人的面門。

雪花雖然是綿軟之極的東西，但丁天野將兩團雪花揑個實實的，揚出的乃是兩個雪球，而且他內力過人，那兩個雪球一先一後，「叭噠」兩聲，撞在那人臉上，雪球震散之後，鮮血隨之迸濺，那人的臉上已是血肉模糊了。

丁天野身一挺，站了起來，在不到兩招之間，冀南雙毒已然個個重傷，那排列而立的三四十個人個個呆如木鷄。

丁天野冷笑着，慢慢地向人羣中走過去，那三四十人紛紛後退，丁天野轉過了山脚，只見他面前乃是四五十級石階，石階之上便是一座十分宏偉的建築。

雖然比不上當年的龍門幫總壇的氣勢，但因爲形勢十分險惡，足以襯托得極爲奇偉。丁天野抬頭上望，身後三四十個人也已遠遠地圍了上來。

而在石階之上，一個人正飛掠而下，那人身法極快，轉眼之間便到了丁天野面前，丁天野一見那人便震了一震。

那是龍門幫中的舊人，是龍門幫八大堂主之一破碑手歐陽興旺，二十年不見，他自然也老了許多，但精神奕奕，想來在飛虎幫中也是十分得意。

自從黑牢之中被放出來之後，丁天野還是第一次遇到舊相識。

他震了一震之後，凝立不動。

只見歐陽興旺向他上下打量了幾眼，顯然他是絕不能在眼前這個骷髏也似的怪人身上，找出當年玉郎君的影子來了，是以十分疑惑地道：「閣下是……」

丁天野嘆了一口氣道：「何以如今要見一見陳烏，竟然有這許多麻煩？」

歐陽興旺道：「尊駕來意不明，他是一幫之主，自然要查明白，閣下也理應通報姓名！」

丁天野一聲慘笑，道：「玄和堂主，我就是不想通名報姓，我想見了他之後，考考他的眼力，看他是不是認得我？」

歐陽興旺打量了對方半天，在對方口中，能叫出他多年以前在龍門幫中的職位來，這不禁令他大吃一驚，後退了一步，望定了丁天野。

在那片刻之間，他心如電轉，殫精竭慮，在思索那究竟是什麼人。

但是，這時的丁天野和當年的玉郎君，實在是沒有絲毫相似之處的，二十年非人生活，使他整個地改變了，歐陽興旺望了半晌，才勉强一笑，道：「原來閣下果然是陳幫主的故人。」

丁天野冷冷的道：「正是，你如果不帶我上去，我可以自己上去！」

歐陽興旺忽然堆下笑容道：「請！」

他一面說一面伸手來握，看來他是想和丁天野把臂前往的，但是丁天野自然知道，他是想藉此掂一掂自己的份量，他眞氣運轉，聚於右臂，但却蓄而不發，及至歐陽興旺的五指一握上來，掌中力道突然發出之際，丁天野的內力才迸了出來。

兩股力道一撞，歐陽興旺連退了三步，方始站穩了身子。

丁天野則一聲怪笑，道：「我不怎麼喜歡別人碰我的，閣下莫怪。」

歐陽興旺試了一試，已看出對方的武功遠在自己之上，在這樣情形之下，除了帶他去見陳幫主之外還有什麼辦法？

他不敢先行，唯恐對方在背後出手，是以讓丁天野先走，却不料丁天野突然一伸手道：「我們還是一起走吧！」他一伸手間已牢牢的握住歐陽興旺的左手手腕。

歐陽興旺大吃一驚，臉色條變，但是他已身不由己了，被丁天野帶着向石階之上疾馳而上，轉眼之間，二人到了飛虎幫總壇的金漆大門之外。

只聽得大門之中傳來一陣極其宏亮的笑聲，接着便是一個中年人的聲音道：「聽說有故人來訪，何其榮幸，請立時前來相會！」那正是陳烏的聲音。

一聽到陳烏的聲音，丁天野只覺得熱血沸騰，握住了歐陽興旺的手指不由自主的緊了一緊，歐陽興旺咬着牙，才不致叫了起來，丁天野到了門前，衣袖一拂，「呼」地一聲，將大門拂了開來。

大堂正中的一張金交椅上，坐着一個中年漢子，立時站了起來，那中年漢子兩道濃眉，蓋着一雙目光極其銳利的眸子，一團亂鬚，身形高大，腰際懸着一隻一尺見方的鹿皮袋，左手戴着鹿皮手套。

丁天野一步跨了過去，手一鬆便放開了歐陽興旺，歐陽興旺身形一閃，便到了毒砂飛虎陳烏的身後，陳烏向他揮了揮手，示意他離開遠些。

一看到了陳烏，丁天野已然封了口的肩頭上的創痕，似乎又感到了一陣抽搐似的劇痛。那樣的苦楚就是眼前這個人賜給自己的，自己要怎樣在他身上找回補償？

他雙眼碧光閃閃，兩人相隔一丈五六左右，互望了好一會，丁天野才以十分沉靜的聲音道：「陳幫主，別來無恙麼？」

陳烏臉上現出疑雲不解的神色來，他勉强一笑道：「請恕在下眼拙，閣下說是陳某故交，但是在下……却不敢相認。」

丁天野發出令人毛髮直豎的桀桀笑聲，身形聳動向前連跨三步，兩人之間的距離突然縮短了，丁天野仰起頭來，道：「你不認識我？你仔細的看看？」

陳烏滿臉皆是警惕之色，他戴着鹿皮手套的手，也向腰際的鹿皮袋移近了許多，可是他仍然搖着頭，道：「我與閣下，可以說素未謀面。」

丁天野緩緩道：「可是，有人却記得你手上的鹿皮手套。」

陳烏聽了哈哈一笑道：「原來閣下有什麼親人死在陳某的毒砂之下，是以來尋仇了，那又何必冒充是陳某的舊識？」

丁天野搖搖頭道：「不是，你戴着鹿皮手套的手會放在一個姓黃名山的人肩上，你可還記得麼？」

陳烏一呆，道：「此話何意？」

丁天野桀桀地笑了起來，道：「二十年前，滄州城內向天羅地網黃山洩露我的行藏，不是你麼？」

丁天野越說越激動，講到最後「不是你麼」四字之際，身上的衣服，如爲狂風所拂一樣，「呼呼」有聲，一個「麼」字才出口，他雙手齊出，猛地提了上去，向陳烏的肩頭疾抓而下，而在那一剎間，陳烏果然不趨避，只聽他一聲呼叫道：「你是，你竟是丁四弟！」

當年龍門幫的四個副幫主，名是副幫主，實際上等於是幫主金龍神君的弟子一樣，是以他們互相之間以兄弟相稱，四人之中，丁天野年紀最小，是以稱之爲「丁四弟」，可是這時陳烏的「丁四弟」三字出口，「颼颼」兩聲，丁天野十指已經緊緊的抓住了他的肩頭，十指深入陳烏的肩頭，陳烏臉色倏變，勉力忍住了痛楚，驚道：「丁四弟，是你麼？你作什麼？」

丁天野雙手抓住了陳烏，他的心中已經起了一股難以形容的快意，他咧嘴露着齒，自他的喉間，發出一陣含糊不清的聲音來。

而這時候，在門後帷旁，約有四五人，手執利刃，一起湧了出來，陳烏肩頭骨骼已被握得「格格」發响，他一面運氣相抗，一面叫道：「你們不可妄動，這是我丁四弟玉郎君丁天野。」

丁天野厲聲道：「是的，就是那個因爲你去告密，而像狗一樣在黑牢中鎖了二十年的丁天野。」

陳烏道：「你這話從何說起？」

丁天野哈哈大笑了起來。

陳烏又厲聲道：「你這話是從何說起？是我告的密？我爲什麼要去告密？丁四弟，你出了事，對我有什麼好處？你快快放手。」

丁天野十指牢牢地抓着，道：「你不必圖賴了，我當日一到滄州，晚上就着了道兒，我行踪無人知道，不是你尾隨我到滄州又是誰？」

陳烏深深吸了口氣，道：「那你就錯了，丁四弟，這事我再易分辯都沒有了，當時你一走，幫主便命我與歐陽堂主，以及金堂主兩人，南赴長江，去和長江的白蓮幫聯絡，我們三人是在白蓮幫中過的年，老堂主如今也在此處，這都是千眞萬確之事。」

丁天野一呆，道：「鐵面無私金能？」

那鐵面無私金能，在昔日的龍門幫中地位，雖然不如幾位副幫主之高，但是他在龍門幫中受到的尊敬，絕不在幾位副幫主之下，他號稱鐵面無私，爲人極其正直，乃是當年龍門幫的執法，他說的話人人信服，是以這時丁天野立時反問。

陳烏揚聲叫道：「金副幫主，快請現身！」

只聽得大堂側門處，响起了一個聽來十分鏗鏘的猶如鐵板相擊也似的聲音，大聲道：「丁副幫主，一別二十年，別來無恙！」隨着語聲，一個人大踏步走了出來，那人身形高大，兩目森嚴，正是鐵面無私金能。

金能一出來，看到了丁天野，他也不禁陡地一呆，呆呆地望了丁天野半晌，長嘆了一聲道：「唉！歲月不饒人啊！」

丁天野却是目光閃閃，道：「金堂主，陳烏的話是眞的了？」

金能道：「眞的。」

他祇說了兩個字，但是那二字的份量之重，却是重逾千斤。

丁天野的身子一震，雙手也不由自主一鬆，向後退了一步，陳烏鬆了一口氣道：「丁四弟，你若是再不信時，當年的白蓮幫主如今還在，愚兄可以和你共赴白蓮幫去對質，我們三人向南走，你却往北行，我們如何能到滄州府去告密呢？」

對於陳烏這一番話，丁天野就像是沒有聽見一樣，他在鬆開了雙手之後，向後連退出了幾步，然後便聽他不住喃喃地道：「那麼是誰？是誰幪了面，戴了鹿皮手套去告密？」

他自問了好幾遍，才陡然抬起頭來，大聲道：「是誰？」

毒砂飛虎陳烏的臉色十分嚴肅，道：「丁四弟，知道你的行踪的人，寥寥可數，總不外是這四五個人，你自己難道還想不出來麼？」

丁天野茫然地搖頭道：「我想不出來。」

在一旁的歐陽興旺，突然踏前一步低聲道：「丁副幫主，屬下有一言相告。」

其實如今這樣的場合下，歐陽興旺講話實在是沒有低聲講話的必要的，但是因爲他要講的是極之重要的內容，是以他不由自主地將聲音壓得十分低。

丁天野立時道：「什麼事？」

歐陽興旺尷尬地笑了一下道：「我也不敢說一定是他，但是這件事，丁副幫主却是非知道不可的。」

丁天野說道：「什麼事？快說。」

歐陽興旺吸了口氣道：「燕天南燕副幫主，曾向幫主求過親，想娶紅衣龍女這件事，丁副幫主可知道麼？」

丁天野的身子陡地一震，金掌燕天南當年竟向金龍神君求過親？這實在是不可能的，他，玉郎君和紅衣龍女相戀，龍門幫上下誰人不知，燕天南如何會再向金龍神君求親？

只是紅衣龍女貌美如花，再加上又是金龍神君的女兒，武林中人誰不想娶她爲妻，燕天南明知自己未見得能償所願，但他異軍突出，想金龍神君一言定好事，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

如果燕天南想娶紅衣龍女，那麼自己當然是他眼中釘了。

那麼……

丁天野一想到這裡，身子不由自主的震動了起來。

只聽得鐵面無私金能沉聲道：「歐陽兄，此事你又如何能得知？」

歐陽興旺道：「那晚，燕天南求見幫主之際，恰是我在總壇當值，他進去出來我都曾親見。」

「或者他另有事情稟告幫主？」

「不是，我聽得幫主大聲吼叫，說他只有一個女兒，誰也別想在他身邊搶走他的女兒，聲達戶外，我親耳聽聞，在幫主發怒之後，燕天南臉色尷尬地退了出來，見到我之後，兀自憤然不悅……」

歐陽興旺講到這裡停了下來，望了丁天野一眼。

「他說什麼？」丁天野尖聲的問。

「他說，老頭子還不知道他的女兒和老四泡上啦，哼！好好的來求親發惡罵人，要是女兒做出丟臉的事來，不知該怎麼樣了，他說完之後就走了。」

「這件事，離我出事有多久？」

「大約一個月左右。」

丁天野身子直了一直，緩緩地轉過身來，自他的齒縫之中迸出一句話來：「燕天南現在何處？」

金能、陳烏和歐陽興旺三人異口同聲道：「他自創金掌幫，距此四百里，沿河上一問便知。」

丁天野大踏步向外走去，走出了幾步才道：「三位，我要到金掌幫去，你們千萬不可洩露我的行踪，陳大哥，剛才多有得罪，請你別怪我。」

陳烏長嘆一聲，道：「丁四弟，看了你這等情形，我怎能忍心怪你？若眞是燕老二告的密，別說你不容他，我也不容他，但你不必急在一時，且先盤桓幾日，咱們兄弟叙叙舊情。」

丁天野苦笑道：「你想，我怎能不心急？」

他在講這句話的時候，咬牙切齒，在他極其恐怖的容貌上，更現出令人心悸的淒厲神色來，看他這等神情，陳烏長嘆了一聲道：「丁四弟，那我不再留你了，你武功極高，足可應付，但是……但是……」

「陳大哥還有什麼吩咐？」

「燕老二爲人爽直，胸無城府，他似乎不像是個告密之人，你還是先將事情弄清楚才好。」

丁天野一聲苦笑道：「除了他之外，已不會再有別人，當然，我是要弄清楚的。」他緊緊地咬着牙，一字一頓地道：「我要他死，也死得明明白白。」

他身形陡地掠起，「颼」地一聲，便已掠了出去，急步來到門前，已見他身形如烟，掠下了石級，隱沒在門口不見了。

＊　＊　＊

朔風呼號，河岸上的冰渣子被

勁疾的西北風捲了起來，在河堤上翻滾着，有的更是跳了起來，打在馬蹄上，令得在急馳中的馬兒發出一陣陣的尖嘯聲來。

四百里路程，丁天野停也沒停過，當他奔馳一夜，天色漸漸明亮之後，他的身上和馬的身上，全是厚厚的一層雪花。

見到了朝陽，丁天野才伸了伸身子，他身上的雪花，颯颯地落了下來，雪花不但結在他的身上，而且結在他兩道濃眉之上，使得他看來，形貌更是可怖。

第三天早上，過了陳橋鎮。

在鎮上，丁天野略歇息了一下，過陳橋鎮，不遠就是開封府了，而金掌幫的總壇，就在開封北三十里的黃河邊上，再向前十餘里，過了河就到了。

天氣似乎越來越冷，丁天野是連人帶馬上了冰排，被粗大的繩索拉過河去的。一過了河，他就看到了兩座巨大的石亭。

石亭頂上的積雪還十分厚，冰棱在簷角上掛了下來，足有三尺來長，石亭的柱上，皆刻有「金掌幫迎賓之處」七個字。

可是，石亭中一個人也沒有。

丁天野走進石亭等了半刻，仍不見有什麼人來，他心中遲疑了一下，又出了石亭，再策馬向前飛越而出，只騎了半里許，便看到前面好大的一片樹林子，那林子全是上百年的榆樹，樹上覆滿了雪，看來更是氣勢逼人，有一條小路，略略掃過些雪，一直向內通去。

到了林邊，丁天野略為停了一下，但立時又向前飛馳而去。

進林不久，幾排齊整的房屋，便已現在眼前。

那幾排房屋之中，正中一所氣勢特別宏偉，丁天野走得近了，只見房屋前很多人在來往，但是人人皆出現惶急之色，沒有人來理會那丁天野。

丁天野心中呆了一呆，直到了屋前，才一翻身下了馬，直到此際，才有人向丁天野望了一眼，但是望他的人，却也不來問丁天野究竟是什麼人。

丁天野心中大奇，一伸手按住一個在身邊經過的人的肩頭，問道：「這裡可是金掌幫的總壇？」

那人嘆了一聲道：「正是。」

丁天野心中不禁一凜，暗忖莫非自己前來的消息已然走漏，是以燕天南故意以這樣的佈置來對付自己的？然而看來來去去的人，個個如此，却又不像是裝出來的。

照如今這樣的情形看來，倒像是金掌幫中發生了什麼大事一樣。

丁天野略想了一想，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唉，幫主昨晚帶着殷副幫主，在河邊和六盤四妖動手，今日凌晨是殷副幫主將之背回來的，幫主只怕……只怕……」

丁天野「啊」了一聲，手一緊，抓住那人的手臂道：「你快帶我去見你們幫主。」

那人被丁天野握得怪叫了起來，道：「你……你閣下是何人？」

正在喧鬧間又有幾個人自內奔出來。丁天野一眼看到了其中一人，是龍門幫的舊日堂主，三手神劍殷黑子，那自然就是那人口中的殷副幫主了。

丁天野一看到了殷黑子，連忙鬆開了那人迎了上去，道：「燕天南怎麼了？」

殷黑子滿臉悲容，搖了搖頭，但突然之間，他臉上浮起了一層警覺的神色道：「尊駕是何人？」

丁天野一聲慘笑道：「二十年前的玉郎君丁天野，來拜訪燕二哥來了，我還能見得到他麼？」

殷黑子大吃一驚，登登向後連連退了三步，道：「你……你是丁副幫主？唉，要是你昨天來，燕幫主一定不致傷在六盤四妖之手中了。」

丁天野一聲冷笑道：「自然。」

殷黑子却未曾聽出他弦外之意，忙道：「丁副幫主，你快跟我來，遲些只怕來不及了。」

他一個轉身向內走去，丁天野跟在他後面，兩人迅速來到了一間陳設十分華麗的臥房中，只見一個身形粗壯的漢子躺在床上。

在床邊，有一個美婦和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正在啜泣着。

躺在床上的那個漢子，雙目圓睜，臉色獰厲，他的身上幾乎綁滿了白布條，但是所有的白布全被血染滿了，他的手腕之上纏着白布，一望而知，雙手已被人齊腕切去，在他的胸口，血仍不斷的透出白布來，自他的喉間，則發出極其難聽的呼嚕聲。

任何人一看，都可以看出，那是一個傷重之極，就快要死去的人了。

丁天野一進房，便呆了一呆，目光望定這個人的身上，這個人就是金掌燕天南。

這個人就是害了他吃了二十年苦頭的人，難道就這樣讓他死了麼？這不是太便宜了他嗎？

在刹那間，丁天野知道他自己也沒有能力來先救了燕天南，然後慢慢地折磨他了，他心中那一口怨氣，難道竟不能有發洩的一日麼？

突然之間，他碧光閃閃的兇睛，停在床邊的美婦人和少年身上。

那當然是燕天南的妻子和兒子了，他要燕天南死前，先看到他愛妻、嬌兒的慘死，一想到這一點，想到燕天南在臨死之前，還要受到這樣的懲罰，丁天野幾乎不由的縱聲大笑起來。

而殷黑子在一進房之後，便直趨床前，道：「幫主，幫主，二十年前失陷滄州府大牢的玉郎君丁天野來了！」

床上的燕天南雙眼瞧也不瞧一下，緩緩的轉過頭來，當他對住了丁天野的時候，他啞着聲道：「老四，你……我……是你在我面前麼？」

丁天野緩緩的向前走來，停在床邊道：「燕二哥，是我來了。」

燕天南呼嚕呼嚕地喘着氣，道：「是啊，二十年了，唉！老四，你……爲什麼不早來一天，你早來一天，今早我有了幫手，便……不會……落得這樣……下場了，你如今別望我了，快去到華山北麓去，快去救……」

他講到這裡，喘了幾口氣。

丁天野冷冷的道：「我到華山北麓去做什麼？」

「去救項老三，六盤四妖在傷了我之後，便聲言要去找項老三，以報當年我和老三大破妖穴之仇，我不是他們的敵手，項老三也一樣是敵不過他們的……你備快馬去，或者……還可以趕得上……助他一臂之力，我們……兄弟一場，雖然曾生齟齬，但畢竟……是兄弟相稱過的。」

這一番話可以說是誠懇之極，聽在丁天野的心中，實在是令丁天野大爲震動。

因爲一個將死之人還如此關懷着曾經稱兄道弟過的人，若說他會去告密出賣兄弟，那是很難令人相信的事。

而且，八臂猿項飛和丁天野乃是生死之交，丁天野一聽到六盤四妖聯手傷了燕天南之後，又去找項飛的晦氣，他心中也是焦急得很。

但是不論如何想念項飛之難，有一件事他仍是非要弄清楚不可的。

他要燕天南承認是他告密的。

丁天野俯下身來，沉聲道：「項三哥有事，我自會盡力趕去，但我有一件事，却是非要弄明白不可。」

燕天南掙扎的道：「什麼……事？」

丁天野還未曾講，便先慘笑了一聲，道：「二十年前，我被陷獄中是有人向官府告密的。」

燕天南咬牙切齒道：「可惜我是將死之人，不然定和你一齊找出此人，碎屍萬段。」

丁天野一聲冷笑，道：「燕老二，那告密的人就是你。」

丁天野這一句話一出口，燕天南的身子突然一震，疾揚起手來，他揚起手來，像是向丁天野抓來的，但是他的手早被斷去，自然不能再有什麼動作，他的手臂揚起之後，由於雙手被切去，以致斷手處鮮血湧出，連白布也難以阻止，直淌了出來。

他顫聲道：「你……老四……你瘋了麼？」

「你曾向幫主求過親，是不是？」

燕天南咬牙道：「是！」

「你明知紅紅和我兩人情濃，你還這樣做？你還要這樣做？」

燕天南厲聲道：「是的，你和紅紅情濃，但是你就不准我爲她廢寢忘餐麼？」

「是以你將我當作了眼中釘，想將我除去，是也不是？是以你便到滄州府去告密了，是不是？你說！」

燕天南哈哈大笑起來了，他笑得如此淒厲，笑得丁天野也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他笑了許久，才道：「老四，你錯了，你出事之後，紅紅和幫主大鬧，定然要派人去救你，幫主曾聲稱誰隨紅紅去的，便逐出龍門幫，當時堂主、副幫主只有我一人……只有我一人，幪面前往……」

丁天野叱道：「胡說，項老三呢？難道他也不去？」

燕天南又怪笑着並不回答他的問話，只是道：「殷黑子，你說給他聽聽，若不是那次爲了救你，我在滄州府爲火燒所傷盲了雙目，我如今怎會在六盤四妖之手下傷得如此之慘？你說，你說？我爲了救你連一雙眼都廢了，你反來說我告密，害你受苦？你……哈哈，我們總算稱兄道弟過了。」

丁天野眞正的呆住了。

難怪燕天南從未感到自己的容貌改變，原來他那雙目早已失明，根本看不見東西。

而他雙目盲了，是當年違抗了幫主之命，跟着紅衣龍女到滄州府去救人而受火燒所傷害的。

現在，自己反來說他是當年告密的人。

丁天野只覺得心中有一陣說不出來的歉疚，他一矮身，在床沿跪了下來，嘶聲道：「燕二哥，我錯怪你了，不是你，當年向官府告密的那人不是你！」

燕天南長長地嘆了一聲，道：「別難過，我們是稱兄道弟的人，有些誤會是難免的，但……但，假造這樣的事，那就是天地不容，你……快去六盤四妖的武功十分怪異，項老三……不是他們的敵手……你快……」

燕天南獰厲激怒的臉色，已然漸漸退去，他斷斷續續地說着，突

然停止了。

丁天野伸手在他鼻端上一探，已然沒了氣息。

丁天野站起了身來，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而殷黑子也已覺出燕天南嚥了氣，他滿臉淚痕道：「丁副幫主，你快去吧！項三爺是敵不過六盤四妖的。」

丁天野心中只覺得一片茫然，他實在感到太痛苦了，痛苦得他不再有痛苦的感覺。

不是陳烏、不是燕天南，那還有什麼人呢？

八臂猿項飛，只有他一個人了。

而八臂猿項飛是自己的生死與共的好朋友，只要想一想，令自己受了二十年黑牢之苦的，竟是自己引為生平第一知己的人，那就已經夠他苦痛一輩子了。

他呆呆的站着，殷黑子再催他道：「丁副幫主，這裡的一切由我來打理，你快去吧，唉，龍門幫本來就不應該散開來的，一散開來，便容易被人欺負了。」

丁天野緩緩的道：「是的，我去了。」

他身形僵直的轉過身，向外緩緩地走了出來。金掌幫上下，正在極度的混亂中和慌張中，以致丁天野的來去，幾乎沒有人注意。

* * *

神猿幫的總壇上，籠罩着一片殺氣，坐在主位上的是一個身形瘦削，其貌不揚的中年漢子，然而他雙目極為有神，那就是神猿幫的幫主，八臂猿項飛，在他身後，站着四個漢子。

坐在客位的一共四個人，一色紫衣，為首的一個已在六旬之外，白眉白髮，髯長及胸，但是滿臉皆是詭異之色，那是六盤四妖之首，大妖淳于靈。

那四人中年紀最輕的，看來已有四十出頭，六盤四妖早在二十年前，便是邪派中的有名人物，但自從毀在龍門幫手下之後，便一直無聲無息，直到近日才突然現身。

而他們一現身，就殺了金掌幫幫主燕天南，武林中消息傳得快，飛鴿傳音互通信息，八臂猿項飛早已知道了。

可是六盤四妖也來得真快，不等項飛在知道了這消息之後有什麼打算，四人已尋上門來了。

項飛的神情雖然鎮定，但是他心目中的焦急，卻是難以形容。

今日是他的生死大關，這一點他實在是再明白也沒有了。

淳于靈臉上一直掛着詭異的神情，他「桀桀」地笑道：「燕幫主的下場，想必你已然知道了，是不是？」

項飛冷冷地道：「知道了。」

淳于靈怪聲笑了起來道：「十餘年前，你和燕天南兩人率衆來攻，我們措手不及敗在你們二人手下，本來，這件事要找金龍神君這老鬼算賬的，但是他比你們先走了一步，自然祇好找你們交代了。」

八臂猿項飛的肩頭聳了一聳，裝出了一副漠不關心的神氣來，但事實上他早已在全神戒備，只聽得他道：「有冤報冤，有仇報仇，那是理所當然的事，你們只管出手好了。」

二妖應聲說道：「大哥，那我們也就不必客氣了。」

他一個「了」字才出口，四人的身子便突地站了起來，一翻手，晶光閃耀，手上多了一柄樣子極其古怪的尖刀。

那尖刀銀光燦爛，一望便知是上等緬鐵所打造的。

項飛仍然坐在椅上，冷冷一笑道：「你們四人一齊出手麼？」

他說話的語調十分緩慢，可是話還未說完，他人突然從椅上跳了起來，身在半空，雙手齊揚，長只四寸的八柄飛刀，已電射而出，那是項飛的絕技，他「八臂猿」的外號也是因此而得來的，這時那八柄飛刀一齊發出，去勢如電，六盤四妖一聲喊叫，身形一齊向外散了開去，項飛發出的那八柄飛刀，絕不想一下子就將對方射中，他的目的就是要將四人逼散。

四人的身形各自散了開來之後，他那八柄飛刀自然是一齊射空，而他身在半空，却突發出一聲長嘯，只見兩邊門上，立時竄出了數十人來，六個人圍着一個，已將六盤四妖分成四處圍了起來。

六盤四妖齊齊怪叫，手中的尖刀施展了開來，各自以一敵六的打了起來。

項飛真氣一沉身形下落，他雙腳尚未點地，揮手處，一條軟鞭已如靈蛇也似的「颼」地疾起，足尖點地，身形如流星向淳于靈疾撲而去。

剛好撲到了淳于靈身前之際，圍住了淳于靈的六個人之中，有兩個人發出驚心動魄的慘叫聲，跌翻了出去，向項飛撞來。

那兩人在跌出之際，胸前鮮血直噴，分明已是性命難保了。

但項飛連看也不看那二人一眼，手上軟鞭一抖，向淳于靈的左脅疾纏過去。

淳于靈身子一翻逃開了軟鞭，在他身後，身左，「呼呼」兩聲，又有兩柄刀砍了下來，淳于靈的身子正在退後，看那兩刀是萬難逃得過去的，可是，就在那一剎間，淳于靈的身子突然向下一矮，着地就滾。

他身子滾動得疾快之極，而且

在滾動之際，尖刀翻動不已，每一刀，都刺向圍攻者的足踝，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慘叫之聲不絕於耳，刀光掣動，人影閃搖，另外四個人一齊倒在血泊之中。

而在此同時，項飛連發四鞭，但是他的鞭勢快，淳于靈的滾動之勢却更快。

隨着四人的慘叫聲「叭叭叭叭」四下响聲，那四鞭一齊抽在地上，將地上的大青磚，抽得磚石橫飛。

項飛眼見淳于靈的招式如此厲害，四鞭落空，狠狠的跟了上去，左袖揚出四柄飛刀，挾着「颼颼」勁風射出，右手的長鞭却呼地一圈，擊向淳于靈的身側，不讓他滾開逃避，他刀鞭齊施，招式之凌厲，也是難以形容。

淳于靈的身子突然縮成一團。

在他縮成一團之後，突然整個人向上彈了起來。

他一彈起，那四柄飛刀竟自射空。

但是項飛不憂反喜，長鞭一揮，「呼」地一聲响，反向上擊捲過去。

淳于靈身在半空，這鞭眼看見是避不過了。

可是，就在那電光石火間，只聽得淳于靈一聲長笑，隨着那一聲長笑，項飛隱隱覺得有一股金刃劈空之聲，自身後傳來。

而淳于靈的一聲長笑，似乎就是為了掩飾那自他身後傳來的金刃劈空之聲的！

八臂猿項飛心中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他顧不得再去鞭擊淳于靈，急忙收回鞭招，左袖後拂，又發出了四柄飛刀。

然而此際，向他身後攻來的，一共有三個人之多。

他發出的四柄飛刀，逼退了兩人，其中一人的尖刀，仍然在他的肩頭上削了一下。

他肩頭上立時出現了一道口子，鮮血汩汩而下，項飛強忍着，向外搶出了四五步，站定了身子，定眼向前望去。

他不看還好，一看之下不禁整個人都呆住了。

只見整個大堂的地上，橫七豎八地躺滿了死人，那些死人全是他的手下，有的是跟了他二十年的，從龍門幫帶過來的手下。

那數十個人是什麼時候死的，八臂猿項飛竟是毫無所覺，雖然他剛才和淳于靈動手，全神貫注，但自己手下全數遭了毒手，還一點不知道，這個觔斗也實在是栽得太重了。

他看到那些倒在地下的屍體，每個人的臉上，都中了七八枚金光閃閃的金針。

而且，每個死去的人，他們的姿勢全是相同的，那便是他們的手都向臉上摸去，自然是中了毒針之後第一個動作。

但是，他們的手又都未能伸到自己的臉上，那顯然又是金針之上餵有劇毒之故，是以一中毒針，連伸手去摸一摸的時間都沒有，便自毒發身亡了。

這只怕也是數十人一齊身亡，便是項飛竟然不知道的原因，因為這些人實在死得太快了。

* * *

好一會兒，項飛的目光才收了回來。

他這才看到，二妖、三妖、四妖的手中，各持着一個金光閃閃，長及一尺，粗如兒臂的圓筒，當項飛看到了那金筒之際，六盤四妖一齊揚聲大笑了起來，淳于靈道：「這種金針，乃是苗疆金針聖母所傳，項幫主，也算叫你大開眼界了。」

項飛看了這等情形，已然知道自己絕望了。

既然已經絕望了，項飛又絕不是會向人搖尾乞憐的人，是以只得豁了出去，一聲冷笑，道：「一些下三流的東西，也想耀武揚威？」

淳于靈哈哈大笑，道：「項幫主，只怕你神猿幫上下，沒有一人能逃過金針之劫，你幫中還有高手沒有？快叫他們出來領死！」

項飛又向地下那四五十具屍體看了一眼，心頭沉痛無比地厲聲道：「沒有了，你們動手吧！」

項飛一句話才出口，忽然聽得門外一個陰惻惻的聲音道：「還有一個。」

那四個字，聽入人的耳中，冷在人的心中，不由自主生出一股寒意，忍不住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顫，一時之間，五人一齊回頭望去，一看之下，連項飛在內，都是陡地一怔！

因為項飛也從來未曾見過這樣一個像骷髏一樣，眼中碧光四射，雙手像是鳥爪一樣的怪人！

但是，那人自認是神猿幫中的人，這時出現，分明是準備和六盤四妖為敵的了，項飛忙道：「閣下……」

可是，他才說了兩個字，忽然聽得四妖一聲大喝，道：「你是誰？」

他一面問，一面左手疾揚了起來，也就在他右手一揚起之際，他左手所握的那隻圓筒之中，射出了一蓬金針來，去勢極快，而且，那一蓬金針射出之際，竟是了無聲息。

他一面發問，一面已然突然射出了金針，去勢可說突兀之至。

項飛一見這等情形，心頭突然向下一沉，已然暗叫了一聲不妙，可是，也就在此際，那骷髏也似的

怪人身子突然向上拔了起來。

他疾拔向上之勢十分怪異，看來竟像是升了上去一樣，但實際上，上升之勢却是十分快疾，那一蓬數十枚金針，刹那之間在他的脚下一齊掠空。

那骷髏也似的怪人自然不是別人，正是丁天野了，丁天野是剛剛趕到神猿幫的總壇的，他雖然才趕到，但是也一眼可以看得出，項飛已然處在極度危險的境況之中。

這一路前來，丁天野心中一直被憤怒之火燃燒着，被人出賣，受了二十年非人所能忍受的苦，這已是令他憤怒之極的事情了。

他在總壇門口略站了一站，心中已然決定，先幫他打發六盤四妖，然後再慢慢和他算賬，是以他才突然出聲的。

這時，他見六盤四妖竟然手段如此卑鄙，一句話沒說完，這樣歹毒的餵毒暗器便已然電射而出，他心中不禁大怒。

他身在半空，眞氣運轉，內力已貫於衣袖，恰好這時，三妖見四妖一筒金針未曾將對方射中，對方身在半空，有機可乘，一揚手，又是一筒金針電射而出。

丁天野發出一聲驚心動魄的吼叫聲，衣袖突然拂出，「轟」地一聲響，一股强勁之極的勁風突然揚起，那一蓬金針還未射到他身上，便一齊反激了回去，而且，被反激回來之勢，猛烈之極，每一枝針都帶着嘶嘶的風聲！

六盤四妖一見這等情形，不禁大吃了一驚，忙不迭向後一齊退了出去。

項飛見忽然之間來了這樣的一個幫手，心中的高興實在是難以形容，精神爲之一振，他一見四人向後躍開，一聲大喝，軟鞭揮起，「呼呼」有聲，向淳于靈沒頭沒腦的砸下。

淳于靈顧不得還手，只是騰挪閃避，同時急叫道：「小心這僵屍向下撲來。」

他畢竟是四人之中，見識最廣，已然看出對方在擋回了金針之後，必然仗着身在半空之中，而會居高臨下撲了下來的。

但是，等他在百忙之中出言警告之時，丁天野却早已發動攻勢了。

只見他雙臂一振，身形略斜，已如流星下瀉似的，向下直撲了過來，看來，他像是撲向二妖和三妖的，但是當他撲到了一半之際，身子離地還有五尺，陡地一轉已變爲撲向另一旁掠出的四妖。

四妖見對方不撲向自己，心中剛鬆了一口氣，却不料電光石火之間，一股勁風和一條人影已然撲到了近前，四妖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趕緊身形一沉，手中的兵刃颼地向前疾刺了出去。

他只當這一刀，至少也可以將敵人阻了一阻，等到敵人落下地來，再和他動手，自己的兄弟定然出手，那就可以解得圍了。

却不料丁天野心中最恨四妖不出聲就放毒針，在一撲出之際，早已立意置他於死地，他乃是全力撲出的，內家眞氣將他的一身長衫鼓了起來，尖刀向前刺出，丁天野竟然絕不躲避。

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噗」地一聲響，尖刀在丁天野的衣服上刺了一個洞。

尖刀雖然刺住了丁天野的衣服，但由於丁天野的衣服是鼓了起來，刀尖還未能刺中丁天野身體，而且丁天野的內家眞氣外湧，尖刀去勢也受了阻。

也就在此際，丁天野的五指已然向着四妖的頭頂抓了下來。

四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的一刀已然刺中了對方，對方的來勢還是如此的凌厲，一股勁風壓了下來，連躲避的念頭也未曾起，便已被丁天野的五指將他的腦袋疾抓了個正着。

在滄州府的黑牢之中，丁天野心頭憤恨無處發洩，在他的內力與日俱增之時，他日日伸手，抓向石壁，到最後兩年，已然到了隨手一抓，便可以在石壁之上，留下了五道深深的爪痕的地步，四妖的腦袋，如何比得起石頭？丁天野五指一緊，只聽得「叭」地一聲響，竟將四妖腦袋揑成了粉碎。

這一下，連丁天野自己也頗感意外，四妖的腦袋一碎，他倒染了一手鮮血，四妖自然連聲也沒出，便自倒在地上去了。丁天野一脚飛起，將四妖屍體踢了開去，轉過身來。

這時，大妖淳于靈正和項飛動手，而二妖和三妖兩人，則正待趕去相助淳于靈，但却料不到，就在一招之間，四妖送了性命。

當他們向四妖的無頭屍體望去之際，不由得魂飛魄散，不由自主發出一聲驚呼！

丁天野桀桀地笑着，向他們揚着沾滿了骨碎和血的手，露出白森森的牙齒，和碧光四射的雙眼，項飛回頭一望間，看到了這等情形，他雖然明知來人是幫自己的，可是心頭也不禁升起了一股極度的寒意。

而三妖、二妖兩人更是心驚膽顫，竟同聲叫道：「大哥！」

淳于靈已看到了四妖畢命，心中既驚且怒，一聽到兩人叫他，便厲聲道：「叫什麼？快出刀！」

二妖和三妖突地分開，一個自左，一個自右，刀光如電，已向丁

天野砍了過來，丁天野仍然兩手空空，他一見對方出刀砍到，身子一凝，上身不動，突然右脚一圈，勾向三妖的足踝。

三妖見自己一刀砍出，對方竟然身形凝立不動，心中正在高興，可是，他那一刀還未曾砍下去，丁天野的右脚，已然勾中了他的足踝，他的身子突然向後一仰，而丁天野的右掌反手一掌，已然拍中了他的肩頭，五指突然揑緊，深深陷進了三妖的肩頭之中，手臂一縮，將他硬拉了過來。

也就在這時，二妖的那一刀也已然砍到，丁天野手臂一振，提着三妖的身體，向上伸起了半尺，二妖的那一刀，變得向三妖的頂門疾砍了下來。三妖急得臉色青綠，叫道：「二哥！是……」

可是，他下面一個「我」還未叫出口，二妖的那一口刀用的力度實在太大，一時之間，那裡收得住勢，「刷」地一聲，已然砍進了三妖的腦袋，血似噴泉噴了出來。

三妖中了這一刀，那裡還出得了聲，倒是二妖，一見手中尖刀砍中自己人，發出了撕心裂肺的怪叫聲，刀也不要了，撒手便向後退了出去，丁天野一聲冷笑，鬆開了手。

那柄尖刀陷進了三妖的腦中，但三妖却未能立即死去，丁天野將他鬆開之後，他身形搖擺，還向後退了幾步，幾乎一直退到了二妖的身前。

二妖急叫：「三弟，我不是有意的，三弟，我可是收不住勢了的。」

三妖的身子在退了五六步之後，才砰然地倒了下來，二妖身形僵直站在那裡，呆如木鷄。

丁天野桀桀地一聲冷笑，道：「在下這幾手功夫，可還過得去麼？」

二妖伸出雙手亂搖，道：「不，不，你別走過來，我甘拜下風，我不是你的對手。」

丁天野一聲狂笑，道：「認輸了麼？」

二妖祇當有了一絲生機，忙道：「是，是，我……認輸了。」

丁天野哈哈大笑道：「那也不行！」

他突然伸出手來，一反手已抓住了二妖的手腕，二妖也怪叫了一聲，他連忙向後掙扎，但丁天野左手一翻，「呼」地一掌，拍向二妖的胸口。

那一掌之力，將二妖的身子震得向後跌去，可是丁天野同時，却又右手用力一拉，兩股力道一配合，竟將二妖的一條右臂，連骨帶肉的硬生生的扯了下來。

二妖發出了一下難聽之極的叫聲，身形向後，退出了兩步，跌倒在地，他還連忙爬了起來，可是退出了二步，又倒在地上，這一次，他一直向外滾了出去，隨着他的身子滾動，現出了一條血路，滾到了大堂門口之時，他已然連滾動的氣力都沒有了。

丁天野的手中握着一條斷臂，轉過身道：「老賊，只剩下你一個了。」

淳于靈見三個兄弟盡皆死於非命，而且，還死得如此之慘，心中吃驚實在是難以形容，額上的汗珠如雨而下，虛晃了一刀後之退了開去。

他不由自主地喘了口氣道：「你是什麼人？」

丁天野桀桀怪笑道：「你立時就要見閻王了，我就算把姓名說與你知，又有何用呢？」

淳于靈眼珠亂轉，看他的情形，分明是想覓路逃走，然而丁天野雙手齊張，十指如鈎，同時發出極難聽的怪叫聲，已向他直撲了過來。

淳于靈勉力一刀刺出，但突然之間只覺眼前一花，對方人已不見，緊接着身後勁風突起，雙肩之上，一陣劇痛夾着一陣骨碎之聲，丁天野的雙手抓了下來，已將他的肩骨一齊揑碎。

肩骨被揑碎了，淳于靈的頭便向下陷去，自他的口中血沫子亂噴，丁天野將他的身體向前一推，項飛手起鞭落，「叭」地一鞭，鞭梢正好抽在他的天靈蓋上，淳于靈絕活不成了！

項飛收起了軟鞭，一轉身，來到了丁天野的面前，屈膝一跪，道：「多謝大俠相救，此恩此德，沒齒不忘，項某人聽候差遣。」

這時候，丁天野心中的激動，實在是難以言喻了。

但是，連他自己也感到十分意外，他竟用極其平靜的聲音道：「不必客氣，項三哥，你我本來已是生死與共的。」

丁天野這句話一出口，項飛的身子突然彈了起來，望定了丁天野道：「你是……你是……」

他突然身子發起抖來，刹那間，熱淚盈眶，激動無比地叫道：「是的，四弟，是你，是你，你是丁四弟，我……你……你是四弟！」

他叫着，跳着，突然，張大了雙臂，向丁天野撲來，看他的樣子，像是想將丁天野緊緊的抱住，但是不等他撲到，丁天野的內力疾運，項飛的身子突然遇上了一股極大的力道，令得他登登登退了三步。

項飛又陡地一呆，道：「你……你不是我丁四弟？」

丁天野一聲冷笑，道：「項三哥，誰說不是？」

項飛滿臉喜容道：「四弟，這些年來，我無時無刻不在想念你，在紅紅大鬧滄州府之後，我每年均派人到滄州府去打探你的消息。」

丁天野的聲音比冰還冷，比刀還利，道：「噢！你和官府的交情不錯啊！」

項飛呆了一呆，他已然感到丁天野的神態十分異常，但是他仍然極之高興，他又道：「唉！我曾去探大牢，可是却一無結果，都說你在被捉的當晚，就已過世了。」

丁天野又道：「是以你放心了，是不是？」

項飛吃了一驚道：「你這是何意？」

丁天野道：「你存心將我害死，得了我的死訊，你還不放心麼？」

項飛呆了半晌，在丁天野碧綠森森的目光之下，他滿臉皆是疑惑的神色，好一會才道：「閣下何人？閣下絕不是我的丁四弟。」

丁天野厲聲怪笑道：「項三爺，我正是你少年共患難，二十年前共富貴的丁四弟。」

項飛仍然搖頭道：「不，不，你若是我的丁四弟，怎會講出這樣的話來，我與丁四弟肝膽相照，我們二人從小孤苦伶仃，在一起行乞、混江湖、學武功，他怎會對我講出這樣的話來？他怎會疑心我害他？怎會？」

項飛臉上的神色激動之極，而且，淚水竟已汩汩而下，顯然是在悼念他的丁四弟。

丁天野冷冷的道：「是麼？你對你的丁四弟，如此親切？嗯！」

「我對他可以說得上情逾骨肉！」項飛斬釘截鐵的回答。

「那麼，燕天南曾跟紅衣龍女去滄州府想救你的丁四弟，以後盲了雙目，你為什麼不去呢？」

「我怎麼去？我怎麼去？我連他出了事的信息也是在三個多月後才得知，我自西域歸來，方始知道，我知道他最愛白玉，是以我去和闐，替他找了一雙極佳的玉璧，可是我始終未能將這雙玉璧交到他手上！」項飛語言哽咽，淚水翻滾。

丁天野的心中也不禁感到一陣心酸，他呆了半晌，說道：「你……你不在中原？」

「我不在中原，那天晚上，商議完畢，他先走，接着，幫主便命陳烏帶着鐵面無私和歐陽興旺兩人到長江白蓮幫去。」

「這我已知道。」

「而我則被派到西域去送信，幫主有一封信，是給西域番僧大輪法師的，我一來一回，去了三個月，等我回來時，紅紅已走了，丁四弟他也是生死未明，而幫主他也已變成了另一個人一樣。唉！若是我知道此行回來，竟然面目全非，那我定然抗命不去。」

他說着，掀開上衣取出一雙潔白無瑕的玉璧來，道：「這就是我從西域帶回來給丁四弟的，却想不到二十年了，一直佩在我的身上！」

丁天野不由自主踏前一步，接了過來。只見璧上刻着四個字，乃是「情同手足」，而且，這玉璧一定經常被人把玩着的，是以光潤之極。

丁天野的眼中，不由自主地濕了起來，叫道：「三哥！」

項飛一震，道：「你眞是我的丁四弟？」

丁天野叫道：「是的，我是你的四弟，我是你的四弟。」

他張開雙臂，項飛也張開雙臂，兩人緊緊的抱在一起。

好一會，他們才分了開來，丁天野長嘆一聲，道：「那麼是誰呢？你向我詳細說說。」

丁天野咬牙切齒，將自黃山處打探得來的事說了一遍，項飛來回踱着步，道：「這事情十分古怪，知道你行踪的人只有這幾個，而你走後，和你交情較好的人，都被幫主差走了，莫非……莫非……」

「莫非什麼？」

丁天野一呆道：「不會的，幫主他老人家要害我，何必去官府告密？只消他出手好了，誰能阻擋，誰又敢去阻擋？」

項飛道：「這倒也是。」

他突然臉色一變，道：「對了，我回來後不久，侍奉紅紅的一個侍女曾來找過我，那時紅紅已經走了，幫主終日呆若木鷄，失魂落魄，那侍女說，在紅紅走前，他們父女兩人曾吵得十分劇烈。」

「是的，幫主還提劍要殺紅紅。」

「那侍女說她聽得小姐不斷地說着一句話。」

「什麼話？」

「紅紅說的是，你害了他就是害了我，四弟，這句話是什麼意思？這個『他』可是你麼？」

丁天野呆了半晌，他等於墮入了一層迷霧之中一樣，好半晌才道：「聽說紅紅在衡山出雲峯鐵心庵中，我看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只有她才知道了。」

＊　＊　＊

丁天野和項飛兩人，是在天將明時分，攀上了出雲峯，來到了鐵心庵前的，鐵心庵全是大石砌成，在嚴寒的天氣下，石上凝着厚厚一層霜，看來倒和滄州府的大牢差不

多。

兩人直來到了鐵心庵前，由於懼怯鐵心神尼的威名，他們也不敢直進庵中去。

只是小心地敲着門，敲門聲在嚴寒清晨之中聽來格外清脆。

過了許久，才聽得裡面有一陣腳步聲傳了出來，然後，便是一個乾澀無比的聲音道：「誰？」

項飛道：「我們是龍門幫的舊人，來找昔年龍門幫幫主金龍神君之女紅衣龍女的。」

那乾澀的聲音道：「兩位施主一定找錯了地方，寒庵並無此人。」

丁天野忙道：「大師，妳去告訴她，二十年前失陷滄州府大牢的丁天野來找她了，只求見她一面，問她一句話，她一定肯見我的。」

丁天野說話之間，門內突然傳來了「啪」地一下異樣的聲響，倒像是門內那人忽然站不穩，是以手在門上按了一按，以穩住身子一樣。

過了半晌，才聽得那聲音道：「二十年前，倒有一名女子投入本庵，待我去問問她看。」

接着，聽得腳步聲傳了開去，腳步時輕時重，那人像是喝醉了酒一樣，過了一盞茶時，那種腳步聲又傳了過來。

丁天野忙道：「怎麼樣？」

那乾澀的聲音道：「兩位施主來得不巧，無根師太在日前坐化了。」

丁天野和項飛兩人「啊」地一聲叫了起來。

「在她坐化之前，却遺下一件東西，倒是指明一個姓丁名天野的人看的。」

「那……那是什麼？」

「啪」地一聲，一面金光閃閃的龍形令牌自牆頭之上拋了出來，那乾澀的聲音又道：「就是這個。」

項飛和丁天野兩人一看到那面令牌，便陡地一呆，那是金龍神君的「龍殺令」，龍殺令一出，龍門幫高手必然有人喪生，金龍神君治幫極嚴，龍殺令就是專治幫內有違幫規的高手，在龍殺令的正面，一定有兩個人的名字，下面名字是該死之人，上面的名字，則是被派去殺那人的人。

這時，龍殺令落在地上，是背對着上面的，丁天野和項飛兩人一齊俯下身去。當他們的手指快要碰到龍殺令之際，都呆了一呆，然後，將龍殺令翻了過來，這面龍殺令，頒下至少有二十年了，但是兩個名字却還十分清楚。

應該被殺的是，丁天野。

被派去殺丁天野的是俞紅紅。

二十年前，金龍神君曾命他的女兒紅衣龍女去殺丁天野，這實在是駭人聽聞的秘事。

他們兩人全都呆住了，但是，他們也漸漸明白了，他很明白，在燕天南求親之後，金龍神君開始注意起自己的女兒來，當然也發現了女兒和丁天野之間的來往，歐陽興旺轉述燕天南碰釘子之後金龍神君所說的話，似乎又在丁天野的耳際響了起來：我只有一個女兒，誰也別想在我身邊搶走我的女兒。

丁天野甚至可以想像金龍神君當時髮鬚俱張的情形，於是他下了龍殺令。

而可憐紅紅怎知為了什麼呢？她不敢違令，因為她一違令，金龍神君可以派別人去殺丁天野的，她又不敢向丁天野私通消息，那樣，他們兩人都會沒命。

於是，她想到了最好的辦法，她連夜趕到了滄州府去通知了黃山。

那的確是最好的辦法，因為到了大牢之中，金龍神君暫時便難以殺害丁天野了，那麼她便可以打聽，丁天野究竟是犯了什麼事，有無求情的可能，至少也可以和幾個副幫主商議着辦事。但是，她沒有想到的是，黃山一上堂就穿了丁天野的琵琶骨，而且，在投進大牢之後音訊全無。

他們也沒有看到紅衣龍女，但是那句話的意思也明白了，你害了他，也害了我！

太陽已然昇起了，但是一點生氣也沒有了，那厚厚的雪花也沒有一點溶解之意，那實在太深了啊！

（完）

上文提要： 方寶玉和小嫣在幽靜的深山谷中渡過一宵，黎明方寶玉睜眼就發現小嫣被人倒吊在大樹下，却原來是胖太歲幹的好事。吃驚間，又聽聞胖太歲叫嚷樹上有可怖東西，却原來是司禮秉筆太監魏忠賢麾下最可怖的一員悍將，白眉太監冷森嚴坐在樹上，但方寶玉無論如何也沒想到那自稱爲小冷的是白眉太監……



方寶玉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白眉太監

爲郎手足拚命　兄妹勢不兩立

胖太歲冷冷一笑：「你若眞要下去，俺便立刻放手！」

方寶玉急急投降，說道：「如今不必了。」驚魂未定，只見在高高的樹梢上，居然半躺半臥着一名太監，此人雙眉雪白，神色陰冷、笑意殘酷，不禁如夢初醒，心中大叫「辣塊媽媽」，暗道：「這番死也！這太監白眉白臉，而且姓冷，不是『白眉太監』冷森嚴又會是誰！」

再想起烏金幫慘遭重創一役的情景，不禁寒毛直豎，差點便要撒出尿來！

只見冷森嚴半躺半臥在樹梢上，看來四平八穩十分愜意，但那樹頂上的椏枝只有手指般粗細，而且軟軟的甚難着力，大概只有小的雀鳥方可棲身其間，然而，冷森嚴竟能隨隨便便躺臥在這細小的椏枝上，這份本領，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胖太歲挾着方寶玉，雖然也直飛上樹頂附近，但胖太歲立足之處，乃是一根粗大了數倍的橫枝，若單以此事而論，冷森嚴似乎顯得高明了一大截。

但方寶玉心中卻想：「白眉老閹狗弱不禁風，身材宛如女子一般，自是他媽的身輕似燕；但胖瘟神身如泰山，又抱着我這個老人家，眞是百上加斤，能夠在這高高的大樹上站得牢牢固固，又豈是饅包飯桶之輩。」

要是胖太歲獨自登上樹梢，方寶玉可不理會這大胖子是勝是敗，或生或死。但如今連自己也成爲「樹頂主人」，正是唇亡齒寒，胖太歲是萬萬不能在這時候吃敗仗的。

胖太歲既不能打敗仗，那便唯有渴望他一出手便把冷森嚴幹掉，方可平安大吉。

方寶玉對胖太歲雖然十分憎厭，但也知道這大胖子並無殺害自己之意，否則，縱使他「老人家」有十八顆腦袋，也早已給胖太歲一一劈掉！

大樹之上，忽吹狂風，樹梢間三人，隨即搖晃不定。

方寶玉忖道：「常言道：『樹大招風』，直至今天，始能領略箇中滋味。」

這陣狂風一吹起，胖太歲的身形立時搖擺不定，但冷森嚴躺臥在細小椏枝上，反而四平八穩，神情更是愜意之極。

方寶玉暗呼不妙：「他媽的武林高手有云：『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如今兩大混蛋高手雖未伸手，但各自伸脚站在樹頂上，一比之下，顯見是沒卵蛋的閹賊佔了上風，要是動手比劃，只怕十成中有九成九是褲襠內少了幾兩東西的閹賊優勝！」越想越是不妙，只好硬着頭皮對胖太歲說道：「高手比拚，生死存亡只繫一線間，你帶着我在樹上對敵，恐怕會大大吃虧……」

「你懂個屁！」胖太歲哼了一聲，道：「你要練成絕頂武功，臨陣對敵經驗十分重要，須知江湖爭殺，未必便是武功高强者勝，往往一些功力較差之人，能夠出其不意把强敵擊敗，關鍵正在於臨陣對敵經驗比對方優勝，故此能夠以弱勝强，以寡敵衆！」

方寶玉聽得不住點頭，但心裏卻暗暗叫苦：「辣塊媽媽吃西瓜，吃大肚皮生娃娃！這死胖鬼一味自以爲是，竟把方少爺的娃命當作兒戲，眞是天亡我也！」明知再說也是無用，說不定還會給這胖瘟神連穴道也封掉，只好暫時閉上嘴巴。

忽聽冷森嚴陰惻惻地說道：「谷瘦影，你挾着的小娃娃，看來相當不錯，骨格上乘，相格亦佳，大概是金老兒要你找這樣的人才吧？」

胖太歲沉聲道：「我家主人的事，你管不着！」

冷森嚴一陣乾笑，道：「金老兒的事，我原是管不着的，但照本督主看，這小娃娃若能在皇上左右侍候，也是挺不錯的，嘿嘿……嘿嘿……」

方寶玉一怔，好端端的怎麼忽然要自己侍候皇上？要是眞的在皇上左右侍候，那麼自己又會是什麼樣的身份？是將軍？是朝廷大臣？還是……

想到這裏，忽然恍然大悟，不禁大吃一驚，暗道：「糟了！在皇上左右侍候的人，若不是皇后妃嬪，便是那些褲襠內空空如也的太監！」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但總算他「定力不弱」，並未當場便昏倒過去，只是手心又濕又冷，牙關不住地在打顫。

在這兇險關頭，唯一可以保住自己的，就只有胖太歲，但胖太歲不自量力，偏要挾着自己衝上樹頂對抗冷森嚴，如此一戰，多半大大不利。

只聽見胖太歲乾笑連聲，又用手輕輕一指方寶玉的腦袋，說道：「只要你打敗了我，別說是要他侍候皇上，就算割下他的腦袋瓜子來煮湯，也是悉隨尊便。」

方寶玉心中大怒：「割你媽的卵蛋煮尿餵狗才是眞的！」

冷森嚴冷冷一笑，道：「姓谷的，念在咱們當年還算是一場朋友，這小子既是金老兒要你栽培的下一代人物，本督主也不來故意跟你爲難，但楊氏遺孤一男一女，你必須交了出來，免得大家傷了和氣！」

一聽見楊氏遺孤，方寶玉不禁大爲驚訝！

所謂「楊氏遺孤一男一女」，顯然是指楊漣家族之後，也正是昨晚他對小嫣所說的「梁雞粉」、「梁有鼓」兄妹。

方寶玉知道這一樁事，全然是由劉鐵口那邊聽回來的。

劉鐵口在烏金幫中，職位雖然不算太高，但他掌管的是「金鴿小隊」，別說是揚州城的事，便是遠及其餘州縣，只要事情和烏金幫有關，他也往往瞭如指掌。

大脚珍、廚子太監武中樑在彭府中偷天換日，暗自大做手脚把楊氏遺孤，變成了大脚珍的兒女，但最後還是事機不密，給「白眉太監」冷森嚴查出了眞相。

此事發生在揚州，劉鐵口又豈有不知之理。

只是，這樁大事，東廠的鷹犬固然嚴守秘密，不會隨便外洩。而彭府中人，也不敢多說半句，以免惹禍上身，只有烏金幫耳目衆多，消息靈通，才對此事的來龍去脈，略知梗概，但此事關係重大，烏金幫也不敢把內情四處宣揚，更不敢加油添醋，唯恐天下不亂。

劉鐵口爲了這件事，一直憤怒不已，但卻又不能隨便對人宣洩。直至有一晚，方寶玉從妓院裏偷了兩罈絕頂佳釀，一老一少抓着狗腿子，又酒又肉瘋瘋癲癲鬧到天亮，眞是說不出的過癮！

在酒酣耳熱，過癮得亂七八糟的時候，劉鐵口再也忍耐不住，把「梁雞粉、梁有鼓」孿生兄妹之事一一說出，並囑咐方寶玉切莫洩漏出去，以免壞了大事。

方寶玉立刻指天立誓，但只是說了一句：「皇天在上……」下面的誓詞還未說出，劉鐵口已酒力不勝，「咕咚」一聲栽倒在桌底之下。

且說在樹頂之上，狂風驟吹驟停，方寶玉給胖太歲挾在「肥脅」之下，早已他媽的渾身不自在，再加上冷森嚴冷森可怖的目光不斷在自己身上掃來掃去，眞是「此情此景，好不凄苦者也！」

還有，此刻方寶玉在樹頂之上，固然不妙，大樹之下，小美人小嫣姑娘也是不妙得很，她爲了自己而給胖師兄吊起來，那種滋味如何，方寶玉是經過此苦的，要是再倒吊下去，小美人勢必腦袋腫脹，甚至秋波變作凸眼金魚，更說不定連櫻桃小嘴也會給倒吊得變成豬八戒一般，那時候可大煞風景之至！

方寶玉對風景之物，向來並不怎麼懂得欣賞，大煞風景尚事屬等閒，最怕大煞美人，那才眞的是大吉利市，阿彌陀佛之至！

再說：「解繩還須繫繩人」，上一次方寶玉給胖太歲倒吊起來，最後還是給胖太歲親手解將下來。可

是，眼前形勢，「繫繩人」依然是那個殺千刀臭瘟神的胖太歲，但此人目前面對着冷森嚴這個要命的太監，「繫繩人」說不定在轉眼間便變作如假包換的死人，那時候，胖太歲固然死得不能再死，方少爺只怕有機會入宮在皇上身邊好好侍候（諸如皇帝夜半尿急小便，小太監奉命提着黃金壺在旁侍候等等），至於小美人兒，這下子乖乖不得了，今次有「繫繩人」卻無「解繩人」，倒吊之繩既不可解，自當一直再吊下去，有如秋風起吊臘腸一般，白天也吊，半夜深更也吊，越吊越乾，越吊越輕，也越吊越是他媽的「肉香四射」！

但小美人兒可不是他媽的北風臘腸，別說是吊至「肉香四射」，便是吊輕了三幾斤，也是天大的造孽，此事萬萬不可發生，萬萬不可！千千萬萬個不可不可！

可是，縱使方寶玉充滿着「悲天憫美人」之心，但他自己也是泥菩薩渡江，自身難保，又能有什麼法子可想了？

不但他自己自身難保，胖太歲也是一樣，看來，這一仗又是東廠太監大獲全勝，老天爺仍然未曾張開眼睛，關顧天下蒼生黎民百姓的死死活活！

方寶玉越想越是悲苦，忍不住便要放聲大哭，心想：「當年孟姜女哭倒萬里長城，功力之深厚千古傳誦，今天方少爺只要能夠哭倒這一棵大樹，說不定便可扭轉乾坤逃出險境……」

但他「功力」極其有限，能否哭倒這棵大樹，實在毫無把握之至。

但到了最後，他還是强行忍住，並未大哭起來。

因爲他又想到：「小美人在大樹下，小英雄在大樹上，一上一下，正是他媽的鹹鴨蛋各有千秋，要是老子居然大哭於此，將來又焉還有面目會見小美人兒？」是以即時强忍不哭！

在如此危急關頭，他居然可以這樣地「顧慮周詳」，倒算難能可貴！

只聽見冷森嚴不斷冷笑，又不斷說話威逼利誘胖太歲，要他把那對孿生兄妹下落說出，但胖太歲充耳不聞，絲毫不爲所動。

冷森嚴無奈，最後嘆一口氣，說道：「金老兒別的本領也許稀鬆平常，但收歸門下的奴才，卻眞還不賴！」說到這裏，自腰間慢慢的抽出了一把不長不短，連柄帶鋒刄兩尺左右的竹劍。

這一把劍，看來平平無奇，甚至似乎是小孩削竹而成的玩意，但胖太歲一望之下，便知此劍乃是採用湘北聽濤谷內最珍貴的「寒霜七節竹」削製而成，劍身柔韌，彈力十足，劍刄鋒利，與劍尖俱可殺人於電光石火間，絕非尋常之物。

這把竹劍，若在不懂劍道之人手裏，自當連一柄廢鐵亦有所不如，但冷森嚴年少出道，即以九九八十一式「君莫愁劍訣」震懾黑白羣雄，雖則近年甚少出劍對敵，但此人劍法之精奇厲害，自不待言。

胖太歲嘿嘿一笑，道：「你這把劍珍罕之極，據說在最近十年來從不示人，如今竟用來對付谷某，可算十分賞臉！」

冷森嚴乾笑着：「好好歹歹，咱們以前總算是一場兄弟，總不成也像對付烏金幫那些兔崽子一般，用上『震宮斷魂手』罷！」

胖太歲冷笑連聲：「殺人不過頭點地，一劍刺穿咽喉是殺殺殺！一爪抓斷是非根，內力自陰囊部位直搗胸腹，震得腸穿肚爛也是殺殺殺！照俺看來，反正都是殺殺殺，又有什麼分別！」說到這裏，也慢慢地抽出了一件兵器。

胖太歲的兵器，相當奇特，居然是一條大腿骨！

方寶玉給他挾在脅下，雖然看見胖太歲自衣衫之內抽出一條兩尺長的骨頭，但這到底是怎麼樣的一根骨頭，卻沒法瞧得清楚。

但即使他瞧得清清楚楚，然後再讓他想三年五載，恐怕也難以猜想得到，這根大腿骨的眞正來歷！

他猜想不到，萬萬猜想不到，但冷森嚴卻毋須猜想，已經知道胖太歲這根大腿骨的故事。

冷森嚴凝視着胖太歲手裏的那根骨頭，忽然臉露敬佩之色。

樹頂間忽然變得死域般沉寂。

胖太歲手裏的一根骨頭，原本早已枯白，但忽然間，竟又再沁出了令人怵目驚心的鮮血！

鮮血慢慢地沁了出來，而且一沁出來就已很鮮紅、很凄厲、很奪目。

胖太歲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只是臉色漸漸變得蒼白，但這種變化，並不表示他心裏害怕，反而顯得殺氣騰騰，戰意高昂之極。

方寶玉初時也不曉得，這根乾枯的骨頭，何以突然會淌出鮮血，但過了片刻，他終於明白了，原來鮮血是從胖太歲又肥又厚肉的指掌間迸流出來的。

但他還是未曾看到，胖太歲不但指掌間在淌血，連嘴角也滲出了兩行鮮血。若有人看見他這副樣子，恐怕多半都會以爲他中了劇毒。

但胖太歲並沒有中毒。

他指掌間鮮血迸流，嘴角也在滴血，既非中毒，也並未有人出手對付他，而是他自己暗運內勁，逼爆肌膚的結果。

他爲什麼要這樣做？若照方寶

玉心中所想，這死胖鬼準是瘋了！

但冷森嚴卻很清楚：胖太歲谷瘦影這一個人，可以忽肥忽瘦，可以喜怒無常，可以三年不洗澡一次，也可以每天泡在浴盆裏浸得全身發白，連耳朵鼻子也給滾燙的水浸得快要脫掉下來……

但這個人絕不會瘋！絕對絕對不會！

大腿骨在鮮血的浸染下，漸漸變得有了「生氣」！原本早已「死翹翹」的東西，竟彷彿又再有了新的生命！

但這種「生氣」、「生命」，卻充滿着怪異、肅殺、恐怖的味道，令人感到陰森可怕，毛骨悚然。

胖太歲忽然在一片死寂中厲聲大喝：「冷森嚴，俺和這根骨頭，已等候了你整整十八年！」喝聲甫起，大腿骨已向冷森嚴咽喉直刺出去，話未說完，竟在樹頂椏枝間連攻了一十三招。

只見胖太歲右臂挾着方寶玉，左手握住大腿骨作爲兵器，龐大如山的身影竟似蝴蝶般穿梭飛舞，眞是蔚爲奇觀，不可思議之極。

冷森嚴並未招架，只是閃避，胖太歲挺骨怒劈，勢道極勁，忽聽得「嗤」一聲輕響，倒不是有人中招受傷，而是方寶玉的衣衫給樹枝劃破了一大片。

胖太歲雖在樹梢之間，但步法凝穩疾迅兼而有之，更忽爾長嘯忽爾狂吼，配合着凌厲多變的招數，處處緊逼冷森嚴，聲勢越來越是猛烈。

胖太歲以一根大腿骨爲兵刄，所使用的招數多半與判官筆、單槍、或者是短棍之類的武功類似，但倏地，他以大腿骨橫砸冷森嚴左腰，這一下卻是將骨頭當作鐵鐧，名堂是「橫欄棧渡」，係江西武林大豪「鐧霸」湯傑舜的成名絕枝。

冷森嚴陰惻惻一笑，斜身閃開，隨即發招，兩尺長的竹劍一虛一實，反擊胖太歲。

胖太歲喝道：「閹賊，你終於出招了！」身子向後急仰，連避對方八劍。

冷森嚴「霍霍霍」再刺三劍，分別疾刺胖太歲曲池，雲門、天宗三大要穴，他出手奇快，方寶玉瞧得眼都花了，心想：這死太監越刺越快，千萬別誤中副車，一劍刺在老子的屁股上。

胖太歲絲毫不敢怠慢，全力凝神接戰，一條大腿骨見招拆招，總算堪堪把冷森嚴這三記竹劍狠辣的招數截了下來。

但冷森嚴竹劍再度翻飛疾刺，招招不離胖太歲的要害。胖太歲身形龐大，右脅下又挾着方寶玉，更兼且在大樹頂作戰，情況越來越是不利。終於，又是「嗤」一聲響，這次不再是方寶玉的衣衫給樹枝劃破，而是胖太歲的左肩給竹劍劃破了一道半尺長的口子。

高手比拚，生死決於俄頃之間。胖太歲中了一劍，雖然傷勢甚輕，但身形已爲之一窒，連帶氣勢也虛弱下來，冷森嚴桀桀怪笑，竹劍招式更是狠毒。

方寶玉越看越不對勁，心中早已大罵：「死胖鬼不自量力，老閹賊在樹頂做他的春秋大夢，又與你何干？偏偏還要挾着老子陪你一塊兒送死，眞是倒足三輩子的霉氣！」越想越不妙，終於忍不住出言相勸：「君子不立危牆之下，來日方長，還是不如……」

「不如你娘的鳥輿！」胖太歲大怒，「俺並不是立在危牆下，這裏是樹頂！俺更不是什麼君子，俺是個奴才！是個小人！」身處劣勢之下，仍然厲言疾色怒罵方寶玉，全然罔顧冷森嚴凌厲無匹的奪命劍招。

冷森嚴劍招忽變，使的不再是「君莫愁劍訣」，竟然是武當派的「冲霄劍法」！

武當派素與少林寺齊名，若以劍法而論，武當高手更是特別專長，尤其是這一套「冲霄劍法」，更是武當六大絕藝之一，威力無儔，堪稱世間罕見，足以獨步武林。

冷森嚴絕非武當弟子，與武當派也沒有任何淵源，但這「冲霄劍法」施展開來，卻是氣象萬千，鋒芒畢露。

胖太歲陡地怒喝：「無恥閹賊，竟盜取武當派武功，好不要臉！」

冷森嚴乾笑道：「天下萬物，盡皆皇上所有，冷某承蒙聖眷，賜我練這劍法，那是名正言順，光宗耀祖之事，豈能算是厚顏無恥！」

胖太歲「呸！」一聲：「東西二廠，每每借題發揮，假傳聖旨，爾等無艮閹宦，豈僅厚顏無恥，簡直就是滅絕人性，比畜生還更遠遠不如！」他把冷森嚴罵得狗血淋頭，但冷森嚴卻在他肥肥白白的臉上刺了一劍！

胖太歲給竹劍刺得滿臉鮮血，但戰意仍然激昂，一味奮力支撐，居然在二十招內，憑着嚴謹的守勢，把冷森嚴的「冲霄劍法」一一瓦解。

但冷森嚴已大佔上風，一直壓住胖太歲狂攻猛打，再打下去，胖太歲這一戰註定有敗無勝。

方寶玉越看越是心驚肉跳，忍不住又再開口：「死胖鬼，你輸定了，只可惜方少爺一世英雄，也落得和你一般慘淡收場！」

胖太歲又再大怒，陡地吼叫：「你再嚕嚕囌囌，俺震斷你的脖子！」

方寶玉這一次不甘示弱，也吼叫起來：「有種的便快震斷我的脖子，反正歷來跟着你的小二小三，個個都是死得不明不白，一場糊塗的！」

胖太歲「哼！」一聲，卻並未驟施毒手，只是咕噥着說道：「這兩年來跟着我的店小二，只是一時錯手，死了一個！」

冷森嚴連續發招緊逼胖太歲，眼看不出五招之內，便可一劍把他刺死，豈料怪事倏生，這棵大樹突然斜斜傾側，傾向北方直倒下去。

這棵大樹，枝葉繁茂，生氣勃勃，絕無半點枯萎之象，如非有人蓄意搗毀，決不會突然傾倒下來，但方寶玉心神正亂，不明其理，心中所想的卻是：「奇哉怪也，莫非眞箇樹大招風，以致風吹葉落，繼而把這見鬼的大樹連根拔起了嗎？」

大樹傾斜，初時勢道十分緩慢，但不久便倏然向北仆倒，三人迅速自樹頂跌落到地上，方寶玉心想：「死胖鬼輕功遠遠不如白眉閹賊，若在地上打鬥，未必一定會輸！」心中盼望胖太歲能夠扭轉乾坤，把冷森嚴「一閹再閹」，爲民除害，爲方少爺吐一口烏氣。

冷森嚴落到地上，卻並不急於再戰胖太歲。而胖太歲身中數劍，左頰上也中了一劍，雖然傷勢不算嚴重，但銳氣已洩，一時間也不能鼓氣再上。

大樹倒下，方寶玉立刻目光橫掃，到處搜索小嫣的踪影，可是，他瞧不見窈窕多姿，婀娜動人的小美人兒，卻驀然看見一個比胖太歲還更胖上三幾十斤，當然正是胖太歲刻骨銘心，朝思暮想，爲了她而神不守舍，廢寢忘餐的冷春花！

一看見這個「胖遍天下無敵手」的冷小姐，方寶玉不禁暗叫「我的媽唷！」心想：「今番胖太歲和胖小姐左右夾攻，也許可以把白眉閹賊再閹他媽的一次，但老子想要脫身，卻也千難萬難，休想休想。」

暗自擔憂自己之餘，目光又再四處尋覓小嫣的芳踪，但找來找去，還是芳踪杳然，不禁暗呼不妙，忖道：「莫非這棵見鬼的大樹倒下之際，不偏不倚，把倒吊在樹枝下的小嫣姑娘壓成了一團美人肉醬？」美人肉醬雖有「美人」二字，但若眞的給大樹壓得一場糊塗，連眼耳口鼻也分不清楚，如此「肉醬」卻又何美之有？說得文雅一點，那便是：「其爲肉醬則一。」

只見冷春花正擺起樁步，雙目圓睜直瞪着冷森嚴，似是極具敵意，但再看清楚一點，卻又似乎不是這樣，倒像是對冷森嚴這個太監有着說不出的畏懼。

方寶玉暗叫糟糕，這位肥大的冷小姐，對胖太歲兇惡無比，但面對着威震黑白二道的「白眉太監」冷森嚴，卻目露害怕之色，眞是門口母狗，大大的不中用！

正在此際，冷春花背後忽然走出了一個人，赫然就是小嫣。

方寶玉看見小嫣安然無恙，不禁大爲高興，原來冷春花早已把小嫣自繩索上解了下來，但小嫣卻一直佇立在冷春花背後。

由於冷春花肥大之極，就算是兩三個小嫣站在她背後，只怕也不容易會被發現。

小嫣安然無恙，方寶玉也是安然無恙，而且一個站在胖女人身邊，另一個則被大胖子挾在脅下，兩人都是各有一胖相陪。

驀地，方寶玉忽然想起，冷春花姓冷，冷森嚴也姓冷，莫非這兩人有什麼淵源不成？

果然，冷森嚴一開腔，就對冷春花說道：「我的好妹子，你可知道，我這個做哥哥的，一直都很掛念你，害怕你會給奸險小人陷害。」

方寶玉聞言立刻心中「啊」一聲叫了起來。

這兩人，果然大有淵源，而且還是兄妹。

冷春花胖胖白白的臉龐，似乎陰晴不定，過了好一會才說道：「小谷的腿早已給你打斷，你……你何必還要咄咄逼人？」

方寶玉不禁又是一愕，心想：「閹賊什麼時候打斷死胖鬼的腿了？」

冷森嚴嘿嘿一笑：「這姓谷的算是什麼貨色，竟敢看上我的好妹子？當年我若不是看在你的面上，我決不會只是打斷他一條左腿。」

方寶玉忽然心中一動，目光注視向胖太歲手裏握着的那根骨頭。

那條大腿骨，已給冷森嚴的竹劍砍出十幾道缺口，但鮮血更多更濃，兼且有一端正放在方寶玉鼻孔前不足半尺，其氣味之腥臭，令他爲之大大的倒胃，差點沒嘔吐出來。

方寶玉瞧着胖太歲手裏的大腿骨，冷春花也瞧着胖太歲手裏的大腿骨，但兩人臉上的神情卻是截然不同。

方寶玉臉上的神情是猜疑不定的，他實在很難判斷這根大腿骨的來歷，雖然心中模糊地有着某些概念，但卻又連他自己都認爲，那是絕不可能的事情，除非……除非胖太歲其中一條腿是假的！

方寶玉心念電轉，突然伸手抓向胖太歲的右腿。

但他一抓之下，只覺得軟綿綿的，觸手處全是又肥又多肉的大

腿。

一條眞正的肥粗大腿！

這條大腿，肯定貨眞價實，絕對不會是「西貝貨」。

但胖太歲的左腿又怎樣？

方寶玉當然很想再抓一把，但他受制於胖太歲，能夠抓了胖太歲的右腿一下，已算是「奇爪突出」，再想多抓一次，恐怕再難有此機會。

豈料胖太歲突然長長嘆一口氣，對方寶玉說道：「你不必多此一舉了，俺讓你瞧個明白便是。」隨即放下了方寶玉，更把左腿褲管高高掀起。

方寶玉陡地呆住了。

他終於看見了胖太歲的左腿。

胖太歲的左腿，竟然是用精鋼鑄造的！

也就在此際，冷春花突然「哇」的一聲大哭起來！她一哭，小嫣也哭了，只是哭聲遠遠不如冷小姐，兩者差距大有天淵之別。

胖太歲陡地喝叫：「別哭！俺這條腿已斷了十幾年，又有什麼値得傷心的？」

冷春花哭得更是淒厲，一邊哭一邊大叫：「老娘怎會爲你而傷心？我也不是……哭，只是笑出了眼淚！」

如此强辭奪理，方寶玉不禁聽得眉頭大皺。

只聽見冷森嚴嘿嘿一笑，道：「金老兒擅製機關，更是近百年以來最出色的巧匠，單看他爲你鑄造的鐵腿，便足証他老人家巧奪天工，舉世無人能及。」

方寶玉心想：「金老兒到底是何方神聖？」

冷森嚴一面說，一面又向胖太歲逼近了兩步。突聽冷春花「吔」的一聲，尖叫道：「求求你，放他一條生路！」

冷森嚴不理睬她，竹劍向上一挺，劍尖直指胖太歲咽喉。

胖太歲沉着臉，對冷春花說道：「你這個兄長，只會放屁，決不會大發慈悲放人一條活路！但即使他肯放過俺，俺也不肯放過荼毒蒼生的大閹賊！」語氣斬釘截鐵，毫無轉寰餘地。

冷春花又叫了起來：「你不是我哥哥的對手！」

胖太歲凜然道：「不是他的對手，更要打！總不成老是欺凌弱小。」說到這裏，居然故意瞧了方寶玉一眼。

方寶玉雖然一直惱恨胖太歲對自己諸多折磨，但相處時候越久，漸漸地越是對他恨意消滅，到了後來，赫然發覺這大胖子的左腿，原來早已給冷森嚴折斷，卻把大腿骨一直保存至今，並且當作武器來對付冷森嚴，不禁在驚詫之餘，又感到說不出的敬佩。

冷森嚴是冷春花的兄長，此事也頗出方寶玉意料之外，一時之間，不禁給種種怪異離奇的事情弄得頭昏腦脹，忠奸莫辨。

忽聽小嫣怒叱一聲，突然手掣一把彎刀，便向冷森嚴當胸劈了過去。

她這把彎刀，是胖太歲去年中秋節送給她的，當時，胖太歲對小嫣說道：「今晚用這把刀來切月餅，然後好好收藏，將來若是遇上了『可切之人』，就把他當作月餅一般，察察兩刀分成四塊！」

當晚，小嫣用這彎刀切月餅，她只是隨手一切，月餅固然立刻被切開，豈料連堅實的梨木桌也被切掉了一大截！

自從那次切過月餅之後，小嫣再也沒有使用這把彎刀切割任何物事，當然更不會用來「切人」，大概是世間上「可切之人」雖多，未必在一年半載之內，就能「引刀切之」，察察兩刀把一個活生生的人分成四塊。

但今天，小嫣實在是忍無可忍，雖然她明知冷森嚴是冷春花的哥哥，但此宦官害人極多，又殘害了胖師兄的一條左腿，如此惡賊，豈可不殺。

小嫣並非蠢材，她也知道憑自己的武功，決不會是冷森嚴的敵手，但眼前還有胖太歲和冷春花，這兩人雖然脾氣古怪，對自己卻是極好的，自己一旦出手，他倆絕不會袖手旁觀置之不理。

當然，她若不是激於義憤，也決不會冒險出手，這「白眉太監」冷森嚴，實在是極可怖的人物。

但小嫣一出刀，刀鋒還遠遠未及冷森嚴胸口，已給一隻肥大之極的手抓住右腕。

這是冷春花肥肥白白的手，但她這隻手卻是「肥而不膩」，動作之快，豈只乾淨俐落，簡直有如雷行電閃，無影無迹可尋！

小嫣給冷春花抓住右腕，登時動彈不得。胖太歲陡地喝道：「小師妹休得無禮。」

方寶玉已恢復自由，立刻衝了過去，對冷春花說道：「快放了她！」

冷春花雖然閃電般抓住小嫣，但臉上的神情卻是六神無主一般，方寶玉叫她放手，她果然立刻便很聽話，放開了手。

胖太歲乾咳兩聲，忽然說道：「你們都給我走！走得越遠越好。」

冷春花倏地怒容滿臉，道：「我不走！你算是什麼東西？憑什麼向本小姐發號施令？」

胖太歲一呆，半晌才道：「俺和你哥哥的過節，你又何苦插上一

手？」

冷春花搖搖頭道：「正因爲這件事關係及你和我哥哥，我更不能袖手旁觀，置身事外。」

胖太歲道：「但你若插手，只會左右做人難。」

冷春花兩眼一瞪道：「做人難，做鬼卻易！」

胖太歲吃了一驚，道：「你別胡言亂語！」

冷春花道：「今日你倆冤家路狹，但要是此事不能和平解決，我乾脆死在你們二人跟前便是！」

胖太歲嘆道：「縱然如此，事情也是未能解決的……」

冷森嚴冷冷一笑，道：「姓谷的，以你們之力，要和朝廷作對，照無異是蜻蜓撼石柱，不自量力，照我看，與其明知不可爲而爲之，落得悲慘收場，不如趁早棄暗投明，跟咱們好好合作，只要你把楊漣後人交出，我保証對你大有好處！」

到底有什麼「好處」，卻是空泛其詞，未肯確定。

胖太歲沉着臉，一言不發。冷森嚴卻把目光掃向冷春花的臉，然後又再望向胖太歲，如是者左瞧瞧，右望望，臉上的神情頗爲曖昧。

胖太歲初時還忍耐着，過了片刻，終於忍無可忍，厲聲問道：「你這樣算是什麼意思？」

冷森嚴乾笑數聲，才緩緩地說道：「我的意思，其實你心裏已很明白！」

胖太歲道：「俺看人看事，從來都是不明不白。」

冷森嚴桀桀怪笑，道：「好！就讓我向你說個明明白白，我的意思很簡單，只要你把楊漣餘孽後人交出，我就把春花許配給你做老婆。」

胖太歲聽了這幾句話，陡地臉色漲紅，又迅速化紅爲紫，最後竟然把持不住，整個人「咕咚」一聲栽倒在地上。

方寶玉目睹此人此事此情此景，再想起不久前胖太歲給冷春花在臉上親了一親之後失魂落魄的神情，不禁對這位胖大得驚人的痴情巨漢大爲嘆服。

方寶玉心想：「這胖鬼雖然亂七八糟不知所謂，但卻絕非他媽的蠢貨。白眉閹賊剛才來一招『眉目傳情』，胖鬼早已心中有數，偏偏還要明知故問。果然一問之下，心中所想跟白眉閹賊所提出來的條件完全脗合，立時又再他媽的的三魂去二，七魄去五，高興得連站都不穩！」

嘆服之餘，又自尋思：「自古以來，英雄難過美人關，但這胖鬼可不像個英雄，卻也難過肥婆關。此謂之英雄美人，肥婆胖鬼，物以類聚，各有千秋。」他對胖太歲憎惡之情漸減，於是把「死胖鬼」的那個「死」字省掉，總算是對此人略表敬意之。

只是胖太歲毫不知情，縱使知情，但此事和冷森嚴所提出的條件，不啻是芝蔴綠豆般的小事，遠遠不如冷森嚴的話震人心弦，驚心動魄。

至於小嫣，她目睹胖太歲爲了冷森嚴的幾句話而失魂落魄，芳心之中也大有感觸。

小嫣心中所想的，卻是大師兄今年春天，在河畔垂釣時對她講過的一番話。

大師兄年紀雖老，但卻往往跟小嫣談得十分投契。他道：「人們常常說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其實魚兒的水域，也是一樣。人不一定爲財，也會爲名譽，爲女人，爲許多稀奇古怪的欲望而身涉險境，一個弄不好，往往身敗名裂，甚至萬劫不復。

「海底中，河流下，游魚何止千萬，但這些魚各有不同之處，若要把魚釣上來，就得放下魚餌，要釣不同的魚，所用的餌往往也大不相同，這正是投其所好，始能收事半功倍之效的道理。」

當時，小嫣雖然聽了，卻只顧着欣賞河畔風光，並未仔細嚼研箇中眞諦，可是，到了如今，胖師兄、冷春花、方寶玉和自己一齊面對着冷森嚴這個可惡的太監，而冷森嚴對胖師兄提出這條件，正是投其所好，安排香餌釣金鰲！

不同的魚，要用不同的魚餌！

像冷春花那樣的胖女人，一千個男人之中，恐怕最少會給她嚇跑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個，但偏偏胖師兄對她情有獨鍾，傾心相愛至死不渝。

只見胖太歲「咕咚」一聲栽倒在地上之後，一張又胖又闊大的臉龐不但顏色複雜，忽紅忽紫，過了片刻更是汗出如槳，如墮烘爐之內。

忽聽得冷春花暴喝如雷，眞如一頭巨大野豬般衝向胖太歲，更出其不意地一拳轟在他的臉上。

胖太歲的臉曾中了冷森嚴一劍，本已血流披臉，再給這又肥又大的意中人迎面轟了一拳，登時整張臉有如倒翻了五味架，一塌胡塗。

冷春花轟了胖太歲一拳，意猶未足，又再一腳疾踢他的小腹，只是胖太歲腹大便便，比懷胎九個月大的孕婦還要脹大得多，因此這一脚應該是踢中了他的大腹才對。

胖太歲雖然捱了一拳一脚，卻連一下悶哼也沒發出來，他臉上雖然被揍得又紅又黑又腫又脹，但一雙狹小的眼睛反而精光十成，彷彿給冷春花揍得連頭腦也清醒過來。

只見冷春花厲言疾色，對胖太歲惡狠狠地說道：「你吃了多少斤豬油，以致連心脾都給豬油蒙住了？我哥哥是什麼人，難道你活到這把年紀，吃了這許多啞巴虧還沒弄得清楚嗎？」

胖太歲如夢初醒，連連點頭，道：「清楚！很清楚！」

冷春花板着臉：「你清楚就好了！還在等什麼鳥？」

胖太歲當下不再遲疑，掄起砵一般大小的拳頭，便向「白眉太監」冷森嚴怒轟過去。

冷森嚴收起竹劍，冷笑道：「你不用自己的大腿骨，我也不用兵刄，咱們就在拳脚功夫上比劃比劃，分個高低吧！」

胖太歲卻厲聲道：「比劃個屁！俺就算再練他媽的二三十年功夫，也不是你的敵手！」

方寶玉心中大罵蠢材，暗道：「明知遠遠不是閹賊之敵，早就應該脚底揩油溜之大吉，還打個什麼春秋屁？」

忽然眼前一花，彷彿有一道闊大的門牆在自己面前一閃而過，原來是冷春花倏地發難，與胖太歲聯手對付冷森嚴。

冷森嚴白眉倒豎，叱道：「賤種，你終於還是幫着外人來對抗我啦！」

冷春花沉聲說道：「你欺人太甚，更殃民禍國荼毒蒼生，我是給你逼得無可選擇才跟你翻臉動手的！」

冷森嚴冷冷道：「看來，你說不得只好大義滅親，然後跟着這胖鬼遠走高飛，雙宿雙棲了！」

冷春花道：「師父常對我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最好快回頭，別再繼續沉淪下去，爲那個姓魏的大閹賊毒害萬千黎民！」

冷森嚴道：「魏公公對我恩重如山，沒有他，你哥哥恐怕至今還不如別人脚底下的爛泥！」

冷春花道：「魏忠賢結黨圖謀不軌，你只不過是他的一枚棋子！」

冷森嚴道：「你雖然越長越是肥胖，但一張嘴巴卻也越來越刁了！」

冷氏兄妹一面對話，一面互相拆招比鬥，反而胖太歲給擠開在一旁，一時間插手也不是，袖手旁觀也不是，並沒能眞眞正正和冷春花聯手對抗「白眉太監」冷森嚴。

冷春花雖然比胖太歲還要肥胖，但出掌極快，一掌緊接一掌，掌掌直逼兄長冷森嚴。

冷森嚴連聲冷笑：「一別數載，你果然在老殭屍門下練就了一身武功，可惜有眼無珠，居然揀了一個窩囊廢做未來的老公！」

冷春花道：「我和瘦影行事光明正大，可不像東廠的狗腿子，一味陷害忠良，插贓嫁禍。」兩兄妹你一言我一語，但兩人四掌毫不鬆懈，「啪啪」聲互擊硬拚，厮殺得激烈之極。

驀地，冷春花使出一套「夢裏看花掌」，此乃峨嵋派三百年前俗家高手「情女」卓碧芳自創之獨門武功，雖非峨嵋正統武學，但掌法輕柔巧妙，刁鑽變幻無比，招式每每覷準敵人脆弱關節部位而擊之，其厲害之處，比諸峨嵋派任何正統武學，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

「情女」卓碧芳去世後，這套掌法一度失傳，但在三十年前，竟又再出現於雲南一帶，據說懂得使這套掌法之人，乃是一個苗疆女子，性情兇狠暴戾，往往殺人於顧盼之間，而且一出掌絕不留活口，因此被武林中人冠以「天殺女」之綽號。

果然，冷春花一施展出這套「夢裏看花掌」，立刻就把冷森嚴連續逼退七八步，她時而斜身撲擊，旋即又四指拚攏，左推右插，招式變化層出不窮，竟把這套神妙無匹的掌法發揮得淋漓盡致。

冷森嚴在這套掌法之下左閃右避，雖然未曾中掌，卻也給自己的親妹子逼得險象環生。

但冷春花使出這套掌法不出二三十招，已呈力氣不繼之象。冷森嚴嘆了口氣，道：「三百年前卓碧芳號稱『情女』，不但淑女多情，人也窈窕。繼後『天殺女』名震雲貴二州，雖則兇悍暴戾，殺手無情，但據聞也是體態婀娜多姿之絕色美女……不意吾妹春花，美則美矣，無奈身如河馬，步似大象，前輩中人『夢裏看花』，意境何其蕭灑脫俗，及至吾妹，縱然有夢，只怕所夢者並非花花草草，而是又肥又膩之肉，如此肥膩之夢，又焉能使出『看花之掌』，充其量只不過是『看肉之掌』罷了！僅此一字之差，所能發揮之威力，自當判若雲泥！唉……峨嵋俗家第一絕學，只怕吾妹再聰穎再勤練，也難習箇中皮毛，更遑論深得神髓啦！」語氣似是一片悲天憫人，實則冷嘲熱諷之意，極爲明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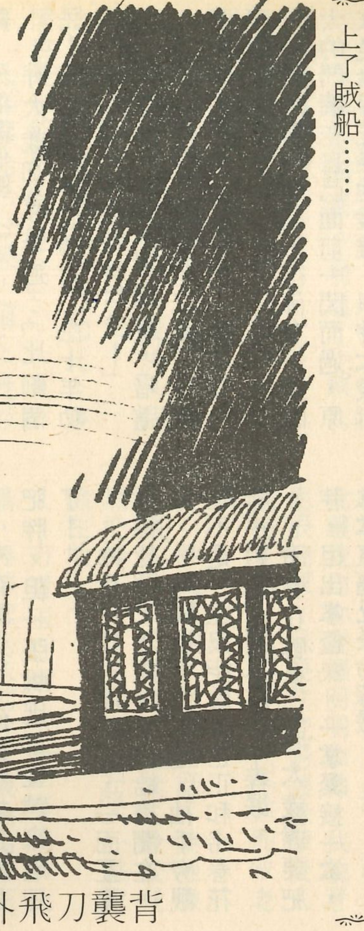
胖太歲越聽越是憤怒，終於忍不住巨喝一聲：「你太過份了！」再難袖手旁觀，「呼」地一聲，一掌怒轟冷森嚴。

豈料冷森嚴狡猾異常，他早已料到胖太歲無法忍耐而出手，不等胖太歲掌力轟至，已左臂倏伸，以極怪異姿勢把冷春花反手扣在左脅之下，隨即借勢一拖，身形胖大之極的冷春花，立時便向胖太歲猛烈的掌力迎了上去。

（未完・六）

上文提要：柳露蓮因半夜在客棧中連戰兩名前來行刺的女殺手，疲倦不堪正待睡下，忽聽有人敲窗，原來竟是她朝思暮想、千里追踪的丈夫田鷺飛。匆忙中，她被丈夫叫走，並隨他來到一條船上駛向下游，一路上，田鷺飛支吾搪塞，神情不安。剛飲了一杯酒，他便中毒倒下，好在柳露蓮沒喝。驚異中，柳露蓮只道是上了賊船……

新派武林殺手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銀杏山莊



窗外飛刀襲背　飯中下毒昏厥

「大哥，你爲何這樣說話？咦，田夫人呢？怎地不見她了？」

「我正想問你她去了何處？怎地我出去找大夫回來後便不見她了？」

饒明珠道：「小妹模模糊糊中似乎聽見她在跟人說話，但聽不清楚……不過跟她說話的人，好像是個男人……」

「男人？」丁毅急問：「怎麼樣的聲音？看不到人？」

「小妹眼皮比鉛還重，又發着燒……我還以爲她跟你說話哩……等我『醒』來時，卻看到三個老頭……好像就是大夫……我祇知這一些……」

丁毅脫口罵道：「你爲何這般蠢，這般自私！」

饒明珠垂淚道：「小妹眞的不知道……不錯，我很蠢，要不也不會學人當殺手，祇道錢好賺，想不到錢還沒賺到，便幾乎賠上一條命……我命是不好，否則也不會一出世便是孤兒了。」

丁毅心頭一軟道：「算啦，算我說錯了，你還不能吃飯，且忍耐一天，稍候店小二煎好了藥，你服了藥便再睡一陣吧……今夜我會守着你。」

「大哥，你還沒睡，不如先歇一會兒吧！有事我喚你就是。」房內祇有一張床，丁毅祇好坐上床去，盤膝運功調息，他運行了七個大周天，恢復了疲勞才散功，俄頃，小二已把藥送進來了，忙問：「小二哥，所有的藥都已買好？」

「第一服要服七劑，至第四天之後兼服第二服，服七劑，第二服三天之後，兼服第三服，也是服七帖，小的祇買了第一服及第二服各七帖，銀子所剩已無幾……」

丁毅又丟了一錠銀子給他，「把第三服七帖全買下，剩下的給你，買了藥把藥方給我！」小二連聲應是，滿懷高興地走了。

丁毅輕輕扶起饒明珠，祇見她衣衫全爲血所染，乃餵她把藥服下。稍後小二把藥方取來，「客官，藥已買好，這藥半夜還得服一次兩遍。」

「請你半夜起來煎，少不了你的好處，然後請你把其他的藥，全都包紮一起交給我，你要煎藥，每天來找我拿。再者，請速去替我表妹買幾套內外衣服。」丁毅又拋了一錠銀子給他。

店小二去後，饒明珠忽道：「其實我命還眞不錯，若不是遇到你……」她話未說畢，丁毅已一指戳在其「黑甜穴」上，讓她沉沉睡去。

過了一陣，店小二把衣服買回來，他吩咐小二弄一碗鹵麵進房。吃了麵之後，望着饒明珠卻想起柳露蓮來，她到底去了何處？是甚麼男人找她？難道她不知道此刻之情勢，居然會輕易信人，跟人跑了？即使如此也罷，爲何不留個字條，卻教自己飽受煎熬。「露蓮啊露蓮，難道你毫不知道我對你之情意？你即使不喜歡我，也不該這般待我！」

怨了她一陣，丁毅又爲她之安危擔心起來，「可恨無端端來了個饒明珠，否則我大可以去找她！」回心一想，又啞然失笑，天下茫茫，到何處找伊芳踪？

半夜，店小二又送藥來，丁毅解了饒明珠之穴道，又餵她喝了藥，再封其穴道睡覺。

這一夜雖然平安，可是丁毅卻比甚麼都難過，祇覺長夜漫漫，何時方盡？待天色大白，他才下床洗了一把臉，接着，饒明珠也醒來了。

饒明珠醒來之後，秀眉緊皺，丁毅問道：「怎麼了？」

「傷口很痛，頭又發燒。」

「這都正常，祇要不是太嚴重就好，你要不要吃點東西？我叫店小二熬點米湯給你喝。」

饒明珠搖搖頭，「中午再喝吧。」她看到床頭上之衣服，含羞問道：「大哥，這是買給小妹的？」

「是，我看你衣服盡染血跡，是以着小二替你買的。」

「可惜，我不能動彈，祇怕還要勞大哥代勞了！」饒明珠滿臉通紅，這倒叫丁毅爲難了。饒明珠忽然抬頭道：「大哥，你是嫌髒還是害羞？大丈夫不計小節，何況我在病中，換件衣服有甚麼打緊？想不到你這般迂腐！」

丁毅沉吟了一陣才點點頭，他輕輕揭開被子，望着饒明珠的嬌軀，卻有無從下手之感，饒明珠道：「你若害怕的，便用劍割開吧！」

這倒是個辦法，丁毅依言以劍將其衣裙割裂成好幾段，如此便好解多了，俄頃，已露出雪白之肌膚來，白得令人眩目，饒明珠微喘着氣道：「抹胸兒也都是污血，也……割掉吧！」

丁毅麻木地把饒明珠全身衣服片片「剝」掉，高聳的雙乳，芳草萋萋的小澗盡收眼底，教任何男人看了都要神魂顚倒，但他卻並無所覺，腦海裡祇想着柳露蓮，若饒明珠知道，恐怕非大哭一場不可。

他扶起她，慢慢套上衣衫，再爲她穿上內袴及裙子，這事可不容易，祇累得他滿頭大汗。

饒明珠祇覺他在「天人交戰」，難以抑制，卻不知他祇是怕扭動她之傷口，而盡力遷就，是以饒明珠雙頰酡紅，星目輕閉。她覺得他救她一命，她亦以玉體裸裎，稍稍報答了他。

丁毅拭去汗珠，心頭如放下一塊大石，覺得饒明珠說得有理，祇要心無邪念，男女之間的禮教，倒非全有必要，正如佛門中人所說的「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坐」的道理一樣，端視個人之修爲了。但丁毅卻沒有想到另一個問題：假如饒明珠是柳露蓮，後果又會怎樣？

房內沉默了一陣，饒明珠低聲道：「大哥，你歇一會兒吧！」

一會兒，店小二把米湯送來，丁毅又扶她起來，餵她喝，「讓肚子裡有點東西吧，稍候還要喝藥。」好不容易服侍好饒明珠，丁毅才自己吃了一碗麵。

昨日百密一疏，失去了柳露蓮，今日丁毅再不敢大意，寸步不離客房，他預料徐飛羽不會輕易就此放過自己，必會發動更加厲害之殺着，但有饒明珠在此，他投鼠忌器，眞有人殺上門來，他實無萬全之策。是以沉思了一陣，便問道：「饒姑娘，你在揚州城可有朋友？」

饒明珠低聲道：「沒有半個朋友，事實上小妹是頭一遭來揚州，我又是孤兒，又是殺手，那有甚麼朋友？你……你跟田大人可算是小妹僅有的兩位朋友了，你是嫌累贅？」

「不是這個意思！徐飛羽不會輕易罷手，若再派人來，有你在場，在下實無把握將之擊退！」丁毅頓了一頓問道：「徐飛羽花多少錢僱你殺人？他是要殺我還是殺田夫人？」

「兩個都要，殺一個五千兩銀子！」饒明珠聲如蚊蚋，甚不好意思。

丁毅再問：「他是如何找上你的？你又怎知是徐飛羽僱你？是他親自出馬？」

「不錯，小妹今春在岳陽認識他，這次他親自跟我談生意的，還先付了二千五百兩銀子作訂金。」

「哼！他銀子眞多，不斷僱人殺我，爲何他不自己出手？你可有問他？」

「有，小妹問了，他說他已退隱江湖，不再操舊業，故此才將生意轉讓給我。」

「他是何時找你的？在何處？」

「在無錫城找上小妹的，那是在前幾天，他叫我先到揚州。昨午在對岸將你住址告訴小妹，並要小妹立即跟『新羅刹』聯手殺人。」

丁毅續問：「除你與『新羅刹』之外，尚有何人？」

「這個小妹便不知道了。」

丁毅沉吟道：「這證明他人就在附近，此地不可久留，咱們非另找個地方不可。」

「搬去何處才好？」

丁毅沉吟了一下道：「請委屈

你一下，躺在床底下如何？我出去找個地方才回來。」

饒明珠點點頭，「大哥速去速回。」丁毅抱她塞進床底下，便自己出了客房，匆匆離開客棧，專挑小巷穿插，不時留意四周，不見有陌生人，便大着膽子翻牆進入劉家瑞府裡。

那劉府是武林世家，家丁家將甚多，丁毅走了幾步，便為人發現，他也不隱瞞，公然要求見劉大俠，自言在難中求他相助。劉家瑞向來樂於助人，遇有武林朋友求助，罕有拒絕的，手下的人都知道，也不為難他，帶他進小廳趨見劉家瑞。

劉家瑞見他有點面善，正想問他，丁毅已道：「在下便是昨日來訪之金書成。」

「哦，可是已有田夫人之消息？」

丁毅乃將此行之目的告之，「饒明珠雖是位殺手，但中邪不深，愚意認為經此一役，是她改過自新之極佳機會，故想今夜偷偷將她運來府上寄居，當然此舉不但對府上會造成不便，也可能會為府上製造危險，請大俠先三思再答應。」

所謂請將不如激將，丁毅這樣一說，劉家瑞反而一口答應，「金兄這般看得起在下，求我相助，再說這種話，又輕視了劉某，豈不前後矛盾？劉某武功雖不一定高過徐飛羽，但家裡人多，還不把他放在眼內！你盡管將她移來寒舍！稍候，劉某便派兩個生面的人扮成住客，混進客棧，以便接應。」當下傳令兩個肥胖的漢子，讓他倆跟丁毅朝過面，然後着他倆扮成商賈投客，「一切聽金爺差遣。」

丁毅謝了一番，又問：「不知劉大俠是否有派人去打探田夫人之消息？」

劉家瑞道：「人已派出去五六批了，三批在城內的，已先後回報說沒有踪影，到城外去的，也有一批回來，報稱毫無綫索，眞是奇怪！不過，今晨劉某又再派了兩批人出城了，其中一批車到碼頭上去查訪，一批過江調查，也許下午便有好消息了。」

「多謝劉大俠費心，在下感激不盡！」

「你不認識田兄，尚肯拔刀相助，何況在下是田兄之好友耳，更是義不容辭！再說客氣的話，便是看不起我劉某人！」

兩人又說了一陣，丁毅道：「在下恐客棧會發生事故，先回去了，後會有期！」他匆匆趕回客棧，幸喜饒明珠仍躺在床底下，沉沉地昏睡着。丁毅輕輕拍醒她，抱她上床，又餵她服了藥，換過藥膏，方讓她再睡。

丁毅自己也覺得有點困，吃過東西，也上床運功調息，保持最佳狀態，以防萬一，可是劉家傳來之消息，仍教人擔心：沒有柳露蓮之消息。一直到了黃昏，聽到之消息更令他坐立不安，三魂不見了六魄。有人看見柳露蓮抱着一個男人，被人迫得跳江！

過了半晌，他才冒起一個念頭：柳露蓮到底是生是死，她抱的是甚麼人？竟泛起一陣酸妒之意。

心念一轉又自安慰，「她水性極佳，下江未必會死，上次我不是也被她救於江中嗎？」想至此，心頭稍寬，可是仍怪自己百密一疏，才會失去她，忽又冒起一個念頭：此是否徐飛羽之毒計？他不由望一望床上之饒明珠。憑徐飛羽之為人，他會浪費幾千兩銀子，僱兩個毫無經驗的殺手來殺自己及柳露蓮？

也許「新羅刹」及饒明珠本身都不知道被人利用了，丁毅祇有暗嘆一聲，但更瞭解徐飛羽之手段！此人實在可怕，恐怕自己之一切，全落在其眼中。

時間一點一滴過去，天色未黑，仍不知柳露蓮之生死，丁毅再也忍不住，決定吃過晚飯便立即行動，便喚小二立即煎藥及準備晚飯。

藥未煎好，但晚飯已送進來，丁毅十分仔細，先用銀針在食物中試了一下。忽然出房去找劉家派在客棧的那兩位家將，商量了一陣才回房。

丁毅剛在床沿坐下不久，店小二又敲門送米湯進來了，一眼見桌上之飯菜未動，涎着臉討好地問道：「客官，這菜燒得不合你口味？」

「不，待餵了病人服了藥再吃未遲。」

「天氣寒冷，怕早已冷了，還是先吃吧。」

「不急，麻煩小二哥拿出去再溫一下，拿回來時便吃。」

店小二一口應允，把菜又收了出去，丁毅拍醒饒明珠，餵她喝下那碗米湯。「饒姑娘，稍候在下便帶你去一個安全之地方，萬一痛了傷口，須請你忍耐一下。」

「去甚麼地方？安全嗎？」

「你別管去甚麼地方，保你安全就是！嗯，我先替你換藥吧！」

饒明珠又乖乖躺在床上，經過一日之接觸，以及玉體經已呈現過，是以態度甚是大方，任由丁毅將其衣衫拉高，解開綳帶，撕下藥膏，再洒上生肌粉，重新包紮好。

店小二又把饒明珠之藥送了進來，丁毅餵她慢慢喝，饒明珠道：「剛喝了米湯，這碗藥那喝得下。」

「既然是藥，喝不下也得喝，

何況是好藥。」

好不容易把那藥汁餵光，店小二又把飯菜送進來，丁毅道：「好香。」說着便當着店小二的面，夾了一箸嚥下，「好手藝！」他摸出一塊碎銀拋給店小二。店小二千恩萬謝，露着難得一見之笑容出房，還順手將門帶上。

饒明珠忽然道：「大哥，小妹要便溺，煩你扶一把。」她滿臉通紅，聲如蚊蚋，更添幾分嬌麗，此時雖然重傷在身，精神不振，仍不失美人本色。

丁毅沒奈何抱她下床，再解開其裙帶，放之在馬桶上，他平生第一次替女人寬衣解帶，不料對方竟不是意中人，實始料所不及。

服侍了饒明珠，丁毅更認定非早日安置她不可，否則自己將變成奴僕了。他淨了手，便開始吃飯。饒明珠側身靜靜地望着他，也不知她心中想些甚麼，眼波流轉。

忽然丁毅放下竹箸，叫了一聲不好，「飯菜中有毒！」

饒明珠一驚，丁毅一指封了其暈穴，身子慢慢癱倒在她身側，他再着店小二取飯菜去加溫，卻忘了再以銀針測試，又是百密一疏！

柳露蓮腦海裡空空洞洞的，如同行屍走肉般，朝揚州城的方向走去，無奈在江中搏鬥了半天，又受了傷，失了不少血，粒米未曾下肚，走了一陣，只覺雙脚發軟，眼皮沉重，竟有疲不能興之感，她恐自己支持不住，只好在路旁歇息。此刻，若有人要殺她，實在易如反掌，她內心之焦急憂慮，筆墨難以形喩。她歇了一陣，再也坐不住，便强忍着一口氣，繼續上路，可是她傷得實在不輕。走了十來步，便咕咚一聲，跌倒於地，暈死過去。

也不知過了多久，柳露蓮悠悠醒來，醒來好一陣，才發現自己躺在一張板舖上，一望四周牆壁，就猜出那是個農夫的家。

她掙扎着坐起來，床板吱吱地响着，房門忽被人推開，走進一位老太婆，手上捧着一碗湯，慈祥地問道：「你醒來啦！」

「婆婆！這裡是什麼地方？」

「這是橋北村，你是俺當家的在回家途中救回來的，唷，你手臂上為何有箭杆呢？」

「被歹徒射中的，我把兩頭鋸掉。」柳露蓮要下床，却為老太婆所阻。「婆婆，尊夫怎地不見？他是幹什麼營生的？」

「下田去了，家裡有幾畝薄田，孩子又跟人去販賣布疋，只好自己耕種。」老婆婆把湯捧過來。「我看你身子很弱，殺了一隻鷄，熬湯給你喝，快趁熱喝下去吧，可憐的孩子，你怎會獨自一人上路？你丈夫呢？」

這一提不打緊，淚水却如潮湧一般瀉了下來，老太婆十分心疼，忙道：「別說了，快趁熱喝，養好身子要幹什麼事都行，老身看你背着劍，一定練過武，那就更有機會報仇了。」

最後那句話，激發了柳露蓮求生之慾，接過那一大碗鷄湯，一口氣將之喝乾。「婆婆，有東西果腹麼？」

老太婆喜得眉開眼笑，道：「還未煮飯，你把鷄肉都吃了吧！」她起身出去，又捧來了一大塊鷄肉，「先止止飢再說，老身去燒飯。」

「婆婆不必客氣，隨便弄點飯就好。」

「鄉下能弄出什麼好菜？都是現成的。」

柳露蓮的確餓昏了，把那碗鷄肉吃個精光，只覺精神恢復了不少，她重新躺下床去，不一會兒又睡着了，待她醒來時，房內已點着燈，老太婆把飯開在她房內，桌子上只放着一碟青菜，老太婆一見她醒來，便呼道：「老不死的，快把飯菜都搬進來。」

俄頃，一個年在六十左右，看來還十分壯健硬朗的老漢把一碟魚、一碟炒鷄蛋，一碟鹹蘿卜捧了進來，他對柳露蓮笑笑，道：「家裡沒有什麼好東西，請你委屈一下。」

「公公說那裡的話，我這條命是你救的，還沒謝你哩，你們把家裡最好的東西統通拿出來招待我，晚輩感激都來不及。」

老頭含笑道：「不要多說，快吃快吃。」

柳露蓮坐了起來，忽覺左臂沉重無比，這才知道一條胳臂已經腫了起來，袖管濕濕粘粘的，料傷口已開始化膿，幸好還未發燒，她一顆心登時一沉。

老太婆好像把她當作女兒般，不斷佈菜，甚至餵她。好不容易吃完飯，柳露蓮已急不及待地要告辭，那老夫婦豈肯放她：「如今已是晚上，路上不好走，你又有傷在身，怎生去得？」

「正因為我受了傷，再不醫治，一兩天後便走不動了。」

老太婆道：「那明早才走吧，讓老不死的明早用牛車送你，你要去那裡？」

「去揚州，又要麻煩公公，實在過意不去。」

老頭道：「不打緊，去揚州早一點去，晚上便到了，躭擱不了多少工夫。」

柳露蓮點點頭，「那就再麻煩公公一次了，咱們早一點走，否則入夜才進揚州城，可就不好辦

了。」老夫婦一口答應。當下把殘羹收拾出去，老頭把桌子也搬出去，着她早點休息。

柳露蓮那裡睡得着，迷迷糊糊睡了一陣，便下床易容，扮成男子模樣，又聽外面有聲響，却原來老太婆在蒸饅頭煮稀飯。服侍了一老一少吃得早飯，又着老頭把饅頭帶上，再扶她上牛車。

牛車沒有篷，上面舖了一張蓆子，柳露蓮躺在上面，趁天尚未明，便上路了。

那黃牛十分壯健，但在柳露蓮心目中，速度依然甚慢，她恨不得改換馬車，可是回心一想，坐牛車似乎較不引人注目。此時此刻，千萬不能再碰上徐飛羽的人，否則十條命也不夠人家殺，是以只好耐心等待。

那頭黃牛雖然走得不快，但走來甚是平穩，而且氣力悠長，到巳時老頭才停車，讓牠去草地上吃草歇息，柳露蓮只覺左臂越來越沉，而且整條上臂都發燒發燙。

老頭對她眞好，就像對自己親生女兒般，餵她喝了一大碗水，又讓她入林解了溺，然後再起程。

半途停了三次，都不敢進店吃飯，只吃老太婆蒸的饅頭止飢，至日落時分，揚州城已遙遙在望，而柳露蓮腦袋已又昏又沉，只喃喃地道：「請公公送我去鳳巢客棧，找一個叫金書成的男人。」

＊　＊　＊

丁毅中毒昏倒床上不久，窗櫺忽被人輕輕推開，自外竄進一條輕捷之黑影來，却是個幪面黑衣漢。那人只露出一對眼睛，銳利如刀，盯着床上兩個不能動彈的人，過了半晌，臉上露出笑意，慢慢走近睡床。

他手上的刀又窄又長又利，緩緩提高起來，眉頭一緊，忽然急速地劈下去。

說時遲，那時快，床上之丁毅倏地向黑衣人射去，連頭帶掌全撞在那厮懷內，黑衣人口噴鮮血，仰天後跌，劈下去的刀又舉了起來。

「砰」地一聲，黑衣人倒地，丁毅壓在他身上，像要掙扎站起來，但只動了兩下，便又昏迷過去。

鄰房的客人都去吃飯了，無人聽到響聲，一切就像什麼也沒發生過般，床上的人不能動，地上的人亦不能動。

忽然窗子被人推開，三柄飛刀直奔丁毅之後背，只見丁毅挺了一下，便不能動彈了，他到底還是着了道兒。

窗外那人又發出三柄飛刀，再度射進丁毅之後背，他連動也不動一下，俄頃，窗外再飄進一個幪面穿灰袍的漢子來。

灰袍漢子伸手去扳丁毅的後肩，就在此刻，丁毅忽然「活」了，他手上抓着黑衣幪面人的刀，向灰袍漢子刺去，這一刀他蓄勢而發，當眞是力逾千鈞，疾如流星，只見一道白光直射過去。

灰袍人之武功以及反應，顯然高過以前任何一位殺手，只見他如一張薄紙般，隨風而退，就好像他早已料到丁毅有此一着。

可是丁毅那一刀實在太快了，只見灰袍上突呈幾朵血花，丁毅慢慢站起身來，雙眼緊緊地盯着對方。

灰袍人臉色一變，澀聲問道：「你中了六柄飛刀，還未死？」

「徐飛羽，你還沒死，我怎能死？你知道我已等了多久才盼到你親自出馬這一天？」

原來灰袍人便是徐飛羽，只聽他桀桀笑道：「飛刀殺你不死，長劍還能取你之命，不過連我也有點佩服你，居然想出這苦肉計，可惜你那一刀仍然要不了我的命。」

丁毅的聲音同樣不帶半絲情感。「是有點可惜，不過眞正倒下去的人還是你。」

徐飛羽怪笑道：「倒下去的人一定是你，這是鐵律，不可改變，今夜只能是你死。」

「是誰出資僱你殺我，還是你與我有仇？你心中明白，根本沒有把握殺我。我這一刀雖然未能取你之命，但保証傷得不輕。」

「你若不死，殺手之王這個稱號，豈不是要落在你頭上！」

丁毅一字一頓地問道：「你要殺我，只是爲此？」

「當然不是，你的一條命還很值錢，五萬兩白銀，我幹了這一宗，便可以退出江湖，下半生可以過得逍遙自在！」徐飛羽哈哈一笑。「徐某也知道你不好纏，而五萬兩又是個大數目，是以拿出一點酧金，請別人代勞，不料他們之表現令我大失所望。」

「柳露蓮又值多少錢？」

「她因爲跟你在一起，本來只有兩千兩的身價，後來一直看漲，如今值一萬兩了，一共陸萬兩銀子，誰都會動心，是以你是死定了。」

「我想不到誰要殺我，又是誰要殺一個與世無爭的女人，難道那人的錢太多，非拿出來花花不可？」

徐飛羽冷笑道：「你說這句話，便教徐某有點失望了，你是行內的翹楚，對這方面的規矩及情況，亦比別人知道得清楚，何會問我？何況當日你是第一個接殺柳露蓮生意的人，你又知否誰是僱主？」

丁毅不由語塞，半晌方道：「那人要殺我，理由大概是因爲我不

但改變主意，不殺柳露蓮，反而保護她。」

「徐某見解與你一樣，但我却想不通，你爲何會破壞行規，你已賺了不少錢了吧，要什麼女人沒有？要十個黃花閨女也買得到，何獨鍾情於一個殘花敗柳？」徐飛羽忽然笑得有點猥瑣。「莫非你只對名人的老婆感興趣？哈哈，若是這樣便難怪了。」

「放屁，你把丁某看扁了，丁某本要殺她，但反而兩番爲其所救，覺得若再殺她，那簡直是畜牲不如！徐飛羽，什麼叫情，什麼是義，你到底了解有多少？」

徐飛羽冷笑道：「徐某不了解，也不想了解，我只要錢，有了錢之後，要什麼便可擁有什麼。」

「笑話，義是金錢買得到的？情是金錢買得到的？丁某破壞行規，那是天性爲柳露蓮所喚醒，那是我天良未泯，是故決心退出這個滅絕人性的行業，老徐，你錢已賺了不少，又何必再繼續下去？目前的錢已足夠你下半生過得瀟洒無憂了，即使尚有不足，也可買爿店子經營生意。」

徐飛羽截口道：「眞是幼稚，做咱們這一行的，半途而退，那能活下去？還能經營生意？你別想得太美了。」

「就算你殺了我，也不能安穩，你這輩子殺了多了人？多少苦主的後代要殺你報仇？」

「說得不錯，是以徐某更加不能經營生意，只能隱名換姓，悄悄地活下去。」

「做人如此，眞沒意思。」

徐飛羽沉聲道：「丁毅，當年選擇了這一行，便應知道後果，如今才來討論，簡直是廢話，也不管你說什麼，今夜我是非殺你不可了，殺你，還有另一層意思。」

丁毅訝然問道：「殺人除了賺髒錢之外，還有意思？」

「近來，在殺手行內，最負盛名的只剩你我兩人。」

「不，還有莫焦、尤七娘、『隱身人』和蕭七劍，他們排名全不在你我之下。」

徐飛羽哈哈一笑，「尤七娘已廢，莫焦壯志已消，『隱身人』近來怕死得很，不敢再接大生意，至於蕭七劍則已娶了幾房妻妾，在溫柔鄉中納福，這種男人幹殺手，已不足畏了，目下對徐某最有威脅的，便只你一個了。」

「丁某對你有何威脅？」

徐飛羽不徐不疾地道：「俗語說：行行出狀元，又謂男子漢不可無志，徐某自小便立志要出人頭地，我不合羣，無法組織幫會，執掌一幫一會以顯威風，更因出身、武功、性格，不能逐鹿武林盟主寶座。後來徐某在無意中發覺自己很有殺人之天份，是以加入殺手這一行，果然做得很出色，而且興趣越來越濃。」

丁毅只能默默地聽他說，徐飛羽歇了一歇，續道：「徐某既然入了這一行，當然要在此行出人頭地，是故很快便被同道名列前七名，但還有幾個人與我同起同坐，徐某豈能心甘？」

丁毅快口問道：「是以今日你要殺我，並非完全爲了錢了？」

徐飛羽自顧說下去：「如今其他人對我已不足畏，唯有你可與我逐鹿『殺手之王』的寶座，你說殺你對我來說，是否另有一層意思？」

丁毅哈哈大笑：「所謂『殺手之王』並非是寶座，頂多只是一個虛銜，甚至是一道催命符。」

「什麼催命符？」

「試想想，你得了這一虛銜，會有多少後起之秀，要以你爲目標？以你爲對象？甚至以能殺你爲榮，以取而代之，無人出錢也會暗殺你，你休想活得安穩。」丁毅稍頓又道：「何況在下亦已決定退出，更無興趣虛銜！哈哈，你若要『殺手之王』之稱號，丁某雙手拱讓。」

徐飛羽冷笑道：「雙手拱讓，對徐某來說，有什麼意思？有何榮譽？我要的是眞眞正正的成績，是以今夜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他稍頓即續道：「至於後起之秀將來會怎樣對付徐某，我不在乎，那怕有一天，徐某死在同行劍下，只要我曾經得到『殺手之王』之尊號，已無所謂，你明不明白我的心？」

丁毅噓了一口氣，道：「我對此點總算明白了，也知道今夜你我之間，必有一個人要死在此處，萬一我有機會殺你，但又想放你一條生路，你覺得如何？」

徐飛羽微微一怔，反問：「你爲何要放我一條生路，哈哈，你莫告訴徐某，說你天良未泯，要改邪歸正，須知今夜你放過我，徐某下次有機會還要殺你。」

「哼，就爲了『殺手之王』之稱號？」

徐飛羽道：「有幾個原因，這是其中一個，因爲徐某自出道至今，從未失過手。」

丁毅沉聲道：「丁某當然有條件，要你說出到底是誰要殺柳露蓮的，要殺我的人，是否跟要殺她的人同爲一人？田鷺飛是否已遭你們殺害？」

「徐某根本不知道，如何答覆你？不過，我可以告訴你第三點，徐某從未接過要殺田鷺飛的生意，別人的事徐某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徐飛羽將劍抽了出來。「今夜你已說得太多了，拔劍！」

「說得這麼多，本就是你之戰略，因爲你認爲我受傷比你重，時間拖得越久，我血流得越多，對你越有利。」

徐飛羽長嘆一聲：「江湖雖大，武人雖多，知我者唯丁毅一人耳，我眞有點捨不得殺你，但我又不得不殺你，你不拔劍，徐某可不再等候了。」

「從你出現開始，丁某便一直候着了，需要拔劍，丁某絕對不會比你慢。」丁毅將黑衣殺手的刀斜提於胸前，雙脚一頓，肩膊微聳，徐飛羽的長劍已刺過去。

先下手爲强，制敵機先，這是徐飛羽的座右銘，他豈能在這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刻違反？

丁毅那一晃只是虛招，他知道要對付徐飛羽這種高手，一定要採取後發先至之策略，方有取勝之機。

說實在的，徐飛羽之名頭及排名都在他之前，他以前也一直自承在其之下，要與之決鬥，實無把握，高手過招，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其間信心是最關鍵的。

丁毅今夜有沒有信心與徐飛羽周旋？不過徐飛羽的信心却是十足的，在此之前他只有七八成把握，但他自忖丁毅傷得比己重，因此八成已變爲十成。

丁毅那一刀十分詭異，不顧自身安危，直劈對方之胸膛，他力猛勢疾，那一刀若被砍中，徐飛羽最低限度，非得在床上躺半年不可。

徐飛羽勝劵在握，他豈肯與對方拚命，是故一翻腕，化攻爲守，將刀格開，手臂再一直，劍尖直劃對方喉頭，他由攻轉守，再爲守化攻，運用之靈活，時間部位拿捏之準，手法之熟練，都教丁毅自嘆弗如。

可是丁毅依然只是一刀，依然不顧對方的劍。

劍尖必先洞穿丁毅之喉頭，但刀勢沉猛，徐飛羽深信丁毅剛死那一刹那，這一刀依然會劈中自己，一股寒氣自脚踝升至頭頂，徐飛羽急忙將劍回擋，後退一步，他咬一咬牙，長劍再度刺出。

丁毅依然是那一刀，不料徐飛羽那一劍却是虛招，對方刀一起，他手腕一翻，長劍向上揮去，直斬丁毅之手腕，這一招破得巧妙。

丁毅右手腕若受了傷，他還有什麼本錢跟他「玉石俱焚」？

不料丁毅那一刀也是虛招，手臂一掄，避過長劍，依然向徐飛羽劈過去，徐飛羽連忙提臂，刀劍相交，發出一道震耳之金鐵交鳴之聲，濺起一蓬火星子。

兩人並無爲此目眩，徐飛羽手腕一直，長劍畢直向對方心窩刺去，殺人的招式，本就不應花梢，是故兩人之招式均十分簡單，但凶險之處，更甚於其他。

丁毅仍然是一刀斜劈，他雖會先死，但徐飛羽亦必會在其刀下開膛。

徐飛羽一躍退開，怒道：「你這是什麼打法？」

丁毅哈哈笑道：「我不信你會不明白，這是兩敗俱傷，同歸於盡的打法，丁某不如你，唯有此法可與你周旋一二！」言畢一反常態，首先發動攻勢。

徐飛羽心中暗忖：「這厮說得有理，這是他唯一之辦法，老子跟他拚命，不是中其奸計？」當下立即改採守勢，長劍舞得風雨不透，緊緊守在身前。

丁毅刀沉，又不懼與對方長劍相碰，是故房內響起一陣急如炒豆之叮叮噹噹的響聲。他一鼓作氣，連攻二十三刀，把徐飛羽迫出房去，這是他之算策，除了避免誤傷床上之饒明珠之外，尚有更重要的原因。

走廊狹窄，刀長劍短，丁毅長刀大開大闔，更添威力，迫得徐飛羽連連後退，此刻他方知道丁毅爲何不用自己之長劍，亦直至此刻，他方知道丁毅的確是位可怕之極的對手。

他早有殺丁毅之計劃，但丁毅何嘗沒有提防及反擊之謀？看來丁毅之計劃十分周詳，今夜鹿死誰手，尚在未知之數。

忽然一個念頭，閃過其腦海，「自己退後牽動傷口，均感火辣辣之疼痛，爲何他完全不似受了重傷？他還能挺多久？」

丁毅一刀接一刀，似有使不盡之氣力般，徐飛羽忍不住問道：「你沒有受傷？」

「丁某當然沒有受傷，你問得眞好笑，我若受了重傷，剛才跟你說那許多廢話，不是自掘墳墓？」

「但，但那六柄飛刀不是全部釘在你後背？」

丁毅哈哈笑道：「徐飛羽，你中計了，丁某若非在後背縛了五六層牛皮，又泡了鷄血，認爲足可防備你之暗算，又怎能瞞住你之耳目，又怎會伏在你手下身上，將後背賣給你？」

徐飛羽心中升起一股怒火，恨恨地道：「如此說來，你根本沒有中毒？」

「當然沒有中毒，那些飯菜第一次送進來時，丁某已從銀針中試出毒性，於是先服了解藥，還怕藥不對症，故意讓菜放涼，着小二拿出去加溫，以減低毒性，是故吃得輕輕鬆鬆，徐飛羽啊徐飛羽，丁毅這五萬兩銀子的身價，可不是浪得虛名啊，你想賺這五萬兩，可得付出沉重之代價。」

丁毅嘴上說着話，手上絕不稍慢，依然大開大闔，招招沉猛，攻個不停，他刀勢雖猛，却毫無花巧，每招均輕易爲徐飛羽接下。但由於走廊狹窄，在大開大闔之攻勢下，根本不能閃避，除了硬碰之外，別無他法。

刀沉劍輕，刀劍相觸，每次均震動了徐飛羽之傷口，是以他一襲灰袍前襬，幾已全爲鮮血所染，徐飛羽覺得自己之體力正在慢慢減退，亦在此時，他更覺對方遠比自己想像中厲害，信心開始動搖。

丁毅剛才那席話，又像一支毒箭，衝擊着他之信心，不過徐飛羽到底不是省油燈，他豈肯甘心失敗？

大開大闔之刀勢，固然佔盡優勢，但正如兵書所云，有一利必有一害，刀身力猛固是優勢，但失却靈活及速度，却又是其短。

徐飛羽易地而處，非死裡求生不可，冷靜下來之後，仔細觀察了幾招，果然發現對方每招之間，均有一個空隙，且露出不少破綻。

這個發現，使得徐飛羽信心陡增，開始佈署反擊，他有意再退了兩步，站在兩扇房門中間，便立定不退，任丁毅攻勢如何猛烈，他均雷打不動，見招破招，有機會便開始反擊。

這一招果然奏效，所謂最佳之防守，乃在於反擊，丁毅連攻無效，刀法便開始凌亂，相反，徐飛羽漸漸安定下來，靜候良機，以便作致命一擊，反敗爲勝。

客棧內之住客，晚飯後紛紛回店，見此情景，却嚇得裹足不前，站得遠遠的，又怕又好奇，想看個結果。掌櫃和店小二亦看得口呆目瞪，不敢吭一聲，只喃喃禱告上蒼，保佑不要弄出人命，惹來官非。

忽然，「篤」地一聲輕響，原來丁毅那一刀刀勢太猛，徐飛羽有意不擋，退了一步，刀尖便砍進門板上，丁毅登時中門大開。

這是千載難逢，萬金難買之機，徐飛羽豈會輕易放過？只見他一退即進，長劍貫力向對方胸膛刺去。

這一劍疾如流星曳空，勢如奔馬，徐飛羽有十足之信心，把劍送進丁毅之胸膛，好結束這場龍爭虎鬥，親手奪得「殺手之王」之尊號。

* * *

天色已黑，柳露蓮乘坐之牛車亦已抵達揚州城，老頭固然鬆了一口氣，柳露蓮亦稍稍安心，强支起身來，指點路徑去鳳巢客棧。

經過兩天一夜之躭擱，柳露蓮一條左臂已腫得像大腿，比鉛還重，抬動時已由疼痛而轉爲「無能爲力」，就像已指揮不了左臂，傷口流出來之黃水，已把衣袖弄濕，一顆腦袋又昏又沉，恨不得找個安全的地方睡一覺，那怕一睡不醒。她以無比之毅力方可支起嬌軀，但覺街上之行人，就像走馬燈般，晃個不停。

好不容易才至鳳巢客棧，只見店外圍着不少人，老頭高聲呼道：「掌櫃的在那裡？」

他連呼數遍，方見掌櫃的臉色青白地跑出來，喘着氣問道：「什麼事！」他起初以爲來的是官府的衙差捕快，沒料到是位糟老頭，態度便顯得極不耐煩。

老頭却沒在意，拱拱手問道：「請問貴店是不是有位叫金書成的住客？是個男子漢。」

掌櫃忽然一把扯住其衣領，道：「原來你們是同黨的，快跟我去見大人。」

「喂喂，有話好說，什麼同黨的？老漢只是送他的朋友來和他相會，快請他出來。」

柳露蓮聽見聲音爬了起來，道：「掌櫃，發生了什麼事？他偷了你們店裡的東西，還是欠你的房租？」

掌櫃道：「這倒沒有，他正跟一個人打架，刀劍相交，殺死了人，咱們可得惹上官非，妳是他朋友，快叫他們停手，否則老夫便先去報官了。」

「且慢！」只見一干人簇擁着一名錦衣壯漢走來，掌櫃一見忙哈腰道：「劉大爺，您來得正好，給老漢作個主。」

「你說誰跟誰在這裡鬥？」

「是一位叫金書成的跟一位幪臉的漢子。」

柳露蓮叫了一聲劉二哥，來人正是劉家瑞，看了她幾眼，有點眼熟，乃問道：「閣下是誰？」

「我是柳露蓮，田鷩飛的妻子。」柳露蓮說畢，咕咚一聲，已暈死過去，跌倒牛車上，原來她全憑一個信念支持着，此刻遇到救星，心頭一鬆，便再也支持不住。

劉家瑞吃了一驚，連忙着人連牛車帶人送回府去，自己則帶了那兩名假扮人客而住進客棧的家將進去。却原來剛才丁毅發現菜中有毒，便知最大之危險已至，又因饒明珠在旁邊，估計難以照料，因此請他倆去劉府討救兵。

劉家瑞正在朋友家飲宴，聽到消息，連忙回府帶人去客棧，徐飛羽那一劍疾如白駒過隙，他來得太遲了。

徐飛羽那一劍剛刺出，只見丁毅一卸肩，左手從後拔下後背上之飛刀，同時迅速伸到身前一擋，「叮」地一聲，劍尖離胸膛尚有半寸，飛刀已將長劍撞開半尺。

（未完•六）

上文提要：了無大師率陶克等五人來到清蓮庵，找清蓮師太對質，師太不承認用毒將了無困在地牢內，雙方各執一詞，了無帶她入地道察看驗証，發現先入地道的捕頭章飛等五人中毒昏迷，正擾攘間，清蓮師太也中毒倒地，了無與陶克等五人早有預防，沒有昏倒，連忙將昏倒的人救離地道，六個人背了六個中毒的人往前行……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棒打江山

冒充興風浪　潛入欲偷襲

「吃也吃飽了，睡也睡足了，你們可以去把那五個渾帳王八蛋愛管閒事的傢伙裝蔴袋，拖出去埋掉了，咱們這兒不能有死人！」

這女人的聲音令了無大師吃驚！

了無大師急忙停下來再聆聽，陶克五人也發楞！

這時又傳來一聲女人叫。

「關二嫂帶她們四人前去，妳們一人裝一個，手腳要快，出去的時候得看清楚，四下無人再挖坑！」

這是吩咐埋人了，緊接着就傳來走路聲！

陶克示意，快把背的人放下來，準備前面去抓人！

了無大師似乎糊塗了，他老人家連清蓮師太也放在地道上了！

六個人後退五丈外，暗中看過去，冬瓜唐與常在山兩人也把火摺子吹熄了！

於是，地道的另一端閃現出燈光了，從燈光中，只見幾道黑影往這面走過來了！

幾個人走得很快，轉眼便到了章捕頭前面，兩盞燈往地上照，五個人全叫起來了！

「不好了！」

「這不是那五個管閒事的傢伙，他們是來辦案的捕快呀！」

「不對，我數過是五個，怎麼變成六個了！」

「哎呀，這不是師父放出去的老尼姑嗎？她是怎麼進來的，她不知道這兒有地道呀！」

那個年紀稍大的，立刻拾起燈籠照向黑暗遠處，她好像又低聲的對另外的四個女子說了兩句，五個人立刻把燈籠一吹，回頭就往來路逃！

五個人的動作眞快，地道中刹時伸手不見五指！

陶克大吼一聲：「點火，快追！」

等到他們把火把再點上，前面已不見幾個女人的身形！

了無大師更吃驚了！

他聽了幾個女人的話以後，便知道這中間有誤會，而且是極大的誤會！

了無大師在想着過去，他明明面對着師妹清蓮，難道那個師妹是假的？

*　*　*

六人追到地牢那兩間地室中，只見室中的佈置與常在山看到的差不多，只不過如今已不見人了！

三個人再往前面追，不遠處又出現兩間這樣的地室，裡面依舊相同佈置！

正在驚異中，忽見傳來一聲厲叱：「都死吧！」

只見不遠處一堆火焰燃燒，火苗子帶濃煙已往這裡飄送過來了！

了無大師一聲驚呼，硫磺毒焰，快退！」

大伙一聽了無大師的呼叫，便立刻又往回頭跑！

地道中燃起硫磺毒煙，根本就無處可躲！

幾個人跑到清蓮師太與章飛捕頭幾人附近，了無大師已抓起清蓮師太背起來了！

陶克幾人也紛紛把章捕頭五人扛起來，匆匆忙忙的又往回走！

直待身後面的硫磺毒焰漸漸少了，也看不見了，他們這才停下來！

了無大師忿怒的道：「如果是他們再現江湖，三江之地不太平了！」

陶克道：「大師說的是誰？」

了無大師道：「二十年前，江湖上出現一對夫妻檔，男的叫包太乙，人稱『巧手郎君』，此人善易容之術，也擅佈置機關，黑道不少人吃過他的虧，那女的名叫段巧鳳，黑道上的花毒娘子就是她，這一對夫妻因爲坑人太多，早就隱退不出山了，怎麼也想不到，如今又出現在江湖上，而且與『四山八怪』這人物混在一起，他們……以我看來，必然有大陰謀！」

陶克道：「如果這包太乙把他老婆易容之後變成清蓮師太的模樣，大師就上當了。」

了無大師道：「不錯，如此一來，別人就會把罪過推在我師妹的身上了。」

陶克道：「這種事情，難道清蓮師太不會知道？」

了無大師嘆口氣道：「當年江湖上出了幾件無頭大案，後來才知道，那『花毒娘子』段巧鳳煉有一種毒藥，可以叫人迷失心志，忘了自己是誰，然後她就在暗中下手坑人，然後嫁禍別人，但她終還是失手一次，才被黑道追殺，想不到她夫妻又暗中出山了。」

陶克道：「這就對了，這毒女人把清蓮師太幾人迷失本性，關在一處地方，然後她自己扮成清蓮師太，如此一來，清蓮庵便面目全非了。」

了無大師道：「正是我所擔心的。」

他叫幾個人先把迷倒的人背出去，怕救晚了會死人。

陶克幾人各背一人，匆匆的走出土地廟的停屍小屋，好不容易的把六個被迷倒的人拖拉上去。

了無大師忙叫常在山與成石二人去找來一桶涼水，分別把幾個人弄醒過來。

*　*　*

清蓮師太第一個彈身而起，她發現師兄與陶克幾人站在她四週，又見地上五個公差在蠕動，想着剛才自己在地道中的情形，不由怒問：「這是怎麼回事？」

了無大師道：「師妹，妳被惡人用毒迷倒了。」

陶克也和氣的道：「師太，怕是眞的誤會師太了。」

清蓮師太臉現怒容的道：「什麼怕是，根本寃枉我了，我怎麼會。」

她突然改變口脗，厲吼道：「你們抓住惡人了，在那兒？」

了無大師道：「師妹，過去一段時間，我問妳，妳在什麼地方？」

清蓮師太道：「我在清蓮庵中每日唸經讀課。」

了無大師道：「眞的一些也不記得了？」

清蓮師太怔怔的在出神，了無大師突然暴吼如雷：「快說！」

這一聲，了無大師暗含內功，宛如在清蓮師太頭上一聲雷轟，只見清蓮全身一震，立刻雙目失神般的緩緩往地上坐下去了。

她口中喃喃的道：「師兄！」

了無大師嘆口氣，道：「師妹，嚇着妳了！」

清蓮師太本已醒過來了，但她的思維仍然不繼，了無大師這才以「峨嵋心法」、「五雷轟頂」，把清蓮師太的本性震醒過來。

清蓮趺坐地上，雙目緊閉，想是在運內功了。

便在這時候，章飛以手撐地直起上身，他那雙失神的大眼睛，迷惘的看看四週的人，道：「這……這是什麼地方呀……你……」

當他看到他最不想見的陶克時候，立刻站起來，又道：「兄弟，我們怎麼了？」

陶克道：「你們被人迷倒了，是我們把你們救上來的。」

章飛一看自己帶來的弟兄，正自一個個在搖頭腦的在瞪眼，立刻拉着陶克，道：「快說，是誰如此大膽，敢把官家的人坑在地牢裡？」

他忽然發現正自閉目的清蓮師太，便一聲怒吼：「把這妖尼鎖上。」

兩個剛站起來的捕快自腰間要取鍊子了，却被了無大師喝退。

「不要動她，她也是受害人。」

章飛道：「那麼，惡人呢？」

陶克道：「惡人仍然在裡面，章捕頭，如今你們醒來了，要不要再進去抓人？」

他拍拍章捕頭的肩，又道：「下面的惡人會用毒，你們如果再下去，最好學我們，先把鼻孔用濕棉花堵上，還有，下面的惡人會放毒煙火，也要多加小心了。」

章飛的濃眉緊緊的皺起來了。

他已經吃過一次虧了，再下去，他就是猪。

他自己就暗自下決心，再下去是王八蛋。

「老弟，聽你這麼一說，我得派你個差事了。」

陶克道：「你說！」

章捕頭道：「你爲官家辦事，少不了你的功勞，兄弟，你守在此地，我這就回桐城去調兵遣將，不出大半天的，我就趕來了。」

陶克道：「功勞不敢要，章捕頭可得快些回來，這地方陰森森的叫人不自在。」

章飛道：「當然會來，你放心吧！」

他把四個捕快叫過來，叱道：「平日裡叫你們多機伶，勤練功，你們偏不聽，可好，差一點把命丟在地道裡，死了還沒人知道，可惡！」

四個捕快低下頭，然後……然後跟着章飛匆匆的走了。

陶克冷笑着對了無大師道：「他會來嗎？」

了無大師道：「他有理由不會再來。」

陶克道：「他的理由便是這兒並不屬於桐城縣管轄，這兒是襄陽府。」

於是幾個人便哈哈的笑了。

* * *

了無大師對清蓮師太道：「師妹，怕是妳眞的中了段巧鳳的手段了。」

清蓮師太道：「那個歹毒的女人，再若遇上，我饒不了她。」

了無大師道：「師妹，妳還是先回清蓮庵吧，我以爲妳的處境也很危險。」

清蓮師太道：「師兄的意思……是……」

了無大師道：「我以爲段巧鳳那幫人必然就在妳住的清蓮庵附近，也許那裡有秘道，只不過妳不知道罷了。」

清蓮師太道：「我回去以後會加以注意。」

陶克對了無大師道：「大師，你老人家也一同回清蓮庵去吧，這裡由我兄弟五人再進去，我就不相信找不到鐵石心幾個人。」

了無大師道：「你們已堵住鼻孔，但那毒女人尚有硫磺火焰，你們如何防範？」

陶克道：「大師放心，火焰只是一陣，我們只一旦躲過，立刻撲殺上去，就不信這毒女人能攔住我等。」

了無大師道：「多加小心吶。」

陶克又對清蓮師太施一禮，道：「如今事情明朗，師太果然寃枉，在下等失禮了。」

清蓮師太這才問了無大師，道：「師兄，你怎麼會認識他們幾人的？」

了無大師哈哈一笑道：「自從托鉢江湖，老衲便決心把一身所學，傳授給需要習武的有緣之人，於是，十多年來，我分別遇到他們五個，便也把武功傳授他五人，眞是巧合，他們五人竟然會不期然的遇在一起了。」

清蓮師太重重的看了陶克五人幾眼，她點着頭道：「有善因得善果，師兄，有五位習了本門武功，江湖上是一支不容別人忽視的力量。」

了無大師道：「是他五人救我脫離地牢，眞乃造化弄人吶，哈……」

於是，了無大師陪着清蓮師太，二人緩緩走出土地廟，這師兄妹二人往清蓮庵去了。

* * *

陶克五人一陣商量，五個人決心往地道中殺過去，因爲，既然清蓮庵內無出口，那也只好從地道中衝殺了。

那陶克想了個方法，他命成石快去買來幾張大草蓆。

冬瓜唐就不明白，要這東西幹什麼。

常在山也感不解，但陶克也不說，只叫成石快去辦。

那成石跑到城外，一口氣買了十張大草蓆子扛回土地廟來了。

陶克立刻命成石四人把草蓆捲成圓筒狀，從那具空棺材底部放進下面，然後又把另幾張草蓆捲成圓筒，一張套上一張，連到後牆外面。

陶克伸手試試風向，果然陣陣涼風吹進圓筒捲起的草蓆中直往地道下面吹送。

冬瓜唐大笑，道：「大哥，這點子眞不錯，那毒女人如果放火焰，奶奶的，先燒死她自己。」

陶克道：「距離太遠，大概只能自保。」

常在山道：「大哥，我們快進去，晚了也許那毒女人會跑掉。」

毛汾水把捲起的蓆子又找來繩子綑住，伸出牆外的通風口又用石頭抵住，這才大伙又跳入地道中。

冬瓜唐與常在山二人帶着火把走在前面，這五個人一路往清蓮庵方向急走着。

大約半個時辰之後，他們又到了那兩間地室外，發現好像又變了。

只見室中除了粗重傢俱之外，便一應被子床單箱子全不見了。

陶克立刻道：「逃了！」

冬瓜唐道：「大哥，快找出口呀！」

前面一道暗階，台階只有半尺高，登上台階，只見相對門的是兩

個石室，再往前走不過五七丈遠處，又是兩間地室，其中一間擺設着佛堂，供的是觀音菩薩。

這一段的通道比之剛進來的長地道又窄多了。

陶克五人奔到地道末端，只見一道窄石梯上端有微弱光綫照射，陶克不開口，他以木棒前指，一口氣奔到轉彎處，便也看清楚原來是個石洞。

這時候冬瓜唐四人也相繼走上來了。

陶克對冬瓜唐低聲道：「怕是被你說中了，毒女人那一伙逃了。」

說完，陶克往洞口奔去，只見洞口堆了許多枯枝石頭，想是僞裝用的。

於是，五個人在洞口四下看，這兒正是清蓮庵的另一邊，紫竹遮蓋大部份山坡，遠處江水似帶，彎轉的流動着，而這裡應是清蓮庵山坡最荒涼的一面。

陶克頓足道：「果然被逃掉了。」

冬瓜唐道：「大哥，咱們還是接了無大師，大伙一齊回劉家莊再作定奪。」

陶克道：「也只有如此了。」

* * *

幾個人一路往清蓮庵走着，不料山道上來了個打柴的老者，這老人扁擔扛在肩頭上，一端掛着斧頭和乾糧袋，草鞋一雙套在布鞋上，一路走一路還哼着小曲。

陶克一見，立刻迎上去，道：「請問老丈，可曾看到男女數人往山坡下走去？」

打柴的老人撫髯一笑，道：「有哇！」

五個人一聽大喜，道：「走多久了？往那個方向？」

打柴的道：「往江邊，大約半個時辰了。」

冬瓜唐大叫：「對，他們要過江，大哥，追呀！」

陶克看看江邊，遠處只有柳林。

常在山不開口，他好像在看山坡。

陶克點點頭，道：「走，追到江邊去，這幾個傢伙一定有問題。」

毛汾水與成石已往山坡下面跑了，陶克也跟着往下走，冬瓜唐對常在山道：「二哥，走哇！」

常在山見打柴的已轉往山坡走去，立刻大叫道：「老丈，你請等一等。」

打柴的回過身來，道：「小哥，你還想知道什麼？」

常在山道：「請問老丈，你一天能打多少柴？」

「不一定，五七十斤的柴總是有。」

常在山道：「看樣子老丈常在這兒打柴了？」

老者雙目一亮，道：「是呀！」

常在山道：「老丈，你不是打柴的。」

老者哈哈笑道：「小哥，你以爲我幹什麼的？」

冬瓜唐聞言不走了。

冬瓜唐也把陶克叫住，前面的毛汾水與成石也站住了。

常在山道：「你老的這身裝扮像打柴人，但你絕不是個打柴的，我是……」

老者的眉一揚，道：「你是打柴的？穿的新衣衫，吃得臉上冒油，你是打柴的？」

常在山道：「我會是打柴的，但我不會在這清蓮坡打柴，這兒只有紫竹，沒有枯柴可砍，還有，老丈的手足很會保養，細皮白肉不帶繭，你應該是個老太爺，老丈，當上老太爺的人，是不會上山打柴的。」

老者哈哈笑了。

「好小子，眞有你的，見微知著，一語道破，年紀不大吧，江湖閱歷不少，不錯，老夫不是打柴的。」

冬瓜唐一聽，道：「你是幹什麼的？」

「老夫的行業多，但只一句話，也只有兩個字。」

陶克過來了，他立刻問：「那兩字？」

老者哈哈道：「殺人！」

陶克也笑了。

這時候毛汾水與成石二人又走回頭，兩個人帶着十分不解的樣子。

常在山這才對陶克道：「大哥，我並不是只憑剛才的發現，大哥，了無大師曾提過一個人。」

陶克道：「『巧手郎君』包太乙。」

常在山點頭道：「不錯，兄弟就是想起包太乙善於易容，才敢攔住他的。」

老者臉上驚訝之色，溢於言表。

陶克正有幾件事無法解答，這時候他冷笑了。

那老者暴閃一步，道：「了無和尚？」

陶克道：「不錯。」

老者道：「原來老禿驢是被你們自地牢中救走的。」

陶克道：「不錯。」

老者道：「你們猜對了，老夫正是包太乙，令老夫想不通的，乃是這地道中爲什麼突然間變了風向，一股江風竟會自停屍間吹過來。」

陶克淡淡的道：「也沒什麼

啦，我們不想被硫磺火焰燒死在地道中。」

包太乙道：「有了那股怪風，令我們不得不撤走，不過你們仍逃不了。」

陶克道：「難道你指給我們的去路上也有什麼惡毒的埋伏？」

包太乙道：「我們恨你們，爲了消滅你們，我已另有計劃，只不過如今的清蓮庵，嘿！」

陶克一怔，道：「姓包的，你們爲什麼找上清蓮庵？」

包太乙道：「方便。」

陶克道：「什麼方便？」

包太乙道：「事尚未成，怎好出口？」

陶克道：「難道你們這一雙陰損的夫妻檔，眞的已與『四山八怪』八個人聯手了，你們的目的是什麼？」

包太乙道：「你的廢話眞多。」

陶克道：「那麼，你打算怎麼對付我兄弟五人！」

包太乙道：「我要你們死，而且死得很慘！」

包太乙已經臉含殺機了！

他的雙肩好像未動，人已騰空振臂飛起，常在山大吼聲便追上去了！

包太乙只往竹林中衝，只見他半空中身子猛一偏，他的左臂已勾住一枝紫竹，嗨，事情就有那麼巧，常在山剛巧快追到他身後不到兩丈了，不料常在山人在空中，一根很細的繩子套過來，正套在常在山的右足上！

包太乙手一鬆，常在山被竹子彈在空中！

常在山頭下足上直旋轉，那包太乙又落在地上了！

冬瓜唐一見大吼一聲揮刀就殺，包太乙的身子往左閃，右面是一片草地！

冬瓜唐一頭撞過去，便也帶起一溜刀芒，包太乙的扁擔猛一撥，冬瓜唐的身子稍右閃，就在冬瓜唐尚未站定的時候，包太乙縱入一片竹海中，嘩啦一聲響，冬瓜唐的雙足便被一條暗埋在草下面的繩子拴住，一根竹子在三丈處往空中彈，便也把冬瓜唐倒吊空中了！

眞令人不敢相信，包太乙果然不虛傳言，「巧手郎君」的妙招令人大吃一驚！

陶克正要去救人，包太乙冷笑道：「小子，你好像是這幾個人的老大，那麼，下一個輪到了！」

一邊的毛汾水與成石火大了！

毛汾水大叫：「大哥，我來！」

不料包太乙沉聲道：「你兩人快出來，先殺了那兩個，娘的，死一個少一個！」

就在他的話聲裡，從矮草叢中一道石崖後，飛一般的轉出兩個女人！

其中一個女人，看上去就是清蓮師太模樣！

陶克知道她不是，她乃「花毒娘子」段巧鳳！

段巧鳳被包太乙扮成清蓮師太，在這清蓮庵興風作浪，如今身份已暴露，便把恨意記在陶克五人身上了！

* * *

此刻，那段巧鳳提刀與另一個三十左右的女子分別往冬瓜唐與常在山兩人奔去！

她兩人奔得快，因爲冬瓜唐與常在山兩人正用力的削繩子，等到他兩人抱緊竹子削斷繩子，兩個人就解危了！

段巧鳳直奔冬瓜唐，那三十歲的女子找上常在山！

常在山低頭看，嚄，那天在清蓮庵的女人就是她？

這二女就要舉刀了，陶克一聲叫：「快去支援你二哥他們去！」

於是，成石大吼一聲往段巧鳳殺去！

毛汾水則奔向那個三十歲的女人！

陶克發覺段巧鳳又在懷中摸毒物了，急忙大叫：「成石呀，搶站上風頭！」

他此話出口，對面的包太乙沉聲道：「小子啊，年紀不大，經驗不少嘛！」

陶克道：「足夠對付你們這些牛鬼蛇神，邪魔歪道了！」

包太乙冷哼一聲，道：「好囂張，接招！」

只見他雙袖一抖，兩柄尖刀露出長袖來了！

尖刀發出「咻」聲，直往陶克身上罩來！

陶克厲吼如虎，旋動手上棒子疾撥，側身之間，便聞得「彭」的一聲響！

「啊！」

包太乙挨了一記直搖頭，旋即雙刀上下交擊，半彎腰又殺上去！

陶克冷哼一聲，反手又是一棒，「通」！

這一棒原打算往包太乙後頸上打，却被他一彎腰，只打在包太乙的背上，却也打得包太乙一個踉蹌！

包太乙借勢往山道上奔，轉個彎不見了，逃得眞快，但當陶克發覺兄弟四個合擊段巧鳳與那女子兩人時候，他便疾閃身去追包太乙！

穿過一道竹林，又轉了個彎，陶克沒看見包太乙，但有個包頭老婆婆正在石縫挖草藥！

陶克奔上前，急問：「老媽媽，可曾看見一個老頭兒打此經

過？」

老太婆滿口無牙，雙目陰暗的指指坡下臉，老太婆就是沒開口說話。

陶克立刻一聲謝謝，拔腿就往山坡下追！

他太急了，他剛剛跑了三大步，耳後的風聲突然响起來了！

陶克不回頭，「忽」的一聲往前臉爬！

他的速度快，後臉的銳風就在他的後臉頭皮上擦過，帶起一溜頭髮隨一把尖刀飄去！

陶克的身子往左翻轉，便也看到那老太婆的一把尖刀指過來了！

「殺！」

這聲音很蒼老，不是女人聲！

陶克一聽知道是包太乙，太神妙了，如此短時間，他竟然巧裝改扮得如此之快，不是親眼看到，實難令人相信，他是如何變的！

到了這節骨眼上，陶克才明白「巧手郎君」果然不是蓋的！

* * *

陶克的閃滾動作是連續性的，他曾經在西北與七個回子力拚，七把彎刀圍殺他一人，他還能全身而退，一個玩刀的人，不但會用刀殺敵人，更要緊的是會躲，有時候躲比殺更重要！

陶克一連躲過「老太婆」十九刀連環殺，他才算爭取到還手的機會！

「彭！」他一棒掃打在「老太婆」的右膝蓋上，雖然不重，却也痛得「老太婆」把右腿收回來伸手去揉！

陶克便在這一刹間彈身而起，十一棒疾快的送上去了！

那「老太婆」尖刀拚命的上下左右挑，幾乎只有招架而無還手之力！

「叮叮咚咚」之聲又起，「老太婆」頭上挨了三記狠的，打得他一旋身，便又露出本來面目，藍布頭巾被打落了，短衫又變成藍長衫，他果然又變成包太乙！

陶克一邊打一邊冷笑：「老子今天敲爛你的老狗頭！」

包太乙好像也要拚命了，他右手旋刀猛古丁便往陶克的身上撞去，口中厲吼：「老夫宰了你這狂妄小兒！」

「叮咚！」

「彭！啊！」

只見陶克的手背上在冒血，那包太乙雙手抱頭一邊捂着一邊逃！

便在這時候，只見兩個女人也往這兒逃過來了，兩個女人披頭散髮，仔細看，正是段巧鳳與另一女人！

這兩人跑得眞快，就好像她們爹娘多給她們生了兩條腿似的，一陣風過來了！

陶克正自用口舐着手背的鮮血，忽見這兩個女人奔來，還未及出棒，兩個女人已自身邊掠過！

陶克看清楚了，段巧鳳的背上大腿在冒血，她好像落着眼淚，當然那不是傷心落淚，是痛出來的淚！

另一女人的脖子連在肩上一道血口子，她好像頭快掉了似的，她的刀不見了。

兩個女人走運，如果不是陶克在轉角地方，或早被陶克看到，她兩人就不會那麼容易逃走！

陶克並未追殺！

他未追殺包太乙，也不會追殺這兩個惡女人！

不旋踵間，冬瓜唐與常在山併肩追過來，又從另一個方向撲過來成石與毛汾水兩人，四個人這是採包抄追殺兩個女人了！

冬瓜唐一見陶克，急問：「那兩個臭女人呢？」

陶克道：「比兔子還快，逃下去了！」

常在山直叫可惜！

成石道：「如果不是想活捉，她兩人早就死了！」

冬瓜唐咬牙，道：「原是想殺死算了，可是總得弄個明白，他們到底有甚麼陰謀呀，還有那『四山八怪』與一個女人，你們知道那女人叫杜牡丹，他們在甚麼地方啊？」

陶克道：「爲兄預感，三江地方就會有血雨腥風的事情發生了！」

冬瓜唐道：「咱們不管這些事，大伙只想着大哥，盡快抓到那淫賊！」

陶克雙目一黯，是的，這些天好像辦些不相干的事情，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爲妻女報仇！

陶克四個兄弟沒有受到甚麼傷，便也淡淡的道：「咱們快去清蓮庵，了無大師還在等我們吶！」

成石道：「大哥，我幫你把手背傷口包紮！」

陶克伸出流血手背，冬瓜唐道：「可惡，姓包的還傷了大哥！」

陶克道：「姓包的也挨得不輕，同你們一樣，我沒有打算要他的老命！」

是的，雖是惡人，對他們而言，並無深仇大恨，又何必一定要殺人？

* * *

陶克五人轉回清蓮庵，了無大師與清蓮師太剛回尼庵不久，見陶克五人回來，清蓮師太便命小尼把一應素齋重整治一桌擺起來！

最高興的當然是了無大師，因爲過去他以爲師妹變了，變得既抽鴉片，又會用毒，與惡人爲伍，令他痛苦難堪，如今方才明白，這完

全是被「巧手郎君」包太乙與「花毒娘子」段巧鳳夫妻兩人坑陷的！

了無大師心情愉快，對陶克五人便更加喜歡了！

陶克便把後山坡竹林崖下，有地道出口之事，從頭至尾對清蓮師太說了一遍！

清蓮師太對了無大師道：「過幾日僱工把洞口堵起來，免得那地方被惡人利用！」

這頓飯直吃到天將黑，陶克便對了無大師道：「大師與四位兄弟回到劉家莊去，劉家莊去聘請武師，尚未回來，劉莊主請我們在他莊上暫住十天半月，這也是我們答應的！」

冬瓜唐道：「大哥，你去那兒？」

陶克嘆了一口氣道：「爲兄到那可憐的妻女墓上看看，唉，這幾日很念叨她們。」

他此言一出，幾個人均一陣唏噓！

了無大師起身，道：「也好，我們先去劉家莊，陶克，你去墓上看看，我們在劉家莊上等你！」

＊　＊　＊

尼姑庵不能留男人，了無大師與陶克等便當夜下了清蓮庵山坡，衆人在坡下分手，陶克一路往桐城而去！

了無大師率領着冬瓜唐的兄弟，匆匆的奔回劉家莊上去了！

＊　＊　＊

夜風凜凜，月光迷濛，黃土坡前站着人，這人的手上提着一應供品，香燭冥紙鮮果之外，還有全隻雞鴨各一隻，這算是豐盛的祭品，只差沒有找個道士來唸經了。

陶克很悲傷，當他剛站定的時候，他便臉皮緊緊的，雙目凶悍的直視着兩堆新墓！

也許江南水旺，新墳好像已冒出小草來了！

陶克把祭品擺上，點燃冥紙，單膝點地，一邊燒着一邊叨唸！

「桂花，我好想念妳呀，上蒼爲甚麼要這樣對待我們？難道我們做了甚麼壞事了！我們沒有呀！」

他抽了一下鼻子，生生把淚擠壓回去！

陶克不流淚，因爲他要抓那淫徒，如果抓不到，他就不流淚！

他下定決心了！

燒着冥紙，他又對另一墳叨唸：「我的女兒，妳知道爹的心嗎？像刀在割呀，妳一定恨爹不該拋下妳母女兩人遠去塞外，可是咱們在大山能過甚麼好日子？爹是爲了想叫妳母女過好日子呀，可是……可是爹知道錯了，爹應該守在妳母女身邊的！」

陶克燒完冥紙，又在兩座墳上撫摸着，只是隔着墳土，令他幾乎拍土大哭！

坐在墳前望着夜空，他的心中在想，這兒不是雞公山，等到抓到那淫賊，報了仇，再把桂花與女兒的屍體移回雞公山陶家村掩埋，這一生再也不在江湖上混了！

當然，陶克也想着冬瓜唐幾人，眞是自己的好兄弟，這些天如果不是有他們四人赤膽相助，很難想像如今是個甚麼局臉！

＊　＊　＊

累了，陶克便也歪在墳上閉起眼睛！

也不知睡了多久，忽然有聲音傳來！

陶克吃一驚，他身子不動，只把耳朵豎起來聽！

「眞氣人，又往那地方去了！」

「大小姐，他是個風流種子，屬下以爲他不配！」

「不要再說了，不嫌煩，同樣的話，你已經說了幾百遍了！」

「大小姐，如果妳點頭，天下男人排隊等妳選，又何必一定……」

「你回去吧，我不要你跟着我，你走呀！」

遠處的小道上，只見一個頎長身形往江岸移去，那是個男子，走得不快，偶爾還回過頭來！

陶克聽出這一男一女的聲音，他不知道是甚麼人，但從雙方對話，他已知道這是牽涉到男女之間的關係。

陶克才懶得去管這種閒事，他抬頭看天色，快四更天了吧，他正要再往地上歪，突然發現那女的行走如飛！

「好快的身法！」

陶克自語着，不由得挺起身來了！

他極目遙望，朦朧的霧中，那女子直往桐城奔去，眨眼工夫便半里遠了！

如此身法，使得陶克也產生了好奇之心，他本打算天亮了進城去的，如今他改變主意了！

陶克立刻飛一般的追上去了！

遙望前方，那女子已到城牆下，桐城縣的四門緊閉，不到五更不開城門！

陶克把身子隱在一棵大樹下，仔細看，只見那女子在城牆下面來回的踱了幾步，忽然拔身而上，雙手只在城牆上交互抓了三五下，人已攀到城牆了！

陶克幾乎要叫一聲「好」！

他見女子上了城牆，自也不怠慢，幾個箭步便也來到城牆下，抬頭看，城牆只不過四丈三，這自然也難不住陶克的！

只見他，棒子插在腰帶上，雙臂分張，吸一口眞氣，拔空而起，他的身子只在中途稍緩，便彈身站在城牆上了！

陶克從牆上往下看，桐城縣城內一片沉寂，便一點燈火也沒有，正是雞不叫狗也倒的四更天！

於是，他放眼觀看那女子，不料却已失去那女子的影子了！

陶克奇怪，這女子的身法眞快呀！

他又仔細的看了一陣，想這女子已由暗巷中溜走了，或者，女子已經回到自己的家中了！

陶克想到此，便搖搖頭落在城內了！

他只在巷中分辨一下方向，便逕往「快活居飯館」那面走去！

陶克只知道「快活居」，因爲「快活居」的後院有大烟館！

「快活居」的後院更有女子美得很，也陪客人燒煙侍候，只要有銀子，「快活居」就會令你快活得留連忘返！

＊　＊　＊

陶克已經轉到這條街頭了，忽然間，他又發現那個女的在他前面，而且，女的也似是往「快活居」走去的！

陶克一怔，暗中便跟上去了！

那女的騰身上了房，然後往後面躍去，身法眞輕，一點聲音也沒有！

陶克對於「快活居飯館」十分熟悉，他上了房脊，便把身形隱在屋脊面，只見那女的身子突然一縮，使了一招倒捲簾便把頭頂在窗戶上方！

陶克看得清楚，女子落地，兩把尖刀已分握左右手上，那架式立刻令陶克想起一個人！

那人就是「漢水一隻鳳」錢丹鳳！

陶克想起那天夜裡就是因爲錢丹鳳與「丹江雙義」洪大川、白水青兩人被冬瓜唐暗中盯上，方才與冬瓜唐相識，如今這兒又出現女的，但不知她潛來這「快活居」幹甚麼，她難道有情人在此？

剛才陶克會在黃土坡聽到過那人的話，這錢丹鳳一定是找她的心上人來了！

錢丹鳳心上人又是誰？

陶克對這一點並不感興趣，如果這時候錢丹鳳離去，他絕對不會出面攔她！

他只想在這時候找個舒適的房間睡一覺！

錢丹鳳只一離開，他就會下去叫伙計！

＊　＊　＊

陶克正在房上窺看，只見錢丹鳳伸手推窗，「忽」的便穿窗而入！

夜，眞靜，這時候的人們正好睡……天亮之前人們總是睡意濃，這裡的人們自也不例外！

陶克正在胡思亂想，忽然間，那個轉彎的房中傳出一聲尖叫：「啊！」

「噹！」

緊接着傳來尖叱：「你是誰！」

就在這連串的响動與尖叫聲裡，只見幾處房門開啟，其中有兩個女子手提鋼刀跳在院子裡！

緊接着，高大稍瘦的掌櫃也露面了！

掌櫃的還在紮腰帶，有個姑娘指着轉角房間，道：「好像是紅紅的叫聲！」

掌櫃的把長衫前襬紮入腰帶裡，大步便往紅紅的房間門走去！

不料就在此時，紅紅的房門被撞開來了，三把兵刃交上了，那錢丹鳳的尖刀上下翻飛，一個勁的往另一女的身上招呼！

那另一女的正是紅紅，她的前胸在淌血，上衣濕了一大片，但還是舞刀拚命的幹！

這時候大掌櫃撲上前去，只見他左手疾拍，一股掌風起處，錢丹鳳的身子猛一偏，她側着身子刺出一刀，却被掌櫃的以三指扣緊刀身！

錢丹鳳臉現驚恐之色，道：「屠掌櫃，原來你是會家子，深藏不露呀！」

屠掌櫃手一鬆，閃退一步，道：「原來是錢小姐，但不知紅紅姑娘有甚麼得罪之處，惹得錢小姐要殺她？」

錢丹鳳雙尖刀倒閃，冷芒閃動間，露出一片孤傲之氣，道：「爲甚麼不問這賤婢！」

紅紅已被另外三個姑娘扶住，有一姑娘正在爲她的傷處查看，還有個姑娘去取藥！

這時聽得錢丹鳳的話，紅紅尖聲叫道：「我知道甚麼？妳說！」

屠掌櫃臉對錢丹鳳，道：「錢小姐，請解釋！」

錢丹鳳臉色一寒，叱道：「你這是甚麼口氣？」

屠掌櫃冷冷道：「錢大小姐，屠某人知道妳乃三水幫漢江分舵舵主千金，妳們財大氣粗，勢大壓人，但屠某在這桐城縣做的是合法生意，下本錢，出力氣，飯店也好，煙局也罷，總也是官府點頭的，我們一不欺人，二不坑人，自己行得端正，從不與人結寃，如今錢小姐四更天從房頂上下來殺人，這是爲了甚麼？天理何在，王法何在，今夜如果不給屠某一個交代，我說錢小姐，妳得同我去衙門走一趟了！」

屠掌櫃的話，幾乎是字字擲地有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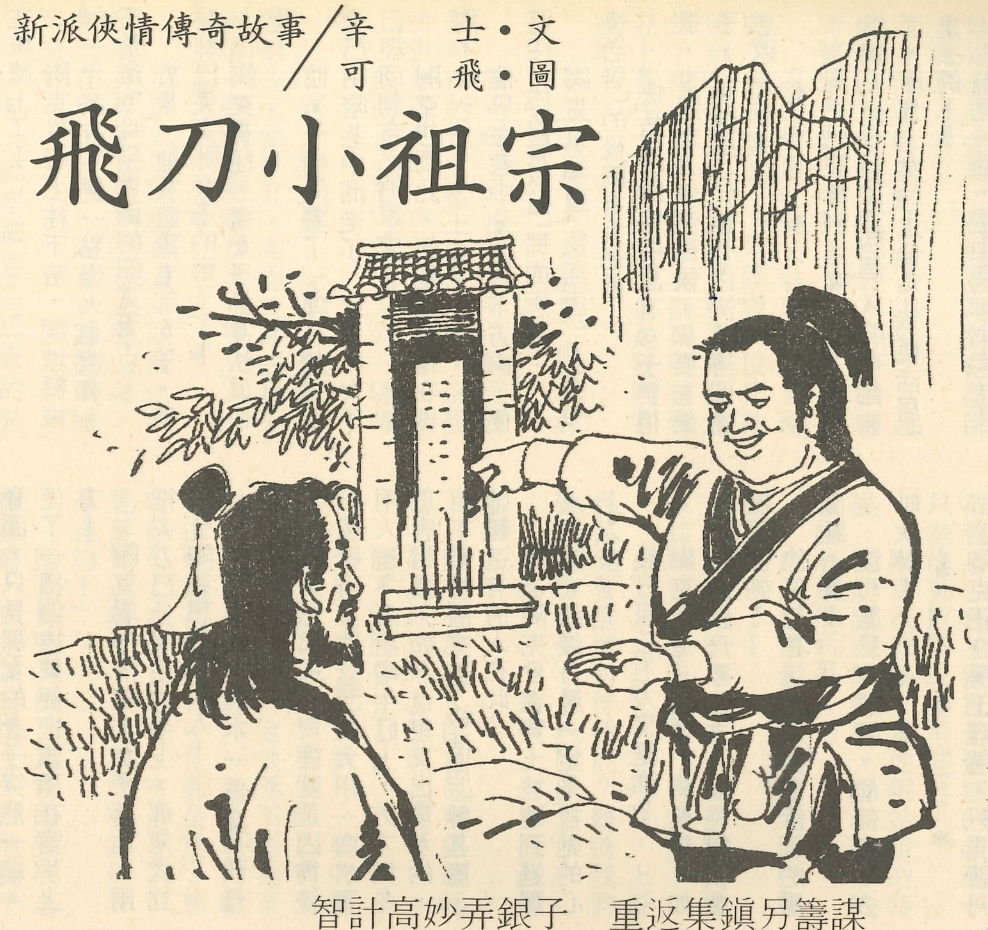
他的出手，更叫人大吃一驚！

他絕對想不到，「快活居」的大掌櫃還是高手人物！（未完・九）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辛　士・文
可　飛・圖

飛刀小祖宗

上文提要：于阿坤送走了海音小師太等人，又回到那家小飯店，為了實現他的計劃，他在後屋找到了重傷的辛不苦。辛不苦只道于阿坤要來殺他，正待發火，于阿坤却告訴他要幫他重振霸業。遂問辛不苦可有信得過的人，辛不苦說出老相好刁寡婦，于阿坤建議讓刁寡婦出面、他出銀子，將賭坊與騾馬棧買下來……



智計高妙弄銀子　重返集鎮另籌謀

辛不苦道：「如果沒有騾馬，也不過兩萬兩！」

又是一拍手，于阿坤道：「老辛呀，你暫時住在這兒養傷，我這就回平陽集一趟！」

辛不苦道：「去找吳不忌？」

「不錯！」

辛不苦道：「我的小祖宗，千萬別叫姓吳的知道我在這家小店裡！」

于阿坤笑道：「我騎上你的馬回去，就說你已死在半路上，烏鴉叼你身上肉，蒼蠅成千叮你的血，死狀之慘，慘不忍睹！」

辛不苦頭皮一麻，道：「死就死吧，何必說得那麼骯髒難聽！」

于阿坤道：「這你就不懂了，說得越慘，也越令吳不忌高興，他一高興，便也相信你眞的死了！」

辛不苦愕然，道：「眞有你的，個鬼靈精！」

于阿坤面色一寒，叱道：「哇呀，這是在幫你，你卻罵我鬼靈精，像話嗎？」

辛不苦乾澀的道：「你要眞的幫助我，往後你便是我的小祖宗！」

于阿坤道：「這還差不多！」

他轉身往外走，辛不苦道：「小祖宗，你要我在這兒等多久？」

于阿坤道：「三五天吧？」

辛不苦道：「你去那兒？」

「去找刁寡婦的家。」

「刁寡婦的家最好找，她家靠近菜園邊，門口還有個大水井，一問就知道了！」

于阿坤笑笑，道：「我騎你的馬走了，你在這兒好生養傷，準備回去當董事長了！」

辛不苦仍然半信半疑，他眞的以爲自己在做夢，有點亂七八糟的糊塗感！

于阿坤騎上黃驃馬，飛快的衝進平陽集。

他翻身下得馬，正遇上吳不忌哈哈笑著走來，三個身穿藍大褂的中年人走在他前面，吳不忌對著三人直抱拳！

十二層台階上，吳不忌送下三個人，伸著雙手笑迎于阿坤，道：「小兄弟，成交了，哈……」

一楞，于阿坤道：「兩地生意四家店，你全賣了？」——要刁寡婦出面的事全泡湯了。

吳不忌拍拍腰包，道：「兩萬兩銀子全在這兒！」

于阿坤道：「只賣兩萬兩銀子，太少了吧！」

吳不忌道：「騾馬我們帶上山，平陽集加上石頭鎮，兩邊一共四個店，每個店的銀子五千兩，這個價錢令我十分的滿意了！」

于阿坤指著黃驃馬，道：「我這裡也有好消息要告訴你！」

吳不忌道：「是什麼好消息？」

于阿坤道：「辛不苦死了，流血過多死在半道上，一身的肉也被鳥兒啄爛，蒼蠅還圍了一大片！」

吳不忌仰天哈哈笑，道：「不忠不義的小人，他若答應跟我們一起上惡水灘，吃香喝辣地最少還能活個二十年，娘的，死有應得！」

一笑，于阿坤道：「吳總管，我們何時走？」

吳不忌道：「帶上我們的五十六匹騾馬，糧食買他一萬斤，我二人上惡水灘也覺面子十足了！」

于阿坤道：「還是你的經驗多，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

吳不忌走出「聚寶盆賭坊」，他仰面看看金字招牌，笑道：「再見了，我的聚寶盆！」

于阿坤拉著黃驃馬，併肩與吳不忌走向南街的騾馬棧，二人剛剛走到「東昇騾馬棧」大門，已見幾輛大車駛來，車上一袋袋全是米麥糧食！

有個八字鬍子中年漢，笑容可掬的走向吳不忌，道：「吳爺，你要的糧食全在這兒，一共是一千一百二十兩銀子，你點收一下！」

吳不忌伸手入懷，摸出一張銀票，道：「一千二百兩銀票，快找我八十兩現銀來，我們路上好花用！」

中年人接過銀票看了看，遂也自褡褳裡取出八十兩銀子，雙手捧給吳不忌！

雙方這麼一成交，糧食也已上了馬背，五十六匹騾馬背上，每一匹就馱了三百斤！

于阿坤對吳不忌道：「陶大哥有你這位吳總管，他算找對了人！哈……」

吳不忌笑道：「遺憾的是我帶了傷，本想把傷養好了再上路，又怕誤了陶當家的大事！」

于阿坤拍著胸脯道：「放心，一切由我替吳總管擔待，陶大哥敢說你個不是，我就罵他老祖先！」

吳不忌一楞，道：「聽口氣，小兄弟與吳當家的關係不簡單！」

于阿坤道：「本來就不簡單！」

「都是自己人？」

于阿坤道：「他是我舅爺的舅小舅孫子，算一算輩份嘛……他應該叫我一聲小姑爹，只是我們多年不見，我的年紀又小一截，我自動命他稱我小兄弟，你若不相信，見了面你可問他！」

吳不忌點頭笑道：「那是你們家務事，信不信都沒關係，小祖宗，我們上路吧！」

于阿坤道：「我早已迫不及待了！」

「急著上山寨？」

「不錯，吳總管，嘯傲山林多自在，城市的日子太囂鬧，我是處處看著不順眼，你知道，城市的人多勢利，他們都是些認錢不認人的錢先生！」

他一聲哈哈，又道：「腰裡沒錢不敢橫行，還是早些回山中，大塊吃肉大口的喝酒最自在！」

吳不忌心中在想：「這小傢伙才幾歲，江湖習氣已不可忽視，果然與陶津的味道差不多，這種人可不能得罪，得罪這種人有百害而無一利！」

于阿坤與吳不忌二人併肩騎在前面，後面五十六匹騾馬，每兩匹一排，蹄聲得得的離開了平陽集！

從平陽集走往西行，大半天的工夫已經到了大山裡，山中也不知是什麼東西一大堆，尖聲叫得吳不忌心中亂糟糟。

他不由得吐了一口唾沫，罵道：「多年沒到深山來了，怎麼有些陰沉沉的不對勁！」

于阿坤一笑，道：「敢情你心有千千結吧？」

吳不忌道：「是有點怪怪的！」

于阿坤道：「我可愛的吳總管，要說你也太多心了，光景可是怕回惡水灘？」

吳不忌道：「人都有一種怪怪的感覺，咳，他娘的，你說奇怪不奇怪，這種感覺平常不多見，一旦這人要倒楣，這種感覺就會來，有人叫這種感覺是……是什麼來着？」

「第六感！」于阿坤道。

「對，就是小祖宗你說的第六感，不錯！」

于阿坤笑道：「難道你有這種感覺？」

「有那麼一點點，所以……」

「所以你就心發毛，眼皮跳？」

「何止有點眼皮跳，便頂門也有點嘟嘟響！」

于阿坤道：「沒關係，我會驅邪，找個地方我侍候你一段，保證你永遠無憂愁，心情喜悠悠！」

吳不忌馬背上一聲笑，道：「小祖宗，你還會驅神弄鬼呀！」

于阿坤道：「學過兩天乩童本領！」

「那好，你快露兩手給我瞧瞧！」

于阿坤指著前面一道山嶺，笑道：「此地無法設壇，我記得那面山嶺上有間小小土地廟，我們上得那兒，我便替你施法術除魔障！」

吳不忌點頭，道：「好好好，你施完了法，我們便在那兒吃乾糧！」

于阿坤一馬當先上了嶺，吳不忌緊緊的跟上去。

山嶺上，一片老松樹下面，果然有一間半人高的小小土地廟，尺高的門裡有一座小神像，坐姿雍容，寶相慈祥，白花花的鬍子垂在

胸前，敢情正是大山裡驅野狼的土地公！

于阿坤翻身下得馬，當先給土地公叩了個頭，道：「廟不在大小，神靈則香火盛，土地老爺呀，今日要你老人家做個見證人了！謝謝！謝謝！」

一邊，吳不忌見所有的馬匹上了嶺，便笑道：「小祖宗，你這叫什麼祈禱詞？」

于阿坤道：「見神不能說瞎話，得說心裡話，難道你還聽不懂？」

吳不忌忍著尚未好的傷痛，一瘸一拐的到了小廟前，笑道：「土地廟眞小，土地老爺更小，難怪沒有香火！」

于阿坤道：「高山之上，除了逢年過節外，誰會沒事來燒香！」

他一笑，又道：「今日我們來借土地公的香壇，那是意外，也是土地公賺外快！」

他突然指著廟門，道：「叩頭！」

吳不忌指著鼻子，道：「你叫我叩頭？」

「不錯，快叩頭！」

吳不忌眞聽話，立刻叩了二個頭！

于阿坤已開始邁起八字步，他走三步退兩步，圍著小小土地廟直打轉，口中還唸唸有詞！

吳不忌沒站起來，瞪著眼睛傻看着！

忽然，于阿坤吼聲如打雷，道：「他送你多少見面禮？快說！」

吳不忌一驚。

于阿坤又道：「他一個蹦子兒也沒給！」

吳不忌又一驚！

于阿坤又道：「該打呀！該打！」

吳不忌忽見于阿坤走到面前來，伸著一隻手！

吳不忌怔了一下，道：「小祖宗，你幹什麼？」

于阿坤似是中了邪的樣子，道：「快拿見面禮來，我替你神前求個情！」

五兩一錠的銀子，一抓就是四個，一傢伙塞入于阿坤的手，道：「拿去！」

于阿坤把銀子放在半尺大小的神案前，又開始繞著小廟跳，一傢伙又跳到吳不忌的面前來！

伸手，道：「快拿銀子！」

「什麼銀子？」

「見面禮！」

指著神案上二十兩銀子，吳不忌道：「不是給了嗎！」

「不夠！太少了！」

吳不忌聞言，便立刻把八十兩銀子全掏出來，道：「這總夠了吧？」

于阿坤口中又唸唸有詞的走了一圈。

他又站在吳不忌面前，伸手道：「快拿來！」

「又要拿什麼！」

「拿銀子呀！」

「八十兩銀子還不夠？」

「神說不夠！」

「喲！我在平陽集請十個乩童也足夠了，你怎麼這般大胃口？」

于阿坤笑笑。

心中在笑，面上還是一團糟。

因爲他喜怒哀樂全掛在面皮上，道：「不是我的胃口大，是土地公這麼說，快拿來吧！」

吳不忌想了又想，覺得什麼神也不會花人間的銀子，最後還是入了自己的腰包，便立刻自懷中抽出一張千兩銀票，道：「呶，便是重建這座土地廟，塑個金土地，這些銀子也用不了！」

千兩銀票壓在銀錠下，于阿坤又開始繞了一圈，他又站在吳不忌的面前，伸手要：「快拿來！」

「又要銀子？」

「你猜對了，非銀子不辦事！」

吳不忌大聲道：「哦，這小小土地公竟然如此貪心哪，比個土豪貪官還厲害！」

于阿坤口中唸唸有詞的道：「土地老爺命我說實話，你這些銀子不乾淨，上面沾有血腥，快拿出來吧，再若不拿，你會暴斃在他的面前哪！」

吳不忌一聽又驚又氣，沉聲道：「于兄弟，我只是請你驅驅霉氣，這次上山也求個萬事順遂，可惱這小小土地公，拿我吳不忌當鳥甩，敲竹槓也不是這麼敲吧？」

于阿坤滿面裝迷糊，道：「不敬，不敬，大不敬哪！」

吳不忌似是卯上了，他一跺腳指著小廟內的土地公神像吼道：「是你貪婪，非我不敬，土地公你搞清楚。

「我吳不忌這次上山是幹殺人勾當的，可不是去朝山進香的，你休得發『神』經向我要銀子，惹火我拆了你的屋！」

于阿坤又是幾聲「大不敬」，便緊緊的接道：「可惡的吳不忌，敢對我老人家大聲吼，該打！該打！」

于阿坤說打就打，雙手疾出，出手便是「老鷹抓小雞」中的「飛龍鬧海」「辟哩吧啦」一陣揍。

打得吳不忌就地滾，大聲叫：「喂喂，你怎麼打我？」

于阿坤道：「我怎麼知道？」

吳不忌道：「你打人還裝不知道？」

于阿坤道：「土地公附在我身上，我怎麼會知道做了些什麼事？」

吳不忌半信半疑的道：「邪門！」

于阿坤的雙腳跳起來，又是一聲叫：「我再去問問土地公，向他老人家替你求個情！」

吳不忌要攔住，不料于阿坤又繞著小土地廟一陣跳，口中唸唸有詞的道：「打得好，就是打得太輕了！

「去，于阿坤叫姓吳的把口袋的銀子全抖出來，要是他再不答應，告訴他，立刻叫他血濺五步！」

吳不忌聞言，大吼道：「不，我不拿！」

于阿坤又夢囈般的道：「不拿就殺了你呀！哇呀呀呀，咳！」

好快的手法，一把柳葉飛刀已在于阿坤的右掌中旋動起來，光景還眞要殺人了！

「你是要錢還是要命？」

吳不忌道：「小祖宗，你可別玩眞哪！」

于阿坤故意不認人的道：「你說誰是小祖宗？」

「于兄弟，是你呀！」

「你說誰是于兄弟？」

「不就是你于阿坤！」

「誰叫于阿坤？」

吳不忌一想要糟，于兄弟已有神附在身，他如今變了土地公，要殺人怎麼辦？

柳葉飛刀已高高舉起來。

吳不忌已嚇得閃一邊，道：「兄弟呀，小祖宗，我吳不忌不怕土地公，怕的是你小祖宗，請快把刀子收起來，容我向土地公賠個禮，說聲不是，如何？」

柳葉飛刀緩緩收起來，于阿坤道：「你要賠不是，還是免了吧，吳總管，你還是拿銀子消災吧！」

吳不忌一瞪眼，道：「于兄弟，你醒過來了？」

于阿坤道：「醒是醒過來了，不知什麼時候又會被土地公利用！」

吳不忌道：「我們快走，這土地公有些不對勁，邪門得很，我也不用驅什麼霉運了，咱們快走！」

于阿坤道：「怕是走不了啦！」

一怔！吳不忌道：「爲什麼？」

于阿坤道：「你還沒拿出銀子呀！」

吳不忌沉聲道：「我不請他老人家替我除邪氣了，我還花的什麼銀子？」

于阿坤面無表情的道：「吳總管，神要你拿銀子，你不可不拿，而且非拿不可！」

「爲什麼非拿不可？」

于阿坤道：「因爲神的話是不會討價還價的，土地廟不是開商店，還給你七折八扣？你既然已經驚動他老人家，生意不成你走不掉！」

吳不忌怒道：「這是什麼話！」

「這是神的話，拿銀子吧！」

「我不拿！」

于阿坤面色一緊，道：「我的吳總管，你又何必得罪土地公？你未免太傻了！」

吳不忌道：「我怎麼傻？」

于阿坤道：「你想想，天底下那位神會眞的吃掉人們給他擺的供品？再多的銀子到最後還是你自己的！」

吳不忌點點頭，道：「對對，你這話說得對，小兄弟又不是小乩童，自然不會吞我的銀子了！」

于阿坤道：「到了山寨上，銀子是大伙的，吳總管，你這時候爲何得罪土地公？」

吳不忌道：「說得有道理，好吧，我把銀票拿出來，你這回沒話說了吧？」

于阿坤道：「你老兄別把對象弄錯了，不是我要你的銀子，那是土地公！」

於是，吳不忌伸手入袋，摸出個皮包來，重重的放在小廟的神案上！

于阿坤道：「有多少！」

吳不忌道：「銀票五萬兩。」

于阿坤雙手高舉，又開始走三步退兩步，口中嗡嗡的叨唸著：「嗚哩哇呀！惡水灘哪！嗚哩哇啦！害人可眞不淺哪……嗚……」

吳不忌一楞，道：「唉，這與惡水灘有什麼關係？」

于阿坤不理他，一陣跳走之後，忽然拍著吳不忌叱道：「好哇，你的身上還有銀子，還不快拿出來？」

吳不忌雙眉一緊，道：「沒……沒有了！」

于阿坤道：「神的面前你說謊，找挨打？」

于阿坤雙手一揚，吳不忌身上帶著傷，還眞的又挨了幾耳光！

一聲嘆息，吳不忌道：「小小土地公還眞夠靈，好吧，我便把我私藏的銀子也拿出來！」

吳不忌脫掉上衣，從衣領的一邊小口中，慢慢的抽出個紙卷來。

于阿坤不用看，只問道：「多少兩？」

吳不忌道：「兩萬兩，全送出來了！」

于阿坤道：「沒有了？」

吳不忌道：「土地公，你應該知道我前前後後一共就是這麼些了！」

于阿坤這才哈哈笑，道：「吳總管，你的誠心令土地公十分感動，從今日起，你永遠也不會有煩惱了！」

吳不忌道：「請問此去惡水灘，以後的日子吉凶？」

于阿坤道：「因爲你沒有銀

子，所以你會日子過得很太平，舒服得很也不操心！」

吳不忌心中大樂，笑道：「聽了神的話，我們好舒坦，小祖宗，我們吃了乾糧上路吧！」

吳不忌伸手去拿回銀票，于阿坤已站在他面前，沉聲道：「吳總管，看你傷得不輕，銀子由我替你拿了！」

吳不忌一瞪眼，道：「不可以！」

于阿坤道：「神說我可以！」

吳不忌一聲怪吼，道：「神還管了這一段？」

于阿坤道：「你不幹也得幹，銀子我拿了！」

他一把先把銀票取在手，笑著塞入懷中，道：「吳不忌，你眞是頭豬呀！」

吳不忌聞得于阿坤直呼名，又聽他罵自己是頭豬，不由全身一震，道：「小祖宗，你這是什麼意思？」

于阿坤道：「不罵你是罵那個老混蛋！」

吳不忌道：「你……你是……」

于阿坤道：「我是你們惡水灘的小祖宗！」

他此言一出，吳不忌立刻明白，于阿坤絕不是陶當家派來的小兄弟，他一定是惡水灘的大仇家！

猛古丁一聲吼，吳不忌道：「你是誰？好小子，你騙得吳爺好苦呀！」

于阿坤面皮一緊，道：「便告訴你一聲，也好叫你心裡明白些，我本是大皇莊的于阿坤，我爺爺于玄曾在商縣當知縣，是他老人家鐵面無私殺了當年的惡水灘盜首鐵成金夫妻。不料二十年後姓陶的千方百計的找上門，他殺了我父母，又燒了我的莊，小爺我問你，姓陶的狠不狠？」

吳不忌聞言一驚，道：「媽的，原來你是狗官于玄的小孫子，怎麼你沒死？」

于阿坤冷笑道：「我若死了誰來找你們？」

吳不忌怒道：「報仇也該去找陶當家，于阿坤，你整我吳不忌又算那一門？」

于阿坤沉聲道：「惡水灘的人我都要整，小爺要宰光你們！」

他如今要殺吳不忌，姓吳的絕非對手！

于阿坤心中明白，吳不忌更清楚！

驚得雙目幾乎弩出眼眶外，吳不忌道：「你要殺我？」

于阿坤道：「土地公要你活著，所以我也不想殺你了！」

吳不忌道：「你是該恩怨分明，因爲我並未參與殺你父母燒你的莊……」

他「莊」字出口，忽然拔出刀來，那麼淩厲無匹的猛砍向于阿坤的雙腿！

吳不忌刀走中途，尙且怒罵：「我活剝了你這可惡的小狗操！」

于阿坤身子彈起，他頭上腳下的一個觔斗到了吳不忌的身後面，人未落地，聞得吳不忌一聲怪叫：「啊！」

于阿坤的飛刀未出手，但柳葉飛刀卻抹過敵人的脖子上方一寸處！

于阿坤落下地，人並未轉身，淡淡的伸手抹去刀上的鮮血，又小心翼翼的插回鹿皮帶上，這才慢慢的轉過身來，直視著萎坐在地上的吳不忌！

眞凄慘，吳不忌那極端精明的雙目滯呆了。

他甚至已不認識面前的于阿坤！

于阿坤淡淡一聲笑，他可並不多話。

是的，一個失去自我，木然而又迷惘的人，是不會知道面前的一切，說了也是白說！

拉過吳不忌騎來的馬，于阿坤扶住吳不忌，低聲的，且聽起來也相當關心的道：「吳總管，你上馬吧，要上惡水灘，還有許多路要趕哪！」

吳不忌眞聽話，就那麼站起身上了馬背！

站在馬旁邊，道：「吳總管，我給你馬鞍上掛些乾糧，你餓了就吃些，吆，就是這麼一條羊腸小道，你就順著往山裡走，一兩天你就會趕到惡水灘，兄弟們大聚義，就等著你了！」

于阿坤說完，一掌拍在馬屁股上，那馬揚起四蹄便直往峯下衝去！

于阿坤輕鬆的一聲笑，又高聲道：「吳大總管，一路平安，娘的，你不平安，我就白忙了！」

見吳不忌騎馬往山中馳去。毫無任何七情六慾反應的遠去了。

于阿坤立刻收起放在神案上的八十兩銀子揣入懷裡，他誠惶誠恐在土地公面前，道：「土地老爺子，你老此地是父母官，我爺爺當年在商縣也一般，今天我藉你的名，整了惡水灘的人，老爺子，你可千萬要擔待，多多包涵一二呀！」

于阿坤叩完頭爬起來，他又上了馬，五十六匹馱著糧食的健馬，他又緩緩的拉回平陽集！

于阿坤一路在思忖，但願吳不忌快回到惡水灘，自己的計謀才能順利的實現！

他又設的是什麼陰謀，誰也猜不透！

不過有一點，從他的神色上如此愉快，就可以猜出他的計謀必定是高招，因爲……因爲他是于阿坤吧！

現在——

于阿坤領著五十六匹馱糧的馬匹進入平陽集，他幾乎是唱起歌兒聲響亮回到平陽集！

于阿坤並不會唱什麼歌，他那個時代沒有流行歌，他只會唱那麼一段蓮花落。

「蓮花落打著叫，一路來到城隍廟！

城隍廟眞熱鬧，男女老少都來到！

你敬神來他敬鬼，只有傻子我呱呱叫！

老太太行行好，敬神的供品不能要！

我替神鬼收下了！」

于阿坤剛唱完，緊關著的「東昇大棧房」大門拉開了，一個伙計開門的時候便罵起來：「滾，今天還沒開張，你就來要……要……」

伙計的「要飯」二字未出口，忽見是于阿坤在馬上樂得大唱蓮花落，不由楞然的又道：「你……你是……」

于阿坤躍下馬背，嘿嘿一聲笑，道：「馬匹進棧，糧食進屋，聽到沒有？」

伙計一怔，道：「小客人，你不是早就同姓吳的一起走了嗎？怎麼你……」

于阿坤重重的道：「少說話多做事！」

伙計道：「小客官，我們三天後才開張，這兒的人員沒到齊，剛換了掌櫃，今天不接生意！」

于阿坤面色一寒，道：「你們誰敢買下平陽集與石頭鎭吳不忌的生意，不要命了？」

他此言一出，那伙計眞的吃一驚。

自從前幾天，「東昇大棧房」與「聚寶盆賭坊」出了事，人們便已傳言，姓吳的原來是大盜。

他要上惡水灘重作馮婦，幹那沒本生意去了，人們的傳言很快便令所有的人知道，吳不忌原來傷在自己人之手！

伙計聞得于阿坤這一唬，立刻回頭對裡面的人大叫：「快來人哪，大批馬匹進棧了！」

一下子走出五個人，其中一人于阿坤認得，正是三個身穿藍大褂中的中年商人！

「咳！」于阿坤伸手打招呼。

中年人立刻走近前，笑道：「你怎麼又回來了？」

于阿坤冷冷的道：「哼！要是我不回來，你們都得完蛋，我是救你們才來的！」

他此言一出，中年人面色灰白，道：「你說什麼？誰要來殺我們？」

于阿坤道：「此處非說話之地，進去之後再告訴你！」

那中年人忙側身讓路，道：「小少爺，你請進！」

于阿坤站在台階上高聲道：「馬匹要拉上槽，餵好料，馱的糧食小心放！」

中年人笑道：「小少爺，你放心，馬匹糧食便交給他們了，你快請裡面！」

于阿坤大刺刺的走進棧房的大房間，只見一張大圓桌上面擺滿了酒菜，光景是掌櫃的在請伙計們大吃一頓，準備開張了！

中年人笑道：「小少爺，不成敬意，隨便坐下來吃些喝些！」

于阿坤也不客氣，坐下來便吃！

中年掌櫃低聲問道：「小少爺剛才的話……」

于阿坤重重的放下筷子，戟指那中年人吼道：「你們是三個人，是嗎？」

中年人點點頭，道：「不錯，我們已決定把『東昇客棧』改名爲『三義客棧』了！」

于阿坤冷冷的道：「什麼三義，我看就是三個大大的糊塗蛋！」

中年人臉色一緊，道：「小少爺，你怎麼罵人？」

于阿坤怒叱道：「快把你的合夥人找來！」

中年人道：「可是那姓吳的後悔了？」

于阿坤道：「那倒不是，不過，你三人做了件迷糊事，如果不是我，你們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的！」

中年人看事態嚴重，不由得對于阿坤道：「小少爺，你慢慢的用，我去找我的合夥人！」

于阿坤可眞篤定，他坐在大圓桌上撿喜歡的吃，他很想再唱那段蓮花落，可是他只有一張嘴——忙著吃！

不多一會兒，三個中年人相繼匆匆的走進來，他們見于阿坤正吃得津津有味，便靠近去坐下來！

于阿坤看了三個人，一笑道：「你們三人哪，準是財迷心竅，可悲呀！」

貼著于阿坤坐着的中年人急切的問道：「小少爺，你是聽到什麼，還是看到什麼了？」

于阿坤道：「我實對三位言，我姓于叫阿坤，家住洛城大皇莊，爲報仇決心鬥一鬥惡水灘的一夥人，至於找上吳不忌，那是一項巧合！」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多指頭陀和龍八用刀劍架在唐寶牛、方恨少的頸上，要脅衆豪俠不要動，破板門的劇戰頓時凝住了。那邊回春堂的戰役，花枯發和吳其榮恰好一肥一瘦對敵，花枯發負責「破板門」這一邊，他明白王小石等人調度的深意，並且服從。吳其榮雖爲蔡京效力，但實際上是爲雷純效力……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朝天一棍

回援協助抗擊　羣豪追踪堵截

狄飛驚理所當然責無旁貸的去配合雷純，一如他去配合雷損一樣。

於是，吳其榮在「六分半堂」裡繼續去辦他的「大事」，當然，有時也常辦「急事」。

人的一生，多辦的是「急事」，但「急事」不見得就是「大事」，更不一定是「重要的事」。

像要「如廁」、「吃飯」、「吃藥」、「餵孩子吃奶」、「洗衣」、「耕種」、「工作」、「購日用物品」、「應酬」等等就是「急事」，但完全不能算是什麼「大事」。人的成就，八成以上要押在去辦「重要的事」裡，而特別大成功的人還會辦成「大事」。可惜，一般人的時間，多浪費在瑣碎的「急事」裡，「急事」、「瑣務」愈多，能花在完成「重要事」、專心在「大事」上的時間和心力愈少，自然成就也就愈低了。

這是很遺憾的事。

驚濤書生自從在水晶洞裏習成「活色生香掌功」和「欲仙欲死掌法」，立志要作一番驚天動地、驚濤駭浪的志業，但入江湖不久，便知道光憑武功，還眞不能遂志如願，於是，他把「辦大事」的野心日漸收斂，連「重要的事」(例如像以前一樣勤加習武，以便有日大展身手、盡展才能)也少辦了，日常裏，得享樂時候便享樂，聽歌看舞愛美女，已是辦「急事」的多，做「好事」的少了。

一個人的成就，主要是在他做了多少「重要的事」上，而不是在「急需的事」情上。

久而之久，吳其榮已愈來愈不長進了，而且也愈來愈甘於不長進了。

花枯發則不然。

他既無意要做大事，也不管政事，但却跟溫夢成一樣，都是民間百姓各行各業所推舉出來的領袖，他們也都喜歡「管不平事」。

他們只要稍有「抱不平」之心，就難免跟蔡京一黨的人對立，事實上，只要稍有正義感的人，就一定不值蔡京、朱勔、童貫、王黼、李彥、梁師成等人所作所爲。

由於蔡京當政當權也當令已十數年矣，雖二遭罷相，但仍大權在握。他投機鑽營，盤剝人民，已到了無恥已極的地步。由於得到皇帝趙佶的極度信寵，他又好虛飾顏面，所以一旦妄作胡爲，便先說：「這是先帝之法」，「此乃三代之法」，甚至還諉說那是神宗熙寧、元豐時期的「遺志」，而且竟可以不必知會皇帝，私發手詔，謂之「御筆手報」，妄佈聖旨用以殺盡忠臣良將，廣植黨朋，因而，事無巨細，國家大事，萬民生計，全落在蔡京一人一黨手裡。

凡是大臣有疑，他就下詔格殺滅族。凡有頒佈，怕人疑他爲私謀，就說「此上意也」，而且一個命令頒佈下去，善則稱己，過則稱君，更使民意沸騰，天下之怨憤均加之趙佶身上。

可是說也奇怪，趙佶還是信之不疑，甚至蔡京幾次假意辭官，趙佶還哭着哀求挽留他，並讚他：「公縱不愛功名富貴，也得爲社會着想啊！」

蔡京既有皇帝的信任，便胡作妄爲，譬如他的「方田均稅」法，把天下地主土地强加「濃縮」，本來多的，忽然變少，本來大的，突然變小。本來三百多畝地，現已縮爲三十畝，但農民的稅卻大爲「暴漲」，本來三十文錢稅賦，而今却要接近二千文。這使得天下農民俱叫苦連天。

他又實行「免役法」，使得凡是中上等人家不必繳納免役的稅銀，全讓下等人家代繳，稅務重苛，竟比神宗變法時還多加了近八十餘倍。官僚地主，因不住進奉蔡京，負擔倒減輕了，但貧民百姓可苦極了。

蔡京這還不夠，還實行了「鹽鈔法」。他壟斷了鹽的專營，要鹽商交錢給他，利益全給於他控制的部門。鹽鈔經常更換，舊鈔沒用完，又發新鈔，常以三至五倍的價錢，才換得同一份貨。沒有錢換新鹽鈔的，舊鈔全廢，不少人傾家蕩產。這連富商巨賈也有失去幾十萬緡錢的，因淪爲乞丐，只好跳水自殺。當時，百姓食不起鹽，吃不起米，臉有菜色，餓殍遍野，客死異鄉，孤兒寡婦，哭泣更搶天呼地，奄奄求生者不知其數。聞者爲之傷心，見者爲之流涕。蔡京趁機提高鹽價，原一萬貫可買三百斤鹽，他一點頭就抬到四萬貫，而且在米中摻砂，鹽裡摻泥。

這一切狂徵暴斂，任意敲詐，肆意搜刮，也不過爲了蔡京的享用奢靡，以及附同蔡黨官僚冗濫花費，還有就是供皇帝趙佶一人的無度揮霍而已。

這還僅在盤剝勒索天下黎民之一二例而已，至於蔡京其他搾取人民血汗勞力的作用，像著名害人殘民的「花石綱」等所作所孽，還不包括在內，至於他懷奸植黨，盡斥羣賢，由於不是直接衝擊「發夢二黨」，雖然不是直接衝擊花枯發和溫夢成，但其中好些忠臣烈士，溫、花二人或素仰其人或曾是舊識，對此也十分厭憤。

何況，溫夢成和花枯發曾在壽宴上受到任勞任怨的暗算，着了「五馬恙」，以致受制於人，連累門人、友人受辱傷亡，心知「二任雙刑」當然是蔡京遣來殺害京裡正派武林人物的，本已十分憤恨，後來白愁飛一番造作，且任怨手中居然還持有「平亂牌」(這「平亂牌」原是賜給「四大名捕」的用以敉亂殺賊，警惡除奸時，可以先斬後奏，有生殺大權，不必先請准而後行刑)九成也是向來「假造聖旨」、「欺冒御詔」的蔡京所爲，對蔡黨一伙人更是痛恨切齒。

再說，花枯發更有親眼目睹親子給蔡京派來的劊子手活生生剝皮而死的血海深仇。

所以，他更是仇恨蔡黨的人。

他們在低下階層的百姓間，甚孚衆望，故此，常聽貧民哭訴，或聞江湖中人說起，而今奸相當道，民不聊生，生靈塗炭，屍橫遍野的情形，「發夢二黨」的人都甚爲悲憤，恨不得要食蔡京髓、啖蔡黨肉、且將蔡氏當權一族挫骨揚灰，方才甘心。

因而，他們聽聞「金風細雨樓」的好漢(同時也是「七大寇」裡主要成員的)唐寶牛和方恨少，居然在「尋夢園」裡把他們心目中的「天下第一猪」：皇帝趙佶，以及「天下第一好惡」丞相蔡京揍了一頓，且打得臉青鼻腫的，當下人人拍手稱快，喝采不已，只恨唐、方二人沒眞的橫狠下來一氣把沒骨頭的皇帝、沒良心的丞相活活打死。

之後，又聽聞蔡京要當市處斬方、唐二人示衆，「發夢二黨」的人已下定決心劫法場，於是，花枯發和溫夢成各自帶黨裏人馬、派中子弟，裏應外合，營救這兩名他們心目中的漢子。

事情變成了這樣：

吳其榮爲了幫雷純「做大事」而跟爲了要跟蔡京作對的溫夢成、花枯發二人成爲敵對，決一死戰。

或許，這在佛家而言，兩個本來毫不相干的人會因爲一些十分偶然的因素而聚在一起，不管爲敵爲友，都是緣份。

只不過，他們非友，是敵。

所以這是惡緣。

同時，也是惡戰。

＊　＊　＊

驚濤書生吳其榮一面抹汗，一面殺入「回春堂」。

由於「回春堂」是指揮這次「劫囚行動」的中樞，主持這行動的花枯發，他當然不讓吳驚濤奪得這重地。

於是他一個箭步就跳了過去，作勢一攔，叱道：「退回去！」

吳驚濤笑了。

嘴很小，牙齒很白。

說話也很輕柔。

「你是花黨魁？」

花枯發哼道：「我知道你，我識得你，驚濤公子，我們本沒仇沒怨，你幹嗎爲奸相殺我黨人？」

吳驚濤又在揩汗，卻問非所答：「我不想殺你，也無意結怨。你走開，我進去，各走各的，我就不殺你，大家都好。」

花枯發怒極了。

「蔡京胡作非爲，關你屁事！要你爲虎作倀！滾回去，否則我立要你血濺五步！」

吳驚濤搖搖頭，只管向前走了一步，說：「蔡京的事，關我屁事？不過……」

說着又踏了一步，睨向花枯發：「我既然來了，而且受命要制住你們的中樞，我就一定要做到……」

又行了一步：「反正，我手上已染了你們黨徒的血，已洗不清了，你要活得不耐煩，那我就成全你吧……」

邊說時又走了一步，忽然停下來，凝視花枯發，道：「我已走了四步了……你眞的要我走第五步才肯倒在自己的血泊中嗎？」

花枯發怒吼一聲。

出了手。

* * *

花枯發向吳其榮第一次出手，是旨在試招。

他瘦小、精幹，身上的每一兩似都捏不出油卻能磨出鐵汁來。

他容易狂怒。

他時常暴跳如雷，打人罵人，甚至殺人——就別說他的敵人了，就連他的親友、門徒，也很怕他。

不過，其實他一旦對敵的時候，他的狂暴便完全轉爲冷靜、敏銳，絕不受個人情緒所影響。

當然了，要不這樣，他也不成其爲一黨之魁。

能在京華裡當上個市井豪傑的首領，可絕對不是簡單的。

花枯發看來毛燥，但也心細如髮，這可以從他接管了佟瓊崖（佟勁秋之父——詳見「一怒拔劍」一書）的鹽、油、布、柴、米、醬及馬、駝、驢、騾的行業後，不到三年，便可以應付苛稅繁徵，並團結了各路好漢，爲「發夢二黨」效力，便可見一斑了。

他第一次向驚濤書生出手，並沒有用兵器。

他只向對方出手。

眞的出手。

手就是他的武器。

* * *

他五指駢伸如一葉，直戳向吳其榮。

吳其榮頭也不抬，立即反擊。

他也是用手。

掌。

兩人就這樣，對了一掌。

這一掌對了下來，好像都沒什麼。

吳其榮眨眨眼。

花枯發揚揚眉。

兩人都沒怎樣。

但半晌之後，忽然，在花枯發身後十一尺餘正面牆壁的一桌子，桌上有一口大瓶，瓶子忽「波」地一聲，裂了，碎了，瓶中藥丸，滾落一地。

得得得……

馮不八、陳不丁這時趕到，看了迸裂的瓷瓶碎片，再看看滾動中的藥丸，轉首才發現花枯發原來已退開了三步。

* * *

這時際，吳驚濤又拔步前行。

花枯發也在這時「拔」出了他的武器。

* * *

葉。

葉子。

他的武器是一片葉子。

不是小葉子，而是偌大的一片葉子：

椰子葉。

他把椰葉舞得發出破空尖嘯，就像一把兩邊佈滿鉎齒的鋸刀，猛向吳其榮當頭耙落！

這葉子竟像是純鐵鑄造的。

* * *

誰都看得出來，花枯發這一擊，是動了眞火。

驚濤書生抬頭看了一眼。

只看了一眼。

他出手，出手一掌，一掌拍在「椰葉」上。

「啪」的一聲，驚濤書生晃了晃，花枯發悶哼一聲，看來，跟先前一樣，誰都沒有什麼異樣。

可是，花枯發背後牆上原本掛的一張王小石手書：「一簑煙雨强平生」的字畫，忽然碎裂成片，片片翻飛紛然落下。

這掛軸是一張紙，軟的，能給內勁激成碎片，遠比撞碎花瓶更難上三十倍！

這使得陳不丁、馮不八馬上感覺到：好像是花老頭兒吃虧了。

所以他們越發感覺到他們趕援「回春堂」的行動是做對了。

他們立即加緊了陰招、毒招，馮不八的「龍身虎頭拐」一陣狂掃，了賬了七八名官兵，陳不丁的「五鬼陰風爪」，一爪一個，已擰斷四名官兵的脖子，三名官兵的膀子，兩名官兵的腿子。

他們要立援花枯發。

* * *

可是花枯發並沒有氣餒。

一個好戰的人是不易氣沮的。

何況是他：一向在挫敗中建功立業的花枯發！

* * *

他馬上還招。

這一次，他又「拔」出另一件「武器」：

還是樹葉。

一張好大的樹葉：

芭蕉葉！

他一葉砸向吳其榮，就像持着一把大關刀，呼風喚雨的砍向這文弱書生頭號大敵！

* * *

吳其榮只哦了一聲，出手。

仍是一掌。

掌擊芭蕉葉上。

悶響，像是一個人給套在布袋裡瘖啞的叫了半聲。

之後，吳花二人，同時間後退了一步，也沒什麼事故。

看來，他們二人就像在互相餵招，既沒什麼惡意，甚至也沒什麼敵意似的。

過得一會，轟的一聲，花枯發背後的整堵牆，忽然倒塌了。

完全坍倒的了。

完完全全徹徹底底的潰倒了。

* * *

花枯發居然笑了。

他揉身又上，這一會，他是芭蕉葉、椰子葉左右開弓、雙龍出海，一齊攻去！

吳其榮仍沉着應戰。

馮不八、陳不丁卻一眼已看出來了，知道花枯發已吃上大虧了，連忙呼嘯連聲，拐杖鐵爪，一齊攻向驚濤書生。

花枯發「雙葉」並攻，再不施招，等於對自己敗象已不打自招。

經過喪子之痛的花枯發，還有在壽宴上慘被羞辱的「不丁不八」，對付敵人，已再不容情。

* * *

馮不八的杖法，只有一個訣要，那就是：砸！

她一面打，身子一面不住的旋轉，凡她杖風過處，無有不當者披靡，無有不摧枯拉朽的。

她一面運杖如風，一面披頭散髮，尖嘯不已，不知者以爲她發了瘋，其實這也是她制敵、懾敵之法，使敵人心亂神悸，她便急攻猛打得利。

甚至以窮追猛打取勝。

這種戰術，本只屬於天生魁梧的猛漢才能以勢迫人，但馮不八卻藝高人膽大，非但敢用，而且反而能將她瘦小的身形作最猛烈的發揮。

她是以性情運使杖勢，而不是以身形。

陳不丁則不。

他夫人馮不八使的是至剛至猛的杖法，他的爪法卻至陰至柔，更十分狠毒。

他跟他的夫人一樣，也有成名兵器。

他的兵器是一支伸（有八尺長）縮（只一尺四寸）自如的精鋼鍊得爪撾。

他的筆撾專搗人要害、死穴。

他不止扭斷人頭、頸，也擰甩敵人的手足四肢，更連耳朵、鼠蹊、十指、十趾，無一不沾着即爲之絞碎扭折。

他以右手執鋼撾，左手空着。

但空着的左手，使出鷹爪、虎爪、豹爪、鷄爪、鷲爪功，殺傷力更尤甚於拿武器的那隻手！

他與馮不八合攻吳其榮，再加上花枯發的「雙葉」。

可是，吳其榮依然前行。

雖然他前行已緩，但仍在前行。

他的雙手，也發出了一種斑爛彩芒，漸成紫色。

他每遇上險着、絕招，他的手也只不過是動那麼一點點、一些些、一下下，就把對方的可怕的攻勢瓦解了，消解了，而且還是解於無形。

他好像是心意一動，就能馬上作出了反應，他的勁氣完全是來自丹田，但又似蘊自天地間，只要一動意就馬上抖決迸發，似乎已達到了絕代高人的那種：「一羽不能加，一蠅不能落，一觸即有所應」的絕滅境界。

他仍向「回春堂」內徐徐走去——彷彿他一旦起步，就絕不回頭，決不停步；又彷似有人向他下令：「攻入回春堂，否則死在當堂」，他已沒了回頭路可走，就只有前行一途了。

所以他在進。

換句說話，反而是合戰他的三大高手：陳不丁、馮不八、花枯發在節節後退了。

不過，由於這四人交手之際，陰風、罡風、花葉風狂起，而又綻發出極其艷麗的紫光霞彩，這卻吸引了剛救了斑、羅二師徒的溫柔之注目。

她一看：嘩，很好看。

所以她決定要加入這戰團。

你說，她溫柔大小姐決意要加入的戰圈，能有人攔得住她麼？

* * *

我們的溫姑娘自己心裏明白，不知怎的，很多人都無緣無故的喜歡她，而她也常很好運氣的遇上了許多貴人，但也有不少的人不問情由的妒忌她、嫉恨她，巴不得她快些消失，希望她早些死——可她溫女俠就是不死，就是不退，她偏要在這多風多雨多險惡的大江大湖裏晃來晃去，且做些更教人羨煞，空自忌恨的大功大德大件事來！

她也知道，這些年來，她闖了不少禍，惹了不少事，但只要她溫大姑娘本意是良善的，宗旨是幫人助人的，管他什麼人嫉之恨之妒忌之，她依然我行我素、自由自在、人見人愛、大癲大肺、高來高去的

闖江湖混紅塵，開開心心過日子、快快活活渡歲月，管他漁樵耕讀，理他帝王將相，她姑奶奶照樣對對她好的人好，對她壞的人壞，幫善人行善，與惡人鬥惡，除了蘇夢枕的死，使她傷懷，白愁飛的逝，令她惆悵外，她可鬥鷄摸魚、鬧狗追貓的照樣逍她的遙、自她的在！

她一向都很任性。

她就算明知自己任性，但仍率性而爲，就算她日後因而遭厄，但她至少已任性任情過，最少也曾率性人間走一回！

她才不管！

也不後悔！

她趕了過來，是要懲戒膽敢闖入「回春堂」的人。

她也不很明白要參加這場格鬥的眞正理由是：到底是爲了不容任何人侵入當年王小石替人治病療傷的根基之地，還是爲了那爪聲杖聲葉聲及爆亮好看的紫霞而來的？

誰也不知道。

反正，她要過去，就過去了。

＊ ＊ ＊

她掠了過去，對吳其榮戟指大罵，且一刀便砍了下去。

刀光美麗，美麗的刀光。

刀法輕柔，輕柔的刀法。

＊ ＊ ＊

吳其榮這人也沒有什麼特殊的戰略。

在「特別命令」未接得之前，他已選定了佔領「回春堂」這一作戰意志。

只要佔據了敵人的指揮中樞，且不管整體戰役有沒有落敗？囚犯有沒有獲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佔領了敵人的要害，已替雷純爭回了一個面子。

他對敵的方式也很簡單，幾乎跟一般人全沒什麼兩樣：

擋我者死，逆我者亡。

所以，多一個敵人跟少一個敵人，對他而言，並沒有多大的分別，也許分別只不過是在：他又得多殺一敵而已！

＊ ＊ ＊

他出手就是一掌。

這一掌遙劈迎向溫柔，居然還帶着極其好聽的聲音，令人如聞仙樂。

溫柔根本想也不想，一刀就劈了過去。

她不怕。

她根本什麼都不怕。

江湖上，很多人就是討厭她這個，因爲她什麼也不怕。

而且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害怕。

但世間偏偏就是有這種人物：

她(他)也許不是有什麼特別的本領，但就憑運氣、貴人和美貌，能如意吉祥、自在快活的在天下闖蕩，偏偏又不生什麼意外，縱有意外也能化險爲夷。

武林中有的是妒忌他(她)們的人，但更多的是羡慕者，他們特別想知道她(他)們的消息，無限嚮往。

溫柔這一片刀光明淨如星光，但是不是能抵得住「活色生香掌」的第二層境界，殊爲難說，甚至大家不看結果，也能測出一二。

但更無稽的是：溫柔竟然撤去了自己砍出的那一刀。

因爲她覺得那音樂很好聽。

所以她忘了，同時也不想煞風景，把那一刀繼續砍下去。

她連那一刀都撤了，如何還抵擋得住吳其榮那名列當世六大高手的看家本領？

溫柔索性不揮刀，還衝着那一掌笑了一笑。

這一笑，可眞是好。

而且美極。

這一笑，也許對任何人都起不了什麼作用，但對吳其榮可眞管用！

吳驚濤呆了一呆，怔了一怔。

他可是一個愛極了女人的男人。

這時，花枯發、陳不丁、馮不八想上來搶救，都沒有用。

他們闖不過吳其榮另一隻手：驚濤書生以單掌施展「欲仙欲死」神功。

掌影如山。

他們闖不過去，突不破。

三人欲救無及，吳其榮却因那一笑，長歎一聲，忽然也撤了掌，而且居然還有點失魂落魄。

溫柔見了他的樣子，忍不住又笑了。

輕笑。

＊ ＊ ＊

吳其榮撤手的原因很簡單。

他喜歡女子，尤其喜歡美麗的女子。

他也不算是太好色，至少，從沒有爲了性慾和恃着自己一身武藝去欺凌過任何女子，佔過任何女人的便宜。

他總覺得美麗的女子是最乾淨的，就像他當年躲在水晶洞裡修練絕世掌法的奇石一樣：最晶瑩最漂亮也最是靈潔。

出道以來，他總是不忍心殺女人——尤其是美麗的女人。

他也不知道爲什麼，對女人，總是有一種溫柔的感覺，而且還有一種莫大的親切和友善。

他甚至有點恨自己爲什麼不是生而爲女人，但却不幸身爲一名臭男子！

所以，他忽見美麗女子這一笑，還帶着薄怒輕嗔，竟瞑目嘅起了紅唇挨受自己一掌的旖旎神情，

他這一掌，竟拍不下去。

溫柔見對方那一掌竟沒劈下來，而且音樂聲已消失了，但香味仍在，她大失所望的說：「什麼掌法？聲音好聽，而且好香。」

吳其榮居然有點赫然的說：「是活色生香掌，姑娘請勿見笑。」

溫柔正待答話，忽聽「吱啞……」兩響，跟前忽然一黯。

原來又一人掠了進來。

這人一身紅袍，白髮如皓，說話如雷響，正是「夢黨」黨魁溫夢成：

「這點子扎手！咱們關起來打狗！先把他放倒再說！」

原來溫夢成知道驚濤書生難辦，生怕知交花枯發和老友不丁不八及故人之女溫柔吃虧，所以便闖了進來，先關起門來合力把這頭號大敵格殺了再算。

這一下，門已掩起，溫夢成、花枯發、陳不丁、馮不八，外加一個溫柔，五人就對付一個「驚濤書生」吳其榮。

＊ ＊ ＊

吳驚濤以孤身一人，力敵花枯發、馮不八、溫柔、陳不丁、溫夢成等五人，戰況如何，因「回春堂」的門緊閉，外面的人不得而知。

直至多指頭陀吹響了簫聲。

簫聲奇急。

情也急。

＊ ＊ ＊

簫聲甫響，「轟」地一聲，「回春堂」像着了雷殛，忽然開始像一頭給抽了筋的熊似的，坍倒軟塌了下來。

但就在房子未坍毀之前的一刹那，大門給「砰」的撞了開來，一人呼地掠了出來。

那人飛掠得如此充滿勁道元氣，以致那扇厚厚的板門還未及裂開掉落，人就已經如勁矢一般彈了出來，使得那木門正面出現了一個像用刀劍砍出來的人形。

飛掠而出的是吳驚濤。

不。

他是倒飛而出的。

他急(退)掠向多指頭陀。

他是聞簫而至的。

但他才撞出了個人形洞口，倒掠而出，另外五人，已一起撞開了木門，追殺而至！

他們的身形也極快。

因爲輸不得。

五個人(要不算溫柔至少也有四大高手)尚且攔不住一個後輩，日後再行走江湖豈不給人笑箇臉黃？

而且也輸不起。

要是給吳驚濤回援戰局，豈不是讓劫囚的同道們更雪上加霜？

他們急追而至，但五人一齊撞向木門，兩扇木板門自然粉碎，他們就在碎木屑片中急追吳驚濤。

他們一離屋子，「回春堂」始告完全倒塌。

人未到，看家本領已至。

花枯發的「雙葉」：他以葉片爲暗器，追射吳驚濤！

溫夢成使的是「百忍不如一怒神功」，他在盛怒中出手，發出了排山倒海的攻勢，每一道攻勢都必殺驚濤書生。

陳不丁的「五鬼陰風爪」，馮不八的「虎頭龍身拐杖」，自是追砸猛擊吳其榮，連溫柔都飄身而出，揮刀砍向驚濤書生。

皆因他們都省悟了：驚濤書生吳其榮既能在酣戰中乍聞簫聲，說走就走，馬上就能撇開跟他對敵的五人，即援主戰場，也就是說：此人戰鬥力之强，遠超乎想像，若制他不住，要救待斬的唐寶牛、方恨少，可謂庶幾難矣！

這次連溫柔都省覺了這點。

所以他們都傾全力追擊。

這時，羣豪在朱小腰引領衝刺下，往龍八、多指頭陀押犯之處猛攻不已。

吳驚濤一面倒踩而掠，每一步都踩踏在官兵和羣豪身上，都準確無疑，只點點他們頸、肩、背，乃至頭上輕輕一沾，立即彈起，如巨鳥般投向戰鬥的軸心，但他另方面却不閒着，他迎着五名追擊的高手，一一還招。

他的左掌發出燦爛的色彩，向陳不丁攻出了十四掌。

陳不丁的「五鬼六壬白骨陰風爪」完全無法施展開來。

他的右掌響起了極好聽的風聲，向馮不八劈了三掌。

馮不八幾乎招架不住，連「虎頭龍尾狂風掃落葉」鑌鐵拐杖也幾乎脫手而出。

他的左手和着檀香味，軟綿綿的向花枯發送出了一掌。

花枯發的「雙葉」攻襲已給他這一着似無力的掌勢瓦解，連「一葉驚秋」的殺手鐗也給他一掌化解摧毀。

他的右手震起一種極微妙的悸動，向溫夢成攻了十七次。

溫夢成幾乎給一種「欲仙欲死」的顫動激得攻勢完全消失於無形，他自己也幾乎「欲生欲死」去了。

只有溫柔能追及他。

溫柔的輕功，決不在溫、馮、陳、花之下。

她外號就叫「小天山燕」。

她的身法是「瞬息千里」，那是紅袖神尼的獨門身法。

所以她後發而先至，居然追得及驚濤書生。

（未完・九）

上文提要：犬養王嫁公主，石貴妃打扮成新娘，中州四煞冒充王府家將，燕子飛等喬裝下人一路跟踪，犬養幸助與石太師講，貴妃再嫁，只是一個幌子，何況名字已改成足見國的公主犬養由美，神宗皇帝即使聽到一點風聲，也查不出眞相來。這次犬養王的嫁女把戲，如意知道很多內幕，只要她肯和盤托出，疑案便可迎刃而解……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歐陽雲飛・文／可 飛・圖

燕子飛



密謀完璧歸趙　探知寒蟬下落

「如意，子飛欠妳太多太多了，眞不知該如何報答。」

「小妹救人，可不是爲了報答，而是爲了……爲了……爲了愛，想不到會這麼苦。」

如意的內心的確很苦，因爲她的對手實在太强，不論從那一個角度來衡量，柳青青絕不會輸給她，而燕子飛又是一個處處講究原則的人，想要取代柳青青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簡直難如登天。

偏偏，她愛上他了，打從第一眼看到他，就深深的愛上了他，焉能不苦。

燕子飛移至如意一側，輕攬着她的楊柳細腰，算是一點小小的補償，柔聲道：「黑妞說妳找我，有事？」

如意順勢偎依在情人懷中，偏着頭，含情脈脈地道：「子飛，首先我想知道，你爲甚麼要淌這趟渾水？」

「當然是爲了寒蟬，爲了石貴妃呀。」

「你眞的想把石貴妃押回中原去？」

「她是失踪案的主角，沒有她如何破案？」

「最好不要動她，否則你會後悔的，甚至會惹來麻煩。」

「有甚麼麻煩？」

「將來自會明白。」

「現在說出來豈不更好？」

如意挺直身子，一本正經的道：「子飛，請原諒我，小妹是五龍會的人，是犬養王近侍大臣的女兒，是五虎之首前田惠艮的親妹妹，是石貴妃從小到大的好搭檔，我不能自失立場，胡言亂語。」

燕子飛道：「如意，我瞭解你的處境，妳並沒有錯。」

「奪回寒蟬，現在不失爲是一個好機會，小妹如果是你，今夜就會下手。」

「可是，到此刻爲止，尚不知寒蟬秘藏何處？子飛懷疑是被山本刀之助帶走了。」

「山本並未遠去，與你我同行，只不過未曾公開露面罷了。」

「爲何要躲躲藏藏？」

「爲了躲避一個幽靈似的老怪物的糾纏。」

「哦，對這個老怪物的來龍去脈，妳知道多少？」

「比你還少。」

「關於寒蟬的藏處，我想不必請教了，妳是不會說的。」

「子飛，何必多此一問，這麼重要的東西，犬養王怎會放在別人身上。」

如意答得妙，燕子飛會心一笑，道：「謝謝妳，現在又欠下一份情。」

「子飛，你聽清楚，小妹並沒

有告訴你甚麼，你也不欠我情，只想知道你何時下手？」

「此刻還不準備行動，到江戶以後再說。」

「到江戶才動手？你不怕夜長夢多，橫生枝節？」

「子飛與人有約在先，如今改變已經來不及了。」

「你與何人有約？內容如何？可是那個羽柴秀吉？」

「沒錯，是此人，我們彼此有約，羽柴在鎌倉幫子飛救人，本俠助他對付犬養，事畢之後，寒蟬由我帶走。」

如意的臉色一變再變，語懇詞切道：「你這人眞傻，不怕上當嗎？」

燕子飛肅容道：「大丈夫一言九鼎，上當也只好認了。」

如意長歎一聲，道：「子飛，你根本不瞭解扶桑人，沒聽說過倭人多詐這句話嗎？犬養幸助固然暴虐無道，織田信長也好不到那裡去，到時候幕府方面如果翻臉不認帳，你怎麼辦？」

「果不幸而言中，子飛只好和他們放手一搏。」

「與其將來翻臉成仇，何不現在下手單純又簡便？」

「人無信不立，本俠不能做一個食言背信的小人。」

「傻瓜，地不論中外，時不論古今，天底下的君王十之八九都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笑裡藏刀，滿手血腥的僞君子，斷不可輕易推心置腹。」

「人不負我，我不負人，言必踐，諾必行，這是子飛做人的一貫原則。」

「呆！呆！你眞呆！我看這樣好了，既然不願即刻行動，破壞了他們雙方的火併計劃，何不隔山觀虎鬥，置身事外，俟機撿個現成的便宜？」

「子飛這一生，從無佔人便宜的念頭，不過，本俠還是很感激妳對我的關懷。」

「你打算怎麼謝我？」

如意微抬粉面，眸中柔情似水，唇邊熱情似火，燕子飛不呆也不傻，立用行動代替了答復，將自己的兩片嘴唇印上去。

老梅樹一陣顫抖，積雪翻飛，落花繽紛，載不動，這多情！

正當兩情繾綣，難解難分之際，有人却來大煞風景，樹下傳來一個陰冷的聲音道：「哼，不知羞恥的賤婢，竟敢偷人養漢！」

如意大吃一驚，呼地一躍而下，見是四煞中的駱飛架，馬上籠上一臉寒霜，道：「駱飛架，你說話放乾淨點，甚麼叫偷人養漢？」

駱飛架的一雙鼠目，一直在二人身上滴溜溜的打轉，聞言冷笑道：「孤男寡女，荒郊野外，摟摟抱抱的還乾淨得了？連三歲的娃娃也信不過。」

「姓駱的，姑娘我和燕子飛老早就是好朋友，別無中生有，想歪了。」

「燕子飛是石家父子的宿敵，妳私通仇敵就更不可饒恕。」

「這是我們的私事，天王老子也管不了。」

「兩位所談並非私事，駱某全聽見了。」

所談乃機密大事，傳出去必會招來殺身之禍，如意的眼中掠過一抹殺機，臉上却堆下一臉的笑容，嬌聲道：「駱飛架，我知道，你一直想打姑娘我的主意，今天既然被你抓住了小辮子，咱們彼此就痛快點，乾脆把話攤開來講，你想怎麼樣？」

駱飛架一雙賊眼珠骨碌碌地轉了幾下，嘿嘿冷笑道：「小事，小事，燕子飛吃肉我喝湯，先讓老夫親一親再商量，反正妳他媽的也不是甚麼貞節烈女。」

如意遲疑一下，擺出一臉無可奈何的神色，道：「好吧，既然被你逮到了，看來連討價還價的餘地也沒有了，你愛怎麼親就怎麼親，本姑娘認啦！」

駱飛架見她雙目緊閉，霎時變成一隻溫馴的小綿羊，不禁見獵心喜，放步走過去。

這老小子是隻老狐狸，沒行三步，忽又停下來，道：「慢着，叫燕子飛退後十丈，爲了一口殘羹，賠上一條命可劃不來。」

如意給燕子飛使一個眼色，道：「燕大俠，聽到沒有，退下去，該人欠人的遲早都得還。」

燕子飛會意，如言退後十丈，駱飛架暗暗竊喜，緩步而上，心裡頭癢癢地，料不到這麼容易便將如意弄到手。

但也不敢掉以輕心，暗運眞力，貫注雙掌，噘起老嘴，猛地印上去。

不！沒印上去，還差三分時，銀光一閃，如意亮出一把匕首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送進駱飛架的心窩。

快！準！狠！兼而有之，當駱飛架警覺時已經遲了，匕首直達心臟，當場癱軟在地。

如意恨猶未消，又踹了三腳，滾出丈許之外，咒罵道：「我看你是鬼迷心竅，瞎了眼，免費給姑奶奶端洗腳水都嫌你太老，下輩子最好識相點，別再癩蝦蟆想吃天鵝肉，自尋死路。」

燕子飛彈身而至，俯身一看，發覺駱飛架已氣絕身亡，忙在冰上鑿了一個洞，將屍首扔進河裡去，道：「如意，我們該分手了，如再

被人發現，說不定眞的會惹來殺身之禍。」

「好，再見，小妹的話盼再三思。」

「我會的，但改變的可能性不大。」

目送如意去遠後，燕子飛一路疾行，欲返回住處，不料，在經過一幢民宅時，無意中聽到前田惠良正與羽柴秀吉發生激烈口角，急忙停下脚步，躲在暗中。

無巧不巧，福田淸善亦藏身一旁，二人相視一笑，靜待下文。

只聽羽柴秀吉以土語發音，意思是說：「前田惠良，本將軍帶來的十一名手下全部離奇失踪，至今生死下落不明，我要你負完全責任。」

前田惠良的嘴角掛着一絲冷笑，聲音冷得像北極冰霜，以扶桑語道：「羽柴兄，請勿信口開河，你可曾親眼目睹，是本座的人將貴屬劫走？」

「末將要是親眼見到，早就把他們宰了。」

「你們幕府的人自行其事，可曾應允歸本座節制？」

「末將的人馬僅負責引導迎接，你還管不了。」

「這就對了，你的人既不歸本座節制，又不淸楚下手的人是誰，與前田何干？」

「你……你這是強詞奪理，是誰幹的，大家心照不宣，難道現在的那十一個冒牌貨也與你無關？」

前田惠良道：「這十一個人是本座安排的，沒有否認的必要，而且純粹是爲羽柴兄好。」

「爲我好？此話怎講？」

「你帶出十一名幕府武士，全軍覆沒，如何在大將軍面前交代？」

「這是末將自己的事，勿須前田兄操心。」

「本座替你塡補缺額，是怕你丟官甚至丟命。」

「謝了，羽柴不會在自己的心口上放一把刀。」

「抱歉，你非放不可！」

羽柴秀吉聞言鬚髮怒張，雙目發直，厲聲道：「前田惠良，你說，到底想幹甚麼？」

「好說，王爺要你將這十一人帶進將軍府去。」

「混進將軍府意欲何爲？」

「你依命行事就可以了，不必多問。」

「假如末將不答應呢？」

「嘿嘿，這可由不得你，這十一人都是天霸府的高手，你如膽敢不從，或者進入將軍府後耍甚麼花招，等於是自取滅亡，十一人取你的一條命，比放屁還容易。」

鏗鏘！羽柴秀吉倏地拔刀在手，怒氣衝天道：「前田惠良，你簡直欺人太甚，來，咱們現在就見個眞章。」

前田惠良連聲冷笑道：「會的，我們之間遲早會有一場血戰，但不是現在，留着你這條狗命還要領路哩！」

話出，拎着天龍斬，大踏步的走了。

羽柴秀吉氣得直跺脚，但他乃城府甚深之人，自知身在敵營，逞强無異尋死，硬將這一口怨氣忍下，未敢造次。

＊　＊　＊

正月初三。

黃昏時分。

犬養王一行數百人，終於浩浩蕩蕩的抵達目的地——江戶（東京）。

由於正式的嫁娶日子是明天，是以大家皆暫時安置在驛館內。

驛館外，羽柴秀吉站立門口，在他的身後，至少有四把刀子抵住致命要害之處。前田惠良傲然卓立在他的對面，粗聲大氣的道：「羽柴將軍，我相信你是一個聰明人，聰明人當然不會做傻事，否則，第一個流血的人便是閣下。」

前田處處謹愼，將十一個人一個一個的全部細看一遍，驗明正身無誤後，才叫大夥翻身上馬。

看看天色，前田惠良又道：「羽柴兄，進入將軍府後，天霸府的人必須與你同行，不得存有甩脫之心，不管到那裡，最少得有三人以上與你同進退，如果合作愉快，深信王爺必有重賞，將來也必會重用將軍。」

犬養幸助由內大步行來，補充道：「對，對，前田將軍之言不差，只要羽柴將軍肯聽話，識時務，事成之後本王絕不會虧待你。」

伸手在羽柴坐騎上一拍，十一騎立即緩步前行。

前面三騎並行，羽柴居中，左右各有一名犬養的鷹犬，三匹馬幾乎是貼着肚皮走，馬上之人特意將手中的飛刀揚一揚，以示警告。

馬行甚慢，專挑僻靜無人的巷弄走，分明只有數里之遙的路程，羽柴却故意領着他們多走了不少寃枉路，足足花了半個多時辰才到達大將軍府。

江戶的將軍府，比鎌倉的天霸府更廣闊，更壯麗，護城河也更長更寬，而且沒有拱橋，四面都是吊橋。

吊橋高高吊起，根本無法通行。

羽柴秀吉是幕府將軍織田信長身邊的大紅人，守城之人不待呼喚，便主動將吊橋放下，十一騎通過吊橋後不久，橋面遂又被吊了起來。

孰料，就這麼片刻之隔，吊橋木板下面已神不知鬼不覺地藏了九個人，隨着吊橋被吊過護城河。

這九人都不是等閑人物，乃五龍會的四名九段高手，以及前田惠良、柳上欽三、佐佐木、石太郎、山葉武夫，關東五虎全部到齊了。

九人皆全身盔甲，顏色、款式與羽柴所穿者完全一樣，外人絕對看不出是來自天霸府，爲犬養效命之人。

羽柴並不知五虎已潛入將軍府外，兀自領着大家在馬廐內拴好馬，通過一條碎石路，行至一排屋前，乍然轉過身來，道：「對不起，你們被捕了！」

犬養王的人大吃一驚，其中一人始終貼在羽柴身邊，聞言刀鋒疾吐，分心就刺。

羽柴大喝一聲：「你找死！」憋了一天的怨氣，正好找到發洩的對象，那人的刀子才遞出一半，便被他一掌擊中天靈蓋，當場腦漿橫溢而亡。

緊跟在後的五個人動作也不慢，一湧而上，刀劍齊出，眼看羽柴危在旦夕，就算他有三頭六臂之能，也難逃五人雷霆一擊。

結果却大出意外，五人刀劍甫出，便即靜止不動了，原來已經被人點中穴道，變成五個不言不動的活死人。

而出手之人，正是另外五位同伴。

當然不會是來自天霸府的自己人，而是燕子飛、嚴元伯、福田淸善、陶濤與黑妞。

原來自從燕子飛得知羽柴被挾持的事以後，就決定要以牙還牙，以解羽柴燃眉之急，並且多方設法，找到五套相同盔甲。

本來昨晚就要行動，奈何苦無機會，也幸好如此，不然在驛館外面時準會被前田識破。

直到來將軍府的途中才覓得良機，好在盔甲早已換好，只要將犬養的鷹犬制伏便可立即補上。

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燕、嚴等人猝然施襲，飛上了馬背，那五人情況未明，便魂歸九幽，被推下馬去，前田苦心安排的十一名高手，登時被咬掉半條尾巴。

羽柴召來一羣武士，將犬養鷹犬押走，恭謹有禮的致謝道：「謝謝，謝謝大家，沒有五位的大力鼎助，末將的這個人可丟大啦。」

嚴元伯笑道：「羽柴將軍別客氣，犬養殘民以逞，天朝有責任助幕府鋤暴平亂。」

羽柴秀吉道：「末將現在就陪諸位去見大將軍如何？」

燕子飛道：「且慢，大明子民，穿着扶桑盔甲，成何體統，好歹也得換了衣服再去。」

羽柴連忙表示歉意，找了三間靜室，換好衣裳，並稍事梳洗，這才跟着羽柴秀吉進入一棟六角形的大樓內。

先請貴客上坐，羽柴去請織田信長，不一時，大將軍便全副武裝的走進客室。身材魁梧，這在扶桑尚不多見，一雙虎目炯炯有神，舉止行動之間自然流露出一種威儀。

五人起身行禮，織田笑臉迎人，聲若洪鐘般道：「上國英豪，果然氣宇非凡，快請坐，請坐！」

四人隨即歸座，福田與大將軍原是舊識，彼此寒暄幾句後方始分賓主坐定。

燕子飛若有所悟道：「聽大將軍聲洪氣壯，內力充沛，不像是有病之人，這……」

織田信長哈哈笑道：「本將軍一直在裝病，是裝給犬養王看的，不這樣，如何能將他騙來江戶？」

燕子飛心想：「哼，又是一匹狡猾的狠！」

表面上則客客氣氣地道：「既是裝病，犬養王又要獻上寒蟬爲將軍療疾，還是繼續裝下去的好。」

織田頷首道：「那當然，不裝病犬養必然犯疑。」

嚴元伯道：「犬養王的聲勢不小，五虎的威風自不待言，五龍會也參與其事，更是如虎添翼，嚴元伯是否可以請教，大將軍準備如何應敵？」

織田信長望了羽柴秀吉一眼，道：「內廳已備妥酒席，專爲各位洗塵而設，咱們邊吃邊談如何？」

客隨主便，五人齊聲稱善，內廳早已擺好了炕桌碗筷，大家甫一坐定，酒菜便已上桌。

餐具俱屬銀器，菜餚全係珍饈，室內花香撲鼻，醇酒薰人欲醉，織田、羽柴輪番敬酒致意，一點也不敢慢待燕、嚴等人。

酒過三巡後，燕子飛朗聲道：「現在就請大將軍明示一切吧。」

織田信長甚是謙恭有禮，滿臉堆笑道：「原則上，幕府是打算將犬養的主力一分爲二，在兩個不同的地方，分別格殺剷除，但不知燕大俠與嚴大人高見以爲如何？」

燕子飛道：「請問是那兩個地方？」

「一處是本將軍的病榻之前，另一處是小兒的洞房內。」

「可知那些人獻寶？那些人送嫁？」

「這事權在犬養，不會輕易對外人言，屆時才能分曉，但就常理而言，獻寶者應以犬養爲首，送嫁者自然是犬養由美爲主了。」

「犬養由美的身份大將軍知曉否？」

「有關四位的要求，羽柴將軍

已經向我報告過了。」

「燕子飛想知道大將軍是否認可？」

織田信長猶豫一下，面部掠過一抹令人不易捉摸的神色，道：「羽柴將軍與各位的約定自然有效，犬養由美自當交與燕大俠全權處理。」

黑妞出身寒微，却頗有大將之風，表現得落落大方，毫無拘謹之態，道：「寒蟬乃天朝瑰寶，大將軍準備如何處理？」

織田信長想了想，道：「依約完璧歸趙，物歸原主。」

燕子飛道：「將犬養的兵力一分爲二，固然易於對付，但老賊有備而來，志在必得，一下子湧進來四五佰人，如想徹底解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將軍是否想到，就在將軍府外將犬養擊潰？」

「想到了，奈何力有未逮！」

「大將軍的兵力不夠？」

「不錯，幕府的確心餘力絀，沒有致勝的把握，不然何至於養奸貽禍，令其坐大至今？早就遣兵鎌倉，將犬養剷平了，尤其關東五虎，個個能征善戰，皆名震扶桑的頂尖人物，我身邊能與五虎匹敵的人實在少之又少。」

「哦！」

「再者，我與犬養之間，雖說早已勢成水火，但表面上並未撕破臉，倘若沒有必勝的把握一擧將他擊垮，必然後患無窮，乃以誘他進入將軍府，上下其手，成功的機會較高。」

「將軍考慮周全，子飛亦有此同感，在下以爲必須限制犬養入府的人數，先在將軍府內解決掉他的主力，然後再出府追剿餘孽，方爲上上之策。」

織田信長哈哈一笑，道：「燕大俠高見，事實上本將軍的心腹大臣近衞三郎，正與犬養談判此事。」

＊　＊　＊

送嫁的人數也要談判，眞是滑天下之大稽。

與其說這是一樁政治婚姻，不如說是一場激烈的權力鬥爭更恰當些。

談判就在驛館內進行，犬養王與近衞三郎皆保持着相當的君子風度，但骨子裡却爾虞我詐，無所不用其極。

事情進行得並不順利，漫天討價，就地還錢，南轅北轍，各說各話……

鬥智、鬥力、鬥心眼、鬥花巧、鬥伎倆、鬥陰謀詭計、鬥狡詐狠毒……

多醜惡的政治姻緣！

多可怕的權力鬥爭！

由於有石太師父子在座的關係，大家講的都是漢語，近衞三郎搖晃一下油光發亮的光頭，道：「微臣想向王爺打聽一個人，舍弟十郎，早先曾銜大將軍之命，赴鎌倉請益，至今未歸，王爺可知其下落？」

犬養幸助睜着眼睛說瞎話，矢口否認道：「沒有，沒有，本王許久未見近衞十郎兄，想必是途中發生了意外吧。」

近衞三郎當然不信，但無憑無據，亦未反駁。

犬養皮笑肉不笑的道：「大將軍的病情現在可有起色？」

近衞三郎也是一個說謊話不須打草稿的箇中高手，見問臉色立變，堆下來滿臉愁容，煞有介事地道：「說來眞是不幸，大將軍纏綿病榻已久，如今連下地行走的力氣都沒有。」

「聽老太師說，在中原辦喜事可以衝喜，再加上寒蟬的神奇功效，相信一定可以很快復元。」

「但願如此。」

「吉人天相，大將軍春秋正盛，一定可以得享高壽。」

「謝謝王爺金口。微臣此來是奉大將軍之命，想知道王爺打算帶多少送親的人進入將軍府？以便安排接待。」

「不多，不多，預備五百人的酒食住宿就可以了。」

「王爺，大將軍的意思正好相反，越簡單越好，不希望太鋪張。」

犬養幸助不悅道：「這是爲何？」

「將軍是怕引起各路諸侯的非議。」

「這是甚麼話！織田、犬養二家聯姻，是轟動扶桑三島的大事，理當轟轟烈烈，熱熱鬧鬧的才夠氣派，有體面，絕對不能太寒傖！」

近衞三郎委婉陳詞道：「王爺誤會了，主要是因爲將軍府太小，前來道賀的賓客又必然甚多，深恐招待不週，甚至根本容納不下。」

「那你說說看，究竟去多少人才算合適？」

「自然是輕裝簡從，愈少愈好。」

犬養臉色變了，言詞强硬，却是笑着說：「近衞，你總不能叫本王一手捧着寒蟬，一手攙着公主，匹馬單槍的走進將軍府吧？」

近衞三郎誠恐誠惶道：「不敢，不敢，王爺乃諸侯之首，地位崇高，微臣斗膽也不敢如此慢待。」

「本王嫁女，事關足見國的顏面，妝奩不能不送，還不能太少，難不成要本王抬回鎌倉去？」

「這……於情於禮自當照單全收。」

「按照古禮，王室聯姻，應有兵勇儀仗護送，以壯行色，這關係我們兩家的聲譽與體面，相信大將軍不會不尊重祖先的規矩吧？」

犬養王詞鋒銳利，咄咄逼人，雖說另懷鬼胎，別有所圖，却句句皆在道理之中，近衞三郎欲辯無詞，幾乎有點招架不住。

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後，犬養最後怒容滿面道：「近衞三郎，你回去稟告大將軍，八十件嫁奩妝全收，一百名兵士隨行，如果無法接受，聯姻之事就此作罷，本王立刻回鎌倉去！」

在這種情形下，接受與否，已無商量的餘地，近衞三郎只好告辭而出。

當近衞三郎返回將軍府，據實稟報後，織田信長的心情不由得大爲沉重起來，八十件嫁奩妝所代表的意義，就是一百六十名一流高手，再加上百名隨行兵士，甚至箱籠櫥櫃之內還藏着有人，犬養的主力可以說已全部投入。

織田望着燕子飛，心事重重地道：「燕大俠久經陣仗，智勇雙全，可有破敵妙計？」

燕子飛道：「事到如今，子飛以爲也不必再斤斤計較犬養有多少人，擒賊先擒王，當務之急是應儘速嚴密部署，務必在一擊之下就將犬養制服，甚至格殺，只要犬養一除，事情就好辦了。」

織田虛心就教道：「可否請燕大俠說得更詳細一點？」

燕子飛與嚴元伯互換一道眼神，道：「我看這樣吧，紙上談兵，可能不切實際，咱們到現場去，先了解一下實地情況，再作計較。」

驀在此刻，忽覺窗外有異聲傳來。

「甚麼人？」

「甚麼人？」

兩條人影，兩聲吼，燕子飛與黑妞反應好快，當先破窗箭射而出。

可惜還是慢了半步，來人反應更快，展目望去，只見到一團黑影，眨眼工夫便在視綫內消失。

大家俱已隨後追出，織田道：「可曾看到甚麼？」

燕子飛手指前方道：「只見到一個人影，瞬間便不見了，咱們分三路包抄過去瞧瞧。」

話落人起，去勢如風，接連幾個起落，已追出二三十丈遠。

天高氣爽，星月如輝，光線不算太暗，可是，來人已如石沉大海，再也沒見到一影半踪。

羽柴秀吉找來一名守夜的兵士查問，那人竟沒發現有任何風吹草動之聲。

黑妞、燕子飛、羽柴秀吉三人結伴而行，決心要查一個水落石出。

這時，來至一座倉庫前，門外很整齊的排列着十幾個大木桶，燕子飛突然停在其中一個木桶前面，沉喝道：「朋友，出來吧。」

羽柴一楞，簡直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道：「燕大俠認爲這裡面有人？」

燕子飛一面蓄勢以待，一面道：「羽柴兄何不刺一刀試試。」

羽柴半信半疑，果眞刺了一刀，桶內乍然傳出一聲慘叫，冒出一股血箭，接着，轟的一聲響，木桶應聲而碎，射出一條帶血的人影。

刷！刷！兩聲，羽柴彈身飛起，連攻二刀，便將那人腰斬，定目細一審視，原來是一個衣着與自己完全相同的犬養走狗。

羽柴大惑不解道：「燕兄怎知桶內有人？」

燕子飛淡淡一笑，指着那隻木桶解說道：「說穿了其實很簡單，羽柴兄請看，木桶的位置至少移動了三四寸，桶蓋上面的灰塵也比別的桶少許多，處處都說明桶內大有文章。」

「燕兄觀察入微，鉅細靡遺，實在叫人佩服！」

「客氣了，這是經驗的累積，也是從血的教訓中磨練出來的，對敵交手，只要有半點疏忽，就會把命賠進去。」

言談間，三人已進入倉庫內。猛可間，黑妞一聲不響，手中長鞭刷地一聲，捲上頭頂的屋樑去。

「下來！」

發話同時，手腕猛拉，噗通！隨着下落的鞭子，又摔下一個天霸府的鷹犬來。

這人爬起來還想逃命，立被燕子飛點了麻穴。

羽柴今天可開眼界了，他爲人聰明透頂，望一眼地上的塵土，隨學隨賣道：「這小子遇上了黑妞姑娘，註定要倒大楣，既然棲身樑上，就不該將積塵掃落。」

「孺子可教也！」

黑妞心裡這樣想，當然不便出口，當下微微一笑，隨即轉身而出。

羽柴命人將鷹犬收押，逼問口供，接踵而出道：「燕兄剛才看到是一人或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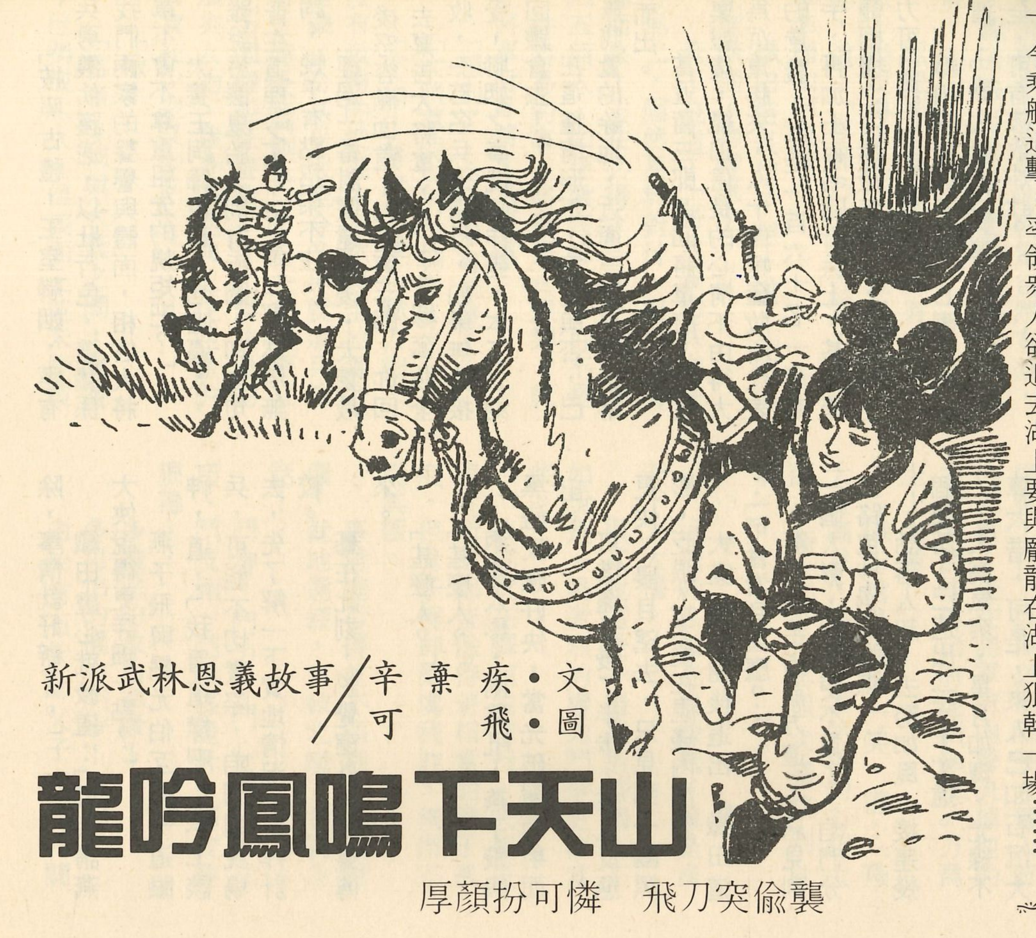
燕子飛道：「不論是一個或兩個，都不會是被咱們發現的那兩個傢伙。」

「何以見得？」

「因爲此人身手不凡，必係一流高手，本俠懷疑是五虎中人。」

（未完‧廿四）

上文提要： 玄小龍與王彩雲站在方船上與洪澤分舵的舵主「黑煞神」龐龍、莫三郎決鬥，莫三郎是龐龍出高價請來殺玄小龍的老水賊。決鬥中，莫三郎不敵跳落水中，却被藏在水中的龐龍手下人出刀砍死，爲的是不用給他銀子。龐龍逃掉後，石敢當下令乘船追擊，率領衆人欲追去湖上要與龐龍在湖上狠幹一場……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吟鳳鳴下天山

厚顏扮可憐　飛刀突偷襲

這回石敢當要宰龐龍，他決不能放過他。

於是，四條快船上滿了人，四條快船也扯滿了帆，那石敢當還大聲吼。「快！快追上去呀！」

他不時的站在船頭哇哇怪聲叫，頓足捶胸罵大街，一邊的幾個漢子找來木槳也用上了。

跟着而來的是尹大明。

尹大明想着朱光遠受的那種罪，他就有錐心刺骨般的痛苦，再想想白永在的一副面目全非幾乎斷氣，尹大明更是非殺龐龍不可。

尹大明催着船上的兄弟們加把勁。

後面兩條船也不慢，李俊與時運生也在吼叫大伙把快船放到最快。

湖面上，還有大海船四條，快船也有四條，見石敢當這面的四條快船，忽的往東北方疾駛，便立刻也移動了，大船上，玄小龍對黃忠道：「也許姓龐的逃走了。」

黃忠道：「少幫主，那姓龐的十分狡猾陰毒，他必早已設計了一套萬全之策。」

玄小龍道：「你說的不錯，這人實在非等閒，若非是一場大火，我必殺了他。」

王彩雲過來了。

王彩雲剛自前面大艙中走出來。

玄小龍問道：「他二位睡了？」

王彩雲道：「醒來就睡不着了，他們眞的受了大罪，那是最痛苦的折磨。」

原來王彩雲爲朱光遠與白永在二人艙中醫傷了。

王彩雲眞想不到，她在天山湧雲嶺習了她爹教的幾手醫術，到此刻全用上了。

＊　＊

四條大船順序往前移動着，另外的四條雙桅快船拱衛在前後，遠處，再看石敢當親率的四條快船，正自追趕着前面的那條雙桅快船。

王彩雲道：「小龍哥，是不是那個惡人逃走了？」

玄小龍道：「必是逃了，要不然石大叔也不會匆匆的率人追去了。」

王彩雲道：「他們怎知那船是姓龐的？」

玄小龍道：「這就不知道了。」

王彩雲道：「沿着湖邊有道路吧，難道姓龐的不會自陸上逃走？」

玄小龍道：「他有機會自陸上逃嗎？」

王彩雲道：「我以爲他們應分兩路追人的。」

她嘆了一口氣，又道：「如果不追到姓龐的，朱叔與白叔二人……」

玄小龍道：「怎麼樣？」

王彩雲道：「如果他二位聽了咱們已殺了姓龐的，這對他二位的傷大有益處，需知精神一振，可比艮藥十劑。」

玄小龍道：「師妹如此解說，我們今天非追到這姓龐的不可了。」

王彩雲立刻又問身邊的黃忠，道：「黃大叔，洪澤水陸兩路，你是不是很清楚？」

黃忠道：「王姑娘，洪澤湖我當然知道，水路有三條水道，內河運河與高郵，陸上的道路有五處，但最大的一條通淮上，那是可行大車的。」

王彩雲指着前面，道：「咱們且看前面，石大叔他們能追捕到姓龐的，那是最好不過了。」

玄小龍更加關心石敢當們四條快船了。

＊　＊

這時候，遠處的快船正自全速前進，有陸地漸漸的出現在遠方。

忽的，只見四條船散開來了，前面一片蘆葦，快船似乎要往蘆葦中駛去了。

忽聽快船上的石敢當大聲狂叱起來。

「姓龐的，你個王八蛋，逃不掉了。」

前面的快船上，有人已站起來了。

此刻，雙方漸漸的可以看到船上的人了。

尹大明搭起弓箭，準備射殺人了。

他也發覺船上的人還眞不少，快船上擠了十六個漢子，他們的手中也有刀。

十六個漢子蹲又擠在快船中央不站起來，遠處又傳來石敢當的吼叱。

「姓龐的，你還不光棍些扯下帆呀，是生是死，大家就在這湖面上決一死戰了。」

另一面，尹大明也吼叱：「再不落帆，老子一一射殺你們這羣狗雜碎。」

於是李俊的快船又抄到那條逃走的快船前方了。

時運生也從側面直撞敵船，時運生還大叫：「我看你們還往那裡逃。」

四條快船已把敵人的快船圍上了，便是想逃也不能了，有個漢子長身而起，他解了帆繩，「刷」的一聲帆落了。

於是，石敢當的快船一衝而至。

石敢當端着長矛厲聲吼：「姓龐的站出來。」

那船上的十幾個漢子中有人認識石敢當，七八人站起來，有個年長的道：「你是石副幫主呀！」

石敢當一怔，道：「你們也有認識我的呀！」

那人道：「怎麼不認識，你是副幫主高高在上呀，我們是伙計，大龍幫近千人，你怎能都認識？」

他這話一些不差，官越大目標也越顯，認識他的人自然也多了，但對下面的人却無法都認識。

石敢當立刻同意這人的話，他點點頭，道：「你說，姓龐的海盜他人呢？」

那人已跛足，道：「副座呀，你們上了龐龍的當了呀，你們眞的上當了。」

石敢當大疑，道：「怎麼說？」

那人指着船上十多人，道：「副座呀，咱們這十多人全是大龍幫的老人了，洪澤分舵上百人中，也只有我們這十多個人是打雜的，有力量的人，不是被遣走，便是受不了姓龐一夥的欺壓，自動走路了，三天前分舵得到消息，說水上大龍幫力量只有洪澤分舵了，這個消息一到，咱們那位已經吃閒飯的白爺可慘了。」

他見石敢當臉色變青，又道：「舵主生生指白爺有造反意圖，又說白爺必在等着做叛逆的內應，不由分說的把白爺下了水牢，嗨，慘吶！」

石敢當忽的一聲厲吼：「姓龐的人呢？」

他聲如洪鐘，震得人們掩耳朶。

那人急忙指向岸上，道：「姓龐的叫咱們快船往這面逃，他告訴咱們說，一旦被追上必被殺死，所以咱們上了船就往這面快逃。」

石敢當又吼：「我問你姓龐的人呢？你怎麼盡說些不痛不癢的話。」

那人指向岸，道：「姓龐的自水中率人上了岸，他們奔回分舵包細軟，値銀子的東西全帶走，十一匹快馬他們拉出門便往淮上去了。」

石敢當聽得洩了氣。

那尹大明跺脚罵起來。

「操他娘的，這姓龐的果然狡詐呀！」

另一船上林能問：「喂，能不能追上他們呀？」

那船上所有的人在搖頭。

時運生道：「快回去向少幫主報告，咱們盡快往淮上，總是免不了大決戰的吧？」

石敢當對那船上的漢子們道：「如今少幫主在大船上，你們如果不願意在大龍幫幹下去，你們這就走人。」

不料船上漢子們齊聲道：「幹，不幹是王八蛋，咱們在此受夠氣了。」

石敢當道：「咱們這就去淮上拚命了，你們……」

那船上人已興奮的道：「副幫主，咱們跟定你們了，上刀山吧！上啦！」

石敢當聽了很高興，他吩咐那些人揚起帆來跟在他的船後面，於是，五條快船便轉向四條大船駛過去。

玄小龍見敵人的船也來了，還以為把龐龍也抓到了，不料那船靠近，竟然沒有龐龍的人影了。

石敢當立刻自快船上躍上大船，他衝着玄小龍嘆口氣，道：「少幫主，我令你失望了。」

玄小龍道：「怎麼說？」

石敢當道：「姓龐的雜種眞詭，他逃了。」

「逃了？」

「不錯，他把咱們大龍幫的舊部屬迫上那條船上往東北駛，姓龐的傢伙却暗中帶了他的親信自陸上騎馬而逃。」

他想了一下，又道：「這他娘的什麼計呀，說他是金蟬脫殼吧，可又他娘的像是暗渡陳倉，唉，反正我是上了他的當了。」

玄小龍道：「由分舵去淮上怎麼走法？」

一邊的黃忠道：「去淮上必經睢寧，這段路上河流多，陸上不見得走得快。」

玄小龍一聽，對石敢當道：「我乘朱舵主快船往西北，你率大船緩緩出洪澤，咱們就在睢寧運河見面。」

他立刻與王彩雲跳上朱光遠的快船上，又道：「多多照應朱舵主與白舵主二位的傷。」

他把黃忠調在朱光遠的快船上了，朱光遠與白永在，二人還在大船中受活罪吶。

一個人被扎得皮開肉綻，再泡入水中過一夜，這個人如何受得了。

* * *

黃忠到快船上當把頭，他與玄小龍共患難。

黃忠與馬超人被囚在海島上整一年，他們那批人如今成了基本幹部了。

如今黃忠指揮着快船全速往西北駛去，那地方盡是澤國小道，但玄小龍與王彩雲不懼這些，他二人非要追殺那龐龍不可。

快船疾駛十八里，遠處已見岸邊顯出來，黃忠在船尾對玄小龍報告。

「少幫主，可要屬下跟了去？」

玄小龍道：「不，我們走得快，你是追不上的。」

黃忠心中明白，少幫主與王姑娘，二人均是能人，能人異士有本事，他是無法可比的。

黃忠便很詳細的對玄小龍道：「此去睢寧過省界，你二位當知此去睢寧一百里，只怕……」

笑笑，玄小龍道：「能攔住龐龍更好，如果他命大，也只是多活兩天而已。」

玄小龍咬咬牙，又道：「就不信他會逃過我的追殺。」

王彩雲却關心的道：「小龍哥，你的傷？」

玄小龍道：「這兩天早已無礙了，我不是在妳後面一樣的騰空凌渡水波嗎？」

王彩雲點頭笑笑，道：「我還在擔心吶。」

快船就快抵岸了，這一帶全是荒蕪的湖岸，有幾處還有泥濘。

黃忠指着南邊的一段石頭岸，對玄小龍道：「少幫主，我送你二位在那一段上岸，祝少幫主手到擒來。」

玄小龍點頭笑笑。

他笑得有些無奈，因為龐龍幾乎是在他的眼皮之下逃脫的，令他心中不快。

不痛快的人還能笑，當然是無奈了。

* * *

玄小龍與王彩雲就在那片亂石湖邊登上岸，二人也不多言，立刻往西北方奔去。

那是無路可循的，只不過對二人而言，他們只一旦展開輕功，便是斷崖峭壁也已不重要了。

二人上岸，一口氣便是五十里，王彩雲擔心玄小龍的身體，玄小龍的傷處並沒完全治好，她才要玄小龍稍作歇息。

「小龍哥，歇歇吧！」

「師妹如果累了，那就找個樹下休息一會兒。」

玄小龍怎知王彩雲是擔心他的身子。

二人找了一棵老柳樹，尚沒坐下來，從東邊過來個青年人，這青年人肩上擔的是糧食，好像去趕市集的。

青年人見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在這地方出現，他多看了二人一眼，却是沒開口。

玄小龍却向青年人招招手，走上前，道：「小哥，打聽一件事情，可以嗎？」

青年人道：「什麼事？」

玄小龍抱拳，道：「小哥可曾遇見一批騎馬的人從這附近過去？」

青年人上下看看道：「你說有一批騎馬的人？有多少？」

玄小龍道：「十個左右。」

青年人指向北邊，道：「往睢寧的大道在北面，我一早就在集上做生意，還沒看到那麼多騎馬的，

可能……可能還沒到吧！」

玄小龍立刻一禮，道：「謝謝！」

王彩雲走過來，道：「小龍哥，咱們抄近路對了，快攔過去。」

二人拔身如飛，立刻已在二十丈外了。

青年人吃一驚，幾乎楞住。

「我的乖，兩人會飛呀，能人吶。」

這是大白天，如是在夜間，不定他會以為遇上鬼怪了。

* * *

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展開身法越過一小土坡，抬頭看過去，眼前有一條黃土大道往西方延伸，那也正是通往睢寧的唯一大道。

有一條河流在遠處，可以看見渡口處有一堆人等着過河，這其中就有一批快馬。

王彩雲微微笑了。

「小龍哥，咱們等到了。」

玄小龍道：「是的，等到了。」

王彩雲道：「這是幾條小河阻礙了他們的行程，也幫了我們一個大忙。」

玄小龍道：「姓龐的怎麼會知道，他的行程會耽誤在渡河上了。」

是的，洪澤湖四週多河流，大小河流不下十九條，這趕往睢寧的大道之間就有五條河之多，想盡快渡過河，那得有快船。

不幸的是每個渡口的船不但不快，也小多了，一次渡過四匹馬十幾個人而已。

* * *

玄小龍手指前面的一片林子道：「師妹，我有個主意了，妳琢磨一下。」

王彩雲道：「你說來，我聽了。」

玄小龍道：「咱們路邊砍倒兩棵大樹放倒在路中央，先阻住他們去路，然後再加以搏殺。」

王彩雲道：「何苦把好端端的大樹砍倒呢？」

玄小龍道：「以師妹的主意……」

王彩雲道：「咱們分成兩道防綫，我在第一道把守，如有漏網之魚，你便在第二道防綫狙殺之。」

玄小龍道：「師妹要守第一道？」

王彩雲指指前面大道，道：「快了，我先過去了，渡口距那兒看來不過四里遠，他們騎馬快，小龍哥，我去佈置了。」

她也不再聽玄小龍說什麼，便匆匆的飛身而去。

玄小龍看師妹去遠，他也急忙往大道的另一邊奔去，玄小龍找了一塊大石坐下來，他此刻才算心情稍平靜。

玄小龍想到朱光遠與白永在二人，二人均是他爹在大龍幫的老幹部，如今受到那種罪，他能放過龐龍嗎？

玄小龍的眸芒中盡是血腥，他要在這一段人烟稀少的大道上，痛宰龐龍那批人了。

* * *

王彩雲找了一段兩邊盡是樹林的大道，她很快的找到十二塊大石頭，然後又自懷中取出十二面紙剪的人。

那些紙人是疊在一起才剪的，每一個大小均有半尺長，她把這些紙人壓在石頭上面，又取來四張黃裱紙寫就的佛咒紙，按照東南西北方貼在四個犄角樹幹上面，她又折了一段樹枝取在手中，然後繞着石頭走罡步。

王彩雲一共走了三遍，她不走了。

她手中的樹枝橫在她的面前，面帶微笑的站在路中央，她的雙目似也變成黃澄澄之色了。

奇怪的事發生了，附近樹林刮風了。

此刻是放晴天，不應有風的，但風却刮了，而且風刮成旋，捲起黃土飛揚。

再看路中央，王彩雲宛如仙女下凡塵，她十分莊嚴的站在那兒面帶微笑。

於是……

於是遠處傳來馬蹄聲宛如滾雷一般响，直朝向這裡狂奔而來。

這批快馬來得快，繞過這片樹林便過來了。

王彩雲以手去攏秀髮，她甜甜的露出個笑意，迎面而來的人馬也立刻吃驚的强把怒馬攏住了。

抬頭看，王彩雲更是笑得幾乎出聲。

不錯，果然是那龐龍率領着他身邊的十名殺手來了。

初時，龐龍還以為路中央的女子只是個過路的，但當他在馬背上仔細看，幾乎眼珠子快彆出眼眶外。

「妳……妳……是人是鬼。」

王彩雲一聽，她更是要把事情神秘化。

「你說呢？」

馬上的龐龍驚怒交加，他吼叫道：「妳他娘的怎麼會走在爺們前面？」

他咬咬牙，又道：「妳是人也好，是鬼也罷，龐大老爺自有制妳的手段。」

龐龍身側一個殺手道：「舵主，不就是她一個女人嗎？何必把她看成妖，看屬下過去殺了她。」

龐龍道：「這女人有點邪門，咱們船上沒有把她燒死，她又未往

水中跳，凌飛渡波的上了船，娘的，這一回絕不能叫她再逃掉。」

他忽然一聲厲吼，又道：「小娘們，那個玄小龍小王八蛋呢？他爲什麼不來？」

王彩雲道：「你只要過了我這一關，我玄哥哥自會出面的，你急什麼？」

龐龍一聽立時加强戒備的四下觀望，林深樹密，他什麼也沒看見。

身邊有四個殺手下馬了。

龐龍一見，吩咐道：「給我認準了殺！」

四個人把馬交在另外幾人手上，舉着刀一步一步，小心翼翼的往王彩雲身前逼近。

四個人怒目咬牙，雙手抱刀，王彩雲緩緩後退，她退的模樣就好像她帶着幾分膽怯神情。

王彩雲退後七八丈遠外站住了，她仍然站在路當中。

四個殺手大聲暴吼：「殺！」

四把砍刀直砍狂殺中，王彩雲忽的抖動手中長袖直飛三丈高下，她在半空中往前翻身出五丈遠，她又站在路中央了。

王彩雲面對的是龐龍與他身後的六名殺手。

她好像忘了身後還有四個人，她甚至連回頭看一眼也不去看。

只是她的身後面喊殺之聲傳來。

「殺！」

殺聲聽起來很遠，似乎在一里外，仔細看，塵土飛捲中，四個殺手正與四名女子殺得難解難分。

這眞令人大吃一驚，王彩雲雖不是撒豆成兵，但她仍然把紙人祭活，與敵交鋒。

＊　＊　＊

龐龍在馬上大吃一驚，他忿怒的道：「他娘的老皮，妳原來在這樹林中埋伏有人呀！」

王彩雲道：「她們只有四個呀！」

龐龍大怒，對身後的六人吼道：「過去，把她們統統宰了，咱們連夜回總舵！」

六名殺手忙拔刀，紛紛下了馬，六個人也早已看到十丈遠處，四個兄弟正與四個女子拚殺！

他們以爲林中應只有四個女子，如是埋伏得多，她們爲甚麼不一齊上？

六個人擧刀一衝而上，王彩雲宛如天女飛翔，平地後閃五丈遠，她已到了打鬥的前面了！

六個大漢追得急，王彩雲騰空閃在一邊的大樹後，這六人，立刻往四個搏殺的女子圍殺過去！

不料，六名殺手剛擧刀，斜刺裡又冒出六個女子來！

這六名女子的穿着打扮，與前四個女子的打扮是一模一樣！

六個大漢吃一驚，立刻各自迎上一個女子，於是，這裡已是男女戰爭，捉對斷殺起來了。

這時候王彩雲又迎站在龐龍身前兩丈了！

那龐龍已忿怒的叱道：「妳這女子邪門得很，妳一共在這林中埋伏下多少人呀！」

笑笑，王彩雲道：「不多，足以把你全部殺死在這兒！」

龐龍抬頭遠看，他的殺手沒有一個受傷，這一點令他心中十分安慰！

他一聲冷笑，雙手端着那把霸道的分水戟一躍而下了馬！

抖着分水戟嘩啦嘩啦响，龐龍厲吼：「大概我宰了妳之後，她們就會逃之夭夭了！」

王彩雲道：「你想殺我？」

龐龍冷冷道：「依照龐大爺往日作風，龐大爺怎會捨得殺妳呀，沒有玩夠玩膩，龐大爺不會出刀的，只不過，嘿……此刻情況不對，非殺妳不可！」

他擧着分水戟，又道：「捨不得也只有忍痛了，殺！」

他倏然橫掃，分水戟發出璀燦的厲芒，帶起呼嘯之聲已到了王彩雲的身側！

只見王彩雲一聲尖叱！

「殺！」

眞快，看起來就是玄，王彩雲的身子宛如那虛無飄渺的幻影，看着龐龍的分水戟已自她的身上掃過，實則王彩雲却以眞影閃過，而且到了龐龍的身子右後方！

龐龍就以爲自己已得手，然而他又以爲王彩雲是鬼，因爲只有鬼才會閃過他的攔腰致命一戟！

就在他微微一怔，回戟後殺的刹那間，忽覺後心一痲，他再也不能動了！

王彩雲立刻又是駢指疾點肩井、玉枕與氣海穴，龐龍手中的分水戟也掉落地上了！

王彩雲這才走過去，她狠狠的就是幾個大嘴巴，打得龐龍口溢血，鼻出漿，直瞪眼，不能動！

王彩雲制住龐龍，她也把龐龍幾處大穴封死，便是此刻有人把龐龍救走，姓龐的也殘了！

王彩雲這才回身看看，她看得很滿意，因爲，她佈的石陣中，十個殺手同她的十名女武士正殺得不可開交吶！

嘻嘻一笑，王彩雲繞過石陣走向大道前方，玄小龍正拔劍準備殺人了！

玄小龍見王彩雲走來，急迎出林，道：「師妹，事情怎麼樣了？」

王彩雲喜孜孜的指着後面，道：「小龍哥，咱們去看看熱鬧去！」

玄小龍道：「看熱鬧？」

王彩雲道：「是呀，唉，我也眞的累了！」

玄小龍不知，王彩雲發動石陣也會耗損眞力的，他又問道：「師妹，那龐龍……」

王彩雲伸手拉過玄小龍，俏皮的道：「走呀，快過去看看就明白了！」

玄小龍跟着王彩雲繞到龐龍的地方，玄小龍已發了火，他重重的道：「我要殺了他！」

王彩雲道：「他再也走不掉了！」

玄小龍道：「我在前面守第二關，師妹却一人把他們都……」

他轉頭看，見林中大道上十男十女幹得凶殘，隱隱中還有吼叫聲傳出來！

玄小龍急問：「那些女子……」

王彩雲只是哈哈笑，玄小龍立刻明白了！

他當然明白師妹習過師父教她的那幾手障眼法，師妹也是自小就習練的，想着師父隱匿在天山湧雲嶺下的時候，却從不在玄小龍面前提過這些門道，而師妹却早已得到師父的眞傳，玄小龍並不嫉妒！

此刻，他笑笑道：「我想同這姓龐的一決勝負！」

王彩雲道：「我爹他老人家說過，江湖上有時候決鬥毫無意義，而往往又是一種陰謀！」

她指着龐龍，又道：「我爲甚麼不叫他動？小龍哥，因爲你的傷未全好呀！要知道，咱們就快找上淮上總舵了，一場惡戰就要展開了，你何必同這種惡人拚命？」

玄小龍一聽之下，立刻明白，他十分感性的抱住王彩雲，道：「聽卿一席話，小子茅塞頓開，哈！」

他猛的吻了王彩雲一下，又道：「師妹，妳看我怎麼殺了這姓龐的！」

只見他一把拖住龐龍，一路拖入樹林中！

在路上是不便殺人的！

玄小龍把龐龍拖在幾株老林邊，他咬咬牙，道：「姓龐的，你的下場就是挨我一劍刺殺，這兒也是你埋身之地，你死吧！」

龐龍當然聽到玄小龍的話了，只是他動也難動，便張嘴出聲也難了！

玄小龍忽的一劍刺過去，龐龍的身子猛一彈，立刻死在地上了！

玄小龍走出樹林外，王彩雲道：「回去也叫朱叔白叔他們高興！」

再看林中大道上，男的揮刀已有氣無力了，女的一個個砍殺得出刀如風！

玄小龍道：「師妹，盡快殺了他們，咱們還要趕路吶！」

王彩雲道：「不，咱們出手殺死那麼多人，於心也不忍吧，雖說他們是海盜！」

玄小龍道：「也不能放生呀！」

王彩雲道：「當然也不會放生，只不過他們好動刀，就叫他們在動刀中累死吧！」

玄小龍自是不會反對，他兩人併肩站在大道上！

忽的一聲馬嘶傳來，玄小龍回身向林邊草地看，十一匹健馬正自逍遙啃着地上青草，對於人們的那一套，牠們是毫無反應的！

玄小龍對王彩雲道：「師妹，妳看！」

王彩雲道：「可是這些馬匹？」

玄小龍道：「是馬匹上帶的包裹，妳不以爲龐龍已經把洪澤分舵値錢的東西全帶走了？」

王彩雲道：「小龍哥，那也是咱們最需要的！」

玄小龍道：「我把馬匹集中，選一匹由師妹先騎上，妳看可好？」

王彩雲道：「小龍哥的意見我是不會反對的！」

只見她先把龐龍騎的馬拉給玄小龍，道：「小龍哥，你且看龐龍這馬上馱的包裹。」

玄小龍只用手掂了幾下，便肯定的道：「全是金錠呀，珠寶也不少。」

王彩雲道：「分舵怎麼會有這些東西呀！」

玄小龍冷哼一聲道：「師妹休忘了，這批人原是海盜出身，他們不會忘記偶爾在湖上幹一票的。」

他咬咬牙，又道：「師妹還不知道，那南通分舵的張長江就是與江岸盜賊沆瀣一氣幹水賊的傢伙，想這洪澤湖上誰都知道有水寇出沒，他龐龍不是省油燈，他必然經常在湖上打劫。」

玄小龍把馬匹連結在一起，他本人也騎上龐龍的健馬，抬頭看向樹林中，只見雙方在幹得凶。

忽的，遠處走來六七個行路人，這批人也是自渡口過來的，只因爲他們沒有馬騎，才會到此刻走過來。

這些人見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騎在馬上，遠處林中正在有人搏殺，大伙全吃一驚。

玄小龍衝着這些人笑了，道：「你們看那些大男人呀，同女人打架，太不像話了。」

他此言輕鬆，但這些人吃驚。

有個漢子道：「不就是剛才過渡的人嗎，他們好凶殘，過了渡不給錢，還打人吶。」

玄小龍道：「他們是水賊呀，我勸各位快快逃，要是等他們殺了人過來，你們就遭殃了。」

大伙一聽，立刻轉身就走，老百姓最怕刀兵殺，再好看的場面也

免看了。

* * *

王彩雲見路人紛紛走去，她對玄小龍笑笑道：「小龍哥，一個人的體力在全力搏鬥中能持續多久？」

玄小龍道：「那也要看各人的體力了，不過最好的體力也不能毫無止境的殺個沒完沒了。」

王彩雲忽地指着林中道：「倒也，倒也！」

果然，隨着她的話聲，林中發出噗通聲，已有三個殺手倒在地上。

王彩雲笑道：「這些人累死了。」

玄小龍吃一驚，道：「他們死了？」

王彩雲道：「不錯，口吐白沫，眼珠又盡是白色，當然死了。」

於是，又是幾聲噗通聲，另外幾人也倒了。

王彩雲這才又下了馬背，匆匆的走到一塊大石邊，伸手取出她的紙人來。

她一塊一塊的把紙人拾回來，小心翼翼的揣入袋中，再把幾棵樹上貼的黃裱符咒也取下來。

只見這兒一片空寂，除了十個殺手在地上翻白眼珠子之外，什麼也沒有。

那十名女子不見了，十名殺手的身上根本無刀傷，紙人是不會動眞刀的。

玄小龍看看地上翻白眼口吐白沫的殺手，他冷冷一笑，道：「我也省却力氣殺你們了。」

於是，玄小龍與王彩雲拉馬就走，二人是往睢寧方向而去，玄小龍與石敢當等約定，大家在睢寧相見。

* * *

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策馬往睢寧，有一段沿河大道，那河面也寬廣，只是不見石敢當的船隊在河上。

遠處已看見睢寧城，玄小龍才對王彩雲道：「爲什麼還看不到石大叔他們的船？」

王彩雲道：「也許大船在內河的行動沒有快船來得方便，他們駛得慢了。」

玄小龍道：「也許……是不是石大叔他們有意慢慢的走，以爲咱們尚未追上那龐龍。」

二人正自說着話，忽的在轉往睢寧的大道上，來了兩騎快馬，馬上的人眞的令玄小龍吃一驚。

玄小龍以爲，不應該遇上的人，偏偏在這時候在此地碰個正着。

玄小龍看得一瞪眼，便是對方的馬上人也一怔。

就在這驚愕中，對方先開口了。

「找你眞不容易呀，玄小龍！」

玄小龍不知如何開口。

這——馬上是兩名女人，一個是大海盜的女兒金申如玉，另一個乃是那丘泰來的女兒，也是丘占魁的老姐「海上花」丘豆豆。

這二女走在一起，那丘豆豆的身上插有刀，馬鞍上別着劍，有一頂風帽披頭上，她的臉色是灰蒼蒼的，令人看了以爲她在生大病一樣。

丘豆豆一聽玄小龍三個字，立刻伸手就拔刀，却被金申如玉叱住了。

「豆豆，他是我的良人呀，妳怎可以對他動刀。」

丘豆豆的臉色由灰變黑了。

這種臉色才會令她像他的弟弟丘占魁的臉，丘占魁人稱黑面金剛。

玄小龍雙目一厲，道：「妳陰魂不散呀！」

丘豆豆立刻又想拔刀，金申如玉却對她叱道：「妳先回去吧，我不久也會回去的。」

一怔，丘豆豆道：「妳……我的好妹子呀，我怎麼放心妳一個人留下來。」

金申如玉一聲厲叱：「回去！」

丘豆豆也知道金申如玉的脾氣，便是他爹也要忍讓她七分。

丘豆豆撥轉馬頭往回頭路上走，她還放下一句話：「大妹子，妳多加小心呀！」

她拍馬疾馳而去，看她的去向，却是睢寧城了。

玄小龍怎知睢寧城中有大龍幫分舵。

大龍幫陸上分舵中，睢寧城分舵最近總舵了。

* * *

玄小龍與王彩雲並馬在大道上，那金申如玉把坐騎打橫攔在路中央。

「玄小龍呀，你太過份了，朝秦暮楚，喜新厭舊，唉，你叫我怎麼說你呀！」

玄小龍叱道：「金申如玉，妳少在這裡胡說八道，誰聽妳的呀！」

金申如玉却是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對王彩雲道：「這位姐姐，妳來評評理，當初他與我在一起的時候，兩個人甜甜蜜蜜的，他與我住在上海，又住我家島上，他是那麼的對我忠實，我們……我們……每夜好甜喲……」

她忽然咬咬唇，又道：「姐姐，自從他遇到了太湖雙嬌姐妹以後，他就拋棄我了，他眞夠狠心，我怎麼找他他都不理我呀！」

玄小龍氣得全身哆嗦不已。

他也氣得無話說。人在生氣過度，那就是有話難出口了。

王彩雲聆聽着，她還眞的頭一回注意到金申如玉。

她以爲金申如玉長得美，那種豪放女的美，令人看了心神會動的。

就聽金申如玉又道：「姐姐呀，妳聽過太湖雙嬌了嗎？她們是一對姐妹花呀，不信你叫玄小龍自己說，他是不是同人家在黃浦江的船上玩通宵。」

玄小龍大叫：「住嘴！」

女人到了這時候是不會住嘴的。

女人到了此刻更會潑皮胡鬧。

金申如玉又道：「姐姐，妳聽聽，他多厲害呀，他叫我不許說實話。」

王彩雲策馬緩緩走近金申如玉，她還伸手一笑，道：「妳是……」

金申如玉也伸手，急得玄小龍大聲叫：「小心吶，小心她有詐。」

不料金申如玉只把手與王彩雲握了一下就放手了。

金申如玉道：「姐姐眞好，只是妳千萬別上當了。」

王彩雲這才開口了。

「小龍哥說，妳是金申……」

「我叫金申如玉。」

王彩雲道：「妳說小龍哥玩弄女人感情？」

金申如玉道：「他已玩弄幾個女人了！」

王彩雲道：「既然如此，金申姑娘又找我小龍哥來，想幹什麼？」

金申如玉道：「想嫁給他呀！」

王彩雲一怔，道：「小龍哥是壞人呀，他玩弄女人感情，這種人妳還嫁呀！」

金申如玉道：「我是萬不得已呀，姐姐，我的身子已經給他了，妳想想，一個女人最重要的是什麼？我已經把最重要的給了他，我還能不嫁他嗎？」

王彩雲一怔，她看看玄小龍。

玄小龍早已忍不住的叱道：「眞的是胡扯八道，妳敢說妳是貞節烈女呀，可惡！」

金申如玉一聽之下，她拭淚了。

她是那麼的一副可憐相，這對玄小龍而言，他還是頭一回看到金申如玉掉眼淚。

「妳……眞會做作，可惜妳這海盜女仍然脫不掉妳的那張海盜皮，妳還是少來。」

金申如玉忽然放聲大哭起來，也不知她的眼淚是從什麼地方出來的，泉水也似的往下流。

也許這金申如玉平日裡從不掉淚，一旦有淚，她就控制不住的來一個痛哭。

王彩雲看得有些心軟，她撥馬併過去，還伸手去摟抱金申如玉。

「金申姑娘，別哭呀！」

金申如玉道：「可是……妳……會相信……我的話？」

王彩雲道：「相信，我相信妳的話了。」

對面的玄小龍氣得大叫：「妳小心上她的當。」

金申如玉拭着淚，道：「姐姐，妳要成全我們呀，好不好，妳成全我們吧！」

王彩雲心中好笑，但爲了安慰金申如玉，而她又是個姑娘，便隨口答應，道：「好，好，我會成全你們。」

金申如玉雙目淚光一現：「眞的？」

王彩雲點頭笑了。

便在這時候，金申如玉張開兩臂去摟抱王彩雲，她的口中還笑道：「呀！姐姐眞好！」

只見她雙臂環抱中，玄小龍大叫：「小心！」

王彩雲像一條泥鰍似的自馬鞍上一滑而到地上了，金申如玉袖中抖出的兩把尖刀，正扎在王彩雲的馬鞍上，入鞍三分深。

王彩雲已閃躍在兩丈外了。

金申如玉驚怒的道：「姐姐，妳是怎麼發覺的？姐姐，妳絕對逃不過的，可是妳……」

笑笑，王彩雲道：「就算是我幸運吧！」

金申如玉道：「姐姐，告訴我，妳怎麼發覺的？」

王彩雲道：「妳眞想知道？」

金申如玉道：「便是玄小龍向妳示警，我也以爲妳逃不過我這一抱雙刀殺，可是妳逃得比玄小龍的還快，妳怎麼有此反應？」

王彩雲道：「當我知道妳就是大海盜金申之洞的女兒的時候，我就注意妳的一舉一動了。」

她淡淡一笑，又道：「在妳頭一次握我手的時候，我已在妳的袖口中發現有刀藏在裡面，可是妳並沒對我動刀，就在妳張臂抱我的時候，我已覺出妳的雙臂下面套有傢伙，而且有一種堅實之物在滑動，妳，果然對我下了刀。」

金申如玉舉着兩把長尖刀，仍然不懼的道：「姐姐，妳說過成全我的呀！」

王彩雲道：「我是答應成全妳的，但我却不打算死在這裡。」

金申如玉道：「妳不想死？一個女人，如果她活在世上十分痛苦，爲什麼不死呀，姐姐，我如果得不到玄小龍，我就會死，我不要活得痛苦！」

王彩雲道：「那是妳，不是

我。」

玄小龍已拉過王彩雲，道：「師妹，妳閃開，讓我殺了這個蛇蠍心腸的女人。」

金申如玉道：「玄小龍，你還能囂張到幾時呀！」

玄小龍吼道：「不要臉的女人，妳還貞節呀，妳應該去找花滿天，或者去找金玉，或者妳會睡過的男人，妳找我玄小龍，錯了。」

金申如玉道：「玄小龍，他們都不配，他們不是最好的，你是，你才是最好的，也是我一心尋找的對象。」

她聲色俱厲的又道：「你殺了奈良川的女人，我是專門花銀子請她出山對付你的，可是她也死在你手上，嘿……你經過我太多的考驗了，我這是下決心非你不嫁了。」

玄小龍一聽之下，更是火大了。

奈良川的女人叫大和櫻子，那人是個忍者，功夫高絕，桃花島上一戰，他本人也受了傷。

如今想來，心中一緊，玄小龍忿怒的叱道：「都是妳這女人啊，為我製造太多的麻煩，我今日絕不饒妳！」

王彩雲深深一嘆，道：「女人啊，怎麼會有妳這麼狠毒的人呀！」

金申如玉忽地尖叫道：「妳少來，妳以為妳是勝利者嗎？妳以為我可憐嗎？哈……」

她仰天梟笑，目中淚光已轉化成厲芒。

「你們兩個一齊來吧，看我金申如玉是不是怕了你們，來吧！」

王彩雲搖搖頭，道：「我不會出手殺人的。」

金申如玉叱道：「對於妳的憐憫之心，我已經十分厭倦了，妳便是不殺我，我仍然不會放過妳。」

她眞是個倔脾氣，玄小龍心中痛苦了。

說實在的，玄小龍是大男人，他又是第一回同金申如玉上床，那是此生難忘的「大事」。

如果金申如玉死在他的手上，玄小龍這一輩子多多少少會內疚。

他實在不想如此結局，但形勢上他又無法擺脫。

於是，他仗劍直逼金申如玉了。

玄小龍也知道，金申如玉的功夫也非泛泛，尤其是金申如玉的輕功十分高絕。

第一回發覺金申如玉施展輕功，那是在上島，那夜他與花滿天對決在島上端的孤礁之上，當他殺傷花滿天之後重躍回島上時候，金申如玉已飛身到了孤礁上，玄小龍便知道她的輕功不在他之下。

而此刻……

金申如玉已拉開架式，準備力戰玄小龍了。

金申如玉雙刀併舉，她厲裂的道：「玄小龍，我既得不到你，何妨同歸於盡，來吧，咱們一同在西極路上再結連理吧！」

玄小龍叱道：「妳是個任性的小野貓，也是個不可理喻的潑辣女人，我怎能同妳在一起呀！」

金申如玉道：「此生非你不嫁，否則只有死！」

玄小龍又怒，道：「妳去死吧！」

他抖起三朵劍花，直往金申如玉刺去。

金申如玉一彈而起，她在半空中扭蛇腰，一雙尖刀已自延伸到劍芒中了！

玄小龍嘿然一聲冷笑，金鐵交鳴中，忽的傳來一聲清脆的「叭」！

「啊！」金申如玉的頭上挨一掌，她被玄小龍的修羅神掌打得往一邊摔去！

她果然是拚命招式，也正是與敵人共存亡的決心，她狠命的往玄小龍劍光中衝去，玄小龍當然不會同她同歸於盡，才以修羅神掌打得金申如玉往地上摔出去！

這一掌也打得金申如玉野性子犯了！

「我要同你拚了，玄小龍……」

她擺動着雙肩剛站起來，遠處已傳來大吼之聲！

「住手，住手！」

抬頭看過去，只見來到八騎快馬，這八匹快馬來得快，一轟到了玄小龍三人的面前了！

玄小龍就認識其中六個人！

在這六個人中，除了那位剛剛折回去的丘豆豆之外，便是那金大小姐身邊的四大殺手「黑鯊四大天」！

另外還有一人，乃是那位曾被「江南刀公子」伍超請出山代為出刀的「奪魂旗」宋剛！

「奪魂旗」宋剛死而未死，當時他刺殺大龍幫老幫主玄劫幾乎得手，是那玄小龍及時趕到，才把他打倒，而當時老古董一刀砍下他一條臂，玄劫還叫「不要殺他」！

然而，他的命大，又活了！

當然，他也成了獨臂人！

宋剛已耍不動他的那支「奪魂旗」了，他改用刀！

他現在手上就有一把怪刀，那是一把刀尖帶鋸齒而又掛了銅鈴的怪刀！

宋剛直奔到玄小龍面前，他殘忍的哈哈一笑！

「原來你是玄劫的兒子，娘的，我永遠忘不掉我的這條臂是因你而斷！」

淡淡的，玄小龍道：「江湖道上各顯神通，不是你死，就是我

亡！」

宋剛哈哈冷笑，道：「說得好，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今天宋大爺就要証明這句話了！」

玄小龍道：「老兄，如果你仍然為銀子出刀，我以為你就不必了！」

宋剛道：「怎麼說？」

玄小龍道：「因為賺銀子的方法太多了，而人命只有一條，你還有幾條臂？」

他這話正說到宋剛的痛處，這幾個月，這位北地殺手眞是過的日子不舒坦，一心想着報仇之事，如今經過玄小龍的撩撥，他忍無可忍了！

宋剛也不管金申如玉的忿怒，他回身對金申如玉與來的那個青面大漢重重抱拳，道：「列位，你們之間的事且擱一下，容在下先同這姓玄的小子清算一下舊帳！」

這話立刻引得那青面中年大漢點頭！

青面大漢早下了馬，他走近金申如玉，也不知他對金申如玉說了些甚麼！

金申如玉也點頭了！

只見金申如玉對她那四殺手揮一揮手，便是丘豆豆也走到金申如玉身邊了！

還有兩人分兩邊站，那是大龍幫睢寧分舵的兩大殺手！

這時候，宋剛一躍閃落在一處黃土平地上，他衝着玄小龍道：「來吧，今天咱們且殺出個結果來！」

玄小龍身邊的王彩雲對玄小龍道：「這個人怎麼如此凶狠，非要拚死才完事！」

玄小龍只是搖搖頭，他緩緩的走過去了！

「宋剛，你為銀子殺人，這原本無可厚非，而我們之間也無深仇大恨，是不是？」

宋剛大怒道：「這條臂還不構成大恨嗎？」

玄小龍道：「便是斷去一臂，也是咱們在無可奈何下的動作，事情的原由仍然是你要殺人！」

宋剛吼道：「我靠殺人為生，我此刻就要殺你！」

淡淡一笑，玄小龍道：「你姓宋的大概是為了大龍幫丘家父子高懸的十萬兩白花花的銀子吧？」

宋剛忽然仰天一聲大笑道：「你既然知道，又何必多此一問？」

他嘿然一聲，又道：「江湖上又有不少人為這個數目心動了，玄小龍，那不只是我一人呀，哈……」

玄小龍聽得心中驚怒，如果江湖上的殺手都為了銀子而找上他，他就不愉快了！

玄小龍也想到了丘家父子，他兩人果然陰毒！

宋剛已舉刀欲殺，玄小龍道：「宋剛，你見了我就如同見到那十萬兩銀子了？」

宋剛道：「不錯！」

玄小龍道：「所以你藉斷臂為由，要捷足先登？」

宋剛叱道：「玄小龍，你的話也未免太多了！」

他忽的揮刀拔空而上，怪刀在半空中一個飛旋，勁道十足的直劈而下。

玄小龍並未閃躲，他長劍疾領，迎擊而上！

那宋剛果然殺法凶殘，這幾個月他已把奪魂旗的招式演化在刀法之上，因此刀法上盡多刺挑與撥削！

玄小龍在三招剛過，他發出一聲長嘯，口中大吼：「宋剛，你小心了！」

隨着他的狂嘯，「修羅殺！」一招「神龍出雲」，宋剛的刀已拋飛半空，而玄小龍的長劍正搭在宋剛那條手臂上，他並沒削下去！

宋剛抖甩未竟，他站住不動了。

「玄小龍，你殺呀！」

玄小龍道：「殺你這條唯一的一臂，不如削了你的頭，那會令你不必再為銀子拚命了！」

宋剛道：「宋某人不在乎！」

玄小龍道：「玄某也不在乎！」

宋剛道：「怎麼說？」

玄小龍道：「上一回老古董砍下你一條手臂，這一回我不殺你，是還你上一回的一條手臂，從此兩不相欠！」

宋剛一震，道：「你以為就此算了？」

玄小龍道：「不，江湖鬥爭，血腥結束，你仍然可以再來找我挑戰！」

宋剛吃驚，別的人也更吃驚！

玄小龍道：「下一回咱們再遇上，姓宋的，我就會毫不遲疑的殺了你，而不是只取你一條手臂而已！」

玄小龍收回長劍，宋剛拔身騰空，帶來幾許嗚咽的長嘯而去，他穿入林中，立刻消失不見！

忽聽那金申如玉一聲大叫！

「玄小龍，這一輩子我選定你了，我非嫁你不可，你令我眞的心折啊……寃家！」

她當衆這麼坦然大叫，好像不覺臉紅，別人聽來也以為應該是這樣！

王彩雲不高興了！

王彩雲從未見過女人會有金申如玉這樣的表現，便是愛一個男人吧，也要愛得靦覥，愛得含蓄，那有當着那麼多人大聲喊叫的。（未完・廿六）

上文提要：一個叫鍾華的年輕人與小松之母錢佩蘭串通，自稱是小松未婚夫，並說明是小松母親給訂的親。一日，那鍾華來找錢佩蘭，她不在，便與小松攀談起來，兩人喝了些酒，小松喝多了些，醒後，發現自己衣衫不整，她母親說她酒醉之下採取主動，並叫假裝欲自殺的鍾華進來……其實這一切均是假的，祇是把小松蒙在鼓裡……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門白・文
可　飛・圖

虎視天下

太座捉姦夫　銀子誘娼婦

小松道：「他說得不錯，我有七八分酒意，他是清醒的。」

「對，小松妹子，是我的錯，我願爲一切負責。」

他忽然跪在床前道：「只求岳母和小松妹子答應，我死了之後，准許我以小松妹子的未婚夫立碑。」

康夫人母女還未有任何反應，突然出現了慘烈無比的景況。

只見鍾華頸上創口斜斜地飆起一股血柱。

這股血柱足足射起四尺多高。頸上的動脈是在左邊，而他的創傷却在右邊。這當然是運功使血被排壓出來而成血柱的。

康夫人母女被這場面震住，同時發出尖嘶。

而康夫人也幾乎同時上前按住了創口，另一手點穴止血。

鍾華昏了過去。

康夫人弄了一身一手的鮮血，抬着血手道：「小松，妳看到了吧！」

小松不出聲，她當然看到了。

康夫人道：「丫頭，這世上還能找到比他對妳更忠心不二的男人嗎？」

小松不出聲。

似乎母親的話也沒有什麼不對，至少小龍目前還辦不到。

這是一個男人對他喜愛的女人所作的最具體的表現。

更可貴的是，在她已付出貞操之後，也就是這男人已得到了她的寶貴童貞之後仍會如此激烈不變，甚是感人肺腑。

通常男人在婚前或婚後的熱度是不一樣的。

「小松！」康夫人道：「妳還看不出來？小龍對林琴和對妳早已不一樣了，況且，他是你殺父仇人。」

小松已有極大的轉變。

轉變的主要原因，仍是剛才血柱飆射的一幕所造成。

有人肯爲自己犧牲，那就是一種無比的尊崇。

「小松，妳要作聰明人，一個女人一生中能有個這樣的男人守在身邊，前世修一輩子也未必能修得來。」

小松吶吶道：「娘，一切由妳安排。」

這句話在康夫人錢佩蘭心中開了花。

她知道女兒的脾氣，有此轉變，以後就不會再與她唱反調了。

夫人弄醒了鍾華，爲他敷藥包紮，在目前只有鍾華知道錢佩蘭爲何會如此幫他，那需要有重大的理由。

* * *

大興賭坊生意興隆，日進斗

金。

百里內的大賭坊只此一家，這是因爲賭坊主人赫赫有名。

小龍和柳談在賭骰子，最初頗有斬獲。

只不過，今天沒有豪客，場面不夠大。

最大的賭注不過五十兩，所以小龍手風順才不過贏了千兩左右。

但換了個莊家，小龍的手氣就不靈了。

未出兩盞茶工夫，千兩銀子只剩下了十七兩了。

就在這時，莊上擲了個九點，其餘兩家各有六、七點時，一般人都以爲他不可能贏，非輸不可了。

那知就在他要去抓骰子時，忽然身後有人伸手入碗，立刻擲出。

三枚骰子在碗中蹦跳滾動了一會停止了。

四周圍觀的忽然傳來了一陣嘩叫聲。

因爲這個代他擲骰子的人，居然擲了個「豹子」。

而這個人却正是康小松。

「小松，是妳！」

「是啊！我來得眞巧是不是？」

小龍道：「的確，稍遲一步就輸光了。」

柳談道：「想不到妳居然還是個老手。」

小松道：「老手可不敢當，從小就玩它，加上手氣好。押呀！下注吧！我的手氣應該還不會馬上變壞。」

莊上是個三十五七歲的文士，道：「下注，請下注，不管下多大的注，本人一定賠得起，不會坐臘。」

小松道：「莊家，我們這兒一共是三十四兩，另外我這個玉珮作價五千兩，你以爲値不値？」

莊家拿起她的玉珮看了一會道：「姑娘，在下雖不是珠寶鑑定家，却也不是外行，這玉珮……」

「怎麼？是假貨？」

「不不，絕對不假，而且是上好的玉質，且由名家雕成。」

「這不結了，押五千已經是減價一半了。」

莊家道：「姑娘，公道嗎，這塊玉珮只能押一千五。」

「甚麼？只能押一千五？嘿嘿！你到底懂不懂？」

莊家道：「姑娘，這種飾物，買進和賣出的差距很大。」

小松道：「也不能差那麼多。」

莊家道：「姑娘一定要押五千，在下就把莊讓出來。」

他把玉珮往外一推，正要讓位，那知玉珮一分爲二。

也就是說，這玉珮已經碎成兩半了。

小松立刻叫了起來道：「哎呀！這可怎麼辦？這是我們的傳家之寶，你……你要賠償。」

莊家大爲震驚道：「各位都看清了，在下既沒摔它，只是拿起看了一下。」

小松道：「我不理，這正是在你手中弄壞的。」

莊家道：「說不定在下沒看之前已經有裂痕了。」

小松道：「你這話就未免强詞奪理，剛才你拿了這玉珮看了很久，並未看到裂痕，而且你說過雖非老手却非外行。」

有人道：「這位老兄剛才是說過這句話。」

莊家臉色一沉，道：「姑娘，這是故意誣詐。」

小松道：「你賠不賠？」

莊家道：「姑娘如能勝我一招半式，我一定賠。」

柳談道：「我來成不成？」

小龍道：「還是我來吧！」

莊家一看小龍一臉病容，似乎更沒放在心上，道：「好吧！各位都看到了，是這位小友自告奮勇的。」

小松道：「我這位朋友身子骨一直不大好，他有點消極。」

柳談道：「也可以說，沉疴久而不癒，他有點不想活了。」

莊家道：「萬一這位小兄弟經不住一拳一掌怎麼辦？」

小龍道：「我就是不動手也活不了三年，早去晚去有什麼關係。」

莊家雙手一張，圍觀的人退後三五步。

他繞到小龍身邊，伸手去扣他的脈門。

小龍一收手閃了開去。

這人似乎已知厲害，不再天眞地去扣脈門，專攻要害，却總是在緊要關頭攻到要害附近被閃挪過去。

打了十一、二招，這人乍看是佔了上風，却總沒得手。

在第十二招上，小龍一個踉蹌，馬步不穩，莊家見機不可失，一腿掃來，這一腿誰也以爲小龍無法倖免。

但是，小龍在拖泥帶水，險象橫生之下閃過，反而抓了對方一把。

這一把正好抓在對方褲腰帶上。

「刷」地一聲，此人的褲子掉落在脚面上。

觀衆一陣嘩然，甚至還有人大叫：「看到了！看到了！」

看到了什麼，自是不問可知。

這人忙不迭地提起褲子，人叢中有個促狹鬼道：「這位姑娘，妳站在正面，妳看清了沒有？」

小松道：「你娘什麼也沒有看

到。」

立刻又引起一陣大笑，柳談道：「老兄，你輸了對不？」

莊家道：「在下學藝不精，沒有話說，就作價五千兩吧！」

小松道：「既然如此，就不再要你賠償了。」

柳談道：「既然作價五千，還要不要賭了？」

小龍道：「當然還要賭。」

小松道：「對！當然還要賭，我來擲好不好？」

小龍道：「當然好，妳的手氣不錯。」

小松再擲時，莊上又是九點，其餘兩家六、七點。

絕的是小松又是個「豹子」，贏了五千兩。

小龍還要再賭，小松使個眼色，表示見好即收。

三人出了賭場，柳談道：「小松，爲什麼不乘勝追擊？」

小松道：「你們不知道，我那玉珮只值一千五百兩，是旁邊一位長輩故意弄碎，詐他三千五百兩，然後再賭，也是那位長輩暗中幫忙，要不，怎會有那麼多的『豹子』？」

小龍道：「是啊！我也想不通，妳怎麼忽然靈起來了？」

小松道：「我這兩手你們還不知道？」

小龍道：「妳的一位長輩是什麼人？」

小松道：「他是洪幫中人，是一位『護劍』。」

柳談道：「洪幫一位『護劍』跑到賭場去幹什麼？」

小松道：「洪幫爲了放出眼線，無孔不入，也開賭場。」

小龍道：「這是洪幫開的賭場？」

小松道：「不，這一家是與人合伙開的。」

柳談道：「他來這一手不是等於吃裡扒外了？」

小松道：「好在他的合伙人看不出來。」

* * *

水月庵依舊。約三更光景，一條黑影如大鳥臨空，飛掠入內，落在住持妙圓禪房門外。

每次來此，他都是先找妙圓，然後再找那些小尼。

今夜亦不例外。

推開門，禪房內一盞油燈，只留了一點小燈頭。

也許是故意使視野不大清楚，以便增加情調吧？

「妙圓！」來人往床邊一坐，擁住袈裟未褪的妙圓，先吻了一陣，然後手已伸入了袈裟之內。

妙圓是調情能手，也伸手回報。

幾乎每次都是由這種序幕開始的。

正是所謂：淫奔之婦，矯而爲尼，熱中之人，激而入道，清淨之門常爲淫邪之淵藪，眞是一點不錯。

點上了火，來人推倒妙圓，就要爲她寬衣解帶。

妙圓道：「龍頭大爺，急什麼？你先脫了等我。」

「妳……」

「我還要去方便一下。」

「快去快回。」

妙圓下了床，這位洪幫的「龍頭」自行上床脫衣。

等了一會，妙圓回屋，錢起已是半裸了。

那知妙圓自背後掃出一匕，本以爲出奇不意必然得手的。

錢起非比等閒，反應敏捷，聽風辨位，應變奇速。

這一匕自他的左背輕輕掃過，只破了一點皮肉。

錢起大驚，這正是所謂變生肘腋。

瞬間由驚而怒，殺機陡起，只是，一下子又湧出四個女人，那是王色、黃蘭、黃蕙姐妹及妙靜。

這些人當然是不會再留情的，劍光閃閃，橫掃直砍。

錢起大喝一聲「找死！」連閃過三件兵刃，抓起了床上的刀，「嗆」然出鞘，格開三劍。

這些女人在被騙甚至被當作採補鼎爐之下，羞忿難當，不出手則已，出手便是煞着狠招。

錢起並不怕這五個女人，至少可以拚一下。

只是在半裸情況下不便久戰，以免被外人看到。

他抓起衣衫，穿窗而出。

五女追出，已經追不上了。

王色道：「本以爲五人聯手可以不聲不响地宰了這淫賊。」

妙圓道：「如今宰不了他，咱們可就要小心了！」

黃蘭道：「不錯，以錢起的爲人，絕不會放過我們，讓我們去傳播他的醜聞的，咱們要盡快應變。」

妙靜道：「師姐，我相信妳一定不捨得此庵。」

妙圓道：「當然，這點產業也是辛苦經營得來的，棄之有多可惜？只不過現在是非放棄不可了。」

王色道：「我們的行動要快。」

黃蘭道：「對，錢起是一幫龍頭，自然也有一二心腹可共享秘密的人在附近，萬一他派人暗中監視我們，自然也……」

於是她們一齊動手，收拾細軟準備出走。

她們已經無路可退，必須背水

一戰。

她們自也知道，和洪幫「龍頭」作對，有點不自量力。

只不過她們也想過，錢起也不敢以洪幫的全部實力來對付她們，因爲這是他見不得人的醜事。

此刻錢起十分狼狽，赤着上身，奔出十餘里外。

稍停爲自己背上止了血，再轉變方向奔出七八里。

這是個大鎮，鎮上有兩三家勾欄。

這一家是最大的，這一家的紅姑娘叫梨花。

梨花姑娘並不是閉月羞花，沉魚落雁的大美人，但她有一種特殊的風韻，也就是女人味吧？

因此，有人包了她。

梨花姑娘賣藝不賣身，打打茶圍，聽聽她的琵琶或歌喉可以，其他進一步的統通不行。

鴇母還眞能遷就她，由於不接客過夜，生意就不會太好，鴇母也無怨言，因爲有人出手闊綽。

錢起此刻就在這位紅姑娘梨花的小樓上。

梨花自居一院的小樓上，叫做「梨花樓」。

梨花看到錢起背上的傷，大爲憐惜地道：「爺，這是怎麼回事？什麼人能傷了你這把好手？」

錢起道：「不論是什麼高手，在施襲下都防不勝防。」

「是什麼人施襲，相信也不是庸手吧？」

「當然，是絕頂高手。」

梨花爲他敷藥包紮好，弄了幾樣小菜對酌。

梨花道：「爺，你說過，要爲我贖身的。」

錢起道：「我是說過。」

梨花道：「爺，我總以爲置身勾欄，對你太不利了！」

錢起道：「好在鴇母並不知道我的身份。」

梨花道：「天長日久，也可能知道的，因爲這種地方眼皮子最雜，紙總是包不住火的。」

錢起道：「妳的身價是多少？」

「本來只值五、七千兩左右，後來由於爺包了我，就賣藝不賣身，反而更是奇貨可居，於是鴇母喊出了五萬兩！」

錢起道：「不貴。」

「爺！你說不貴？」

「五萬兩在我的心目中不是個大數字。」

「爺，你肯爲我花五萬兩？」

「當然。」

「爺……」梨花膩在他的懷中，不一會兒錢起的手就忙豁起來，而梨花對於煽情惹火自然更有一套。

「爺，你身上有傷，這不大好吧？」

「不要緊，這點傷算不了甚麼。」

「聽說受了傷或生瘡長癤子甚麼的，幹了這事就不容易好。」

「那是別人，我不要緊……」

他當然不要緊，由於他是收入而非付出，甚至還能使傷好得更快呢。於是梨花吹熄了燈。

然後在席間就脫了衣衫。

裸體佾酒是梨花的拿手活，她在錢起懷中扭擺下體，一邊餵他酒菜，一邊活動。

在勾欄中混的女人，可以說是見多識廣，侍候男人，如何能使他大悅而又樂不思蜀，是她們的看家本領。

事實上，錢起却不僅僅是爲了取樂。

梨花每次和他取樂，三四個時辰之後，好像虛脫一樣。

她只以爲是時間太久，而她自己也太貪之故。此刻有兩雙眼睛在窗外窺伺，他們看了精彩的片段。

兩人離去時，床上的戲還在繼續進行。

柳談道：「這傢伙眞行！」

小龍道：「由此可見，他是眞有研究。」

柳談道：「你是說他一點也不是爲了肉慾的刺激？」

「我以爲不會沒有，但到最後還能達到採補的目的。」

「這樣是不是效果差得多？」

「當然，道家以『人元』（天元、地元、人元）修練者，絕對不能以淫樂爲目的，或以刺激爲附帶的樂趣。因爲修行是一件十分壯嚴的事，心不誠則不靈。」

柳談道：「咱們發現了此事，要扮演甚麼角色？」

小龍道：「必須予以利用。」

「如何利用？咱們目前實在不宜出頭。」

「咱們不必出頭，可以要別人出頭。」

「我懂了！是不是利用那五個被玩弄過的女人？」

「那當然是一個辦法，但還有更好的辦法。」

柳談道：「還有甚麼好辦法？」

「柳談你是知道的，錢起的老婆錢珮珊也出動了是不？」

「是啊！」

「如果使他們夫妻反目，自相鬥爭一番不是更好？」

「果然是高招。」

小龍道：「先讓錢珮珊親眼看到錢起和梨花苟且，然後再使五個女人與錢珮珊面對面！」

「這一手果然很有一擊必勝的力量。」

小龍道：「當時梨花不是問過他何時再來？」

「對對！錢起說三日後同一時

間是不是？」

「是的，也就是三天後的三更不到，二更過半時刻。」

柳談道：「你爲甚麼不帶小松出來？」

小龍道：「這種事最好女孩子不要多看。」

柳談道：「除此之外，你是不是還有別的理由？」

小龍道：「我們回去吧！」

柳談道：「是不是回去不要談這些事？」

「對，就說我們又去賭錢，未輸也未贏。」

「也許小松到賭場去問過。」

「就說是在另一小鎮上的賭場中……」

＊　＊　＊

小松的體貼，連柳談看在眼裡都有點肉麻。比喻說，晚上爲小龍整舖，早上疊被。爲他洗衣衫，用膳時爲他裝飯。

任何一個陌生人看在眼裡，都會以爲他們是夫妻。

白天，小龍和柳談外出找人，那就是去找錢珮珊。

小松要跟小龍外出，他又不便拒絕，問他外出幹甚麼，小龍說是去找林琴，小松不能反對他這麼作。

那是因爲林琴是「雞鳴七號」，且救過她的母親。

找到正午，二人在一小鎮上用膳。

巧的是，這工夫來了個名人，他正是排教教主梁砥柱。

另外還有「嶺南五虎」譚氏兄弟。

當然，食客中還有些武林人物，只是不太出名而已。

就在這時，門外又來了四個女人。爲首的三十有餘，另外三女都不過二十五六歲，長得都很醜，但一看就知道是高手。

前面的美婦正是錢起的妻子錢珮珊。

小龍道：「小松，這下子可熱鬧了！」

小松道：「我要小心點，別被她看到！」

「妳怕她？」

「當然！她是洪幫『龍頭』夫人，她出動的目的，不是抓我們母女，就是抓你，而且四周可能還有人。」

小龍道：「她上樓去了。」

小松道：「看到沒有，有很多同道認識她，在竊竊私語。」

兩人吃到一半時，小龍忽見門外又走進一個婦人，正好小松在低頭吃飯沒有看到，由於小龍只看到此婦的側影，也沒認出是誰。

他是隱隱感覺此婦有點像錢起之妻錢珮珊。

就這一會兒工夫，此婦已向樓梯口走去。

小龍道：「小松。」

「甚麼事？」小松眞餓了，正在低頭狂吞。

小龍道：「我總覺得這位婦人有點像錢珮珊。」

小松本沒太注意聽，吃了一口飯之後，忽然一震。

這世上的婦人，像錢起之妻的也只有她的母親錢珮蘭了。

她抬頭望去，這工夫那婦人已上了樓梯一半處。

小松往上一竄，那婦人聽到下面有人竄上來，回頭一看是小松，愕然道：「小松，妳怎麼在這兒？」

小松低聲道：「娘，不要上樓，快走！」

「爲……爲甚麼？」

「珮珊阿姨在樓上，還有三個外八堂的『護印』。」

「護印」的職位在「護劍」之下。

錢珮蘭正要下樓，忽聞樓上梯口有個女人冷冷地道：「這可是幸會，三妹不上樓來敘敘就要走嗎？」

「有甚麼好敘的？」

「我們畢竟是姊妹呀！」

「不敢高攀，妳是『龍頭』夫人，我是叛婦！」

「三妹何出此言？」

「不必虛言假套了！難道你不知道我的失心瘋是假的？」

「三妹，手足嘛！甚麼都好商量！」

「不見得吧！妳這次率人出來，不是抓我的？」

「抓妳幹甚麼呀？」

「妳們心裡清楚。小松，我們走！」

錢珮珊下了樓一攔道：「三妹，不可這麼絕！」

「你們比我絕了多少倍哩！」

「三妹不可如此絕情，讓別人笑話。」

「怎麼？妳要硬留？」

「爲了三妹的幸福，我也只好如此了。」

錢珮蘭母女撤出刀或雙匕，小松有時用雙匕，有時也用刀劍，但錢珮珊這邊多出二人。而且錢珮珊的身手比三姐高些。

武林中人以爲這是洪幫的家務事，無人出面勸阻。

只有小龍不便坐視。

他立刻也出了手，而他一出手，錢珮珊這邊就不輕鬆了。

「他就是叛賊龍玉的遺孤，把他拿下……」

這工夫一邊觀戰的人物中有人冷冷地道：「有人稱大俠龍玉爲叛賊，這還是有生第一次聽說。」此

人正是「嶺南五虎」之一。

別人未搭腔，五虎之四齊聲附和。

又打了一會，小龍不願炫露，所以錢珮珊這邊還勉强可以支持。

這工夫錢珮蘭以「蟻語蝶音」道：「小松，我們走吧，娘還有些話要對妳說。」於是兩人各攻出一招掠了出去。

錢珮珊要去追小松母女，小龍就死纏不放。

當然，他以一抵四，立刻不支。

又拖了五七招，他虛晃一招奪門而出。

小松母女往左邊逃了，小龍出門往右。

由於錢珮珊等人當時未看清小松母女所去的方向，就追小龍。

她們以爲小龍既然協助小松母女，必是去追她們母女的。

這當然是上當了，到了郊外林中，小龍停了下來。

錢珮珊手一揮，四人把小龍困在核心。

「小賊，錢珮蘭母女呢？」

「妳不該叫聲三妹嗎？」

「少管我們的閑事！」

「你們的閑事？你是老幾？」

「小賊，她們母女去了何處？你一定知道。」

小龍道：「大概知道一點！」

「說出來就饒你一命！」

「我如果說出來，妳就會饒我一命嗎？」

「當然！」

「好！此事待會兒談，我們談點正經的事。」

「甚麼是更正經的事？」

「錢珮珊，『龍頭』大爺錢起對妳好嗎？」

「小賊，你胡扯甚麼？」

小龍揮揮手，鄭重其事地道：「這不是胡扯，這關係妳的尊嚴和利益，妳一定要仔細聽我說下去，而且是說實話。」

錢珮珊大聲道：「你是甚麼東西，管我們夫妻間的事？」

小龍冷笑道：「妳是當夫妻，他却未必！」

錢珮珊一怔道：「小賊，你要說甚麼？」

「妳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錢珮珊冷冷地道：「很好。」

「我以爲不可能很好！」

「你……你怎麼知道？」

「因爲我對錢起的一切知道的不少。」

「你……你知道甚麼？」

「知道他在外面有花梢……」

錢珮珊以前也聽到一些風風雨雨，但她不信。

她暗中注意，也未看到甚麼。

如今又聽小龍說這件事，就不免再起疑心。

錢珮珊實在不願意在部下面前談這件事。

只不過這機會却很難得，她道：「甚麼花梢？」

「他外面有很多女人！」

「很多，是指多少？」

「到目前爲止，我所知道的共有十一個。」

「十一個？呸！」錢珮珊吐了一口唾沫道：「小賊，你敢在我面前挑撥離間，你以爲我不知道你的用心？」

小龍道：「甚麼用心？」

「你不過是想使我們夫婦窩裡反罷了！」

小龍道：「妳如果是聰明人，是不是應該聽聽？」

「我不想聽，上！先拿下他再說！」

小龍雙臂一張，道：「慢着！」

錢珮珊道：「小賊，你說甚麼也沒有用！」

小龍道：「這樣吧！我說出一件，妳便一定相信我的話不是假的。」

「快說！」

「叫她們退後十丈。」

「小賊，你想跑是不是？門兒沒有。」

「不是想跑，而是這話被她們聽到，對『龍頭』的尊嚴太不利了。」

「不妨，不論是甚麼話，她們都可以聽。」

小龍以「蟻語蝶音」道：「錢起大前天在附近大鎮上一家勾欄中和一個叫梨花的紅窰姐苟且。」

「我不信！」她也是以「蟻語蝶音」說的。

「好！試問錢起的右腰臀處，有沒有一個黑痣？」

「這……」錢珮珊心頭一驚，道：「即使有也不能代表你說的是事實。」

「好，錢起的左大腿內側，是否有一道疤痕？」

錢珮珊更加吃驚，要看到腰臀之間的痣在澡堂子裡就可以看到，但大腿內側的疤痕……」

「這還不算！因爲妳會以爲我在澡堂子中見過。」

「不錯，在那兒甚麼地方都可能看到。」

「爲了証明此事千眞萬確，有些話十分不雅。」

「不妨，反正她們三人聽不到。」

小龍道：「他和女人作那事時，大多是坐着進行。」

錢珮珊不出聲，但爲之動容。

「那就是所謂『盤根』，妳知道爲甚麼要那樣嗎？」

錢珮珊還是不出聲。

「因爲錢起正在練『房中術』，老幹接新枝，採陰補陽，當然不是爲了修『八元大法』成仙得道，而是爲了使武功大進，或尋歡取樂……」

錢珮珊信了，而且完全信了。

因爲夫妻間的房事，用不着一上就是三個時辰。

而且她往往會有數次高潮，錢起却涓滴不漏，事畢要趕緊打坐調息。

要不，就像是生了一場小病一樣。

可見不論男女，失去的精力太多，會搖動根本的。

錢珮珊道：「你不是說他有十一個女人？」

「不錯。」

「都是在那一家勾欄中？」

「如果都在勾欄中，學那道家南五祖白玉蟾在妓院中練『房中術』，然後進一步修『八元大法』而得道，那也就無可厚非了。」

「都是些甚麼女人？」

「有尼姑，也有武林女高手，但每一個都很美。」

錢珮珊道：「我怎麼才能相信你？」

「我帶妳先去看看梨花姑娘，然後捉奸捉雙。」

「見了面還能捉雙？」

「我們佯裝嫖客，你穿上男士衣衫就成了。」

「這辦法不錯。」

「當然不錯。」

「如果你騙我，你逃不出我的掌握。」

「我要想害妳，就冷眼旁觀，讓錢起不斷地玩女人那不是更好？何必得罪人還冒一份危險？」

「好，我就姑且信你的話，去看看那個梨花……」

＊　＊　＊

華燈初上，妓院內笙歌處處。

一是賭場，一是妓院，銀錢到了這裡是最不値錢的了。

有兩位嫖客，一搖三擺地進入「百花閣」妓院。

龜奴一看這兩位，一身的綾羅綢緞，紅光滿面，必是多金的客人，急忙顚着屁股上前招呼。

「貴客裡面請！」

兩人正是錢珮珊和小龍。

錢珮珊本來視小龍爲眼中釘，因爲小龍之父龍玉是前洪門的「龍頭」，有人傳說龍玉失踪與錢起有關。

他們的立場是絕對不能妥協的。

但是，一個女人爲了自己的利益，她能把一件更重要的事先擱在一邊，因爲愛情是女人的全部生命。男人則不是。何況錢珮珊對付錢起還有其他原因。

上了茶點，龜奴哈着腰道：「兩位貴客是初來？」

小龍道：「正是！」

「有沒有熟姑娘？」

「我們是慕名而來……」

龜奴陪笑道：「很抱歉！梨花姑娘她……」

他的話未說完，錢珮珊已把一錠五十兩的元寶放在几上。

銀子是白的，眼珠是黑的，這話一點不錯。

那一個見了白花花的銀子會不動心？

龜奴突然把後面的話嚥了下去，眉開眼笑地道：「梨花姑娘很忙，還有兩位客人在等，大約要等到半夜，不過……」

「不過甚麼？」

「也許還能想想辦法……」一雙眼珠盯在元寶上。

「去安排一下，如果我們能立刻打她的茶圍，這元寶就是你的了。」

這麼大方的嫖客眞是少見。

大爺有錢，在這種地方最常見到揮金如土的人。

一些騷包爲了擺闊，好像錢不是辛苦賺來的，而是在路上撿來的，當然，錢珮珊有點例外。

洪幫的錢，眞像是潮水一樣地湧來似的。

「龍頭」或夫人，用錢並無限制。

內八堂的人物用錢也可以實報實銷。

「龍頭」夫人當然就更不必說了。而且全國各大票號和錢莊都可以隨時隨地出示証物提錢用。

龜奴立刻匆匆離去。

梨花並沒接客，龜奴說了客人的闊綽。梨花最初不答應，後來終被龜奴說服，勉爲其難。

梨花不接客過夜，入幕之賓僅錢起一人。

這也可以說是一曝十寒，在她需要慰藉時，錢起不見影子，在她不需要時，錢起會把她弄得死去活來。

所以，梨花的內心徬徨無依。

她雖是妓女，也需要慰藉。

當然，爲了自己的前途，她需要大量的金錢。

大量的金錢來源，自然是恩客的賞賜。

正因爲賣藝不賣身，恩客出手就不會太大方了。

因爲都沒有在她身上獲得他們所要的。所以能接豪客也是梨花所希望的，只不過，她除了弄錢之外，是不是也希望在這嫖客身上得到慰藉？

打茶圍是在梨花的院內客廂中進行。

這兒只有一明兩暗三間，明間

几淨窗明。

「小龍，我沒嫖過窰子，你可要爲我蓋着點！」

「那是當然。」

「我不過是來此探探此女的口風。」

「看看我說的是不是眞話？」

「你的話已經是十有八九了，我想知道他是否常來。」

「可千萬別太早揭穿，不然的話，你無法捉姦捉雙。」

「這個我知道。」

龜奴興沖沖回來報告：「貴客，這可是小的天大的功勞，梨花姑娘提早把客人退了來接待兩位呀！」

錢珮珊拿起元寶正要送給龜奴，小龍一攔。

龜奴以爲泡了湯空歡喜一場，道：「這位少爺……」

小龍道：「你也別急，如你能告訴我們一件事，我們就把這元寶給你，但你要記住，有一句不實，就只好收回來了。」

「少爺你儘管問。」

小龍道：「梨花姑娘賣藝不賣身對不？」

「當……當然。」

「她就沒有一位相好的入幕之賓？」

「這……」

小龍抓起元寶就要納入袖內，龜奴一看，天哪！這個大元寶八成要飛，連連打恭作揖道：「奴才說就是了。」

小龍手中的元寶未入袖也未放下。

龜奴道：「請問兩位問這件事幹甚麼？」

小龍道：「是這樣的，我這位長輩是蚌埠第一大財主，光是綢緞莊和當舖就各有七八家，其他生意就不勝枚舉了。這位長輩某次在一家綢緞莊看到梨花姑娘，立刻驚爲天人……」

龜奴道：「這一點也不稀奇，初次看到梨花姑娘而不驚爲天人的，這世上簡直沒有。怎麼樣啊？」

「這位長輩回去打聽，傳說梨花身價很高。」

「是啊！身價五萬兩。」

「這倒無所謂，五萬兩銀子在我們長輩是九牛一毛。」

龜奴道：「兩位連她的贖身費數字也知道？」

「當然，既然喜歡這位紅姑娘，自然要打聽清楚。」

「那你問她有無相好的又有甚麼企圖？」

小龍長嘆一聲道：「這位長輩書思夜想，日見消瘦，他有話不告訴別人，却會告訴我，原來是爲了梨花。」

「少爺就帶這位長輩來了？」

「我們想知道那位相好的是那一個鎭上的大財主？知道之後，我要長輩準備和他比一比財富……」

「怎麼比？」

「在他那相好的來此時，我們長輩的會乘車來此，他那整個馬車上的邊角、車門、窗及把手，加上馬的嚼環等等全是黃金的。」

「全……全是黃金？那不是有幾十斤？」

「全部是兩百一十三斤十四兩。」小龍道：「我還要告訴你一個秘密，這位長輩用的夜壺也是九九成金的。」

錢珮珊看了小龍一眼，心道：「這小子的花梢眞多。」

這工夫她不能不配合小龍演這齣戲，自袖內取出一叠銀票，攤開來讓龜奴大致看了一下。

龜奴的眼珠子都定了。

他本以爲五十兩很闊綽，是個大數字，那知這一叠銀票中最大的票面是十一萬三千兩，最小的也有五千多兩。

統通加起來，足有三十餘萬兩之多。

由於這些都是謙詳益的票子，算是鐵票。

因此，小龍爲她吹的一切，龜奴絕對相信。

加之錢珮珊女扮男裝，非但儒雅，也有富家公子派頭。

龜奴道：「放心，奴才知道的一定不會瞞一個字，那位相好的也不是等閑之輩，據說……據說……」

他雖然見錢眼開，却也知道說出來非同小可。

只不過畢竟經不起元寶的誘惑，低聲道：「爺們，據說那位大爺是洪門相當有地位的人……」

錢珮珊看了小龍一眼，表示佩服。

小龍心想，不怕妳不上鈎了。

龜奴又低聲道：「洪幫的勢力很大，兩位千萬別說是小的說的。」

「那怎麼會？」錢珮珊道：「那人是甚麼樣子？」

「讓小的想想看……大約三十七八，也許不到四十，長臉，長得還挺有模有樣，大多是二更後不由正門而入。」

「由後門進入？」

「也許是越牆而入的，不瞞兩位說，這都是梨花姑娘私下說給小的聽的。」

「好了！」小龍道：「記住！這些話說過就算，任何人都不能說。當然，更不能告訴梨花姑娘！」

「這是當然！那不是奴才自找難看？」

小龍把元寶遞給他道：「帶路

吧！假如我們這位長輩能作入幕之賓，還有大賞……」

那個「大」字在龜奴心頭造成「卜通」一聲猛跳，急忙顛着屁股帶路，來到後面自成的小院落外門口。

叫開門，進入客廂，丫頭送上茗茶點心。

大約盞茶工夫，梨花姑娘出現門外時，龜奴這才哈着腰介紹，道：「這是梨花姑娘，這兩位是蚌埠第一富戶……第一大財主……」

小龍道：「徐天財徐大爺……」

「嗨……是的，徐天財徐大爺，徐爺的專用馬車上的一些邊角把手及踏墊，加上馬身上的嚼環和馬蹬，一共是兩百一十三斤十四兩黃金，連夜壺都是金的。」

梨花瞪了他一眼，道：「下去吧！」

「是，姑娘，有事請叫春蘭妹子招呼一聲。」

龜奴一走，梨花才坐下來，錢珮珊上下打量，她的目光像兩把刀，這女人分享了她一半以上的愛。

多少個枯寂的漫漫長夜，她的丈夫都在這女人身邊。

錢珮珊道：「姑娘在此多久了？」

「大約兩年多了。」

「一直不賣身嗎？」

「是啊！」

「眞難得！」

「要是有人肯出高價呢？」小龍問。

梨花道：「不賣就是不賣，和價格沒有……」

小龍道：「姑娘先別把話說得太滿。」

「本來如此！」

小龍道：「除非姑娘已有了戶頭訂了親，要爲未來的丈夫保有清白的身子，要不，爲什麼不抓緊機會爲自己積一點錢？」

梨花笑笑。

小龍道：「姑娘似乎不知道我們這位長輩到底有多麼的富有。」

「有多麼富有？」

「這麼說吧！」小龍攤攤手，斟酌了一會道：「不妨說得明白些，反正到這兒來的，不爲這個爲了什麼？只要這位長輩能睡你一夜，他就……」

梨花霍然離座，似要逐客。

錢珮珊有點怪小龍的話說得太露骨。

但小龍忽然伸手進入錢珮珊的袖內抓出一疊銀票，道：「姑娘，有所謂：黃金鋪地，老小低腰。人生在世，不喜歡這個的可眞不多啊！」

錢珮珊本來怪他自她袖內取出銀票，正要奪回，却發現小龍此手是有用意的，也就靜觀其變。

梨花霍然離座，不過是姿態。

一位紅得發紫的姑娘，即使只是嘴皮子說說要睡她一夜，也不能不作作樣子，擺出一副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

只不過她雖然離座，却回頭看着那些銀票。

小龍把最大的票面的兩張放在醒目處。

見錢不動心那是騙人，再清高的人沒銀子也活不下去。

而在此混的人，她們爲的又是什麼？當然是撈錢。

如果有大把銀子可撈，假面具就罩不住了。

梨花眼睛一亮，脚步就移不動了。

小龍把最大的兩張票子往外一推。

那是三萬多兩一張，九千多兩一張、七千兩一張，合共五萬餘。

鴇母獅子大開口的贖身費才不過五萬兩。

如果能這樣贖，陪人睡幾夜就夠了。

「只要妳陪這位長輩睡一夜，」小龍指着三張票子道：「這三張就是妳的了。」

睡一夜就值五萬餘兩銀子，她從沒想到自己如此值錢。

五萬餘兩能鑄造她十個人以上。

小龍怕她不好意思，道：「怕什麼？有錢不賺才是傻瓜。」

只因剛才她表現得過火些，一時轉不過彎來。

小龍又道：「只要妳點點頭，三天內這位長輩就來照顧妳，來時就先付妳五萬餘兩，現在先付妳二千兩訂金。」

小龍把一張二千兩的票子遞給她，算是訂了貨。

梨花終於被錢擊倒，停了一下，接過銀票。

大多數的人，辛苦幹一年也未必能賺二千兩銀子。

「三天之內，請記住！」小龍道：「這位長輩必來找妳，大概都在二更左右，妳可要好好侍候呀！」

梨花道：「那當然，只不知是哪一天？」

小龍道：「請問三天內妳哪一天最方便？哪一天最不方便？」

梨花不知是計，她想了一下，道：「明夜最方便。」

小龍道：「最不方便是哪一夜？」

「今夜。」

錢珮珊道：「不知爲什麼不方便？」

「身子不潔。」

（未完・九）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